

MG
H152.3
244



3 2169 6936 4

再版自序

白話書信第一版，錯字很多，這是要對讀者道歉的！現在要再版了，本書中還有多少不慊意的地方要修改的。少材¹要增加的，因為事忙，不及修改增加；就是更正錯字的工作，還是請錢杏邨先生替我代勞的。應當對讀者聲明一下，並當對錢先生說一聲『感謝』。至於修改文字，增加材料，只好等待將來！

高語罕。一〇，三，廿一，

於才湖，赭山，省立第五中學。

白話書信

再版自序

三

跋序

白話書信是我教蕪湖商業夜校的學生的講義。

實在和人往來和論事，論學的書信，不過十之一；其餘皆是「某某」

「烏有先生。」但是每篇皆含有社會極切要，極待解決的問題，或描寫社會的眞象，抉出人心的隱秘。時或有戲曲的趣味；時或有小說的意思；時或有詩歌的情感。所說固皆「老生常談」，然高小三年級和中學一二年級的學生或將引爲親愛的伴侶，亦未可知！

高語罕。九，一二，二五，

于蕪湖豬山省立第五中學。



B391135



白話書信

自序

二

白話書信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書信的功用

人類所以能稱爲萬物之靈，是什麼緣故呢？

第一椿就是因爲他有最完備的發表意思，傳達情感的工具。意思能以完全發表，情感能以盡量傳達，所以能合羣，能禦侮，能發明學術，能創造文明。那工具是什麼呢？(1)言語；(2)文字——書信就是這一種裏面最重要的工具。

(1)言語不是人類獨有的；如鴉鳴，雀噪，犬吠，馬嘶，何嘗不是言語？不過

他們的言語太單調，不能發表完全的意思，傳達盡量的情感，不能像人類的言語這樣複雜完備，所以他們的進化終不如人。

(2) 然而言語雖然完備，可以完全發表意思，盡量傳達情感，不過當面對話，咫尺談心則可；相隔兩地，言語便沒用了。若沒有別的法子來替代言語，那麼兩個人——夫婦，父子，兄弟，朋友，——一離開，就好像陰陽兩世，生死異路一般；彼此的消息——生死，安危，禍福，情感，哀樂，——簡直可以說『世事兩茫茫』了。所以我們不能不想個法子，把我的意思和情感，發表，傳達給你的，發表，傳達給我；猶之乎我們當面談心一樣。這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白話書信』。

『白話書信』就是把我們所要講的話，寫在紙上，替代言語，由甲地送到乙地，或由乙地送到甲地；就是我們發表意思，傳達情感的第二種工

具。

第二章 書信的名稱

書信的名稱很多。周秦的時候多叫做「書」，如樂毅報燕惠王「書」，李斯諫逐客「書」，漢朝叫做「尺牘」，如漢書陳遵傳「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後來又有叫做「尺素」、「尺書」、「尺翰」、「尺簡」、「尺一」的。我們現在叫他做「書」，嫌太文，而「尺牘」、「尺素」、「尺翰」、「尺一」更和現在信的質料不同，名稱也都不合用。祇得叫他做「書信」，較普通一點。

第三章 書信的種類

書信的種類很多，然撮其大要，爲我們現在所急需的，不外下列

(1) 家庭書信——父子，兄弟，夫妻，姊妹的往來書信，屬這一類；親戚的書信，附在裏面。

(2) 社交書信——師友往來，只道情感的書信，屬這一類。

(3) 工商書信——談交易，議買賣，論貨物，說工作的書信，屬這一類。

(4) 論學書信——師友往來，研究學理的書信，屬這一類。

至若公牘一類，雖暫時還爲一部分人若必需的東西，然而形式拘於文言，且有許多的繁文縟節，似與我們一般人的現在或將來的生活沒甚關係，暫且不必研究罷。

第四章 書信的寫法

書信，我們都認定他是我們發表意思，傳達情感的一種工具，——替代語言的工具——就是把當面要說的言語寫在紙上，傳達遠方，彷彿打電話似的，所以無需斯文。寫的時候，應注重下列八事：

- (1) 不用古典，不求雅馴，不事虛文。
- (2) 一是一，二是二，直捷爽快。
- (3) 說話要合彼此的身分，高亢不得，卑微不得。
- (4) 要表示最誠懇的態度，最深厚的情感。
- (5) 字畫要清楚整齊，切忌塗改；要以易於使人了解不致發生誤會爲主；再能加以挺拔秀麗之氣，起人美感更妙。
- (6) 要用標點符號表足語氣。要依文法分段，每段起頭應低兩格。
- (7) 墨色要烏黑有光，墨質要調製勻稱，不使浸溼，致礙美觀；或使字

跡模糊，不易認識。切忌用紅墨水或鉛筆，免得人家說我們輕率。

(8) 凡遇信中地名，人名，和數目字，以及年，月，日，時，都應書寫清楚，免得誤事。

第五章 書信的稱呼

書信的稱呼分二類：

- 一，家族的稱呼——如父子，兄弟，夫婦，直接間接的稱呼。
 - 二，社交的稱呼——即師友，直接間接的稱呼。
- 一 家族的稱呼 家族的稱呼，爲便利起見，分父母，妻，兄弟姊妹系，詳論於後——

(A) 父系：

(1)爾雅說：「父爲考，母爲妣。」郭璞注說：「……案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聽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那麼，我們稱父母於生前，也可叫考妣了。不過若爲通俗起見，還是稱「父親」「母親」的好。自己稱呼呢？「男，」「女，」或是「兒，」「女兒。」父親，母親，對子女卽稱「兒」「女兒；」自稱做「父」「母。」

(2)「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也是爾雅上說的。現在應該稱他們做「祖父，」「祖母；」自稱「孫男，」「孫女。」爾雅又說：「子之子爲孫。」現在對於兒子的兒子稱「孫男，」「孫女，」自稱「祖父，」「祖母。」

(3) 『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現在應稱爲『曾祖父』、『曾祖母』，自稱『曾孫男』、『曾孫女』，曾祖父母對於曾孫也稱『曾孫男』、『曾孫女』，自稱做『曾祖父』、『曾祖母』。

(4) 爾雅說：『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現在應稱做『伯父』、『叔父』，自稱做『姪』、『姪女』，伯叔對於姪或姪女即稱做『姪』、『姪女』，自稱做『伯父』或『伯』、『叔父』或『叔』。

(5) 爾雅說：『父之姊妹爲姑。』自稱做『姪』、『姪女』，又說：『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自稱呢則做『姑』或『姑母』。

(6) 爾雅說：『父之從父舅弟爲從祖父。』普通稱『叔祖』，自稱『姪』。

孫，』「姪孫女；」他的夫人，自然要稱他做「叔祖母」了。叔祖父母對於姪孫則稱「姪孫」，「姪孫女；」自稱做「叔祖父，」
「叔祖母。」

(7) 「姑之子爲甥，」現在彼此相呼做「表兄弟，」「表姊妹。」

(B) 母系：

(1) 爾雅說：「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現在應當稱他們爲「外祖父，」「外祖母。」若在英文，父母的父母統叫做 Grand father, Grand mother。西洋男女平等，於此亦可見一斑。至於自稱叫做「外孫」或「外孫女。」

(2) 「母之彙弟爲舅，」現在口說呼舅，文字則做「舅父。」自稱做「外甥。」舅父稱外甥做「甥，」自稱做「舅父。」

(3) 『母之姊妹爲從母』現在呼做『姨母』自稱『姨姪』或『姨姪女』反過來說：姨母自稱做『姨母』稱其姊妹之子女做『姨姪』『姨姪女』

(4) 『舅之子爲甥』現在彼此相呼做『表兄弟』或『表姊妹』

(C) 妻系

(1) 古時丈夫稱女人做『夫人』『賢妻』『賢內』女人稱丈夫做『良人』『夫子』也有稱『郎』的。(『郎』卽是『良』之轉。) 這些稱呼都不大合用。而自己的稱呼，更難恰到好處。現在有竊取西洋的習俗，夫婦相呼『吾愛』也不大好。我的意思：夫婦皆拿名字相呼，如『我的某某』『你的某某』到很足以表示一種高尚純潔敦厚肫摯的愛情，而又沒有輕薄浮浪的意

思。

(2)爾雅說：「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現在通稱做「岳父」，「岳母」，言語之中則叫做「丈人」、「丈母」。其實這兩種稱呼，皆沒有確實的考據。——見章太炎新方言釋親篇——不如還是仍舊稱「外舅」、「外姑」爲是，和英文 *Father-in-law, Mother-in-law* 意思略同；自稱做「甥」或「壻」，丈人自稱也叫做「外舅」，稱女婿做「甥」或「壻」，亦和英文 *Son-in-law* 的意思差不多。

(3)爾雅說：「妻之舅弟爲甥。」現在俗呼叫「舅子」，其實不成話。文言則稱做內兄內弟，也不大親切，應當統相呼爲「兄」「弟」，勿生差別。

(4)爾雅又說：「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又說：「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那麼，若皆未出嫁，或一出而一未出，又當如何莫如均以「兄弟姊妹」相呼，最爲親切。

〔D〕兄弟，姊妹系：

(1)「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舅弟。」就呼做從兄，或從弟。現在普通均呼「兄」「弟」，不加形容詞。或稱「幾哥」「幾弟」，更爲親切。

(2)爾雅說：「族父之子相謂爲舅弟，」簡稱做「族兄，」「族弟。」普通也省稱爲「兄」或「弟。」或「幾哥，」「幾弟。」

(3)「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自稱做「兄」或「弟。」女子謂男子呢？先生爲「兄，」後生爲「弟，」或稱「哥哥，」「弟

弟，』「姊姊，』「妹妹。」自稱做「姊，」或「妹。」

(4) 姊姊的丈夫叫做「姊丈，」俗語叫「姐夫，」自稱做內弟。妹妹的丈夫叫做「妹倩，」俗叫「妹婿，」自稱做「內兄。」依我看來，還是老老實實的統以「兄」「弟」相稱，反而親切得多。

二 社交的稱呼 社交的稱呼，不過師弟朋友兩系而已。

(A) 師弟系：

從前的師弟的禮節，非常尊嚴；學生對於先生稱「夫子，」或「老師，」自稱「受業，」或「弟子。」現在學校裏面和從前不同了！教習和學生很模糊的，不甚講究了。好點的學生對於所信仰的教習，稱做先生，自稱學生，便算萬分客氣。先生稱學生做「賢弟，」「賢契，」或「賢友，」自稱做「兄，」或「友生。」

(B) 朋友系：

(1) 交情很厚很深的朋友，可按彼此的年齡長幼，相呼爲「兄弟」，「姊妹」。

(2) 泛泛的交情，則稱做「吾兄」、「老兄」、「老哥」；自稱「弟」。

(3) 交情很厚，而學問品行在師友之間，年齡長十年以上的，應當以「先生」稱之；而自稱爲弟。若交情雖泛，而學問品行都很好，也應當以「先生」呼之。

(4) 兩人有生死骨肉的交情，可直呼幾哥，幾弟，幾姊，幾妹。下面自稱或兄或弟，或姊或妹，而脫去姓氏，表示如同骨肉一樣。

第六章 書信的名號

書信的名號，大致受信人寫號，發信人寫名。應注意下面幾條例子：

(1) 給父母的信，只寫發信人的名，受信人則只呼做父母便了。而父母親對於子女，則直呼其名。

(2) 對於普通交際，發信人的姓名，一齊要寫出來；而初次通信，更要注意。

(3) 寫信給人，發信人切忌寫號。

(4) 寫給自己朋友的信，發信人只寫名就夠了，不必寫姓，以示親切。

(5) 從前對於受信人，還有稱某翁，某老，某公，都帶着貴族，紳士，或奴隸階級的臭味，應當一律刪除。

(6) 夫婦之間，西洋人多相呼以小名，所以表示極親愛的意，我輩贊成。

第七章 書信的敬語

書信的敬語，是寫信人對於受信人的：(1)敬語，(2)謙詞。無非恭維受信人，表示自己的敬意，或信仰，或情感而已。

一 敬語 敬語是寫在受信人的名字下邊的。現在書信的敬語，因為社會的變遷，思想的改革，和從前階級制度下的種種敬語，要大的不同，他的次序——文法上的——也有變更的地方了。

從前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間相稱的敬語，無不帶着很濃厚的主奴，貧富，貴賤，上下，種種階級的彩色。他們那種的字眼兒，當然要把他一掃光。還有一些古典主義的，不合理的斯文話頭，也要把他一律廓清。待我分條論列於後：

(1) 「大人」 這兩字幾幾乎無論寫給甚麼人的信，都用得上；稱他的父親叫大人，稱他的母親也叫大人。「大人」兩個字是官人兒專有的，媚人或驕人的徽號，大家却拿來恭維人，可見從前一般人的心理了！

(2) 「老爺」 這兩個字大意和前條相同；不過這個字專用在信封上，不像那兩個字——大人——信內信外都可用得，而且最容易使人高興！不過論起階級，是要比「大人」兩個字要「降一等」！

(3) 「閣下」 這兩個字是用在「某某仁兄大人」下邊的。閣下本作「閣下」，古時候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所以當面稱人爲閣下者，言其不敢直接平等的和他談心，只能在他台閣之下的意思。至於「足下」、「麾下」、「台下」、「膝下」，

又有什麼「座前」啦，「鈞前」啦，「座右」啦，用意都差不多。就是「左右」，「史席」，「青睞」，「英鑒」，「偉鑒」……等等字樣，也都是擺着雅人或斯文的架子，不可用的。

(4)「敬稟者」 這三個字是對於尊長寫信的時候把那什麼「某口口大人閣下」等等花樣玩過的「開山白」，就是寫信人的「小人某某啓稟大人在上」的話。至於什麼「敬啓者」，「敬肅者」，等等，都是這一類的話頭。

(5)「敬請：安」 這幾個字是寫在信的煞尾的。對於尊長，寫做「敬請福安」，「敬請萬安」，或是「敬叩萬福」；對於官長，則用什麼「敬請鈞安」；對於平輩行的戚友，則用「敬請大安」，「敬請文安」；對於做生意的人，就「敬請財安」；對於當教員

的人，就「敬請教安，」或「鐸安，」對於做什麼事業的人，就「敬請籌安，」對於研究學術的人，就「敬請道安，」

(6)「肅此」這兩個字是用在「敬請鈞安，」或「福安，」前頭的。對於尊長，多用「肅此，」若是對於平等的人，或專為那一樁事體，則多用「特此，」「專此，」對於普通的交際或晚輩的人，則多用「草此，」「勿此，」也有用「特此，」「專此，」的。若用「草此，」「勿此，」的時候，下邊多用「順候，」或「順頌，」什麼安，或是什麼祉。

(7)「塵教，」「雅教，」「道範，」「識荆，」「瞻韓，」這一類的話，都是書信上前半頁常用的寒暄客套，最為討嫌。

二 謙詞 謙詞是寫在寫信人的名字上和名字下邊，或是對人稱

呼他自己的親屬和朋友的。

(1) 「愚」字 這個字用處很多：如「愚兄」、「愚弟」、「愚妹」、「愚伯」、「愚叔」等等。太自卑了，不可用。

(2) 「頓首」 這兩個字是用在寫信人名字下邊的，就是給受信人磕頭的意思；現在有人用「免冠」或「鞠躬」來代他，殊不知「免冠」二字是古人謝罪時候的動作，絕不可用之於書信；「鞠躬」可用，但也嫌多事，還有「叩稟」、「跪稟」等等，更不可用了。又有人用「合十」或「合掌」的：這是佛家的禮節，我們也無採用的必要。

(3) 「舍」、「賤」、「小」、「敝」、「家」、「舍」字如「舍親」、「舍弟」等等；「賤」字如「賤姓」、「賤子」、「賤恙」、「賤

妾」等等；「小」字如「小兒」、「小號」、「小犬」等等；「做」字如「做友」、「做師」等等；「家」字如「家父」、「家母」、「家兄」、「家嫂」等等；都是肉麻不堪的字，而「小犬」的「小」字，「賤姓」、「賤妾」的「賤」字，格外令人生厭，格外下賤！

以上各條皆是現在的白話書信中應當淘汰的一些貨色，我不過舉一個例，讀者由此類推罷了。

(4)「叩稟」 這兩個字是以下事上，子事親，卑事尊的口氣；就是叩頭上稟的意思，我們現在還能用麼？

(5)「手勑」 這兩個字是以上對下，尊對卑，親對子的慣語，和「手書」的意思一樣。因為「勑」是「勅」之段借——「勑」刻也；刻識之也。寫這兩字，既嫌命令的意思太多，且覺累贅。

(6) 「謹稟」 這兩個字也是以下對上的，現在不可用。

(7) 「手諭」或「諭」 也是尊對卑的詞意，在這「民治主義」的社會裏，當然要淘汰。

其餘的皆可由此類推。總而言之，這些敬語，大半是虛偽的話頭，我們現在站在共和國旗之下，且正向更光明，更平等，更爽直，更誠懇的路上走，這些贅話，越少越好。

第八章 格式

我們中國人寫信的格式，最為繁累；而且於這種繁累的格式裏面，也可以看見我們一般社會的階級思想！在我未講格式之下，先把中國書信用的信紙，信封，略說一說：

(1) 信紙 信紙上面有豎紅格，或八行，或六行，或五行，而大概以八行為最普通；所以俗說書信爲「八行」。質地爲白色。

(2) 信封 信封普通的式樣是當中一條紅的，——約一寸多寬，——上面預備寫受信人的姓名的。質地也是白的爲多。

現在我要講格式了。提起寫信的格式，實在有點頭痛！因爲他太麻煩，太無意思！

第一條麻煩事就是「抬頭」。什麼「一抬」啦，「雙抬」啦，「三抬」啦，都是要講究的。大概對於平輩行的用單抬，對於尊長用雙抬，遇到「皇帝」，「陛下」等等字樣皆要三抬。就是從前無論做文章，寫信，裏面遇到「國朝」，「國家」——指本國的國家言，就是指「朕即國家」的國家言——也要抬兩個頭。我們現在還能用這

些討厭的格式嗎！然而竟有許許多多的把我們的公僕——「大總統」——當做皇帝，遇了「大總統」三個字，也要高高的抬起來——或兩格，或三格。我們一定要把他取消。

第二條麻煩事是把寫信人的名字寫在旁邊。什麼意思呢？我真說不出。也要把他取消。其餘和我們「直捷爽快，誠懇的態度，深厚的感情」有衝突的，便可照這樣一律刪除。

一 信紙的格式

第一式

我的父：母親：

我自從辭別你兩位老人家以後……

安，」等等，要好得多了。

爲什麼「親」字之下打兩個圓點（∴）呢？這就是文字符號的冒下的記號，(Colon,) 表明以下是對父母說的話。

爲什麼第二行「我自從辭別你兩位老人家以後」那一行要比「我的父母親」那一行向下低兩格呢？這是因爲分段以清眉目的原故，（見第四章第六條）

第二式

某某我兒（或女）：

你的信我收到了……………

……家中老少，都很平安……………。

現當天氣溫和的時候，正要努力求學，像那林中的樹，

郊外的草那樣發榮滋長才好！……………

……………在外邊就全要靠自己去尋你的正

當，快樂的生活了！

父，母親。

這一個式子是父母回信給兒子的，把從前上邊的什麼「知悉」、「見字」、「後面的什麼「手諭」、「手書」的虛文都刪除了。

上邊的格式，——第一式，第二式——都沒有寫「寫信人的住址，發信的月日，」和「受信人的住址。」遇到寫信給初次通信的朋友，或是寫信人的住址變更，受信人還沒曉得的時候，這種格式便不合用。

第二式

蕪湖，狀元坊後身，

老鐵路公司內，

豫豐煤鑛公司。

某某先生：

你的信我收到了……勞動號出版在即，……

：蕪湖方面的勞工狀況，自當趕緊報告，但因各方調查的稿

件，還沒有聚齊，……

……某君我已經會

見他了；他說當寫信去催他付託調查的人，疾速寄稿，……

.....

蕪湖生活，日見艱難，米價越過越高，.....

.....江中還泊着幾隻大鐵船，你猜是裝什麼的？你猜是裝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們已經搬到新房子來了，你也遷居了麼？敬祝

你的健康。

弟某某 某年某月某日

這一個格式，只有發信人的姓名，住址。有二層好處：（一）新遷一個地方的時候，寫信給朋友，用這種式子，受信人便知道復信寄到什麼地方。（二）把信封丟了，復信時也無困難。

第四式

上海，法租界，

明德里二十五號，

正德學校。九，四，十三。

蕪湖，大馬路，

明遠電燈公司，

陳某某先生

某某先生：

你們的電燈公司今年既是大加擴充，生意自當日盛一日

。現在蕪湖市面怎樣？你們公司每天要出多少燈頭？你們的

發動機有幾架？有多少匹馬力？機器是那國造的？

我們學校現在很注意商科的各門課程，……

……

……

……此頌

進步。

弟某某

這一個式子，多一個受信人的住址，發信多的人最適用。因可以請別人代寫信封，代封。

第五式

亞東圖書館：

送上大洋拾元，請發下列的書各一部，都要平裝的：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西遊

記。胡適文存。草兒。冬夜。

一一，三，一六。

送

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這是一個便條的格式。寫條子的人不必寫地址，但受條者的地址非寫清楚不可；不然，送條人便要費時間去找了。

二 信封的格式

信封上面可分三部：(1)右邊寫受信人的住址，為第一部；(2)當中寫受信人的姓名，為第二部；(3)左邊寫寫信人的姓名住址，如信裏面有詳細的住址，封面上寫信人的住址姓名，除打快信，或掛號外，無須再寫，為第三部。

第一式

郵票	本埠 油坊巷三號
豫濟煤礦公司 王 某 某 先生 某某	

這是寄本埠信的封面的寫法。右邊上角一塊方形虛線，是貼郵票的地方。中國人不講究貼郵票，這是很不好的事，萬不能隨意亂貼。

第二式

郵票
正陽關
鹽店巷 高宅
高 某 某 先生
蕪湖，狀元坊後身
鐵路公司內豫豐公司高

這是寄在本省地方的信封寫法。若要出省，便要寫省名；出國呢，還要

首先寫受信人所居的國名。

第三式

郵票	江蘇，武進縣城內
	高等小學校
陳某某先生	
安徽，蕪湖第五中學李	

上頭這個格式是由安徽蕪湖一個人寫給江蘇，武進縣一位朋友的，所以要把江蘇，安徽的省名一齊寫出。

第四式

郵票	中國，上海
法租界，奧禮和路	
鼎祥里十七號	
王 某 先 生	
日本，東京，神田區，	
十七番地，聖天館汪	

上頭這個格式，是從日本國寄到中國來的信面的寫法。就是從甲國寄到乙國信的寫法。

第五式

郵票
上海，英租界
南京路，十八號
劉某某先生
倫敦蔡

這是由英國倫敦寄信到中國上海的格式，就是由甲國一個世界馳名的地方寄信到乙國一個世界馳名的地方，可以把國名省略的格式。

由甲國寄信到乙國，信封上須用兩種文字：(1)乙國文字；(2)甲國文字。由乙國到甲國亦同。——如此，可免誤會。

但是受信人的住在地，是全世界或全國著名的地方，雖是一個鎮市，

一個通商碼頭，無論甲國寫給乙國或甲省寄給乙省，都可直寫某地某地，不要加註國名省名，如倫敦 London，紐約 New York，柏林 Berlin，上海 Shanghai，可以不寫「英國倫敦（London, England）」，「美國紐約（New York, America）」，「德國柏林（Berlin, Germany）」，「中國上海（Shanghai, China）」，上海，漢口，天津，蕪湖，可以不寫「江蘇上海」，「湖北漢口」，「直隸天津」，「安徽蕪湖」，例如：

第六式

郵票

天津

與租界，三十五號

直隸省立第五中學校

張志英先生

蕪湖某某

上邊一個格式，便是由安徽省的蕪湖寄到直隸省的天津去的。而受
信人，和寫信人的住在地，皆不繫以省名，便是因為他們都是著名的地方
的緣故。

第七式

郵票	蕪湖 赭山
掛號	省立第五中學校 劉某某先生 安慶城內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李

上邊格式，是掛號的信封寫法。右邊上角是貼郵票的地方，左邊上角

是註明「掛號」字樣的地方。收信人和發信人的住址都要寫得清清楚楚。因為掛號的信都是很重要的，不可失落。若單把受信人的住址寫清楚，固然是送得到；但有時受信人遷移他處去了，那信便無從退回。所以不得不把兩方住址都寫清楚。

第八式

郵票	南京 花牌樓大街，
聚興隆雜貨號	王湧發先生
快信	蕪湖，長街，單瑞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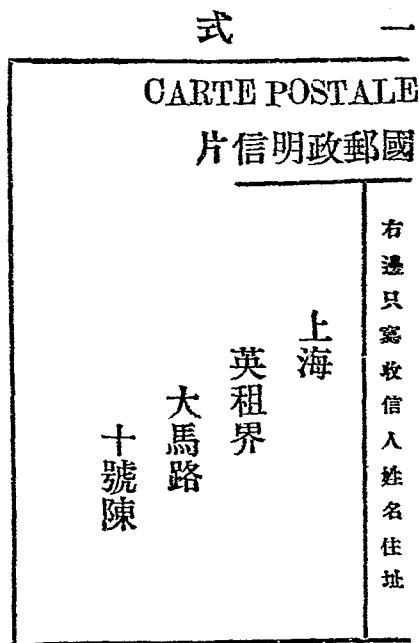
上邊是一個快信的格式，大致和前式相同。不過寫信人前式是一個人，這裏是一個團體（商店）罷了。

現在我把信內信外的寫法已經略略的說過了。還有「明信片」的寫法也要講一講：

一 封面

封面就是寫寫信人和受信人的住址的那一面；如：

第	郵票
CHINE	燕湖
民華中	明遠電燈公司
程民倬先生	



上頭這個格式上頭「CARTE POSTALE CHINE」就是「中華民國郵政明信片」的意思。當中，一根直線的右邊，是寫受信人的住址姓名的地方；直線的左邊，是寫發信人的姓名住址的地方。

二 背面

第 二 式

語罕老哥：

你現在在蕪湖幹些什麼公當？……

……此請

教安。

弟字涵。九，四，一六。

上邊這個格式，大致和寫正式的信差不多。不過有人豎着寫，有人橫着寫的。照封面的樣子看來，還是橫着寫好些。

諸君要切記的，就是寫信要用最經濟的手段去寫；說話要扼要，要有條理，要直爽，要簡潔，要叫人家看的省時間，省腦力；自己也要省時間，省腦力。寫信要如此，寫明信片更要如此。明信片地方有限，萬不能容我們刺刺不休。

第二編 家庭書信

(一) 給父母的信

我的親愛的父、母親：

我好久沒接到你兩位老人的信，心裏老大的不安！

家中的事想必是很忙的，也要教阿姊、阿妹和媳婦他們經管經管；中國的婦女，因為被舊禮法拘束住了，除掉燒鍋煮飯做針線之外，鎮日價闌在房裏，久而久之，便養成懶惰的習慣，一事不做。現在不是從前的時候了，無論男女，都應當獨立生活。女子不當依靠男子，男子也不應白白地養活女子，好像養豬似的。說到這裏，阿妹競秀雖已在高小畢業，還是送他到外邊來進學校，多研究一點學問，專門預備一種服務社會的能力才好。就是

競華妹妹，也不小了，也應當即時把他送到兩等小學去；這個學校雖不能令人滿意，但除此以外，又有什麼地方呢？

至於我在外邊求學，絕不致令你兩位老人擔心。一來是我覺得研究學問，是我們青年自家的事，不能靠着別人督促的，也不用別人鼓勵勸勉的。二來是我覺得人類中真正有趣味的事，莫過於一面研究學術，一面把研究所得的到社會上去服務；既可以實驗所研究的是否真確，並可有益於社會。

我們現在在此地辦了幾樁✕很有益的事：

(1) 義務學校 這個學校，專門收那些擔挑貿易和苦力人家子女；天天晚上，給他們一點教育。沒有四五個月，他們也居然曉得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等是賣國賊；並曉得山東，青島是我們中國的關係頂重

要的領土，他們聽見有人要把他讓給日本，都是「怒髮衝冠」我們看見實在快活！

(2) 新劇 這種事業，在舊社會裏面，是爲士大夫所不齒，把他同倡隸一樣的看待的。殊不知這是社會教育的利器，文學的中心。我們去年研究了月把，開演了兩次。聽的，看的，都受了很大的感動。現在預備積極進行，正式組織新劇研究社。一面研究，一面開演，將來於社會上當有很大的影響。

(3) 罷課 我們爲什麼要罷課呢？講到「罷課」這兩個字，我實在不贊成。因爲政府視學生本如蛇蠍，視學校本如敵國，所以不停辦，不過爲撐持門面而已；難道他還真正愛護學生，寶貴學生光陰？我們以罷課要求政府拒絕日本「中日直接交涉」的通牒，實在是淳于髡所謂「臣見所

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了！所以我的意思：對於宣言，只能說「國事緊急，學生等奔走號呼，因此停課，」庶不致令政府視爲兒戲。不過學生之力有限，而商工兩界，均大夢沈沈，各顧其私，一若國家種族的存亡，毫不與他們相干，實在令人可嘆！——豈但商工，就是所謂教育界中智識階級的人，也彷彿學生此舉，不與他們相干，唯恐政府責備，極力向遠處站：這真是叫做「哀莫大於心死」了！

我說這番話，你兩位老人聽見，一定不耐煩，一定要說我在外邊吃了洋教了，一定要罵我不安心讀書，不安心求學；然而我也曾自己問自己道：「讀書做什麼？」「求學做什麼？」我就此給你兩位老人請請安，願你兩位老人家健康！

阿姊阿妹阿弟等都好？

男某某。九，四，二一。

(一) 復競生兒的信

競生我兒：

你在外邊求學，我和你母親都是提心吊膽的。今天接到你的信，曉得你能安心讀書，不致令我們兩人擔心，實在是喜出望外。但是現在人心不古，世道衰微，一班青年子弟，一入學校，便染惡習，甚至把中國舊有禮法，破滅殆盡；蔑視名教，毀棄綱常；每一念及，令人切齒！

競生！我家世代書香，最講禮法；你雖進了學校，還要不忘了祖宗的遺訓，務要循規蹈矩，敦品力學，爲國家之秀民，爲吾宗之令子。我和你母親年已衰老，所日日盼望默禱的，只是這一樁；你要上體我們的心才是。

競華已入小學，天資很好，也很用功。競秀已畢業，他自己極想到外邊

讀書。不過我和你母親的意思，女子只要稍知詩書，便可做得「良妻賢母」，所最要的是「井臼躬操」，「三從四德」。外邊女學，大都效慕歐風，爭言自由，「蕩檢踰閑」，有傷風化，反不如「無才便是德」，所以競秀出外讀書之事，暫尙不能定奪。

至於你信中所說的「義務學校」，「新劇」，固於新社會教育有關，我已老邁，不能妄加可否；不過「罷課」一事，我實不大明白。你們學生在外求學，全係受父兄的栽培；現在棄書不讀，究屬何意？你所說的，雖說比較有理，但我還不大了解。況且政治問題，自有政府主持；你們學生正在求學之年，怎樣可以妄加干預？實屬不安本分！設長官執法以從，豈不是要身爲刑戮麼？你母親自從聽了這個信，日夜憂愁，不安寢食，眼睜睜地望你回來！你接到此信之後，即行設法請假，急速歸里，免得全家挂念。

再者，你的年紀也不小了，張家那頭親事，我和你母親已經答應了。因為他家也是善香人家，他家小姐，聽說是很賢慧的；而且我們幾代至好，更屬情投意合，實在是一樁美事，全家都是歡天喜地！現在因為我和你母親年紀大了，抱孫之念很切，所以就趕急擇定六月六日喜期，完你們的終身大事。我們也算了掉一樁心願——望你早早回來，免誤佳期，切切！

父氏。九，五，一二。

(三) 覆父親的信

親愛的父親：

你老人家的回信，昨天才到；我接了之後，拆開讀了好幾遍，彷彿站在你老人家的面前，看見你老人家一副慈祥愷惻的面容，親承你老人家的

「耳提面命」似的！

你老人家所教訓的，我都把他記在心裏；不過有些懷疑的地方，還要請你老人家指示；有些不安的地方，要請你老人家體貼下情，稍留餘地。

你老人家說，「人心不古，」實在是不古了；但說，「世道衰微，」我不曉得怎樣叫做「衰微。」「名教，」和「綱常，」和「禮法，」沒有一時代沒有的。不過他們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是隨時變遷的，不是施諸萬世而不悖的。

爲什麼呢？因爲古今人對於他們的觀念不同：古人把「名教，」「綱常，」「禮法，」當做「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不敢懷疑他們，不敢批評他們，不敢改造他們。現在單拿「名教」來講：當春秋的時候，封建制度最盛的時代，孔子看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他

老先生一心要把這種紛亂治好，於是就想出一個「正名」的政策來；他又刪詩，訂禮，著春秋，皆拿著這「正名」的眼光去筆削，去褒貶的。他又以「文，行，忠，信」四字教人。那麼「教」是「教化」，「名」是「名分」了；那麼，「名教」不過是維持人類社會現狀的一種工具。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人類思想，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社會生活；即一時代有適應一時代的人類思想，及社會生活的工具。那時候封建制度極盛，君臣之義，尊卑之分，幾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所以孔丘拿「正名」兩個字作他的政策；拿「名教」作他的政綱。試問現在是什麼時候呢？封建制度久已消滅，君臣之義也已打破，即是父子之義，夫婦之倫，也合從前大不一樣，還有什麼像孔丘所正的名？即使有所謂「名分」也應該是：「總統是國民的公僕，」應當對國民盡忠；絕不是「臣事君以忠」的名分了；應當是「人類一切平等，」不

是那時「華門圭竇之人，而下凌其上，則難爲上矣」的階級的名分了。其他如「綱常」如「禮法」皆當做如是看。父親，你看對不對呢？——這是我對於你老人家信裏面的話的第一樁懷疑的地方。

政治是一國國民的生活的過程及行爲。平時固然有他們所委託的公僕去執行事務；但是國民本身也不能不留心考察那些公僕的勤惰，賢愚，忠奸。到了大勢危急，外患紛至，一班公僕，或是心存叵測，或是志切儉安，他們——全體國民——便不能不拿主人的資格出來監督他們。到了必要的時候，便不能不取直接行動，設法懲罰那些強暴的公僕。學生是國民中比較有智識，有覺悟的分子。他們處在常態的社會國家裏面，固然只是以求學爲目的，然當着一般國民醉生夢死的時候，他們眼見國勢危急，如何能「視若無睹」坐以待斃呢？父親！你說「政治問題，自有政府主持，你們學

生正在求學之年，怎樣可以妄加干預？孩兒實在不解。又說：「設長官執法以從，豈不是要身爲刑戮麼？」父親孩兒曾記得在家讀書，不是常常聽見你老人家說「盡忠報國」，又說是「殺身成仁」，「舍身取義」麼？到了學堂裏讀書，他們先生們講修身的時候，也是如此這般，難道孩兒現在和一般同學們所做的，有背父親和師長平日的教訓麼——這是我第二樁懷疑的地方。

至於義所不安的是什麼事呢？就是你老人家所說的「張家那頭親事」。父親！我們現在不講學理，大哥，二哥親事，不是都是父親和母親定的麼？他們的——夫婦的——痛苦，你老人家還沒有看够麼？夫婦的生活，是要他們夫婦自己去生活的；第三個人替他們代作主張，絕對的沒有圓滿的幸福的，一千之中就有九百九十九都是終身墮入苦海的。父親！你和母親不

是很愛我麼？[？]果真愛我，千萬要請你老人家體貼下情，辭去這頭親事，讓孩兒自己作主罷！不然，我……此肅，敬祝

你老人家和母親的健康！

哥嫂和妹妹都好？

兒競生。

九年，五月，
國恥紀念日。

這封信，上來用『親愛的』三字放在『父親』二字前邊，略去『我的』二字，其表示親愛的意思，和第一封信一樣，不過稍微簡便些。

(四) 給空海大哥的信

空海大哥：

前天靜齋令叔來此，說你已經把工廠的內部組織好了，所有任事的

人員已經分配停當了；以大哥你的精明老練，工廠將來一定可以發達。

不過我對於你的工廠底組織，還有一點意見。什麼意見呢？就是我們經商，首先要把營業的目的變一變。從前的商人以營個人私利爲目的；現在我們已經被世界的 Democracy 和 Socialism 的潮流衝動，我們這些商人應當以營公共利益爲目的了。從前的商人以金錢爲目的；現在我們當以銀錢爲我們一種手段，不能認爲我們的目的了。

若想達到這種目的，必定要仿照西洋合作會社 Co-operative Society 的組織。西洋合作會社種類很多，有所謂「生產合作社」Co-operative Society for Production；有所謂「消費合作社」Co-operative Society for Consumption；有所謂「田野合作社」Rural Co-operative Society；有所謂「屋宇合作社」Building Co-operative Society；有所謂「借貸

合作社 1 Co-operative Society for Credit.

我們工廠所能實行的，或是照生產合作會社的辦法，或是照消費合作會社的辦法。消費合作社，是英國奧溫式的；生產合作社，是法國福利耶式的。怎麼叫做消費合作會社呢？就是將所得的餘利，分與消費者，買客，做他們加入本社的股本。怎麼叫做生產合作會社呢？就是這種會社以生產者——工人——為主，將所得的餘利，分與他們，當作他們的加入本社的股本。我極贊成的是生產，消費合作會社，即為福利耶所創造的這個會社。起初惟有其中的工人可以分紅，作為加入會社的股本，現在買客，工人，都有這種權利了。所以這種會社，雖名生產合作社，其實是生產，消費合作社。『在一八八三年，英國只有十五個生產合作社；到一九一一年，共有二百法國更多。他們的工作，有的是製靴，有的是印刷，有的是紡織，有的是金作，

木作。』——解放與改造一卷八號——若能照這樣辦去，社會平民生活，一定可以改善；不人道的資本家，或則也可以稍微有所顧忌。你以為何如？

我在這裏的生活，不大愉快；因為耳所聞，目所見的，無不為一種形式主義所拘束；我們青年人一點活潑的天機，幾乎都被他銷磨盡了！

第一，社會生活太乾燥；

第二，學校生活太嚴整；

第三，家庭生活太矛盾。

大哥！你的思想學術，都很新的，且在西洋文明社會裏住了多少年；你看有什麼法子可以醫救這種青年的煩悶呢？

璧嫂現在好麼？我想着姪兒們那樣伶俐活潑，天真爛漫的樣子，恨不得一下飛到你那裏去望望，也減少我多少鬱鬱不樂的情感。此上，敬頌

健康！

弟真。九，五，一五。

嫂嫂面前，請你替我請安。

姪兒女們都好？

(五) 復相如弟的信

相如弟：

你的信收到了。你的議論，很合我的意見。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當然要把眼光放遠，專從社會上公共利益去盡力；個人的私利，當然不成問題。

合作會社的組織，我已着手預備。不過工人和買主方面，對於這種事業的性質和用意，還不大了解。現在一方面籌辦工人教育，使他們有明瞭這種組織和運用這種組織的智識；一方面多多印刷小冊子，散給社會上

一般人說明這種組織的利益，引起他們的興趣，或者可以「事半功倍」。你所說的「社會生活太乾燥，」「學校生活太嚴整，」「家庭生活太矛盾，」誠然不錯。不過我們現在既不能安於這種乾燥的，嚴整的，矛盾的生活，怎樣才可以醫救青年的煩悶呢？

我的意見(1)多組織正當的公共娛樂機關，如公園，音樂會，俱樂部，新劇社，運動場等等，社會上無論做那種職業的人，每天至少都有一小時任意到上邊所說的地方去遊戲的權利。這是醫救社會生活乾燥的一個方法。(2)中國的學校裏面的編制多不能合乎青年的心理，生理：教授方面，是教死書；管理方面，是看牢獄。所以學生的生活沒有生趣，把他們活潑的天資都消滅掉了。最好學生自己組織研究學術的團體，如學術研究會，文學研究會，英文演說會，雄辯會等等；游藝的團體，如足球隊，網球隊，音樂部；自

治團體，如消費公社，儲蓄銀行等等。學生的自治的興趣，當然發展，生活也就不枯窘了。這是醫救學校生活嚴整的一個方法。(3)打破舊式倫理的觀念，實行社交公開，實行婚姻自由，實行小家庭的組織，實行男女平等，共同生活，舉凡舊家庭中一切苦惱，定要把他「摧陷廓清！」——不過此事若要完全辦到，又須首先養成男女青年經濟獨立的能力。這是醫救家庭生活矛盾的一個方法。

相如你的家庭生活，只管放心。我定可幫助你，使你得到圓滿的幸福；我可勸家中老人家不干涉你的行動。至於學校生活，社會生活，當然要集合羣力，纔能把他解放，纔能把他改造的。

你嫂嫂和小孩子們在這裏都好，一俟工廠大局組織就緒，就把兩位老人家和霞妹接來。你暑假的時候，也就到這裏來團聚團聚罷。你嫂嫂和

小孩們都很盼望你來。

兄空海。九，五，二一。

(六) 給赤生弟的信

赤生二弟：

你好久不寫信給我，實在教我放心不下！我因學校放春假，趁着這個當兒，回家來看看爸爸，媽媽。他們因為你好久不寫信來，更是焦的不得了。你快快地寫一封來罷，免得兩位老人家天天心裏不安。你要曉得，「兒行千里母擔憂」呀！

你在農業學校，想必那裏的花木種子很多，可揀些好的寄點回來。因為家裏現在在後面的院子內，蓋了兩間書房。房子雖不大，却是參合西洋

式，日本式和中國式造的書房的西頭，又蓋了兩大間，做我們的家庭俱樂部，會餐室。書房的光線非常的好。北窗下擺着一張新式的寫字檯，南窗下也擺了一張。不過北窗下的大些，是預備給你和你大哥讀書用的；南窗下的小些，是預備給我讀書用的。我的寫字檯，是我先繪出圖樣，交給邁弟監督廠裏的工人做的；材料完全是國產，木質既堅細，色又光澤，現在已成功了。我覺得非常的滿意。他的最大優點，就是適合我們的生理，且便於書籍文具的布置，安插。至於你的那一張，是邁弟自己製圖，親手製造的；其構造的新巧精緻，更是出人意外。屋的中間，是一張德國式的工作檯，也是邁弟監造的。東北拐放玻璃書櫥一張，西南拐放玻璃書櫥一張，安放中西書籍，皆很相宜。我們坐的椅子呢？是拿我的儲蓄金的利息，在拍賣公司買來的，坐着也很舒服。此外，你們的書桌邊，有一架打字機；我的書桌邊，有一架

織襪機都是我們本國工廠的出品。至於書房外面呢？走廊很寬，東西廊下，都擺的有籐椅，籐几，籐榻。東邊一塊地方，用沙土平了，做我的運動場。西邊一塊地方，栽了幾株松樹，和幾株桃花，都是從萬松園買來的。現在桃花開得很愛人，但昨晚風雨交加，今早看見落紅滿地，實在令人可惜！東西兩邊各有兩個花叢，是一個方形，一個圓形的。屋之四圍，都栽了冬青樹。邁弟，他的夫人蘭若和我，前天帶着兩個工人，合力把院裏的路修好了：全行用石頭子兒壓緊，上邊用沙和泥汁築的。路的兩旁，也都栽了矮矮的冬青樹，和籐本的蔦蘿，龍鬚草之類的花草。又在院子的東南拐上打了一個葡萄架，西南拐上打了一個扁豆架。——這是我們的讀書室和後院的建築，布置大概的情形。

至於我們的家庭俱樂部，和會餐室的布置，現在還沒有就緒；爸爸，媽

媽說要徵集我們兄弟姊妹，姑嫂的意見，然後才能定奪。我的意見：我們家庭的俱樂部，第一要於美觀之中，不失樸素的精神；要於適合愉樂的組織裏面，可以增進我們高尚的美德。所以我主張關於音樂底一部分，不妨把中西樂器多備幾種。西樂，如鋼琴（Piano）風琴（Organ）和四絃提琴（Violin）中樂，如絃琴，琵琶，月琴，和笙哪，簫哪，笛子哪；日本人的尺八簫哪；皆是不可少的。不過如四胡子，二胡子和胡琴，聲調猥下，音節卑靡，應當在排斥之列。你的意見如何？

我明天動身回校，因為暑假就要畢業，想趕緊把我的功課，結束一下。下學期打算進北京大學，不然，便進南京高等師範。南京高師，聽說已經議決下期招收女生，采取的資格，和男子一樣；絕不因女生而稍降格以求，是鑒於北京大學初次招收女生的失敗，遂有此種嚴格的規定。平心而論，要

想提高女子的人格和學問的程度，實在非如此不可。不過我的學識太差，不知道能否進得去。——但是我既決定，務必要奮勇做去！打算趁這兩月，預備預備英文、國文、理科。

赤弟！你也得好好的用功，你是很能吃苦，且勤學的，該以我的話爲然罷？順頌進步。

姊半霞。九，五，一三。

(七) 復半霞姊姊的信

半霞姊姊：

你來信責備我不寫家信，教兩位老人家焦心，實在是我的過處。其實我並非無故躲懶，因爲我們一些同學，大家夥兒議定趁着春假的當口，結伴到西湖、普陀去旅行。

姊姊！我們做學生的，一天到晚聽學校裏先生教我們的功課，像地理呀，博物呀，各種科學，究竟對不對，我們也無從考察；只有借此出去實行觀察山川形勢和游覽古今名勝，並就各地採集動植，各種標本；且注意調查社會的狀況，勞工狀況，教育狀況，商業狀況等等——以便歸來作我們實地研究的材料，庶幾乎才可救「閉門造車，出門難以合轍」的弊病。所以我個人覺得此次旅行的日期，固然很短；而所得的知識經驗，實在要抵我在學校讀幾個月的書。

你勉勵我勤學，我是很感激的。我現在對於求學問，是很有趣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對於求學問有兩種主要觀念：(1)我爲我自己求學問，不是替別人求學問。所以自己應當對自己負責任，不能隨着人家獎勵譏刺，或學校畢業，升級，扣分，降班爲轉移的。(2)我爲社會求學問。因爲我們不能離

羣而獨居，我們的生活，無時無地，不和社會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個人求學，便要以增高社會全體的文化，增進社會全體的幸福爲最終的目的，不是自私自利的。我現在以這種觀念去求學，「自求多福，」決不等旁人督促才去用功；或則「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又見得求學不是光在教室裏，書本上求的；所以對於學校內外共同生活和協力合作的事業，也非常地注意，處處抱着實驗的，研究的態度，覺得分外有興趣。

家中的讀書室經你和邁哥合力經營，居然能把我們平常理想家庭的一部實現出來，我實在快活得很！

我的意思：家庭的組織，應當採取共和議制。關於家中全體的事，應當招集全家，在俱樂部開會公議，庶可使家中各分子對於家事精神上負責任。不然，還像從前那種家長獨裁制，一家弄得詬誶交作，各顧其私，對於

全家的事務，好像「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焉得不分崩離析焉得不日就衰落？

我還有個意見，就是大家庭不如小家庭。你以為怎樣？

弟赤生。 九，五，二四。

(八) 給羅蘭妹的信

親愛的妹妹羅蘭！

你的純潔的親愛的，天真爛漫的姐姐，現在已經葬身在污濁世界，黑暗的地獄裏了！平常我們所理想的婦女的痛苦，簡直不抵實際上，你的親愛的姐姐，所身受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你的姐姐，我所受的痛苦，就把西

『洋的文藝大家易卜生，柴合甫，莫泊三請來，恐怕也描寫不出！』

我自從去年那一天一進這個大門之後，目所見的，耳所聞的，換句話說，六根所接觸的，都合人類生活相距十萬八千里！妹妹！你聽見我這幾句話，一定要急得問個究竟。我對你說呢，恐怕你因為憐惜你的姐姐，過於傷心；不對你說呢，又覺得你還沒有陷身火坑咧——然而若不及早設法，逃脫這種苦海，妹妹，恐怕你也免不了我這不幸的生活！

小石，我的名義上丈夫，——這個複稱的 *Apposition* 名詞，就是不自由的婚姻的表示，——他從小便跟他的父親在任上，把鴉片煙學會了；現在吃得好像普陀寺底『緬然大師』似的。晚上，至早，下半夜兩點鐘才睡；早上，至早，要下午一點鐘才起來。起來之後，一事不做，先要左邊十口，右邊十口，把那昏沈沈的烟氣，充塞了他那若生若死，半夢半醉的靈魂。呵！一時精神

來了，他便上天下地的黑吹。他那裏知道咫尺之間，有一個「忍氣吞聲」，眼淚洗面的人兒！我雖不快活，却要勉強地，歡歡喜喜地應承着他。不然，他便輕則罵，重則打。過完了癮之後，他便到廳屋裏找幾個先生打幾圈「馬將」，或是打一場「撲克」，少則輸個十塊，二十塊，多者千把，幾百。於是太陽落了！他的光明的白晝的生活，又過去了！天黑以後，他又進房來過他的「吞雲吐霧」的日子了。或是一直暈到睡覺；或是外邊來了幾個不三不四的流氓少爺，把他扯了去，便一夜不回了！久而久之，他的身上，便有種種具體的表現了！我起初，本想勸阻他，那曉得他聽見了我說這些事，便惡狠狠地罵呀打呀！

他的父親呢？是終日營他做官的生活，那有工夫去管教兒子？母親呢？那容得人說他兒子不好？他的肉呀！他的寶貝呀！他的心呀！一點不好，總是

對着我殺氣！見了他的那個寶貝兒子，便一句也不敢講，只聽他說：「乖乖！你的烟吃好了沒有？又要錢做什麼？昨天的幾張匯豐銀行的票子又用完了麼？好這裏再給你幾張，不要教那老東西曉得了！」妹妹親愛的妹妹！你想你的姐姐怎樣過得這種生活！

他老人家對他固然客氣，對於我却不容氣！我每天早上五點鐘就要起來，靜悄悄地叫起春蓮，（伺候他的僕女）開開他的房門，站在他的床前，聽聽他醒了沒有；醒了，却不敢便開口，必定等他咳嗽，或說話，然後才敢請安。不然，便要罵：「某人家的女兒沒家教，沒規矩。」請過安之後，還要看小姑子可睡好沒睡好，等到他（小姑子）起來的時候，還要我替他穿一點不好，便是我家上人吃苦；不然，便是我的皮兒，肉兒，臉兒，頭兒，吃苦；任他打！任他罵！大姑子要來家了，更是我的晦氣！今天要問他：「愛吃這樣？」

明天問他「愛穿那樣？」把我所有的竭誠送給他，只求一日半日的安寧，不然，他的母親，便要發起威風來了！妹妹！我本是一個極懦弱，極平利，且極能犧牲的人；然而這種生活，實在難以過得下去！

院中的花草，他也有他的可愛的生命；樹上的小鳥，他也有他的可愛的生命！我的可愛的生命在那裏！我的可樂的生活在那裏！一下死了，倒也快活；不過我總不甘心！——但是此生已無希望，還望你不要再像你可憐的姐姐，墮入這悲慘的境遇！願你自助！願你努力！願你一心求學，做你奮鬥的準備，並祝你前途無量的幸福！

你的姐姐寄生。 九，六，六。

這封信開首的稱呼「親愛的妹妹羅蘭」很足以表示一種真摯篤厚的感情；

因為他的口氣來得鄭重。在英文爲“Dear Younger Sister Rollandi”

(九) 復寄生姊姊的信

我的親愛的姊姊寄生！

剛下了課堂，接到你寄來的信，我便獨自一個跑到寢室裏，關上門，睡在床上，拆開了他來細讀；沒有讀了幾行，我的心已經像刀割的樣了！我的眼淚不知不覺地把枕頭濕透了！越望下讀，越難過；越難過，越舍不得放；於是讀一遍又一遍，一連讀了四五遍，反反覆覆地看哪，念哪，彷彿我的一個最慈愛，最和藹，最可憐，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姊姊，你在我面前，哽哽咽咽地叙你那悲慘的境遇！又彷彿是我自己「宛轉刀俎」，身受其痛！天呀！既生我們，何必要叫我們受罪呢！左思右想，恍恍忽忽到了一個地方：樓臺殿閣，異草奇花，裏邊的人都有一種飄飄欲仙的樣子。信步走進一座樓房，見

一個玉貌亭亭的女郎，正在伏案讀書，看他的態度形容，絕不是一平常女子。我便上前施禮道：「先生！冒昧得很！」他見了我，很誠懇地接待我，問我：「有何見教？」我說：「先生想必是對於「人生問題」是很有研究的，究竟我們這些女子生來到是爲什麼的呢？」「我們這些女子生來是爲我們這些女子的，」他說。我又問道：「我們既是爲我們女子而生的，何以我們十有八九都是苦海茫茫？」「我們自己願苦海茫茫。若是不願，便沒有苦海了，」他說。我又問道：「我的姊姊寄生如此如此的悲慘境遇，也有方法可以脫離麼？」「除非他不想脫離，」他說，「若是他想，一定有方法，並且有很簡單，很爽快的方法。」「什麼方法呢？」我說。他說：「他自己會曉得。」我請問再三，他便拿過一把刀來，把案上一團糾纏不開的繩子一刀兩斷。把我一驚，渾身冷汗，「鏗……鏗……鏗……」上課鐘又響了！我才曉得我

睡了一點鐘，做了一場大夢！夢中所遇，原是心理底作用，絕不是從前神怪家所說的什麼「預兆」，什麼「靈驗」，什麼「神仙託夢」。不過我的心理總是不贊成姊姊你徒自悲傷，徒自犧牲！

要曉得我們是個「人」，是「獨立的人」，是應當「經營人的生活的人」，是有「平等，自由權的人」。像你這種黑暗的家庭，對於他有什麼相對的義務，還不快快地同他一刀兩斷嗎！脫離了這種黑暗的家庭，還有什麼不道德的地方嗎！快脫離！快脫離！姊姊！以你這樣的學識，這樣的品行，還怕社會上不信仰，不崇拜！將來你的前途遠着咧！大着咧！

我覺得世界上最苦痛的莫過於中國的女子；急要打破的，也莫過於中國的家庭制度。因為西洋的社會的組織，比中國好得多；文明程度，也高得多。家庭的範圍，只限於夫婦子女，女子的痛苦還小。中國的家庭裏，面包

擋着父子，兄弟，夫婦，姊妹，妯娌，姑嫂，利害衝突的地方，異常的多；又加上一個重男輕女的惡習慣，於是我們這些女子，簡直都打在層層黑暗的地獄了！

姊姊！我明白了！我們——男和女——同是人類，要照宗教家的意旨說，我們在上帝之前，一律平等。願你不要被舊俗所拘，趕緊跳出圈子，要曉得所謂父子，夫婦，朋友……之倫，皆是爲增進人類幸福而設的；現在我們既發現這種舊倫理不是增進我們人類幸福，我們還有遵守他的義務嗎？不但不能增進人類底幸福，反而戕殺人類底幸福，我們還不破壞他，改造他嗎？

呀！上課鐘又打了！姊姊！改日再說罷！願你用你的最高尚的精神，最剛勇的力量，最聰明的智慧，排除萬難，斬除糾纏！願你奮鬥！祝你平安！

你的妹妹羅蘭。 九，六，二四。

(十) 給秀山叔的信

親愛的叔叔秀山：

我們學校已經考過畢業了；我的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畢業試驗的等第，總在最優等前幾名，然而這是無意識的事，也不願多煩你老人家的清聽。

前次本省教育廳來函給我們學校，要請我去當視學員。師友之間，有主張我去的；有主張我不去的。主張我去的呢？以爲：

「本省教育腐敗已極，盡人皆知；但是『究竟壞到什麼田地？壞到什麼樣子？其壞的原因在什麼地方？我們要想補救改良應從

何處下手？」皆非有澈底地研究不可。想澈底地研究，擔任視學員的職務，到是個絕好的機會。

主張我不去的呢？以爲：

現在省城的空氣非常的壞，一班教育界的人和官僚政客，軍人，強盜，打成一片；他們的生活除掉殺人放火，阿諛逢迎之外，便是叉麻雀，打撲克，吃花酒，逛窯子。初入社會的青年，更事未多，定力缺乏，到了那裏，「一齊衆楚」，恐怕不久便要與之俱化。那便不能轉「法華」，反被「法華」轉了。殊非所以愛護青年，也非所以愛護社會的道理。

兩派主張各有理由。不過我是贊成後一派的。因爲我們當師範生可幹的事業很多，不必驟然跑到省城，和官僚接近。一來，我自己沒有自信力；

二來，我的性情，興趣，皆和這種職務不相近，莫如從小處，近處做起。我的意思：第一步在學校擔任教務，鐘點不要多，做一半教人，一半自修的功夫。一二年後，再當一年管理，歷練歷練訓練青年學生的方法。然後回到家鄉，結合全鎮熱心教育底人，把我們親友及鄉人子弟中已達學齡和未達學齡，及高小已畢業的兒童調查一下，做一個統計，定一個計畫；然後集合大家籌款開辦幾個學校，和含有社會教育性質的組織，務使我們一鄉沒有失學的孩子，而社會的精神，亦可漸漸刷新。這是我唯一的志願。至於我的達到這種志願底方法分三步辦理：(1)調查戶口，調查已達或未達學齡的兒童的總數；調查全鎮公有的財產；調查全鎮現有教育機關的狀況及性質。(2)招集全鎮父老兄弟講演興學的必要，勸他們大家幫忙，把所有迎神賽會無益有損的公款，一齊拿來充做教育基金。(3)所辦學校務期能以容納

所有已達學齡的兒童，並使已經畢業高小，還想求學的學生皆有相當受教育的地方。我心理上所要辦的學校及關於學校教育的事業如下：

- (1) 幼稚園。
 - (2) 國民小學。
 - (3) 高等小學。
 - (4) 工讀學校。
 - (5) 選送學生留學北京大學，南京高師和唐山工業。
 - (6) 實行監督或改良私塾。
- 其他關於社會教育的機關如：
- (1) 閱報社。
 - (2) 圖書館。

(3) 公園。

(4) 學術研究會及講演會。

(5) 公共體育場。

(6) 印刷所。

都要酌量緩急，以次興辦。

我的最大的目的就是：(1) 養成兒童社會生活的習慣；(2) 改革舊式家庭的組織；(3) 趨重實際生活的智識技能；(4) 男女同校，養成他們社交公開的習慣。

叔叔，你老人家在家鄉，在族間，都極爲人推崇；平常又很熱心教育，我想你老人家一定肯幫助我。若是幫助我，一定是很有效力的。即以我們族間而論，居住此地的，不下千餘家；祠堂裏的公款公田很多。若是你老人家

「登高一呼，」化無用爲有用，將來地方獲益，一定不小。不過我們絕不拿從前「宗法社會」的觀念來做範圍狹小的事業。雖是我們祠堂的公款公田，也只能把他當做地方底公款公田的一部，不可據爲己有，作爲競爭傾軋的媒介。你老人家以爲然麼？

總而言之：我決計不幹省視學，決計在他處學校閱歷和自修兩三年，然後回到家鄉辦學。但我未回之先，你老人家若贊成我的主張，便請糾合同志，先行試辦，那麼，更是地方大家的福氣了！

就此祝你老人家的福，

並祝叔母和哥兒，妹子的健康！

姪兒如初。九，六，二五。

(十一) 給躍如大哥的信

親愛的躍如大哥：

我現在有一樁事情，要告訴你，又恐怕你說我鹵莽；想不告訴你，又恐怕此事關係很大，不能因為我個人怕討罵，致使這種問題，發生極大的困難。什麼事呢？就是前天本埠報上登載某君給他的一個女朋友的一封信的事。我們學校裏，因此鬧得翻江倒海，吵得一個「不亦樂乎！」適逢其會，我的同學張鳳飛托我代交郵局的一封信，放在我的抽屜裏，被學監岳憲人搜去了。他們更是大驚小怪，議論紛紛。也有攻擊張君的，說他不該和男學生通信；也有攻擊我的，說我不該替人傳達這種信件！

其實這封信的內容，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地方，大意說：

某某學友：

我們兩個雖是性情很相投，很可以作個學問中的伴侶；不過處在這種黑暗的社會裏，又處在這種監牢式的學校裏，我們的自由，都被剝奪盡了！所以我寫信給你，不好寫我的姓名住址，也怕你貿然把信寄到學校裏，被岳憲人那個老頑固看見了，他又要件怪。然而我想：我便因此失了一個道德上，性情上，學識上的好伴侶麼！當然不能，並且不願！此後你如有信給我，請即直接寄到我家裏，或者比較的安全些。

我現在決計於下學期到上海進學校了，你以為然麼？我很願你替我細想想，替我打算打算。總之，這個學校我絕不願再事留連，因為終日在死人塚裏討生活，我們青年的一點活潑靈妙

的天機，都被他那一種形式主義戕殺盡了！只要我們和男子說一句話，通一封信，他們便指而目之，以爲「苟且」，好像破獲強盜的贓證似的……

大哥！你看這封信，有什麼大了不得呢？我替他轉達這信，又犯什麼法呢？

自從此事發生以後，他們辦事的人，向來都是把那「內言不出于閫，外言不入于閫」的招牌，掛在臉上，本不足怪；解先生平常自命很新的，跟在後邊，逐流揚波，隨風轉舵，責備學生，也不足怪；可怪的便是我們一般同學！他們也在那裏說什麼「名譽攸關」，什麼「澈底追究」，一些不知死活着實可憐的話；更可怪的張君，他自己寫的信，倒轉頭來，反而不認，並一口咬着說是我寫的，不與他相干。我當時很氣，便大聲說道：「這不算什麼事！難道我們女子連和人通信的自由也沒有麼？這封信假使是我寫的，我

便承認，這又何妨？今天原信在此，筆迹字畫，便是鐵據，「一人做事一人當，」何必「畏首畏尾，推張推李」呢？像你這樣胆小，起初便不該作孽！」

我後來一想，並不能怪張君胆小，因為他是一個江蘇人，跑到我們省裏來讀書，人地生疎，胆兒已經要比我們小得三分；兼之我們那位學監岳憲人，誰不曉得他是講「綱常名教」的，現在發現了這種事，正是他撒潑擺威風的好機會。那麼，張君的膽兒又要因此小掉四五分了！況且社會上聽見男女學生直接通信，又彷彿過激黨到來的差不多，一定要羣起而攻。我們這樣的弱女子，怎樣有這種力量抵抗呢？雖有十分膽力，到此也要消磨盡了！小而言之，這是辦教育的人底罪惡；大而言之，這是麻木不仁的社會底罪惡！大哥！你以我這話爲然麼？

頂豈有此理的，便是我們的信件，學校裏教職員到有什麼權力可以

拆我們的要說辦罪，學校教職員首先要負憲法上侵犯人權的責任。這班「冬烘先生」一本不足責；不過我們被他們蹂躪死了，他們還博得「某校規矩好，某校講禮法」的美名；這種學校，實在不如不辦！我下學期決計不在此讀書了，大哥，你也以為然麼？我現在的態度和我的主張你贊成麼？都望你指教指教。並望你在報上發表你的意見，使大家注意。再談罷。祝你和佩蘭嫂嫂的福。

你的妹妹雲英。九，四，十八。

(十二) 復雲英妹妹的信

親愛的妹妹雲英：

剛才我在學校園裏和學生們在那裏看櫻花。櫻花是日本的國花，年

年當這個時候，他在本國，備受寵愛；因爲他那種美麗莊嚴，對於人類似乎常常從他的生命的源泉，布施一種普遍的情愛給我們——人類——這個愛是廣薄的，平等的，誠摯的，神聖的，純潔的。今年我們在中國，在我們的學校園裏，也居然能在這個最寵愛的節季，看見了他。大家正在那裏出神，校工把你的信交給我，打開一看，我的精神更非常愉快！

你們學校的腐敗，我久已知道了。不過還只是希望他能以漸漸地改進，不致大違背時代思潮。不料他竟如此野蠻，職教員竟擅自拆人的信件，實在豈有此理！

男女通信，本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他們因爲受了舊社會的陶鑄太久了，腦筋已經被他支配，看見這種事，便驚奇的了不得！妹妹你千萬不要管他；我很歡喜你對於朋友能盡「互助」的義務，對於真理能以卽知卽行，

那些頑固東西，不必理他。我已經寫信去質問他們去了；問他(1)在民主主義的國家裏面，究竟可以檢查人底信件麼？(2)男女社交公開，究竟可以阻礙得麼？(3)若是怕女生和男學生通信有什麼危險，那麼，女生代表和男生代表在一塊會議沒有危險麼？(4)極而言之，男女學生在一塊往來，他們發生了性交上關係，究竟還可以拿從前「淫奔」底觀念來責備他麼？以上四個問題，都要請他一一答復。

然而和他們說這些話，也是一「對牛彈琴」！

我的一個朋友，郇先生，你是知道的。他今年教了幾個女學生，是你們的已畢業的同學，現在在女子小學當教員。啊！自從他們從了郇先生讀書之後，社會上都是驚訝：他們怎樣跟一個年輕的先生讀書，更可笑的你們附屬小學裏一位主任教員，「以小人之腹度君子」！有一天他跑到學校

裏去參觀，探頭探腦地看邵先生教書；又避着人究問這校裏的一個女伴：當邵先生每天來到這裏，坐在什麼地方？誰人接待他？像這樣無意識的話，純是從他主觀一方面發生出來的！他們平常還抱着「一見男子臉紅」的心理，以為人家也是這樣！他們覺得他們若一見男子，必定要「點污了小姐清白」，以為人家也是這樣！你看好笑不好笑！

現在我們既提倡社交公開，就應當自己實行。我們不能說第一期的社交公開，無知識的男女，沒有越出軌道以外的事；但我們於提倡之始，早已認定這種事實，是應有的，不可避的，必經的階級。而且我們認定社交公開之後，像從前那樣「公子遭難，小姐養漢」底事一定還要少些。因為知識一天比一天進步，人類生活底慾望，又漸漸地由物質的，進於精神的了。所以文明進化以後，男女終身不娶不嫁的日見其多，歐美各國，就是一個

先例。還怕他終日的要滿足肉體的快樂嗎？即使如此，我們也只認爲他們個人的關係；他們有權去做這種事，第三個人不能干涉的！

我寫了這一篇信，被你嫂嫂佩蘭大罵一頓，他說：「你真是顛三倒四！寫給姑娘的信，也應該『信口開河』麼？」又是講，又是笑。妹妹！你也以爲我是「信口開河」麼？

你的來信很有見識，也很有勇氣，願你奮鬥！祝你強健！並祝你像櫻花一般的愉快！

兄躍如。九，四，二十。

(十三) 子則弟給我的信

親愛的哥哥語罕！

九四

我們兩個現在不少吃的，不少穿的，可憐！老天獨獨地折掉了我們的一個膀臂！

前幾天因爲金久在外有病，大媽特教定子和國久兩個去把他接來家調養；那曉得金久好了，他倒得了瘟疫，竟於昨日一命嗚呼了！我們和他今生今世永遠不能見面了！全家都痛得要命，哥哥惟有一個人不哭，他不哭，他反在旁邊說着，笑着，還對人說，「這是沒做好事，得的報應！」這種人還有心肝沒有！

哥哥！你也不要惱悶，你也不要生氣，不過兩位老人家簡直是割心割胆似的；我們要設法安慰他們，免得過於傷心，致生別的危險。

現在我已經把嫂嫂接回來了，但求他稍微平心靜氣，不大發脾氣，家

中諸事皆可將就；我們只要把兩位老人敷衍過去，什麼事都能忍耐。兩位老人有幾個孫子孫女在面前常常跑跑，混混心事，或者心裏比較的好過一點！

我們家世忠厚，伯伯大媽待人都很寬厚，我們弟兄們自問也沒做過虧心事，怎該遭這種大禍呢？許多的惡鬼怎麼不死呢？真是「好人無長壽，禍害一千年」！咧！家中一切事情，一言難盡！總望你回來看看才好！大媽從前事奉奶奶——皖北人叫祖母做「奶奶」——什麼樣子你不記得？奶奶病的時候，大媽時時刻刻在房裏伺候？現在大媽多病，要想他們媳婦到房裏去望一頭，都很難得！不但不望，還要唧唧咕咕，使他不得安身！家中出了這種大事，他們還不開恩，我已屢次教訓我的女人，勸他要拿點良心出來；但是他聽不聽還不可知。

不過大嫂子的脾氣，大家都是知道的，你也不要着急；着急也是無益。他發起威來，家中沒有人敢同他交鋒，只好隨他去罷！哥哥！你平常事奉伯伯大媽，以及待我們兄弟姊妹都是仁至義盡，拿我的良心說話，決不能因為大嫂子一個人損傷我們骨肉的愛情；不但不致損傷，經此次慘痛之後，我們弟兄姊妹只四個人了！大家要格外和氣，才對得自己的良心，才可以安慰伯伯、大媽的心！

至於國久，金久他們，我是遇到要教訓的時候，便立刻教訓他們；不問人家願意不願意。不過我看，最好你老早把他們帶出來讀書。無論如何，離開了娘，小孩子總要好些，總要壞的慢些！

小姑娘一心想到外邊讀書，他又不肯說，又因為定子沒了，他一連哭了兩天兩夜，湯水不下，瘦得同鬼一樣，你想怎了！我看還是教他出來讀書

散散心好！

弟子則。八年，十月，一日。

(十四) 復子則弟的信

親愛的弟子則！

我現在寫信給你，不加次序的形容詞了！定子到底是什麼病死的！爲什麼，天哪！不把我的……呢！

我接你的信，看到定子的不幸的事，我簡直呆了！一時起了無數的玄想，發生多少人生的究竟問題；又想到他平時那樣驕癡，玲瓏，可愛的模樣，好像身在太空，不知我三十年前從什麼地方來，幾十年後又到什麼地方去來的地方，同他一樣麼？去的地方，也同他一樣麼？想入非非，忽然似乎有

解悟處：我們的——衆生的——身體，只是大千物質世界裏的輾轉變動的一個微塵；我們的靈魂，也只是這無量性海中的一點一滴的水；我們若悲他，焉知道他不在那裏悲我們？我們若以他死的可惜，焉知道他不在那裏以爲我們生的可憐？然而我們現在生在在這個世界做個人，就不能不有些人的情感，所以我於冥想悲痛，欲哭無淚的時候，作了一首哭他的詩：

定子！我的小兄弟！

我接到你小哥的信說：「我們弟兄兩個，不少吃穿，不少用費，可憐！老天獨獨地折掉了我們的一個膀臂……」

※ ※ ※ ※

我猜是你已經永別了你的最親愛的爹媽哥哥，
結果了你九年人間的生活，

安息了你那最善美，最慈祥的靈魂，
停止了你那最豐偉，最渾厚，最活潑的小軀壳！

一個人的生死，

只是這無量生死海裏，

一點一滴的轉變連續，

有什麼可愁？

有什麼可泣？

但一想你那驕癡，渾厚，天然可愛的樣兒，

不由我肝胆俱裂，心如刀刺！

人世茫茫，

何處尋你！

夏天在家，母親問你：

「你願做甚呢？」

你說：「我願上學。」

又問：「願跟誰？」

你說：「我跟大哥。」

你那搖頭擺腦，落落大方的神情，彷彿還在我眼前；

你那天籟的聲音，毫無機心的言語，彷彿還在我耳邊！

定子！

我的小兄弟，

大哥，我在這裏，

何處尋你！

子則，你看了我的詩，你能不哭麼？你能不痛麼？

不過我們雖哭雖痛，還可以強勉抑制，所最難堪的，便是伯伯，大媽！他們兩位老人，年紀也大了，經了多少憂患，吃了多少辛苦，一生一世，眼肥肥地就是望着我們兄弟姊妹們，個個都如花似草，地太陽般地向上升長，向上進步，他們就快活了！現在遭了這種大事，簡直是割他們兩位的心！這到如何是好？我們只有委曲婉轉地勸慰他們，想些方法去散散他們的心才好。小姑娘也要勸他不要哭哭啼啼，格外帶着上人傷心。至於他想出來求學，這是我極贊成的；因爲今年春天我就要接他出來，大媽不肯放手，定於

暑假後把他接出來罷了。不過現在青年學生想找一個相當的學校，實在很難，女學生尤難。安徽女子中等學校，只得兩個；他們的好壞，姑且不論，我們恭維他，辦的好，也只把一班女學生，造成一些「良妻賢母」。你想女子的人生天職，只在這做人的「良妻賢母」麼？所以我很不願他進學校。我想把他接到此地來，和我的幾個女學生在一塊住；我隨便教教他英文，中文和社會的科學。他的天資很高，或者可以專門研究美術或文學，你看怎麼樣呢？你問他意見如何？

至於你嫂子的野蠻無理，沒有談頭，現在也沒有功夫！然而這也是一個很關重要的社會問題，下次再談罷！兄語罕。八，十，六。

(十五) 給我的海若的信

我的親愛的海若：

我正在沁芳園裏看你手栽的那幾顆牡丹開的花，——紅的鮮紅，白的潔白，紫的金紫——看得出神的時候，忽然碧棠笑嘻嘻地送一封信給我；一看是你的，我便同他 *Kiss* 一下，又把他放在胸頭，然後把他拆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又是一遍，看了一遍，又是一遍。看過了，把信仍然藏在我的胸前衣袋裏。眼睛對着那鮮紅，潔白，金紫可愛的牡丹，在那甜蜜蜜地思索，差不多有半點鐘。驀地裏回頭一看，碧棠仍是笑嘻嘻地站在那兒，也彷彿呆了似的！

我於是一溜煙地跑到你我的書齋裏面來，寫信回你了。

你信中所說，句句皆是我肺腑所極銘感的話。你我的幸福，你我的快樂，你我的戀愛，完全——我敢說，並且我敢代你說——建築，安放在極純潔，極

眞摯，極自由的國土之上，一定有無數的愛神保佑，擁護我們，使我們的愛情永無替，使我們的快樂常常地像你那手栽的牡丹，那樣鮮紅，那樣潔白，那樣金紫！使你的精神常常陶醉在我的心房裏；使我的精神常常陶醉在你的心房裏！

我的海若！我的親愛的海若！你還記得：我們去年到青島度蜜月的時候，一天夕陽欲下，攜手散步於海邊沙石之上，看那雙雙海鳥上下飛翔，不住地對着我們發出一種若羨若妬的聲音；我們兩人並肩而立，互相依傍，低頭見那海中的一對愛神底影兒，於是你看看你，你看看我，我們自己也覺得很是羨慕，格外替我們加上一層熱烈的愛力；此時海上的白鷗會了我們的意思，慢慢地在那天空之中，體貼這種滋味；茫茫的海，也彷彿會得我們的意思，靜悄悄，明鏡似地照着我們兩個，使我們參透了人間天上的

樂趣！我的海若，我的親愛的海若！你還記得麼？我還記得，我還常常地把他溫習溫習，彷彿是還在目前！

我們兩人的愛到了現在，還是和去年度蜜月的時候一樣——或則是有過之，無不及。不過我最怕的是有了累贅——意思謂生育子女——我希望我們兩個長此保存我們的 Pure Love 才好；這雖是我的私意，但是要我們的高尚的戀愛，不致半途發生阻礙；我們以真正的快樂，不致被環境打消，或滅殺，日日向那圓滿的地方走，也非保存我們的 Pure Love 的態度不可。你該以為然罷。

我現在正讀 *Ibsen's A Doll's House* 和 *Wilde's An Ideal Husband*，真教我一邊是喜，一邊是愁。

我的海若，我的親愛的海若！我願你愛我，我願你拿着 Pure Love 的

態度愛我！我願你，因為我的信如同和我接吻一樣；我願你把我的信放在你的心頭上如同把我放在心坎一樣！祝你的平安！

你的親愛的瑪麗。九，六，三〇。

(十六) 再給我的海若的信

我的親愛的海若！

昨天寄給你的信，是接到你的信後，匆匆地寫的；而且只道我的情愫，並沒有說到我們的小家庭——新的小家庭——底現狀，我現在特地裏補寫這封信，報告你一下，免得你心中記望着。

自你離開我們的新家庭後，我把我們的寢室和我們的 study，以及別的房间，都小小地變更一下；家具也添製了不少；但不知合你的意不合

你的意樓上東邊的前頭一間房間，做你的 Study；後頭一間房間做你的 Bed-room。西邊的前頭一間房間，做我的 Study，後頭一間房間，做我的 Bed-room。當中一大間做我們的會餐室，我們兩個若果有好朋友，也都可引到此處談心。

樓下呢？東邊一大間，做客廳；西邊的前頭一間是音樂室，我又新買了一架 Piano 放在裏面；後頭一間是我們兩個的成績陳列室，所有我們兩個的手工、日用品、美術品、發明的製造品，都陳列在裏面。還有 Miss Mary 和 Mrs. Roland 畫贈的西洋風景油畫六幅，也掛在裏面牆上，呵！我的海若！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沒有告訴你！我想我一旦告訴了你，你一定要用極愉快的態度，極美感的心，我的信！什麼事呢？就是我把你可愛的像，拚了一個星期的工夫，在那牡丹花下，繡好了！繡得好不好，我不敢說；却是

非常的像，簡直可說是「鬚眉畢現」。我把他掛在我的 Study 裏面，有時候我忘了形，看見你的像，好幾回去同你兩個說話，你想好笑不好笑？

屋頂上呢？我建築了 Roof-garden。東邊拐角上方丈之地，用白鐵蓋了一個六角亭子，我打算把他起個名字，叫做「風月亭」，預備風月之夕，我們並坐談心，做詩論學的地方，你看好不好呢？

至於娘姨和碧棠他們都在廚房旁邊的那間房子裏頭住。要問我們的家具都是什麼地方買的呢？那却是一定可以令你滿意。本地開了一個工讀學校，是一班抱着勞工主義的人辦的，他們的宗旨是：

一邊要打破舊社會「安坐而食」的習慣，和舊社會的輕視勞工底觀念；

一邊要增高一般社會的生活慾望，使精神文明隨物質文

明以俱進。

所以開辦沒有半年，裏面出的出品便非常精巧，非常堅實，又非常便宜。他的木質出品，是參酌西洋式，廣東式，寧波式改造的居多數；而且內地的人工，材料，都比外邊省得多，所以價廉而物美。我們的寫字檯，椅子，茶几和我的床，都從那裏買的。他們說，將來還要照西洋生產消費合作會社的辦法，我們銷費者將來都可變成股東，這樣辦法，實在是好。

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我前天邀集我們左右隣居的婦女開了一個談話會，研究我們婦女自立的方法。我提議把我們這一個里裏頭的婦女底數目先調查一下，然後各就其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做一種「分功互助」的事業。假定我們這一個里的居民有二百人——男女老小一齊在內——內中有五十個婦女。把這五十個婦女分配擔任各種公共生活的事務如下：

(一) 司洗濯的十人

(二) 司廚役的十四人

(三) 司裁縫的八人

(四) 司教育的八人

(五) 司看護的四人

(六) 司郵遞的二人

(七) 司公共衛生的六人

大家都讚成，議決不日實行，你以為然麼？我祝你平安！

你的親愛的瑪麗。九，七，一〇。

(十七) 給我的瑪麗的信

我的 Sweet-heart 瑪麗：

你的兩封極 Sweet 的信，我都收到了。你的信送來的時候，正趕着下課，我便放下書包，到了公園裏面的垂楊深處的草地，斜臥在上邊，一個字一個字細細地嚼下去，此時我已經陶醉了！我看過了信，我~~只~~過了幾好幾次，我便把他放在我的心坎上，後來便放在我的貼胸的荷包裏。我面對着半天西下的太陽，似野馬的雲霞，空中的飛鳥，樣樣都現一種自然的高尚的，美的快樂，格外使我增進自然的，純潔的愛。你的言語，句句都帶着美感，都帶着福音！我直視你是我的 Angel，你的福音，使我的精神得着極愉快的安慰。自從我成了你的海若以後，我看見山河大地，飛潛動植，皆是活潑潑地，皆有欣悅生長的意思。彷彿他們都對我說道：『你要好好地享受你那人生的豔福！』

我是極想把舊式家庭的一切不良的習慣一齊推翻；今天得我的瑪麗，你先我爲之，那有不極端贊成的道理？從前的家庭的痛苦：第一，就是受了『九世同堂』的害不小！家庭的組織太複雜，人口太多，各個性不能得着相當發展的自由；生活的路徑，全被形式主義障礙住了，所以舊社會都交口稱贊那九世同居的『張公百忍』，這個『忍』便是舊家庭和大家庭的供狀！第二，便是夫婦兩方都只認他們的結合，是爲(1)滿足他們兩方肉體的慾望；(2)替他們的父母傳宗接代的。至於什麼叫做神聖的精神戀愛，他們簡直做夢也是想不到的！我固然不極端反對物質生活，肉體的快樂——然而却是極端贊成精神生活的。無論什麼人，若是他們的結合，只爲物質問題，我便覺得太無味。何況男女的結果，純基於一種高尚的，純潔的，神秘的愛情，建築在那美妙莊嚴的淨佛國土？要想保持神聖純潔的戀

愛，只有始終維持兩性間的 Pure Love 的態度。一旦結婚之後，發生了肉體的愛，便是戀愛消亡的徵菌。所以有人說：「結婚是戀愛之喪禮。」又有人說：「結婚是戀愛之坟墓」的。我們雖結了婚，現在還能保持未結婚以前的戀愛，真是我們天賜的幸福！然而也未始不是我們保持 Pure Love 底態度的効力。所以你在家各種布置，我都打我的心坎上極端佩服，深深地感激！

我的身體精神，仗着你的美愛之神的撫育，都很健康愉快；瑪麗！你放心罷。

至於我對於你所提倡組織的婦女各種職業，除極端贊成外，還有幾個意見：(1)洗濯所，曬晾所；(2)公共廚房及公共食堂；(3)小學校址及幼稚園的地址；(4)養病所——以上幾樁，先要辦到才好。瑪麗，你贊成我的話麼？

願你美妙的靈魂常得安慰。

你的親愛的海若。 九，七，七。

(十八) 給鰲哥的信

鰲哥！

我幾年沒有會見你了，着實地記念得很！但是我常常地聽見你的新家庭，是充滿了新鮮空氣的，姪兒姪女們也都天真爛漫，精神活潑的了！不得，却非常地歡喜，非常地羨慕。

哥哥！我知道你的思想和行爲都是極新極徹底的，並且知道你是一個慷慨好義的人，所以我就大着胆子，拿我的那一件極不滿意的事，來麻煩你了。

哥哥呀！我近來看了許多的新出版的書報，雜誌，莫不痛快淋漓，盡情盡理地批評舊式婚約的不良，和青年男女不應當受那種魔力的支配的道理。既曉得前途是茫茫的苦海，我自己固然不願無故的墮落，就是哥哥，你，怕也不忍心看見你極親愛的，極可憐的妹妹白白地陷到枉死城裏去罷！應當立刻宣告此約無效。唉！我爲着襁褓訂婚，前途不堪設想，精神上也不知受了多少痛苦！我的志願雖然堅定，但是無力自拔，所以常常地自悲自歎。又每每地想起了我的哥哥你在社會上的地位啦，聲望啦，都是使人羨慕的了，不得，要解決我這問題，一定很容易。我現在看陳長衡君著的中國人口論上所說的歐美各國關於婚姻問題的法律，大都有『男女兩造，未自由允許，願作夫妻者，不許結婚』或『男女未滿二十一歲者，非經父母允許，不許結婚』之規定。前條的規定，無須解釋；後條的規定，限定男女

未滿二十一歲（也有限定男子未滿二十五，女子未滿二十一歲者，非經父母或最近親屬允可，不許結婚的。）非經父母允可，不許結婚，那麼男女的年齡已滿二十一歲，他們要結婚，便可不經父母允可，意在言外了。由此推論，從前『未經自由允許，願作夫妻者，』現在男或女已滿二十一歲，也可不經父母允可，逕直退婚。哥哥！你是精通法學的人，要代我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游刃有餘！』

但是我因爲我個人的事，無故煩擾你，着實不過意！所以就隨他怎樣受精神的痛苦，也只得暫時忍着。到了去年，我聽說有不好的消息，心裏着實着急，就想要求你代我解決。現在曉得你回來了；我也想趕回來看我孀娘的病，和求你可憐我，拯救我呢！只因爲我服務小學，又因爲在高先生那裏補習國文，英語，在謝先生那裏補習科學，和其他種種關係，就不能前來

了。哥哥，你能原諒我麼？

我求你代我設法，趕快設法使我解除了這不自然的，買賣的，野蠻的，鬼趣的婚約，回復我的自由，保全我的人格，免除我將來的無限痛苦。那麼，我感激你的情義，也不知要到什麼田地！

噯！我是一個荏弱無能，陷落深阱，無力自拔，着實可憐的人，前途一線生機，就在於我的哥哥，你，提攜我，超脫我了。還有許多話，下次再談罷。祝你的健康。

妹履芬。九，五，十。

上頭這封信，是我的朋友張君履芬寫給他的哥哥（從兄）張履鯨君的，曾登在新生活第三十七期上。我現在把他改掉幾個字，刊入我的白話書信，

（中有一段論各國離婚的係脫稿，今據原文增入。）他的詞意，哀婉動人，

有心社會的人看了，應當起什麼樣的感想？

語罕。九，六，廿七。

現在張履芬君已經秉着他那剛毅不屈堅定不拔的志趣，把他的那種不自然的婚約解除了，可以說是『有志者事竟成』！我狠希望我那些同張君從前有同樣的事實的許許多多青年姊妹鼓其勇氣，勿令張君笑人！

語罕。一〇，一二，一五。

(十九) 給樹棠表弟的信

樹棠表弟：

小兒國威隨老弟一塊兒讀書，愚兄非常放心，因為老弟幼年老成，不

像現在一班輕薄浮華的少年，而思想學術，又極高超，又那樣刻苦自勵，國華雖然魯鈍，當然也要受一點潛移默化的益處。愚兄不望其光大門庭，只要他勉為安分守己的人，就是「寒門之幸」了。

學校甚麼時候放暑假？你們甚麼時候可以回家？因為家父家母力主趁今年暑假替國華完婚，按國華今年十八歲，以他的年齡呢，還是正在求學的時候，萬談不到娶親；不過家父家母覺得自己年紀大了，總想早一日看見重孫子；就是你表嫂的抱孫之念，也是非常之切。我雖極力打消，也是無效，只得隨順罷了。況且你的表姪女國珍明年又要出嫁，我也只好把他們這些事，趁着我的精神好的時候，一齊辦了，也算完了我兩樁大事，老弟以為何如？

現在家中已經在此預備一切，鄉里底風俗，一時免不了三天正期，總

要吃個一二百棹酒席，連新郎新婦的衣服及一切雜用，並後來酬客一齊打算，至少要花費一千幾百塊錢。今年年歲不好，各莊子上的租課，檢直收不上來，煞是着急。想省儉一點辦呢，蒙地方各界的厚意，老早地都在那裏預備祝賀的禮物；又兼老人家生平就是喜歡熱鬧，你是曉得的，真是『欲罷不能！』

但不曉得國華兒底意見如何？老弟，現在比不得從前了，小孩們底舉止動作，都是絲毫不願意上人過問的。這是他的終身大事，也要請老弟代我問問他，還有甚麼意見？無論如何，總希望老弟帶着他早些回來，千萬千萬。順祝
進步。

兄道寒。
九年端陽日。

(二十一) 復道寒表兄的信

道寒表兄：

前天家兄來信，談到府上現在正忙着辦國華老姪的喜事，辦酒席呀，做衣服呀，打木器呀，點綴房屋呀……我和國華看了，總是將信將疑，國華尤其疑慮。今天接到你的信，纔曉得是確有其事，却是國華弄得神魂莫定，坐臥不安！老哥，你聽見我這話，必定要罵道：「蠢才！難道一天等不到一天了麼？」別人聽見我這話，更必定要笑道：「哦！他一聽見要娶老婆，快活的連覺都睡不着，飯都吃不下，只等到「迨其吉兮」了！現在他是「度日如年」了……」那知道「大謬不然」！

從前的青年子弟，十九都是被舊家庭，舊社會相傳的習慣拘束住了；

他們的靈明，天才，漸漸都被什麼「添兒」、「添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思想和禮教征服了；他們的腦子裏便裝滿了吃飯，穿衣，睡覺，娶老婆這些念頭。

我有個同學的，姓王，名叫鬯祐，家裏差不多有二十來萬家私。他父母把他定的一個老婆的家裏，也有十幾萬銀子財產。他父親是個商人，以爲現在青年子弟都被什麼新思想蠱惑了，恐怕他的兒子，也受了這種影響，鬧了亂子。他的那個未婚的老婆的父親，也是個老頑固，是個一天到晚還在那裏「搖頭擺腦」，「詩云子曰」地胡說亂道的人，也恐怕他的女婿在學堂裏受了新思潮的傳染，做了革命黨——他們這一類的人，分不清楚什麼叫社會黨，什麼叫多數黨（布爾扎維克），什麼叫無政府黨——送了性命，他的女兒要守寡。所以他們親家兩個商議商議把王君從學校裏硬

逼回家，請了一位先生專教他國文，不准他讀外國書，不准他研究科學，不准他看新出版物，他們告訴他：『你看，什麼時候中國底舊書一齊燒完了，才准讀新書！家中不要你掙錢，老婆也不要你養活。要吃好的，拿摺子到雜貨店去拿，菜館去叫，要穿好的，到九章祥，崔玉記家去扯，你只在家享福好了！』

像這一種人本不足怪；但是青年子弟却被他們害得不淺。他們認定兒子是他們的，彷彿是他們的私有財產——田地，房子等等——他們要怎樣處分，便怎樣處分。男兒是他們的不動產，孫男孫女便是他們的利息。（女兒也是他們的不動產，外孫男，外孫女便是他們的利息。）也不問兒子的死活，只要他能以替我添孫子，便是好孩子，老哥，你看這樣人如何呢？

哦！我講了一大篇，還沒有講到正文。就是你絕不要以為你的國華是

歡喜馬上娶親的；要曉得他不但歡喜，還是極端反對的，因為我同他是同志，平常他的主張，他的志趣，我都是很贊成的。他現在聽了這種消息，檢直地如臨大戚，以為不祥莫大於是。他又是一個沒有很大的胆氣的人，不敢直接告訴你；我若不告訴你，作個打算，後來弄得『木已成舟』，『騎虎難下』，不但我對不起老表兄，把他急壞了，挺而走險，倒是一件關係很大的事。

我現在且把我和他已往所談的關於婚姻問題的言論，略對老哥說一說：

一 他的關於婚姻問題的主張

(A) 訂婚的手續 主張絕對的自由，從前不自由的婚約，絕對的可以自由毀棄。

(B) 結婚的時期 至早要在男子二十五歲，女子二十歲以後。

第一條 (A)，他因為什麼要主張男女結婚要絕對的自由呢？因為，「男女的結合，必須要建築在純潔的，自由的，高尚的，神聖的，戀愛的基礎上。」這種事體，關係男女兩方的終身幸福，即須人自爲謀，父母只可負指導輔助之責，絕不能「越俎代庖」，「愛之適所以害之」。假使他們自己選擇，有什麼不好的結果，也是「固所願也」，比別人代作主張的好。

第二條 (B)，他又爲什麼主張結婚的時期要在男子二十五歲，女子二十歲以後呢？因爲(1)按着生理上說，男女必到這種年齡，身體才長得堅固；(2)按着生活的技能上說，男女必達這種年齡，學問才有充

足的預備；(3)按着知識上說，他們到此才有養育兒童的本領，才有節肉慾，減生殖的能力。不然，娶親既早，男女的年紀都輕，戕折必多；(1)男女的身體發育沒有完全，劇遭剝削，必致發生虛弱的危險；(2)娶親既早，生育必蕃，他們自己自活的能力還沒有，那有教養的本事，養而不教，只多替家中添幾個「好吃懶做」的子弟；替社會上多添一些無所事事，仰人爲活的游民；(3)他們的學問知識都因娶親受了莫大的打擊，又添上多少累贅，不得不到社會上去瞎混，漸漸地就把他們的人格喪失，你看可怕不可怕！

二 他的志趣

- (A) 把不自由的婚姻退掉，由他自己選擇訂定。
- (B) 必待他大學畢業後，有了自給的職業，才作結婚的準。

備。

(C) 組織小家庭。

因爲他——我也極端贊成——看見社會上最痛苦的，莫過於聚多數性情不同，知識不同，而又不是由自由意志結合的人在一塊。中國人以爲分居則情薄，同居則情厚；其實分居則情或可轉厚，同居則十有八九，其情必薄。甚至惡聲交作，兄弟相攻，圓滿的家庭，固百不得一；即求其能平平穩穩，少吵少鬧的，都不可多得。何如趁男女完姻之始，即另行組織新的小家庭，他們對於個性的自由，個性的幸福，既可盡量發揮，盡量增進，又可以減少他們的依賴性。至於倫常也絕不會因此滅絕，以他們的知識道德，飲水思源，報恩之義，親親之道，絕對的可以有增無減，有益無損，兩全其美，豈不甚好？西人所以縮小家庭範圍，其意在此。國華（同我）之想組織小家庭，其

意也在此。

有這種種的關係，我勸你還是慎重一點的好。至於舅父舅母想見重孫子，嫂夫人想添孫子，就要娶孫子媳婦，娶媳婦，這檢直是拿男女來滿足他們的慾望——我曉得這一句話冒犯了，但我不說，他牢在喉嚨裏作怪——檢直是不把人當人！他們老年人和婦女，我現在決不責備他；老哥！你是很開通的人，見聞很廣博的人，還希望你想法把這件事打消才好。

暑假今年特早，因為教育廳前天密令各校長提前放假，恐怕學生又出亂子！我們不久便可見面了，那時再到你那裏請教。

舅父舅母面前請你代為請安。嫂夫人也請你代我問好。

弟樹棠。

九，六，廿。

(一一一) 給妹婿王夷吾的信

親愛的妹婿夷吾：

我的妹妹素琴今天踉蹌來家，才曉得你們府上天倫之間，失了和氣！素琴迫不得已，借故回來；家母問他因由，他是一言不發，只是哭個不休，並要趕急回到府上，家母以下苦苦相留，他總是不肯；只說「不能讓他一個在那裏受屈！我死也是要去的！」我們聽見這些言語，知道老弟也是處於困難之中；究竟什麼情由，請稍微告訴我一點，也免得大家放心不下。素琴現正在此拚命地要走，請你趕緊寫一回信，此間當即派轎子送他回去。老弟！你生性孝友，且是一個腦筋清醒的人，這種事體，簡直可以說是一家家彌陀佛，處處觀世音！還望你看開一點，善自排解，早做打算爲

是尊意以爲如何？忽此敬候

日祉

兄諍。六月一日。

(二二二) 復直之兄的信

親愛的直之大哥！

我接到你的信，使我百感交集！家中視我，猶如盜賊，一舉一動，皆受監視；一言一行，都招怨尤！可憐！自從我的慈愛的母親，永遠離開我們以後，我和我的妹妹秀芬便失了依靠，一天到晚，彷彿陷在茫茫大海之中，叫天不應，那曉得繼母到來以後，我兄妹兩人，更是罪孽深重，不容於人！

母親（繼母）不許我求學，我偏違命去求學，他說花費了父親多少錢，大不應該！這是我第一樁罪過。

妹妹秀芬已經十幾歲了，我哀告父親把他送到啓明女學去讀書；母親（繼母）怪我不請他的示，大發雷霆；同父親大鬧一場。我以妹妹求學的事，帶着父母生氣；這是我第二樁罪過。

我和令妹素琴小時相愛，久結同心；當我懇求父母託人向府上求婚的時候，父親倒極力主張，母親則力事苛求，意在阻止，我則力排困難，決計進行，始得如願，而母親之恨更如「刺骨」！這是我第三樁罪過。

令妹來時，頗能代我盡孝，我很感激他。不知因為什麼母親還是不願意我們兩個一陣出去讀書，本是我的主張；因為他在美術學校，還有一年有半，就要畢業，斷不能因為結婚，荒棄所學，已將此意稟明父親，得他許可。那曉得母親又同父親吵將起來，說是「拿錢培植媳婦，這些兒子，都不要錢念書嗎？這個日子我是不能過，好我帶我的兒出去，讓你們當家！」一天

咕唧到晚，一夜嚙嚇到亮，使得父親左右爲難：這是我第四椿罪過。

我看這種情形，已經不能戀，不過父親在日，遽爾分離，在我輩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原不算得什麼；然而老人受了幾千年宗法社會的習慣的陶鑄，一定難受！所以依依不決，不料昨天因爲一點小事，母親便把素琴一罵；罵過便責備我管教不嚴，又哭又喊，鬧了一夜；又要行死拚命，我們兩個跪了半夜，還是毫無轉環之意。我體貼母親的心思，志在教我們出來另住。這本是我們很情願的事，隨卽哀求他老人家怎樣責罰怎樣好，他老人家哭着說道：「我不能受這種氣！我不能受這種氣！今天大家都在這裏，你們不走，我便帶着小兒子們走！」

我聽說這話，趕急接上一句說：「只有兒子和媳婦走的；那有教母親走的道理？」我說這話以前，神經似乎失了知覺，不曉得令妹素琴早已脫

身到了府上。請你勸他暫且不必回來，在你們府上住兩天，不必記罪着我。我已決計出來了，好在我們兩個都要進學校，明年我在大學畢業後，總不至沒有生活做；勸他也不必焦心。

至於家中財產，我是一概不要；俗話說得好「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我們雖不是什麼有做爲，有本領的男女，也實不願「不勞而獲」，憑着我們的身手去創造一種新生活，未始不是「禍中得福」此復，敬頌

侍福。

妹婿王夷吾。六月三日。

(二二三) 給毅然表弟的信

親愛的表弟毅然：

我現在有兩件事托你：

前次我曾托仲恆表兄在揚州替我物色一兩個僕女，年紀要在十五歲上下，要伶俐，要勤快，價錢多少倒不在乎。買過之後，暫在府上收養幾天，一俟有便，即便帶回。不知令兄仲恆可代我辦到麼？請你替我問一問。

李幼齋親家既不在！他家裏恐怕無人照應；他的令愛我想把他接到我家來做養媳婦，曾經託過仲恆表兄把這個意思達給李府知道，不知道李府意見如何，也請你替我問一問。

你們府上都好麼？姑母的精神康健麼？

舍下近來運氣不佳，連年同人家結訟。一班佃戶實在可惡，簡直有意抗租不交。這還了得麼！所有放款，一齊收不上來，不能不訴之法庭。現在人

心不古，尊卑貴賤之分，是非善惡，幾乎都不講究了！這還成個世界麼！

老弟以爲何如此上，敬頌

學祉。

兄萬正夫。九，四，五。

(二四) 復萬正夫表兄的信

正夫表兄：

我接到你的信之後，心裏盤算了一兩天，才說不回復你罷，你老表兄多遠寄來的信，殷殷地以事相託，那有不理的道理？才說回復你罷，又不免言語慳直，冒犯了老表兄。翻來覆去，沒有主意。末後念頭一轉，還是回復你的好。不過我年輕狂妄，要請你老表兄恕恕！

我對於你的信上所談幾樁事都不大贊成。現把我的意見寫在下面：

(1) 我們人類在世界上，不問黃色的，白色的，櫻色的，赤色的，黑色的，都是平等的；在生來的人格上，並沒有貴賤主奴的差別。所以我們若是承認我們自己人格的可貴，就要承認他一切人類的人格都是可貴；若是我們自己不願作奴隸，也要積極的幫助人家脫除奴隸的地位，或是消極的，不拿人做奴隸，這才是我們對於人類盡忠的義務——這話還講遠了；若家中有了僕女，就是有了奴隸的一階級。因此要發生多少惡影響：

(A) 人家的兒女，也是兒女，我們的兒女，也是兒女；爲什麼人家的兒女，因爲窮了，或是無依無靠了，便來被我們和我們的孩子使喚？假使我們的兒女要在這種境地，我們心裏好過麼？這是自己良知上說不過去的事。

(B)家中有了僕女，小孩子們一定就要養成少爺，或小主人的皮氣，換一句話說，就是養成他們貴族階級的習慣，這是按諸「平民主義」說不過去的事。

(C)家中有了僕女，小孩子們便事事靠他；久而久之，就養成他們好吃懶做的習慣，這是直接影響於他們的生理的害處。

(D)小孩子十有八九都是仗着勢力去打僕女的，久而久之，便養成一種殘酷不仁的性習，這是直接影響於他們心理的害處。

(2)養媳婦底苦痛，無異於僕女；娶養媳的之無人道，之殘酷，也無異于養僕女的主人。其不拿人當人，也是一個樣子。

(3)至於你說「……連年同人家結訟一班佃戶實在可惡，簡直抗租不交，這還了得麼！」哎喲！佃戶並沒有什麼可惡，爲什麼他們要把「汗滴

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糧食，送給那些安坐而食，不勞而獲的，所謂「主人」們去享受呢？這些安坐而食，不勞而獲的主人，到底怎樣得着這些財產呢？不外做官的貪贓枉法，帶兵的奸殺搶掠，做生意的欺誑騙詐的贓物。所以法國社會黨普魯東說：「財產是贓物。」老哥！你若明白這個道理，絕不再說「這還了得麼！」的話了；你也絕不同人打官司，告狀了！

我勸你：

(A) 不要買僕女罷，留幾文做些公益事情；

(B) 不要娶養媳婦罷，或者你若看他孤苦零丁，把他送到學校裏去讀書。等待大了，他若和你的令郎有了戀愛，他們自然會去結婚，不要你「越俎代庖」！

(C) 財產的私有制度，或者不能即時打破；但你我也要着開一點。

雞已叫了，東方白了，一時紅通的太陽就出來了，又何必不「見幾而作」呢？

我的哥哥仲恆有事到上海去了，揚州的風景雖好，然而我所聞見，無時無地，不是驚心動魄，令我發生無限感觸；時賢所謂「向歡場而灑淚，」正是我現在這種情景！老表兄聽見了，必然笑道：「書獃子！」再談罷。

弟毅然。九，四，十。

白話書信

第二編 家庭書信

120

第三編 社交書信

(二五) 給周繼莊先生的信

繼莊先生：

暑假補習學校招集各省中小學校教職員及各教育機關人員，講習各種科學，在中國不能不算是創舉；我和我的幾個朋友到了南京已有三四天了，因為想在外邊找房子住，故在旅館耽擱兩天。高師附近沒有合宜的地方可以租或借，於是大家遂決定即住高師裏面，已於昨天搬進來了。裏面布置還好，就是稍微有些不周不備的地方，大家都很能原諒他。

現在校內宿舍已經住滿，聽說辦事的人還在外邊借了一些地方給補習的學員住；因為此次來補習者，差不多有八九百人，西北、西南各邊省

的地方都有不遠數千里而來的，可謂極一時之盛了！

現有一樁很可注意的事，便是『男女同校』的問題。現在女子來補習的也有好幾十位，將來聽講的時候，一定是男女同堂的。大家借此試驗試驗，正可做將來解決這個問題——男女同校問題——的參考，更可以做高師下季招收女生的一个豫備，實在是很有關係。

我們此來有兩個目的：

(A) 高師此次舉動，給我們這些服務社會的人一個絕好補習的機會；他請的一些教員，又都是各大學很著名的教授，一定可以給我們多少很可寶貴的知識。

(B) 他們都是些著名的教授，大家都是知道的；不過他們的學問怎樣豐富？富識解怎樣高超？除掉胡適、陶履恭兩位，我們已經看

見他們的一些著作外，其餘的爲梅光迪、凌冰一班先生，大家多還沒有領過教，不可不就近徹底地估量估量他們一下。因爲他們在這一個時期，關係中國的文化前途很大。我們對於他們，絕不可抱着絕對的信仰；只可取一個懷疑的，研究的態度。六個星期之後，把大家對於他們的學說，識解，言行的見解，歸納起來，作一個公平的批評。不但他們於我們有益，或者也於他們有益罷。

若是他們當中有些借着西洋留學生的招牌來騙人的，此次我們看見了，也可以對大家沒有聽見他們講演的同志說說，以後不致再上他們的當。

你以爲如何？此上，卽頌

你的幸福。

李佛如。九，七，十。

(二一六) 復李佛如先生的信

佛如先生：

來信收到了。高師暑假補習學校，誠如你所說的「在中國不能不算
是創舉。」

各省來聽講的很踴躍。西北，西南諸省都有不遠數千里而來的，「可謂極一時之盛！」不過我還有個意見，因為你我都是同志，什麼話都可以說，今天對你直爽地發表出來，你該可以了解，不致誤會罷。

什麼意見呢？就是此次高師暑假補習學校聽講的雖有八九百人之多；然而我想他們來聽講的動機，一定有種種的不同。約略計之，可分三種：

(A) 被求知知識的慾望所衝動，而死心蹋地來聽講的；

(B) 爲好奇心所衝動的；

(C) 是想造資格，混「吃飯證」——畢業證書——我這句話太滑稽了，其實是如此。不過這一派的人要分成兩部：(1) 是覺得這種證書很要緊，然而却很用心聽講的；(2) 是簡直地不用心，莫明其妙，只等着徼倖及格獲得畢業證書的。

(A)(B) 兩派人是好的分子；(C) 派的人是不好的分子。此次來聽講的人，還是好的分子多？還是不好的分子多？我固不敢懸揣，然而我敢斷定這兩種分子一定都是有的，不好的分子一定還不少。先生，你身在局中，憑你的最犀利，最靈妙的眼光觀察觀察，看我這話錯了沒有？

我對於「暑假補習學校」的名稱，還有點不贊成。因爲他裏面所講習

的，都是一些很關重要的科學，平素對於他所選聽的各科，絲毫沒有研究過的人，恐怕各教授所講的，未必就能領會。不然，教者便要遷就知識較低的聽衆的心理，一定不能令知識較高的聽衆滿意。所以我以為此次「暑假學校」不應當以「畢業證書」相號招；不應當定名曰「學校」。有了「學校」的名義；又有了「畢業證書」；於是無論什麼人都來了。流品既雜，他們開辦這個學校的目的，恐怕難以完全達到；或竟結果和目的相反，亦未可知。最好是這種組織仿照北京學術講演會的辦法，定名叫做「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暑假學術講演會」。四方學者見了這個名稱，或者可以多來一些；或者不致因為鄙棄「畢業證書」而裹足不前。先生，你以為如何？

至於聽講的人，當然對於講的人，要取懷疑的態度，抱批評的精神，你

這種意見，我非常贊成，並望你于聽講之暇，留心調查以下各事。

- (1) 此次聽衆的籍貫，年齡，性別——男或女。
- (2) 他們的職業。
- (3) 他們的操行。
- (4) 他們的習慣。
- (5) 他們對於學問的興趣。

以上各事都望你做一個比較的，有系統的批評。還有一樁事體要特別注意，就是：

男女聽衆的社交，是否公開？假使是公開的，公開到如何程度？現象好麼？若是不好，他的病根何在？補救的方法怎樣？

都望你一一地寫給我，我想或者比我親見親聞的還要有趣。我明日

便和朋友動身到牯嶺去了，打算在這兩月之內，把杜威先生的“*How We Think*”用語體的文字譯將出來。此外有工夫或讀書，或游覽，只得聽我的意興的命令了。祝你學問思想的進步。

弟周繼莊。九，七，十三。

(二七) 給周繼莊的信

繼莊先生：

我看見你給李佛如先生的信，實在佩服你的識解非常的澈底。其中尤以論「暑假學校」的名義，及「證書」兩事爲精闢獨到。

前頭一件，現在已是「木已成舟」，不可救藥；後頭一件，他們正在糾

合同志，預備把他打消。此次聽衆，十九爲國內中小學校教職員，知識性行，當然要在水平線上，當然要自愛，當然不可以「證書」爲目的。若並此都做不到，實在是「糞土之牆！」

我現和佛如先生約：我們兩個專聽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白話文法；梅光迪的文學概論，和「現代文學的趨勢」做一個比較的研究。因爲他們兩個人，對於文學的主張，是極端反對的：一個是主張新文學的；一個是主張舊文學的。把他兩個反對的議論拿來做一個公正的批評，到也有趣。

此次來聽講者不下八九百人，總算中國教育界近年來一件大事。不過因爲「畢業證書」的關係，來者不見得都是單純以研究學術爲目的；將來結果，或者不能如當事者之所豫期，或竟大失所望，亦未可知。兩日來

我們幾個同志留心考察考察這些人的行動，到還沒看出來什麼蹊蹺，不過在飯堂上發現幾件不很好的現象：

(A)高師飯堂上的規則，本係分食；每人一個錫碗，中間一隔，一邊盛葷菜，一邊盛蔬菜，我們吃著很覺滿意，竟有人把旁邊沒有人吃的例菜『并吞』掉的！

(B)吃飯的時候，伏在棹子上的也有，斜伏着的也有。還有大聲疾呼的，笑的，作村語的。

(C)吃飯的時候，服裝太不整齊，也有鈕扣不扣的；也有不穿外衣，只着汗衫的；甚至有赤膊的。

這些先生們不是各地勸學所，教育會的辦事人，便是中小學校的教師。看他們這樣的情形，至少也可以權當我們到他們的學校裏去參觀飯

堂一次，聽了一堂修身課！

昨天和高師裏一個辦事人談心，談到「男女同校」問題，我是主張：「無論什麼事，創始的時候，總有幾分危險，我們只好大胆去試驗試驗，若中途發見什麼危險，只好隨時設法對付，不能把利害看得太清楚了……」他說：「是的！不過此次來的，依我看來，流品很不齊，將來男女聽衆接觸的時候，或者不能免有些荒唐鬼鬧笑話……」「是的！我們也顧慮到了……」

「嗚！天不早了，電燈要息了，改日再談罷。」

弟木然。九，七，十四。

(二八) 給王執中先生的信

執中先生：

我們的暑假學校已於今日在這「討伐」、「備戰」聲中，從從容容地開學了！待我把會場所聞見的，略略寫些給你：

(一)優點：

(A) 南京高等師範校長勉勵我們：「雖至砲彈打到我們學校裏面來的時候，也不睬他，還是安心求學。」

(B) 督軍署某顧問演說時局，很是明白；末了說：「中國所以擾攘不寧，就是軍人政客——偉人——作祟！靠着政客不能救國，靠着軍人更不能救國！中國假使沒有軍人，中國早已太平了！世界假使沒有軍人，世界也永久和平了！諸位要以學術救國，萬不要靠我們軍人！」說得慷慨激昂，全場爲之感動。

(C) 江蘇警務處長王桂林演說，大致是報告他在江蘇歷年對於貧民教育的提倡情形，最要的有三點：(1)他已經在南京城內外，設了二十五個貧民學校；(2)他已經送了五十個警務人員到暑假學校來聽講，預備作貧民學校的師資；(3)他說他很注意貧民的生計。王桂林我不敢說他就是好貨，然而他說話的態度很誠懇，有些話是捏造不來的，較之我們安徽的一般官僚，不能不算是「彼善於此」。

(D) 杜威夫人講演「男女同校」的問題，聽衆都很高興。

(E) 聽衆當中，似乎很有些氣象很好的。

(F) 本部十八省除掉甘肅一省，餘十七省皆有人來聽講。

(G) 男女同校。

(二) 缺點：

(A) 會場聲浪太大，這是聽衆大半沒有保守靜肅秩序的习惯的證據。

(B) 有少數的人，看見女學員來了，好像貓見了老鼠！兩個眼睛，只是釘在他們身上望！

(C) 咳嗽的聲音連連續續的不斷，身體牢在座位上動揮，這也是他們沒有保守秩序的习惯的證據！

(D) 一些教職員對於聽講的人的態度太驕傲，其意若曰「你們都是蠢貨，曉得什麼！」

天熱得利害，下次再談罷。

邵無畏。九，七，十二。

(二九) 復邵無畏先生的信

無畏先生：

現在外邊鬧得轟轟地，他們那些丘八爺正在預備火併，交通已經斷絕——津浦鐵路，滬寧鐵路，和京漢鐵路——各處的富家翁都紛紛地搬家；我以為你不得到南京來了。今天接到你的信，才曉得你已經到了南京，進了學校，真是了不得！真是好志氣！

我也很想借此歷練歷練膽識，所以這兩日京中大官，富豪，偉人，政客，都是手忙腳亂；搬家到天津的也有，到青島的也有，也有到上海去的，也有一直跑到日本的。於是六國飯店的門口，八大胡同內，中央公園裏面，一時都異常的寂寞。平常『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氣象，一變而為車馳卒奔的

景况！大總統府門口的衛兵，都是沒精打彩，四面也都現了一種愁慘淒涼的樣子。這時候像我這樣人倒很舒服，平常我們走路，恐怕汽車撞了，提心吊膽地在道旁邊走；現在我也能在空氣新鮮的地方放開大步隨便逛逛了；不過還有些武裝的兵士時時坐着車子忙着前去趕他們那種愁慘的生活！

聽說上海和南京方面發生衝突，究竟如何？段派和曹張一派，此次或者要拚個「你死我活」，照京城裏面的情形看來，似乎段派很有勢力，現在徐樹錚把邊防軍一齊調駐京津保一帶，拿龍捉虎，逼迫徐世昌下曹錕，曹銳革職留任和吳佩孚革職查辦的命令；又逼着徐世昌下討伐南方及吳佩孚的命令。鬧得「不亦樂乎」！戰事好像即在目前。我們幾經離亂的人，看見這種事體，也到不以爲奇了！但希望他們要打便痛痛快快打他

一下，分個高低；要不打，便及早收兵，不要像我們家鄉土話所說的『殺蝦蟆，擺虎陣』。『只開弓，不放箭』，徒苦我們老百姓！以我看來，他們都沒有交手的決心，不過像小孩子爭食物，勢力大的多分一點，便可滿足。要想國家太平，必須把這些丘八爺一掃光，不使他們在中國，或在世界有立足的地方，南京督軍府某顧問說得非常的痛快！

南京的秩序怎樣？ 李秀山的態度如何？ 蚌埠方面怎樣？

呀！外邊馬蹄底聲音很繁亂，不知又有什麼變故！我們的談話就此暫止罷。祝
你的福。

弟執中。九，七，十六。

(三十) 給陶仲和先生的信

仲和吾兄：

南京高等師範的內容，一時看不出來，因為現在是放暑假的期間，他們教的方面，學的方面，精神如何，我們雖來到此地已經一個禮拜，却不敢妄下批評。不過也有幾點可以略略說一下：

一，天然的景物絕佳。(1)高等師範後身緊靠着「北極閣」，「雞鳴寺」，遠望「紫金山」——即是鍾山，「紫金山」色，一日十二變，「土人」之言如此——他那蔚藍，葱翠的顏色，實在可愛。(2)校內有一處亭園，名叫「梅菴」，「繁花」，俱見匠心，裏面還有一顆「六朝松」，「杈枒」古怪，獨秀千年，令人見之，大有凝然不流於俗的意想。

二、規模較宏遠。此校雖因經費不足，不能有絕大的發展，而在全國高等學校中間，還算是「首屈一指」。他的組織，差不多完全是美國式的。因為他裏面的職教員大半都是美國留學生。

三、思想比較是新的。聽說他裏面關係教育方面，訓練方面，都是採取 Democracy 的精神的。此次組織暑假學校，得他的學生幫助的力量很不少，不過有兩點不很大滿我的意：

(A) 販賣部完全是營業性質。如人家買他的東西，銀角子算十二個銅角子；若是他找給人家，銀角子便算一百二十五個錢，太偏重謀利一方面了！其他可以類推。

(B) 日刊底文字比較北京大學的日刊差得多，且沈悶得很。暑假學校日刊，應由暑假學校的學員組織編輯部；不然，也要舉出

幾個代表編輯，和原有的編輯員同負責任。不料他們太看不起這些來聽講的人，蔑視一切，未免所見不廣。

以上幾條，皆是全憑着我的直覺，隨筆亂寫的，並沒有什麼精密的調查。

我還有一件事體很失望，就是：此次來的這些學員，人類太不齊。他們連普通的智識，習慣，——衛生，秩序，禮節——都沒有。就如在教室聽講的時候，他要故意的找個機會去同女學員說話，女學員也故做大方，便大話喧天地說將起來！又如在大禮堂聽杜威夫人講演的時候，人聲嘈雜，簡直是同大茶館裏面一樣，越是要我們細心聽，他們越是要在裏面胡鬧；不是窗櫺震動，便是椅子作響；不然便大聲咳嗽。你想可惡不可惡！

這些先生們，我們也不怪他。我親耳聽見一位學員（甲）和一位學

員（乙）談話。甲道：「貴縣那裏？」乙道：「貴縣。」「是貴縣申送來的麼？」「是的，是貴縣申送來的。」「劉某某你熟識麼？」「怎不熟識！」「他還吃鴉片煙麼？」「怎不吃？他若不吃鴉片煙，早已「做官」了！」你想這樣的貨色，怎樣行呢？不過我們回頭一想，他們此來總要多少得點智識（？）你以為何如？

魏若水夫人好麼？請你替我問好。

弟劉天風。九，七，十五。

（三一） 復劉天風先生的信

天風先生：

我前天同和美先生、仲鸞女士一陣到西湖去了，謁岳王和徐錫麟先

生的墓，看荷花，游得正高興的時候，忽然謠言四起，說什麼「蘇浙開戰」咧，「滬寧衝突」咧，我們便倉皇地回到上海！到家看見你的信，見你這雍容澹靜，安然求學的樣子，反把我的恐怕心醫好了！又是慚愧，又是感激。

你到高等師範暑假學校沒有幾天，居然能於聽課之暇，留心考察他的內容，組織，足見有心人隨處皆可研究學術，歷練智識。佩服，佩服。所批評的都能搔着癢處，且極公允，更是佩服。

甲乙兩學員的問答，和一般學員的舉動，都是中國智識階級的產物。先生知道在此等處留心，真是「識高於頂」！不過我們要拿研究社會學、生物學的眼光研究他，不可先有成心，妄分高低。於這一個短時間結合的小社會裏面，很可以歸納出幾件很關重要的心理，習慣，學校教育，和社會

教育的精神先生對於他們，一定要抱着「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互助精神，勉力盡我們做「人」的道理。

上海前天由福建運回浙軍一師，登岸時，蘇軍疑爲浙江對江蘇作戰的軍隊，因此誤會，幾生大亂，人民恐慌異常，米賣十六七塊錢一石，銀根陡緊，各公司貨物都停止進出，滬寧、滬浙兩鐵路的貨車均停，行旅大大的不便。其實一般武人，爭權攘利，仗着幾個可憐的丘八爺，去替他們做保護人。一邊說「討曹，討吳」，一邊說「討徐樹錚」，討來討去，總是小百姓吃虧。他們打勝了，固然可以獨攬大權；敗了，也不失做青島、上海、天津的寓公，仍然可以安富尊榮，不是樂得幹嗎？你看怎樣？若水很好，我們雖然做了夫婦，然而精神上還是同從前純潔的朋友一樣。我們彼此的思想，言論，行爲都是極自由的。我們的維繫物，就是我們高尚的，純潔的，純摯的，互相了解的。

愛情。他很感激你記念你，特地教我問候問候你，祝你的福。

弟仲和。九，七，十八日。

(三三二) 給黃君覺生的信

覺生老弟：

人事倉皇之中，聽得包嗣拯被人打傷，非常詫異驚惶。包君的傷該不至致命罷？就中究竟怎麼一會事？你和王府相離不遠，該曉得底細？

我家聽見這個消息，因為和王府，包府，都是通家至好，個個焦得不得了。請你接信之後，登時詳細回我一信。

此間一切都平安，惟因「帝制問題」發生影響，年輕子弟，語言稍一

不慎，便遭拘囚！甚至因此送命的也很多。大家皆有『不知命在何時』的樣子！上海景象怎樣？

兄道履。五，六，廿八。

(三三) 復朱道履先生的信

道履先生：

包君倉卒遇變，現已不救，箇中情節，王府秘而不宣；我家雖和他家住宅相離不遠，也是無從探悉。只因接到你的信，引起我研究調查的興趣，隨即四下偵察，費了五日工夫，才稍微有點頭緒。我有一個朋友，住在王府間壁一個學校裏，他告訴我：

那一天夜裏，（正是暑假時期，學生都走了，我們校裏只剩下我和

一位朋友）天氣因雨後，雖在盛暑，卻很涼快，晚間睡得很舒服，很甜蜜，我的靈魂，已經到了安樂園裏去了。那曉得「轟轟」兩下，我便「哎喲」一聲，嚇得渾身冷汗。隔壁人聲嘈雜：於是號哭的聲音，馬車的聲音，手忙腳亂的聲音，一時並起。忽而又寂靜無聲。我此時處在這個悶葫蘆裏，恨不得天卽時就亮才好！那一夜覺得分外的長，一見東方發白，我便開了大門，弄內一點動靜沒有，王府門口也是靜悄悄，冷清清地關着，景色彷彿和從前不同，然而無從打探消息。於是我就在弄內踱來踱去；一直踱了兩個鐘頭，忽然王府大門開了，出來一位年輕的朋友。

我笑着說：「好早呀！」他彷彿很有不耐煩的意思，勉強答道：「是的早呀！」我說：「咦！老三，丁因爲我同他很熟識——今天你有什麼事

麼？不然，便是我得罪你了？」「不是的！你那裏得罪我！有事情哪！」他說。我把他拉到我們學校裏面，低聲問他道：「老三！有什麼事情，可以告訴我麼？」「不能，」他說，「萬不能告訴你的。」但是他終是一個天真爛漫的青年，他胸中受了極大的刺激，不覺憂形於色。我便拍着他的肩膀說：「兄弟！我們彼此不外罷！府上平常有了什麼事，你都告訴我，何以今天這樣地多憂呢？」

「不是的喲！」他說，「我們……」「你們什麼你告訴我罷。」他說：「我們家裏出了禍事了！我不敢告訴你，你要告訴別人。」我說，「絕不告訴別人。」他說：「我的一個外甥包嗣拯被我的……被一個人打傷了！」「什麼人打傷的呢？」我說。他說：「是一個姓文的打傷的！」「這位姓文的因為什麼要打他呢？」「他是我姐姐的……」

就是我姐姐已經許配他！』那末，他是你們的親戚，也和包君是親戚了，有什麼冤讎呢？』

他說：『唉！這話說來很長。我的哥哥從前和我的姐姐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文君也在那兒進學校，他們相處非常的好；不然，我的哥哥怎樣作主把姐姐許配他呢？後來，民國元年，文君打日本回來，做了湖北省的議員，他們也還很好。到了民國二年，袁世凱和江西、湖南打仗，文君因為我的哥哥在北京，親身把我們一家送到這裏；後來湖北督軍說他是革命黨，要拿辦他，他也就住在上海。我的姐姐在女學校讀書，常常到他那兒去；他也常常到這裏來。』

『不料昨天姐姐於上午出去，一直到晚上不見回來，夜裏這位文先生忽然來了，拿着手鎗，對着我的外甥「通通」兩鎗打了，他並不

跑，從從容容地說，「人是我文某打的，我住在求仁里十三號，決不逃走。」說罷，大大方方地走了。我們這時嚇得頭也不敢露，等他走了半天，才把房門慢慢地開開，看見包嗣拯倒在地下，臉白的好像白紙一樣，地上的血好像大紅氈條一樣！回頭看看桌子上放着一張字紙，望是我哥哥寫給包嗣拯的，然而筆跡又不像……」

我說：「那信上寫的什麼？」他於是就從荷包裏拿了一張紙出來，伸開說道：「唉！你看！」他並念道：

嗣拯賢甥：

文君近有黨人嫌疑，將來禍福，難以預卜。爾姨母梅芬幽閑貞靜，何患不得佳耦？若仍以匹文君，設文君有不測之禍，則何以對先大夫於地下！

因在京中另行物色一位讀書少年，此君身爲世胄，系出名門；梅芬得此，當享百年，既富且貴，舉案齊眉之福。

所慮者梅芬生性貞靜，驟然聞此，或不諒我苦心。特此告爾，爾可權謂予在京患病，意欲梅芬前來一視；梅芬天性篤厚，必定星夜前來。到京以後，當易爲計。此事關係至大，爾其相機行事，幸勿洩漏，盼切盼切。

舅氏仲毅手泐。六月二十日。

這封信看了，有一個人慌慌張張地來喊道：「少爺！你到那裏去了！少爺已經死——死了！」

先生！現在你對於此事該可以知其大略了罷？昨天某君已從北京回來，曉得這事絕不能發表，而他的妹妹又已經和文君自行結婚。不得已把他們兩個請回來認錯，陪罪，前事不提，仍爲好親戚如初。這真是「賠了夫

人又折兵」咧！勿此，敬頌
教祉。

黃覺生。五，六，三〇。

(三四) 再給黃覺生君的信

覺生我友：

我常常說讀書多，會做文章的人，不盡靠得住，今天接看你的覆信，才曉得我這話不幸而中！

爲什麼我說會做文章的人，不盡靠得住呢？我所說的這會做文章的人，是指已往或現在的中國人而言。因爲我們中國人做文章大半專要形式好看，聲調好聽，換句話說，就是要平仄諧調，字句工整，至於意義之真實

與否，觀察之真確與否，性靈之篤厚與否，精神之美好與否，他們是狠不注意的。他們以爲只要彫琢字句，用幾個古典，對得工整，便可以欺世盜名，便可做得他們交接權貴的媒介。他們的心理，於研究文學之始，已經不光明，不純潔了；一旦利害當前，怎樣可以靠得住呢？

鄭板橋說得好：「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走錯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

不過像王君這樣人身爲中國知名之士，學術文章，章（太炎）劉（申叔）而外，可謂首屈一指的人，至不惜蔑棄信義，以骨肉之親，做他的交納權貴的奇貨，實在太無廉恥！幸而有此一擊，不然，他的陰謀怎樣敗露？某女士怎樣保持他的神聖戀愛的自由？

至于某女士之大膽有爲，實可爲解放聲中一個好模範！某君能冒大

險以擁護他們的自由，也是不可多得！而王某犧牲了外甥，妹妹也走開了，真是如你所說的「賠了夫人又折兵」了！可笑！可恨！此復。順候道祉。

兄道履。五，七，一日。

(三五) 雷啓明給朱鳳翥的信

鳳翥先生：

你們安徽到是怎麼一回事？你加入的運動，當然我是相信無疑的；但是這幾天接着安慶寄來的許多印刷品，都是反對你們的舉動的，尤以安徽公民朱啓新等的安徽學潮之大黑幕一文爲最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眞教人摸不着頭腦！」

鳳翥先生！現在社會異常黑暗，我看，你要小心點，不要那樣呆！或則，這是由於我的膽小，但是我們犧牲的，要值得，糊裏糊塗地把命送掉，實在可惜！

你我都是少年，一股血氣，只要聽見人家說了幾句「慷慨激昂」的話，便「義憤填膺」，「摩拳擦掌」起來，往往上了人的當，自己還不曉得。譬如姜高琦君好好的一個有志的青年，白白地送了命，豈不冤枉！

而且軍人，自古以來，是不講理的，古語說得好，「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原來他們有槍，我們無槍，你偏要和他們講理，豈不是「拿雞蛋碰石頭」嗎？只好忍口氣罷！

議員的爛污，到處皆然，不是貴省特比別省的壞些，這不過是現代代議制度破產的一個普遍的表證，我們要從根本上着想。

教育經費，固然要緊，然而犧牲學生的性命去爭，未免良心上過不過去。你看我說的話，對不對呢？總而言之，要請你小心些，不要那樣呆！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很記望着你，你一定曉得的。務請即時詳細告我。呀！烏壓壓的黑雲起來了！天氣悶熱的很呀！我不能寫了！再談罷。祝你的健康！

弟啓明。一〇，七，二三，于上海。

(三六) 朱鳳翥復雷啓明的信

啓明先生：

我接了你的信，讀了好幾遍，真是「語長心重」，一片赤心爲朋友的真誠，實在可感！但是你那懷疑滿腹的神情，也都躍躍紙上。這却不能怪你：

你於做省的情形，不大清楚，因此，人家說的話，你便分不出真假來了。我正好趁此機會，把那篇安徽學潮之大黑幕的文章，逐條指駁出來，給你看看，並教各省曉得此次做省學潮真確的內容；那末，你這一封信的功勞，可就不在小處了！

這篇安徽學潮之大黑幕的文字，下邊署名「安徽公民朱啓新等二百七十四人公啓。」朱啓新是誰，大家不曉得；其餘的二百七十三人是誰，大家更不曉得。這也不過現在一班人打快郵代電的故技，等諸匿名揭帖罷了！上邊說的一番話，荒謬絕倫，簡直就是一篇倪道煇，馬聯甲，劉碩，趙繼椿等的辯護書。一望而知這篇文章，外面雖然是專門攻擊聶省長，骨子裏便是句句替倪，馬，劉，趙，等狡賴，處處誣我們教育界人被利用，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其罪實浮于倪，馬，啓明先生，你看對不對呢？

第一條說：「他——某當道——斷送學生生命。」又說：「況且這位姓姜的學生，尤其死得冤枉！因為他平時只知在校用功，從不干預外事。這回他在寢室裏，是生生的被校長逼着出來的。」又說：「這一回去圍議會，也是奉了某當道鈞命。」列位安徽教育界雖然腐敗，智識雖然幼稚，然而自信還在一班官僚之上，某當道何物，他配命令我們！姜君高琦平時實在非常用功；惟其如此，才能有這種「赴義恐後」、「蹈死無悔」的精神。若平時不用功，好大言，尚浮夸，那不過是一個油滑浪蕩的少年，大難當頭，早已一溜煙地跑了。況且姜君本是一個學生，學生去爭教育經費，怎樣能說他是「干預外事」？他的校長是李德膏先生，當他被倪馬的軍人慘殺的那一天，李校長還在北京公幹，事後得着消息，才倉皇奔回。這種彰彰在人耳目的事實，也能信口胡謔嗎？至於教育界要求增加十年度教育費的預算，一

來是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二來是安徽地方收入，每年都有剩餘，絕非入不敷出，有案可稽，爲什麼不應該拿來振興地方教育呢？原文說：「前幾年最少的時候，只得二十八萬，現在已經加到九十萬，官廳裏把那加過的經費，尙且推三阻四地，到底不拿出來。」這是因爲數年以來，安徽財政主管官吏，都是武人的廝養，只知道把小百姓的錢孝敬督軍去養兵自衛，因此把財政的系統弄紊亂了，並不是地方收入不夠，這倒是怪誰呢？現在教育界起來向政府質問，要求國家稅地方稅劃分，追索歷年以來地方收入的剩餘金，一面要求增加教育經費，這不是極正當的事嗎？啓明先生，你看對不對呢？

第二條說：「議會爲共和立憲國基本。議員不好，難道議會這個機關也不好麼？」指某當道——指使學生去圍議會，你不是與議員爲難，你簡

直是與議會爲難。議會尊嚴，就是一個名義，你把名義弄穿了，後來還要這議會不要這議會呢？」學生向議會請願，本係人民正當權利，幾十個年輕的孩子，竟然拿着「圍議會」的罪名加在他們身上，就是把酷吏傳中的張湯，鄧都請來做法官，恐怕也不能下這種判詞。至於「議會尊嚴」，馬他們說！議會與議員，本有機關和人的區別。以人而論，這一百零八個議員，那一個的人格沒被倪家強姦過？已經「點污了小姐清白」，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那裏還有什麼尊嚴？當議會未閉會時，他們都紛紛地去賀「倪氏——嗣冲——生祠」落成，「數典忘祖」，「謂他人父」，更那裏還有什麼尊嚴？議會自是尊嚴之地，自應尊重，然而這一般不爭氣的殺才議員，竟拿着神聖莊嚴的地方，供他們去獻媚武人，歡迎軍閥餘孽，代表民意的機關，變成了「接官廳」，「八大胡同」，議會的「尊嚴」，到是誰喪失

的「蒙馬虎皮」馬固不值錢，虎皮也沒却了威風。我們就是要議會，也決不要這倒楣的，破產的，「覆水難收」的議員！啓明先生，你看對不對呢？

第三條說：「毆辱法官」又說：「既要仰承某當道意旨，又要曲全學生的面子，硬把趙議長交保，衛隊管押，已經不成話說……」議長趙繼椿，議員劉碩，是姜案的教唆犯；馬聯甲，倪道煇是執行犯。若果法官處處能「守法」，「尊重」司法精神，當此人證具在，應該立即逮捕趙，倪，馬等依法懲辦，何以地檢長劉以第天天向馬聯甲那裏請示，而劉碩屢經受傷人呈請逮捕，劉以第一面口頭擔任負責，一面縱令潛逃？所謂「守法」者在安在所謂「司法精神」又安在省，燕兩處教職員學生代表因爲法庭延宕，親到地檢廳催促，適逢其會，在警務處門前遇着劉以第，大家向前申明來意，請他回廳談話，他反將他們向警務處裏帶；一面指揮警士，將他們扭

入幸警士深明事理，一齊向前攔住門口，不准進入，說道：「這是你們法庭和教育界的交涉，不與我們相干。」這時劉以蕸隨身的法警，已經鳴笛把司法警察都召集來了；也有拿着鍊子的；也有拿着手拷的，齊擁而上，施行逮捕。大家因此才相將到了省長公署，請求省長保證，當由省長派嚴秘書偕同盧紳仲、農檢驗劉以蕸衣服，身體並無毆辱傷害等情，並有警務處長程炎勳、教育廳長張繼煦在座。這時前學生聯合總會會長方樂周業經回英山故里十幾天了，而劉以蕸竟借此事出票傳提盧仲農、方樂周等，並江志田、汪雲卿兩名不知誰何之人，加以私擅逮捕之罪！他爲什麼要傳提方樂周呢？因爲方君平素不畏強禦，專與劣紳污吏爲難，他遂想藉此誣陷以洩夙憤。「司法精神」究竟是誰喪失的？究竟喪失在誰手裏？啓明先生，你想想！

第四條說：「那一日，那一時不好請願，不遲不早恰恰的這個時候，就有許多學生不約而同的，去到議會，且手裏不拿着請願書，反拿着許多繩子棍子……人人都可以反對倪倪的，某當道不能反對倪倪的，因為他這個省長，是姓倪的一手叫他做的。」這一節要分三層辨明。第一層，他的意思以為不該在這個時候請願，殊不知，議會開會日期，只有一兩天，便要閉會了，而一班議員又因為他那衣食父母倪嗣冲的生祠落成典禮，舉行為在，已經紛紛到蚌埠去了。當日他們在議會歡迎倪道，次日又有大批議員要到蚌埠，那麼一來，議會便要因不足法定人數，無形停閉，教育預算案，也就輕輕地無形打銷。事前各校員生曾經分赴各議員寓所一再挽留無效，于是那天學生才有到議會請願的舉動，不是「不早不遲，」無緣無故地，偏要在那個時候去請願的。至於這種重大的議案，當然要在常會期

內依法議決，一旦閉會，便要擱置，「那一日，那一時」這幾個字，未免太含糊了。——這是第一層要辨明的。第二層，他硬說學生「拿着許多繩子棍子，」意在坐學生以行凶之罪，好爲倪馬趙劉諸凶解脫他那喉使軍隊衛隊殺人的罪案，設辭可算得真正狡猾，但我要問：「何以所謂議員，所謂幫辦，所謂倪四爺以及那些兵士，一個都沒有受傷，而死傷狼籍，血肉橫飛的，都是學生？」何以所謂議員，幫辦，倪四爺以及那些兵士都沒有這位做安徽學潮之大黑幕文章的聰明，不把學生所拿的繩子，棍子，奪下送到檢廳做證據——這是第二層要辨明的。第三層呢？他以某當道的省長是「姓倪一手叫他做的，便不應該反對姓倪的，反過來說，便應該夥着倪道煇，馬聯甲去殺人，簡直是把國家名器，看做一姓的私產；而做者的心理，也就如見肺肝了！某當道是否有這種公而忘私，不畏強禦的美德，勇氣去反對姓倪

的，我們不敢相信；不過他這番話，完全是替倪家叔姪，馬聯甲以及那班倪家廝養的議員做「護身符」，「一望而知」——這是第三層要辨明的。啓明先生，你看對不對呢？

第五條的說話更閃爍，意在狡辯學生不是軍隊打的，是省公署衛隊打的。殊不知，學生被打的時候，某當道還在他自己的署內，議會裏那裏到能跑出他的衛隊來？沒有他的衛隊，又怎樣有這長的手，這長的刺刀來打殺學生呢？倪道煇，馬聯甲正在那裏遣兵調將，適逢其會，省立各校校長，到議會去營救受傷的學生，一眼瞅着了一中學生周肇基血流被體，還被軍隊拘禁在傳達室裏。這時省長也來了，大家便向他嚴重質問。馬聯甲於是大肆咆哮，猛向前扭着法專校長光明甫先生，他的衛隊如狼似虎地，一齊擁上來，把光先生飽打一頓。他又命將光先生綁起來，鎗斃，幸而有少數

良心還沒喪盡的議員，苦苦哀求，才把他救下。馬聯甲還在那裏拍着胸膛，大聲嚷道：『我馬聯甲是不怕的，有事都找我好了！』而作者却輕輕地一筆撇過道：『他——某當道——拿着現成的警察不用，却轉而當面去請馬聯甲要他到城外去調軍隊……硬把軍隊調來。』意在言外，不是馬聯甲要調兵的，就是軍隊殺人，也不能怪馬聯甲。我到要問一問：『馬聯甲身爲高級軍官，不是三歲兩歲的孩子，難道不曉得國家軍隊是做什麼用的？學生徒手請願，也要遣兵調將，如臨大敵麼？某當道要利用他，他當真是個傻子，就甘心情願給他利用麼？』硬把軍隊請出來，『馬聯甲就這樣地好說麼？』他當時打殺學生，下的是『衝鋒』、『快放』的命令，幸而史旅長明白一點，對兵士說：『軍隊是我帶的，此後你們不得着我的命令，不准妄動。』不然，這些可憐的小學生，還不曉得要送掉多少性命咧！事後他又擅自宣

布戒，斷絕交通，心目中那裏還有國法，那裏還有人民？那時候的安慶，簡直的暗無天日呀！

第六條所說的，外面是挑撥民黨和某當道的惡感，其實是想借着「民黨」兩個字，把一班反對倪馬的清流，一網打盡。可惜作者心腸還嫌慈悲了一點，爲什麼不把這個「民」字換上「過激」兩個字，就像馬聯甲電許彞省長那樣措詞，反倒直截痛快！本條無甚辨駁價值，算了罷。

第七條所說的，意在挑撥京、津、滬、寧、蘇諸同鄉和省中各團體的惡感。因爲馬聯甲，倪道烜等此次行凶，不但全省教育界大動公憤，就是各界也都起了「兔死狐悲」的同情，同聲致討；不但全省人士同聲致討，就是旅外同鄉如周玉山，李仲軒，袁杏南，龔仙舟，許俊人，江宇澄諸先生，也都悲憤填膺，仗義執言，至於京、滬、寧等處的旅居皖人，稍微有點智識的，更是激烈

的不得了。中國社會的劣根性，向來怕大紳士。小百姓說一百句話，他不睬；大紳士說一句話，他便着慌——打政府一直到一般人民都是這樣。倪馬趙劉諸凶，看見這些大老，出來說話，實在有幾分打饑荒，然又不敢同他們做對，只得用「旁敲側擊」的法門，藉着某當道「同業相妬」的揣測之辭，來作離間之計。啓明先生，你看對不對呢？

第八條所說的，意在拿着「學生聯合會對於立法界，司法界，軍界暨與宴之來賓——此處想必指倪道煇——無不攻擊備至，獨獨地把個身負全責之長官，不但不加批評，且恭維的無所不至」的一番莫須有的話，來證明教育界是被某當道利用，指使。不知某當道庸懦誤事，「事前既依違模稜于軍閥豪強之間，不能毅然拒絕倪馬之干政，以弭禍患于未形；事後又復徘徊瞻顧于是非利害之途，不能監督司法，依法懲凶，以俯順夫輿情」

加之北京政府電令軍民兩長查辦，他們又不敢據實入告，致令沈寃莫雪，省中各公團及各縣教育會，各省立學校代表除掉屢次文電或口頭嚴重質問外，不知打了多少電報給北京政府，申訴他和張督軍徇情溺職的情形，奈作者「充耳不聞，」「瞑目不見，」何因為他要坐我們被人利用的罪名，又要替倪馬開脫，便輕輕的一筆把事實全行抹煞，恐怕天下人不盡如他所想的那樣腦筋簡單，愚蠢可欺罷！啓明先生，你看對不對呢？

而且他們既叫做「公民，」就應該明白：我們人民是與軍閥，官僚不兩立的——立於對待的地位的，——我們安徽三千萬人是和姓倪的與馬聯甲是不兩立的。反過來說：他們既自命爲公民，便不應該犧牲自己的人格，來替倪馬等出這種死力。罵某當道是假的；淆亂社會的觀聽，離間聲討倪馬的團體是真的。俗話說得好，「站在左邊幫右襯，」「財主門前孝子多，」

這一篇安徽學潮之大黑幕的字裏行間，那一處不含着「金銀氣，」「酒肉臭！」啓明先生，你看對不對呢？

唉！雞叫了！

東方發白了！

偷雞摸狗，趁火打劫的朋友，可以休了！

要請他們睜開眼睛看一看，那血一般的，朱殷殷的，蒼蒼涼涼的是什麼東西！人是鬼是披毛帶角的，在他的光明之下，都閃躲不掉，一個一個的要還他的本來面目。

人人有此好身手，前途坦平，朝作夜息，飽此臭皮囊，絕對不難，又何必低首下心，怏怏覩覩，拿着喪棒，披着麻衣，去哭他那不發生關係的祖宗！這些人也是太愚了！啓明先生，你看對不對呢？

看了上邊的駁論，你該可以釋然了罷？不過來信上面還有幾處要商榷的：

(1) 你勸我「不要那樣呆」，又勸我「糊裏糊塗把命送掉，實在可惜」，不曉得我們爲着教育經費去和軍閥官僚議員抗爭，若不幸而犧牲流血，怎樣說是「糊裏糊塗」呢？我們這樣做，也許是「呆」，但是世界的歷史，上許多的紀念，都是「呆子」遺留給我們的！古今來的聖賢仙佛，英雄豪傑，都是呆子！我們這樣做，也許是「呆」，那我就要斯文一句：「笑之則以爲喜」了。

(2) 「現代代議制度破產」，誠然誠然，「議員爛污，到處皆然」，你又承認的，「要從根本上着想」，更是偉論。但我請問「根本」在什麼地方？究竟怎樣着想想了，又怎樣辦法？我們不先把代議制度破產的真象宣

布出來，一方面從事于改造的運動，此外還有什麼「特別」的法子？

(3)姜君高琦的犧牲，是他自動精神和高尙人格的表現，你說：「犧牲學生的性命去爭，」這被動的「犧牲」兩個字，未免太侮辱了姜君在天之靈！

(4)我們和軍人講理，實在是「拿雞蛋碰石頭，」但是要曉得法國的大革命，美國十三州的獨立，都是「赤手空拳，」「揭竿而起」的小百姓的血肉造成的。到了那時，小百姓的血會叫，肉會飛，一齊會顯起靈來，法皇的火槍手，英國的大兵艦，都是沒用的了！

啓明先生！以爲如何呀？蚊子咬得利害，天已不早了，手麻頭昏，疲倦極了，就此擱筆，再談罷，祝

你的健康。

弟鳳翥。一〇，七，二八，于安慶。

(三七)

高語罕給陳待秋，郝耕仁，劉希平，李宗

鄴，武可權諸君的信(一)

待秋，耕仁，希平，宗鄴，可權諸位先生：

我離開上海已經三日了。臨行的時候，省中友人連來兩電，促我速歸，因爲拒李的反動，很有一些不安的現象，意思教我回去，共此艱辛。我本義無可辭，但是何以又決然到廣東去呢？這也有幾個原因：

(一) 船票已經買了。

(二) 此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廣州開會，關係全國教育問題，固然重要，就是其他重要問題，與教育有密切關係的，也可藉此機會，與各方交換意見。

(三)現在我們老百姓處於南北軍閥威力之下，究竟那一方比較的好，那一方十分的壞？那一方禍國殃民，那一方差近于民主的精神？我們全國的教育界——國民的智識指導者——不能沒有一種明確公平的觀察，以告青年。北方政府的德政，我們久已『拜受大賜』了；南方政府的措施的真象，還沒有領教過，正好藉此去考察考察，用客觀的眼光，冷靜的頭腦，把所見所聞的如政治，社會，教育，市政，風俗習慣，勞工生活，勞工運動，勞工教育等等，老老實實地寫成一小冊子，名叫廣州紀遊，裏面並附錄參觀廈門大學記，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會議紀略，盡我的力量，在這個極短的時間裏，把南方的真象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使國人都用其是非之心，把南北兩方的賢愚優劣，善惡邪正，從新估定一下；並

拿出我們主人的資格來，裁判他們，免得他們終年在那兒拿着我們老百姓的生命財產開味！那末，我們安徽教育會此次或不

致白花了幾百塊錢！

諸位先生以爲何如？

省蕪兩方爲各方面注目之地，一般青年，若沒有熱心清醒之士，竭盡心力爲之指導，恐怕要吃那些政界，教育界拆白黨的虧。我雖離了蕪湖，此心却是未嘗一刻離開蕪湖，諸位小心了！

我們的船現正在大海中向香港進發，濤聲洶湧。夜深了，月亮出來了，極目碧空，海天一色！同伴的都呼呼地睡得好熟！對着這白茫茫的大海，明晶晶的月色，空中的野鶴，展開他那一去萬里的翅膀，自鳴得意地「撲地」一聲打船邊飛去，我呆了，我心中只剩下無限的悲哀！不寫了罷，敬祝

健康。

弟語罕。一〇，廿三夜，十一時，于閩海中蘇州號內。

(三八)

高語罕給郝耕仁，劉希平，盧伯蓀，王肖

山，武可權，陳待秋，李宗鄴諸君信(二)

耕仁，希平，伯蓀，肖山，可權，待秋，宗鄴諸先生：

我到廣州已經三天了。教育會聯合會今天才開會，不過形式而已，沒有什麼可記。但是我今天在這很寬敞，很樸潔，很靜雅的會場上，聽見各方面^的言論，看見那窗外葱鬱青蒼的樹木，生氣勃勃的繁花，回想我們北方現在草木零落，霜露侵人那樣肅殺的氣象，不禁起了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至於在這未到各處參觀調查以前，對於廣州政府的內容和市政，教

育，經濟以及社會各種狀況，不敢妄加批評，然即以我淺陋的眼光所見，已有許多和內地不同的地方：

(一)馬路非常之寬，新的建築非常之宏敞。聽說開築馬路的計畫分三期：第一期將告完事，長約四萬英尺；還有第二第三期，也將以次興工。絕不像我們蕪湖那種非驢非馬的馬路，且永遠只是一條，沒有擴充改良和永久的具體的計畫。

(二)滿街真是「肩摩轂擊」，大家好像都是忙煞似的，沒有什麼閒人，並沒看見多少乞丐。不像我們安慶、蕪湖、蚌埠甚至上海那樣繁盛的市街，時時有「叫化子」做點綴品。

(三)男女青年的體魄都非常壯健，精神又非常活潑，「他們的「精武式」的拳術練得很好，」有人說，「所以輕捷饒勇，駕

於他省青年。』小學生更是精神百倍，處處表現他那勇往直前，活潑潑地的樣子！

(四)男女學生都穿制服，間或有少數學生穿便服的，也都質樸無文，不像長江一帶的學生，十有八九都是五顏六色，光怪陸離的裝飾！

(五)處處皆看見工人的組織，沒有那一種工人沒有會報。天天看見，不是這裏工人要求增加工資，便是那兒工人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再不然，就是要求待遇改善。聽說工人團體共有一百三十多個，工人共計三十多萬，其中有兩大派：一派是工人合助社，一派是廣東總工會。假使我們安徽人看見了，定要說「此風不可長」，然而我覺得這才是中國前途的「一線光明」咧！

他們今天派代表來，說是要開會歡迎我們，唉！真快活！
要到會了，再談罷。敬祝

健康。

弟語罕。一〇，廿七，下午一時半，于廣州大東酒店。

(三九) 給沈劍三先生的信

劍三先生：

現在我有一件事，要報告你，要求你援助。什麼事呢？說起來很令人痛心！然而或者也是你做悲劇的好材料！我有一位新相識的同鄉女朋友，王素蘭。他是一個 Widow，年紀不過二十五六歲，家世本是貴族；只因出嫁

之後，兩家門第中衰，丈夫又不幸短命而死。這時他才不過二十歲！於是他的這一生的悲劇第一幕開始了！

他丈夫死的時候，他手中還積蓄了一萬幾千金。他那母家的親屬，和他夫家的親屬，都想來敲詐他，來欺騙他。但是他自幼很讀了一些書，文學也很好，民國以後，他也看了多少新思想的出版物，雖是他們想了多少法子，要逼他承認他們的兒子承繼，要逼他守節，他說：「我是一個人，我有我的主權。我的丈夫死了，我要守節，我便守節；我要不守節，便不守節，別人不能過問。」此時這個女士心中，一種悲慘淒楚的況味，幾乎造成自殺的事實。然而他很堅決，不願自戕。意思想物色一個相當的人物，托以終身。于是他的悲劇的第二幕開始了！

我們同鄉有一位少年，是一個陸軍學生，姓胡，名叫達夫。辛亥年淮上

起義，他也乘機做了營長；人也很漂亮，文字也還通順，一張嘴也很會說，態度也很像那厚貌深情的樣子。所以許多的人都很相信他。不曉得他和這位可憐可敬的 Widow 怎樣相熟的！他們相熟之後，這位 Widow 便傾心相與，沒有一年，他們便成了夫婦。他們結婚的時候，這位 Widow 是相信他是沒有結過婚的。達夫便利用素蘭的財產，在外邊租了一座很大的房子，起居日用，異常豐裕。素蘭是一個情感最富的女子，且是一個「愛」的奴隸。他既把他的生命都交付了達夫，自然他的財產的大部分，也就隨他處分了。於是達夫的弟弟達南到日本來，求學用他的錢；他的哥哥出喪，也用他的錢；加上民國二年達夫亡命上海，素蘭和他一陣，沒有兩年，素蘭的積蓄，耗去十分之七；他們的不自然的，罪惡的，藝術品也在此時成功，而素蘭的第三幕悲劇開始了。

當這個時候，袁世凱追捕黨人甚急，上海一地，偵探密布，無論有價值沒價值的，真正的，非真正的黨人，得拿便拿去請賞。達夫也倉皇地和素蘭商議避禍的方法。素蘭說：『你到什麼地方去，我們也隨你到什麼地方去。』達夫看他的資財已快用盡，不想同他久居，說道：『我想到日本暫避，因為現在袁世凱懸賞拿我，事情很急，你們可在上海暫住，一俟風聲稍息，我便回來。』素蘭含淚道：『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達夫因為還要他資助，不便過于灰他的心，說道：『好好！不過請你把你的那筆款子給我一些去製備製備行裝。』素蘭說：『我們母子的命都是你的，這筆款子算得什麼？』……！達夫後來把錢弄到手裏，便一去無蹤；到了日本，連片紙隻字，也不給素蘭。素蘭帶着他那可愛的兒子，守着孤寂，日日盼望達夫的消息。心中只疑惑他是過了險，所以鎖日價眼淚洒面，四處探聽，一天從一個新

從日本回國的同鄉那裏，才曉得達夫早已到了日本！

素蘭聽見了這個消息，心中倒反悲酸起來，心中想道，怎樣便放心把我母子兩個丟在上海！回到寓所，少不得又哭了幾場。此時素蘭心中，已把生的念頭打斷；以爲不如躍入江流，葬身碧海，人世苦惱，便可解脫，業障如此，生又何樂？忽然看看他那嬌癡可愛，仰着臉兒望着他的嬰兒，他那求生的念頭又動。於是千回百轉，終隨着友人到了東京。

達夫聽說他來了，心中雖然不願意，却是還有見面之情，勉強地收容他。那曉得他的兄弟達南，自從得了達夫的接濟，來到日本，就吹他的哥兒怎樣有學問，怎樣有道德，怎樣有錢；一見素蘭來了，便非常討嫌他。一來是怕素蘭道破他們的底細；二來是怕外人齒笑他的哥兒私娶寡婦，于是他就慫恿達夫教素蘭回國；素蘭因達夫在此，不願隻身再冒長途危險。他又

慫恿達夫親身送他回國。達夫始而不願，既而他們的那可愛的兒子，不知怎樣忽然得病死，於是素蘭萬念皆空，一身如寄，決計投入洋波，以了此生；達夫恐怕死在日本，同鄉必有煩言，便假意的勸慰他，同他回到上海。素蘭此時已經曉得達夫的爲人，而達夫一到上海，便一溜烟地又跑到日本來了！

這位無依無靠的婦女，幸而他自己還留着六七千金在別的地方，因爲他和達夫結婚之後，看見達夫那樣揮霍，恐怕將來囊空金盡，他的子女沒法教養，所以把他的財產，留起一部分，不曾告訴達夫，達夫看他的錢已經完了，遂不惜「棄之如遺。」素蘭也「嗒然若喪。」由上海乘滬寧車，轉津浦車回家，削髮爲尼，遁入空門。遂用他的餘資買了二百畝田，又把他修道的彌陀菴從新修理，又在菴之西院蓋了兩間禪房，叫做「妙淨山房。」

民國五年袁世凱失敗以後，黨人紛紛回國，胡達夫到家去了，曉得素蘭貲財未盡，深悔從前孟浪，於是又用他的故技，誘惑素蘭。那曉素蘭業根未淨，塵心又萌，蓄髮還俗，復和達夫同居。如是者不二年，他的田產，又變賣略盡。達夫此時又借故他去，置素蘭于不顧！素蘭還不曉得，以為他真是出門措資，後來聽說他又到了日本，素蘭因為孑然一身，不便獨居，而懷中又已有娠，不得已又輾轉到了日本。達夫的態度很冷淡，說：『你又來做什麼！』素蘭聽見他這句話，好像半天打個霹靂似的，神經一震，暈倒在地！後來同鄉田其慎一輩人大為不平，相率質問他，他才待遇稍寬。達南從千葉得到素蘭復來的消息，氣洶洶地跑到東京，埋怨他哥哥，說是應該和他糾纏。達夫想送他回去，他說：『我的孽障還未了，假使途中生產，怎樣了局？』達夫無辭以答，只好從緩。達南大不謂然。適逢暑假到了，達南來和他們同住。遂

對素蘭厲聲說道：「要在這兒，便不能享福，就要替我們做生活。于是把所用的下女辭掉，叫素蘭替他們燒鍋，煮飯，洗衣服，打掃房間。你想此時素蘭懷娠已經九月，怎樣能做這些繁重的勞役，然而他依然忍泣吞聲向前挨，抽着空兒到我們同鄉這兒談談。前兩個月的時候，我們見他好些天不到這兒來，大家不放心，就借故到胡達夫那裏去看看。看見素蘭抱着一個嬰孩坐在竈旁一條被褥子上，面白如紙，精神頹敗。那個嬰兒，却是天使一般的可愛。上樓看見他們弟兄兩個在那兒談得正高興，于是老大忙着下樓泡茶，老二忙着把他們的新蒲團擺開讓我們坐。只聽得樓下說：「叫你帶着孩子上樓去，你怎麼不去呢？」聲音很大，好像要使我们知道的样子。我們明白了素蘭不到這兒來的情形，隨便談了幾句，便辭行走了。過了月把一天，素蘭忽然抱着他的小天使來了，見了我們，便跪在地下求救。大家請

他坐下之後，問他什麼緣故；他說：「他們弟兄兩個天天商議處置我的法子。昨天夜深的時候，他們在樓上唧唧地談心；忽然聽見達南大聲道：『你不敢……我來……』又說『不然，我送他……』我當時忽然驚醒，淌了一身冷汗。先生們！若果他們要送我回去，或是在此對我有什麼舉動，我一命死有餘辜！』手指着懷中那個小天使道：『可憐……』大家聽見這句話，不覺得都簌簌地掉下淚來，同聲答道：『素蘭先生，不必如此。大家自有辦法，決定擔保先生母子的生命上的安寧！看他有如何舉動，再作道理。不過先生時時留意罷了！』自此以後，他們弟兄兩個對待素蘭的態度，反和緩了；我知道其中必有陰謀，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果然沒有幾天，達南來了，裝得忙煞似的。我問他道：『你怎樣這樣忙？』他說：『家嫂明天要回去。』『誰個送他？』『我。』大家相顧失色。他見我們神情不對，也大

吃一驚。

我說：「現在道路很不平靜，海行也有許多困難。你送令嫂令姪回國，路上沒有危險麼？」伯剛在旁忍耐不住，站起身來，把脚一躁，指着達南罵道：「你這種狗男女，你們的陰謀詭計，難道我們不曉得麼？今天明白告訴你：你和你的哥哥，存心想謀害王素蘭先生母子已久，騙人的錢財，污人的清白，今天金盡囊空，反要殺之滅口！這種狼心狗肺的畜牲，應該碎尸萬段！今天我們認定王素蘭先生是我同鄉中一分子，是人類中的一個，他有危險，我們不能坐視不救！你若送他回國，必由同鄉公舉二位同你同行，到了上海，替素蘭先生母子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們才能放心。我還告訴你：現在他們母子有一點「風吹草動」，「山高水低」，我便要你兩個狗男女的命！」這一番話罵得胡達南狗血噴頭，垂頭喪氣，大家在旁也都稱快。

先生！我們想不到我們人類之中，竟然有這種禽獸不如的敗類！你看我這封信，起怎樣一種感想？請問現在這個悲劇還沒有完，看他將來怎樣閉幕，我再告訴你罷。願祝你的健康。

弟何維西。八，七，廿九。

(四十) 復何維西先生的信

維西先生：

我看完你的信，使我對於人生，發生了絕大的懷疑，就是：

- (1) 爲什麼這位 Widow 王素蘭先生要嫁這個有婦之夫？
- (2) 爲什麼胡達夫要騙王素蘭先生？

(3) 爲什麼胡達南又要謀害他的哥哥的愛人？
我們答案是：

一、中國社會的道德，完全是因襲的，奴隸的，重男輕女的；而寡婦再嫁，尤爲人所不齒。從這上面發生兩個結果：(1) 女子離了男子，不能獨立，有財產的更危險；(2) 婦女無社交的資格，寡婦更沒有社交的資格。假使他想再嫁，一定沒有機會，可以容他從容選擇。而薄倖兒遂得乘間行其欺騙，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二、胡達夫是個薄倖兒，像他這樣的人，社會上不知有多少。一來是婚姻不自由的結果；二來是社會性太壞，這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三、胡達南『忘恩負義』，依我看來，也是因爲(1) 怕他哥哥名

譽因此弄壞；(2)怕他到了東京宣洩他們的行狀；(3)「利盡交疏」，欺女子之無告，這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我們對於上邊所舉的社會問題，首先要解決『女子問題』。女子問題應解決的很多，我的愚見是：

(A) 先要使男女教育平等，增高女子的智識、技能、道德，使他們能辨別善惡，守正不屈，和自立的能力。

(B) 鼓吹女子經濟獨立。他們既有智識、技能、道德，在社會上的地位，當然可以增高；那時經濟便可以獨立了。

(C) 社交公開。人生是求快樂的，男女應當有互相輔助，互通情感的權利。

(D) 男女同學。男女同學是社交公開的第一步。現在已成我國

教育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有人說，事到是好事，不過有危險，爲什麼呢？因爲男女學生的智識太差，社會一般的程度又太低，所以不能遽然實行。我以爲不然：天下事本來沒有不困難的。我們既認定他是人類生活中所最要的，就不妨試驗試驗，若中途發生什麼阻礙，可以隨時設法避免或減少，斷不可因咽廢食。

以上幾樁都能辦到，像你這封信上所說的悲劇，或則可以日見減少，你以爲然麼？此復，順祝

你的健康。

弟沈劍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四一) 給馮冠南君的信

我的親愛的冠南先生：

前日所談之事，現在鬧得不得了！我此生的希望已經斷絕！

論起我舅父的恩義，我是要感激他的；論起他的境遇，我也應當憐惜他，原諒他。但叫我犧牲我的肉體可以，犧牲我的精神，犧牲我的戀愛自由，是絕對不能的。

我前月到了舅父家一直住了二十多天，承他的厚意，把我同親生的兒女一般看待。今年還要替我備辦學費，我當即婉言拒却，他老人家已經很是疑慮，很不快活了。前天我聽他的口吻，似乎今年冬季就要叫我的表妹芝英同我行結婚禮，我彷彿是囚徒聽見宣讀死刑的判決書一樣，於是中夜徬徨，不安枕席，尋不出一個兩全之法。忽然，星光開朗，良知覺醒，以為我與芝英本無半點愛情，徒以第三人的不自然的撮合，如何可以勉強從

事回頭想想舅父種種待我的好處，又覺難以爲情，心中兩個問題——從我舅父和我父母之意，和芝英結婚？還是從我自由的意志，拒絕婚約？——交戰了幾點鐘，到了末了，還是後一個問題戰勝了。於是雞鳴而起，燃起燭來，寫了一封長信，留別舅父，詳述我家貧苦情形，家父家母治家御衆又非常嚴厲，表妹芝英生長嬌慣，到了我家，萬不能任操作，不如請舅父另行替他選擇一個適當人家，不但芝英得所，揆之我平日感激圖報的心，也可稍安的一番話。信寫好了，把他放在舅父的片夾裏，早上吃過早飯，辭別了舅父，回家來了。那曉得我這封信竟幾乎送了幾條性命！

沒有兩天，我的叔父滿面汗流，張皇失措地跑了來，可巧一頭撞見了我，便問道：『你爸爸在家？』我告訴他不在家裏，他便大聲埋怨道：『你鬧這大亂子！怎樣了！』你丈人昨天看見你退婚的信，便拿了一把明晃晃的

刀跑到後邊要去殺你丈母和……和芝英，幸而遇見了你的叔丈人和我兩人眼明手快，硬把他的刀奪掉，不然，已經兩條人命沒了他發誓道：「那思源這個孩子，平素很好，他現在寫信退婚，一定是我家規矩不好，有什麼『帷薄不修』的風聲，這還了得！今天你兩個不死，就是我死！」我們大家苦勸了一夜，還沒有轉機。你的丈母和芝英摸不着頭腦，只是哭泣呼天！你可憐他們罷，過一回你和我一陣到張府上去，叫你丈人一聲，一天雲霧都散了！我說：「那不行！你們若逼得沒有路走，我也只好剃度爲僧，遁入空門；不然，便……」他看我態度堅決，沒精打彩地去了。我的父親也曉得了，母親也曉得了；這還不打緊。我的祖母今年八十多歲了，你是曉得的。今天二舅父和我的叔父一齊來了，跪着我，求我挽回；祖母也跪着我哭道：「我八十多歲眼巴巴地就是要見重孫子，你要做這個事，我也不活了，孩子，你

可憐可憐我八十多歲的人罷！於是我的母親他們都哭起來了，我也不知不覺簌簌地眼淚向下掉！我當時恨不得投身黃海，到落得乾淨！我的神志已經不能自主了，只知道大家拉拉扯扯，到了舅父家裏，彷彿一個人逼着我向我的舅父叫了一聲「丈人。」此後的事，我都不知道了。我又不知不覺地忽然躺在我的屋子裏，面床上睜開眼看見一些人站在我面前，問我好麼，我說：「我沒有病，好了，你們讓我養養神罷。」他們於是都出去了。我覺得身子很軟，精神很頹唐，勉強起來寫這封信給你。因為這一齣悲劇，只有和你可以談談，也稍微減少我一些鬱鬱的情懷。

冠南！你是福慧雙修的人！

我這一生算了！人生果真像這樣地無意義麼？舊社會，舊家庭的勢力大得利害，我提起他，毛骨悚然！像我在這無邊的苦海裏，還有超度的法門

麼幸以教我。

駢生。八，八，十二。

(四二) 復駢生先生的信

駢生先生：

我把你的信看了好幾遍，看過之後，發了半天的呆！實在替你想不出一個較善的解決法子。

想來想去，只有兩種辦法：

(A) 要求岳家把那位芝英小姐，送到學校裏讀書，他得了一點新智識之後，或者你們彼此可以發生一種愛情。

(B) 若上條要求辦不到，又礙於種種重要關係，不能退婚，只得

抱着獨身主義，終身不娶

我們現在雖是處在新潮流衝盪的時候，然對於舊社會的罪惡造成的一般男女，要抱着人道主義；他們着實冥頑可憐，我們只好能犧牲，便犧牲罷了。不過我們要做積極的犧牲，不要做消極的犧牲；換句話說，就是要以犧牲爲使他們得救的手段，不能徒以犧牲爲目的。

我對於你的問題，雖認爲是社會問題，然而我以爲別人不能代爲主張；還是自己想個解決法子，比較的好些。勿復，順祝

你的平安。

弟冠南。八，八，十五。

(四三) 給蔣羅雲先生的信

羅雲先生：

南京高等師範暑期學校開校之後，聽衆都不滿意，也有說他借此賺錢的，也有說他拿陶孟和和胡適之兩人的名字作幌子以廣招徠的。平心而論，他們也絕不是這種人。我們多少都是辦過事的人，——服務社會的人——當然遇事要設身處地，不能不負責任地亂責備人。我對於暑期學校分三方面觀察。

(A) 事務方面：

(1) 廚房、飯堂，及飯食都很清潔，晚餐的時候，並備有米粥，這是第一件滿意的事。

(2) 廁所清潔，這是第二件滿意的事。

(3) 理髮室、浴室，都還比較的適宜衛生，這是第三件滿意的事。

(4) 天氣太熱，宿舍人數太多，習慣好的人還可勉強；否則，房間裏面便是糞堆，這是第一件不滿意的。

(5) 飲料太污穢，吃的水沒有達到沸點的，這是第二件不滿意的。

(6) 附屬小學另外租給投考學生住，每人每日收費大洋五角，致許多的學員沒有宿舍，這是第三件不滿意的。

(B) 教務方面：

(1) 教員中除掉以我所曉得的張士一先生教授英文，劉伯明先生教授西洋哲學史，凌冰先生教授青年心理學，俞子夷先生教授小學組織法，差強人意外，其餘都平常的很，這是第一件不

滿意的事。

(2) 他們這些麵筋先生，都是跑到西洋大油鍋裏過了一下油回來的；我們吃著也有合口的，也有不合口的。然而他們個個都說是：『老店批發，貨真價實，』這是第二件不滿意的事。

(3) 胡適之教授所擔任的白話文法，聽衆有五六百人，占全數八分之六，陶履恭教授所擔任的社會問題，聽衆也不少，足見人心屬望之殷，而他們因北方戰事，道途阻滯，遲遲不南下，這是第三件不滿意的事。

(4) 一般教職員對於學員，每表示一種輕蔑態度，命令口吻，固有許多多是學員所自取，然教職員「夜郎自大」實十有八九，這是第四件不滿意的事。

(5) 所謂名人的講演，大半不饜人望，而天天聽見他們報「某生，某國某大學的某科博士，碩士，學士」的履歷，實在討厭，這是第五件不滿意的事。

(6) 國語科每班至二三百人之多，上課時全堂轟亂之聲，如入十字街口，語音莫辨，學於何有？這是第六件不滿意的事。

(7) 暑期學校日刊，原爲暑期學校全體學員而設，而不登載學員對於教員質疑困難的文字，侵犯學員言論自由，以圖掩蓋，這是第七件不滿意的事。

(8) 學問是公的，所以各大學皆有旁聽的例，我們於沒有課時，想去旁聽別的功課，概被拒絕，這是第八件不滿意的事。

(9) 像胡先驕一流的貨，簡直不通中國文學，他徧要大胆講文

學，還沒理由的反對國語文學，這是第九件不滿意的事。

(10) 教務員稽察學員「上課證」同警察一般，這是第十件不滿意的事。

(C) 學員方面：

學員方面，因人數太多，品類自然不齊，所以也有許多不滿意的事：

(1) 有些人不愛清潔，隨處吐痰。

(2) 有些人不愛秩序，任意搗亂，或於會場大聲言語，或咳嗽。

(3) 有些人貪小便宜，我和我的朋友們的小東小西，丟在教室

裏，轉眼便沒有了。

(4) 有些人是專來混學分的。

(5) 有些人不明瞭各科性質，瞎選的。

(6) 有些人程度太差，簡直是來「白相」的。

先生！你聽我批評了一大篇，一定要疑惑我是責備太苛。其實我並不是存着一個責備人的心，是因為「暑期學校」今年是破題兒第一遭，當然不能盡善盡美，我們把他的不滿意的和滿意的地方，合盤托出，使大家明白真象，也做辦第二期暑期學校的一個參考。這不是我們的責任嗎？

兩日以來，天氣很涼快，唉！秋天又來了！再談罷，祝

你的康寧。

弟魯賓孫。九，七，廿四。

(四四) 給韓伯陶先生的信

伯險先生：

南北軍閥還沒有火併的好；南方軍閥——熊克武，唐繼堯，——自己又火併起來，北方軍閥——曹段——也火併起來。現在曹段兩方，一方挾着安福軍的勢力，一方挾着直隸軍的勢力，一刀一槍，各不相下。論實質他們也是『魯衛之政』，沒有什麼好壞之分，只有比較程度之別。不過段祺瑞太倒行逆施罷了！

有人說：『只要把段祺瑞推倒，就好了！』這類的話，我在民國五年，洪憲皇帝倒的時候，也曾聽見人說。當時我便說道：『你我且莫歡喜，要曉得袁世凱不是偶然而生的，他是中國幾千年社會，歷史的產物。現在袁世凱雖去，而產生袁世凱的幾千年的歷史，和社會，沒有推翻，沒有改造，將來還有許多的袁世凱要出現咧！』果然不幸而言中，於是鬧了多少亂子，終造

出段祺瑞 Dictator 的資格，國家因此喪失了多少權利土地。現在段祺瑞又要倒了，我們依然且莫歡喜。因為段祺瑞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社會的產物，段雖要倒了，不見得就能把他鎗斃；就是把他鎗斃，曹錕，我們能保他不做段祺瑞第二麼？張作霖，我們能保他不做段祺瑞第二麼？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一個不易的辦法：我們眼光稍遠的人，只宜在社會的基礎上致力，在一般人民的知識上，習慣上，活動的能力上致力。不求速効，不驚虛名，眼前政象，只拿來供參考，不可投入漩渦中。從小處，近處，最平易處做起，從人不經意的地方做起。個人如是，團體也如是：三五年當有小効，十年定有大効。我們的目的可達，則他們一班為舊歷史，舊社會所產生的魔鬼，當可從根本上剷除。

不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大家同志贊同與否，還不可知，我却早已實

行了。所以我對於段曹戰爭的勝敗，無所容心；因為他們無論誰勝誰敗，皆和我們根本解決的問題上，不發生影響；換句話說，就是無論誰勝誰敗，皆不能發揮民治主義的精神，皆不能不帶着軍閥的色彩——我們還是要根本解決。

你以為何如？

今天看見上海報上說：「段祺瑞欲以手鎗自殺，經衛兵力阻得免。」段祺瑞若因窮兵黷武，禍國殃民，現在兵敗身辱，自知罪戾，一死自明，比段芝貴、丁士源那些貪生怕死，寡廉鮮恥的東西，還要好些！

魏了明。九，七，廿三。

(四五) 復魏了明先生的信

了明先生：

曹段交關，皖直開戰，直是意中事。我看中國將來像這樣的戰爭，不曉得還有多少次！要想減少這樣的戰爭，非照你所說的「只宜在社會的基礎上致力」不可。簡單明瞭地說：「我們只宜從事社會的運動，使我們那些沒有知識的做苦力的兄弟姊妹們有知識；使那些沒有活動能力的朋友，有活動能力。」至於曹段之爭，我們只可當做頑皮孩子打架，兩個強盜火併，絕不敢說他是政治的演進，你以為何如？

至於段氏之為人，以個人論，或則還不失為好人；若論其禍國之罪，實浮於袁世凱！「段之肉豈足食乎！」

總而言之，世界一日有軍閥，則世界一日不得有完全民治精神的實現；國家一日有軍閥，則國家一日不得有完全民治精神的實現。現在一些

從美國畢業回來的學生還在這裏提倡軍國主義，他們以爲要強國，必要強兵，實在可笑！但不知他們的主張同吳稚暉先生要做軍官的宗旨不同。

你在海上，多與海天相接，精神上必有一種靈異的快樂，羨煞！

弟伯陶。九，七，廿六。

(四六) 給桂韻聲女士的信

親愛的韻聲：

你在千里之外，還時時刻刻記望着我，又怕我精神身體上受痛苦，勸我「把心頭最放不下的事放下」，又勸我不要記望着你，不要因爲你使

我吃苦，我感激你的這種無上真摯的愛情。我也到了無上真摯的地位。我每逢煩惱憂鬱的時候，便把你的信拿將出來，暗暗地讀他幾遍，胸中便得了安慰，彷彿世尊如來舒金色臂撫摩我頂，給我無限靈光韻聲！我怎樣不五體投地地感激你？怎樣不傾吐我的肝胆來愛你！但是我們的愛和世俗所謂愛却大不相同，我的朋友某君前日做了一首愛的詩，最能形容得出我們的愛，我寫給你看看：

愛！

你是創造宇宙的唯一元素！

你是我們人類的主！

世界沒有真；有真，便是你！

世界沒有善；有善，便是你！

世界沒有美，有美，便是你！

※ ※ ※ ※ ※

愛！

我們多少兄弟姊妹，誤認了你的真面目：

他們只把你當做眼，耳，鼻，舌，身；

禁你在色，聲，香，味，觸；

他們的軀體內一包膿血，充滿了妬嫉，猜疑，陰險種種可怕的賊，
慢慢地把你埋沒！

※ ※ ※ ※ ※

但是——

愛！

他們到他那臨命的最後剎那，
終要與你接吻！

願你忘却了他們的從前種種，
安慰他們懺悔的靈魂！

愛！

我願常常依着你！

我的軀體精神都是你的，

你若叫我犧牲，

我便歡喜施與！

愛！

我願常常依着你！

我更願我最後的剎那，

受你的接引而去！

這首詩，是某君因為他和他的朋友的純潔的，高尚的愛情被魔鬼阻礙的時候，有感而作的。詩中一種仁愛的真誠，頗能把「愛」的精神傳出。韻聲！你我不是這樣麼？

不過你怕我吃苦，勸我把我愛你的心丟開，這實在不是你愛我的，高尚的真摯的意思。因為我們所以要愛的原因，就是為的我們精神生活的快樂。真正的快樂，是從真正痛苦中製造出來的；無上的快樂，是拿無上的痛苦換得來的。世界的人，有一分愛力，就有一分魔力；愛力是建設的，向心

力的，魔力是破壞的，離心力的。愛力能戰勝魔力，身體上或者有受痛苦的，然而他所傳麗的精神，却是得着無上「神祕」的快樂，所以世間男女每至殺身，殞命而不辭，就是拿着世間一切苦換得他靈魂最後剎那的快樂。若果我們兩人的愛，有被摧殘的時候，願以我的肉體作他的洗禮的犧牲，讓你我的靈魂常常得他的安慰，常常因他的接引而含笑，並做我們的靈魂最後含笑的保證。

我的心，便是那東海初出的日頭，蒼蒼涼涼！便是那風平浪靜，明月當空的波光，莽莽盪盪！要問我爲什麼要愛，爲什麼要愛你？我只說我要愛，我要愛你！我要神祕地愛你！

韻聲！你天天朝晚在那海邊吸收最新鮮，最充分的空氣，領略那自然的美，越發和我神祕的愛接近，並且加上多少發動的力量。我願祝你的無

上的，精神的快樂。我此間勾當已了，不久便可來同你共領海天風月。

駿風。七，四，五，於聽琴軒。

(四七) 復劉駿風先生的信

我的駿風：

我的這個稱呼，你該不覺我冒昧罷！其實並沒有別的意思，不過我們的愛——精神的愛——到了極點的時候，便不能不用這種語氣來表示『無差別相』的精神，所謂『行乎不得不行』也。

你的信來了，我便逐字逐句細細地讀了下去，讀到最後三段，我的神經大為震動，並且懊悔我不該寫那一封信給你，使你精神上又加上多少苦楚，思索了半天，越想心裏越難過！我的駿風！我現在也不曉怎樣安慰你

才好！前次因爲我風聞人家說你在家因爲我們的事情，受了父母，兄弟，親戚，交遊多少責備，幾乎『四面楚歌』，你想我聽見了這話怎樣能受呢！又有人說，你因此鬱鬱不樂，精神恍惚，形容憔悴，大有『悵悵無所之』之概，你想我聽見了這話，又怎樣能受呢！所以我寫了那封信給你！

人生不過是一種假相，我們父母所生之身，也不過如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又如大海之中流一浮漚，起滅無定。世俗之愛，絕不能離了這個若存若亡，起滅無定的一微塵，一浮漚的四大假合之身，你我的愛，絕不止此。我們的愛，不是軀殼的愛，不是父母所生之身的愛；換一句話說，就是『妙明真心』的愛，『不生滅心』的愛，『大圓鏡智』的愛，『不受輪回』的愛。世界無盡，我們的愛亦無盡；宇宙不滅，我們的愛亦不滅！某君的詩，於『仁』之本體，見得很清楚，但於佛氏『如實空，如實不空』

的道理，還未了悟，『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我們要努力做去。至於你的愛的願力，我是『傾心承受』的，但我說這話時，六根震動，『是誠何心？』若因軀殼糾纏，不能戰勝魔力，則當攜手海波，脫此塵類，遊精神於太虛，放靈魂於天國，我當含笑隨君於無盡期也。

此間海水清澈，夏日傍晚，海水浴後，臥沙地上，仰看海雲奇景，恍如『天上人間！』你若來，望你早來，我已把我的『聽濤山館』掃除乾淨，設榻以待。就此停止了，再談罷。我掬我的愛祝你的平安。

你的韻聲。七，四，十二，於聽濤山館。

(四八) 給胡子承先生的信

子承先生：

先生，你是本省教育界的前輩，同輩談教育的，莫不拿先生做模範，所以，我雖到了去年冬天，才和你匆匆一面，而我的心神，早已飛到萬安街頭去了！

前次我有事到上海，會見孟鄒兄。他說，先生很巴巴地望我對於徽州教育，有所盡力，我本不配說辦教育，然而先生既想到我，或者我的真心也有一點和你的真心相印，我又何敢推辭？況且徽州的教育，經先生苦心經營，雖不敢說十分圓滿，然而在安徽全省中間，總算難得；我若到你這裏來，雖不必有益於人，於我自己，總該有益罷。那麼，我更當「不俟駕」而行了。

只因蕪湖的社會教育，現在才稍稍有點基礎，如工讀學校，如第一第二商業夜校，皆是幾個朋友和我一手創辦的，而第五中學學生的義務學

校，也要我們幫忙，譬如演劇，脚色太少，生，丑，淨，旦，扭來扭去，只是這幾個人，上台，所以連我這樣配脚，也大唱特唱起來，一時不能離開！

現在在中國，且在中國內部的安徽，辦教育，若拿「教育家」三個字安在人或自己頭上，或者有人喜歡，我實在不敢，也不願這樣冒失。不過勤勤懇懇拿事當事做，便是好的，便是不可多得。三年以來，我的經驗是：辦教育的人大半把學校當做校長或少數教職員的私有物，他們自己做了主人，拿學生當附屬品，或拿他們做裝飾品；不然，則把他當差使當，只要學生不鬧風潮，敷衍了事而已；再不然，便是管理做了牢子，教員做了販子，學生一方面當囚犯，一方面做主顧而已，終久只替社會上添了許多的好吃懶做，傲然自大的高等游民。先生！你看，不是這樣麼？

至於我所實行，或已覺悟的是什麼呢？

一 管理方面：

(A) 實行放任，和指導主義。

(B) 提倡學生組織各種自治團體，養成他們的責任心。

(C) 廢除命令的，形式的，和拿『開除』、『記過』威嚇式的『畢業』、『獎勵』利誘式的種種訓練；全拿自己的真心和學生的真心相感應，使他們自己覺悟。

(D) 寧拙勿巧，寧遲勿速。

(E) 改良學校的內外的環境，引起學生對於事業，學問，研究和實行的興趣。

二 教授方面：

(A) 廢除私塾的——三家村頭巾先生的——背誦教授，注入式的

教授。

(B) 認定學校教育是教授青年求學做人的方法的，不是滿足他們終身的學問的慾望的。

(C) 教者應極力提倡學生問難，不得有拒絕或惡嫌學生質疑的態度。

(D) 用啓發式，自動式的教授，引起學生研究的興趣。

(E) 提倡學生懷疑批評的精神。

(F) 教員應注意學生對於自己的教授之興趣如何，以謀教授法之改良。

(G) 教員和學生應多謀接近的機會，不得把教室看做市場，「交易而退」。

(H) 教員對於學生的學術，品行，應和管理員同負精神上，形式上的責任。

致。(I) 教員尤要保守他的行為和在教室所給學生的教訓的一

上頭是我個人對於學校教育的覺悟，經驗，或已經實行的事實。我的愚見與其『堂哉皇哉』、『拏龍捉虎』辦些製造遊民的，背書，記講義的學校，不如用極少的款項多辦些義務學校，補習學校，小資本的工廠，或類似北京，上海各處的『工讀互助團』的組織，倒是普及教育的一種很救急的辦法。先生以為何如？

其實這些說法，皆是很幼稚的小兒語，先生那有不曉得的？先生行的，知的，為我所未夢見的，一定多着咧，該也可以讓我曉得一點罷……此

肅敬頌

道祉，

高語罕。九，三，一。

(四九) 給沈信復先生的信

信復先生：

蒙你獎勵我，說我性行篤厚，不失爲君子；又勉我力學致知，服務社會，在現在澆薄社會中，還有像老先生這樣肝膽相照的人，實在是三生有幸！

先生！我的家庭，我的身世，皆有很長的歷史；因爲有很長的歷史，所以造成成功今日之我。我家在鄉中雖無令名，然累世忠厚，我的曾祖，祖，父皆忠

厚，所以我們弟兄受了先代遺傳，尚不失忠厚的性習。不過家道清貧，鄉中的人又大都貪鄙奢靡，見了有錢的，便羨慕的了不得，見了窮的，便眼角也不睬他。所以我家也不能不受影響。

我五歲的時候，母親教我認字，也很聰明。他的教督非常之嚴，他到外祖家裏去，必要把字塊兒，和三字經，千字文，龍文鞭影，唐詩三百首等都要帶着。每天早上非讀幾頁子書，不能早餐。所以我沒有一兩年，便讀了好幾部書。我的母親爲什麼要這樣嚴厲地教我讀書呢？因爲我的外祖平生好客愛士，頗有俠氣，然頗以不得科名爲恨。我的父親讀書多年，連一名學也沒有進，所以我的母親也很不大滿意。因是對於我的讀書一事，非常注意。我的母親所受的教育，是一種極嚴厲的教育；又兼受外祖父剛直強毅的特性，對於我毫不假借，以致養成我的馴良的氣質。一直到了十一歲，我才

從外邊的先生讀書。這個先生是我父親的同學，又是老前輩。我十一歲以前，已經把詩經，書經，論語，易經，唐詩三百首一齊都念得爛熟。不料從了這位先生，反而糟了！他是一個近視眼，小學生們的行動，一點也看不見，鎮日價玩弄玉器，學生背書的時候，各人都攜有小本同樣的書在手中；背過臉去，翻開小書，偷眼看着背將下去。再不然，一個人背書的時候，大家同學一齊都高聲喊叫，使他不能辨別背書人的錯誤，於是胡亂地喊幾句完事，所以沒有兩年，從前所讀的書，一句也記不得了。

十三歲的時候，先生告訴父親說要教我做文章了，父親回家告訴了母親，母親非常地喜歡。平常母親見我來家，總要惡狠狠地把書翻過來問我幾下，那一天大不相同了。問我可吃這樣；又問我可吃那樣。我自己也很高興；祖父聽見了，特地把我叫到跟前用手摩摩我的頭，親了幾個嘴。自此

以後，我便做起文章來了。不過我初時做的文章，還是八股，什麼「烏龜」題講，又什麼「蜂腰格」，「鶴膝格」的式樣；我檢直「三月不知肉味」地弄了一年；所讀的文章，無非是周贛山文稿，目耕齋集一些貨色，後來八股廢了，改了策論，這位先生便教我做經義。要問他怎樣替我改呢，這事也非常有趣！他有兩本經義稿子，名叫四書五經義，是王安石、曾國藩他們做的。他每逢出題的時候，必定先在四書五經義上找一篇套子，然後我們的文章送去了，便好一掃光地把那「木之有本，水之有源」的八面鋒的文章，來替代我那天真爛漫的孩子話！

後來我祖父的一位朋友，是南京人，精於漢學，又於宋學有深粹的研究。他很喜歡我，我便求父親請他到南京順便替我買了一部左傳，一部綱鑑易知錄，拿來請先生講。這位先生說，「你現在只要把文章做好就得了，

何必讀這樣的書？」我當時大爲掃興，於是把書拿回來自己看，自己圈點看了一兩遍，還不大了然。到了四五遍之後，左傳，我覺得很有趣味了。因爲左傳的辭令美好，我讀的時候，也只拿文學的眼光讀的，而這兩部書上弄得紅黑圈點，參差改竄，簡直可以說「身無完膚」。

到了十七歲，祖父的那位朋友在我們府城裏當了中學校的漢文總教習，他就寫信來叫我去投考。我聽見這話，便非常高興。父親不願意，母親則極力主張。那曉得我去考的時候，三百字一篇的文章，連「之乎者也」也弄不清楚。仗着這位漢文總教習的力量，勉強強地取了一名備取，我便在這位老先生家中住下。他天天講通鑑，講說文，講宋明學者的語錄給我聽；又教我每天做日記送給他改。我的日記只要送去，隨到隨改，甚至吃飯的時候，他老先生，也是一面改，一面講，講好了纔吃飯。不到一年，我居然

「之乎者也」也弄通了，從前每禮拜做課發了榜，我的名字總是「坐紅椅子」；後來居然常在前三名裏了。科舉的末一次，我十八歲，先生教我請假回去應考，遂於考期前一月便回了家。到家之後，母親告訴我，說：「你爸爸預備乘你在家給你娶親。」我當時聽見了這句話，把臉一紅，心裏老大不願意。自己想道：「功名要緊！」遂在母親面前說明理由，母親也很以爲然，遂把這事中止了。到州裏去的時候，家中經濟很艱難，父親給我三塊錢盤川，說：「你到州裏，還可分幾塊錢的考費，目前可以支持了；若是僥倖，我無論如何總要送錢去的。」我也只得去了。同陣的人都是二十歲以上，至五十歲以下的老童，都是我的前輩。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從前的那位近視眼的先生。考了第一場，發了案，我那同考的一些老前輩，都「名落孫山」，就是我一個高掛了。一連又考了兩場，接着學差發落，我都莫明其妙，只見

那些不取的先生們一個個垂頭喪氣，沒精打采地各自回家。我進了學之後，又到家裏過了幾天，我的母親告訴我家裏的人怎樣喜歡，親戚朋友怎樣羨慕，於是就要把我娶親。我還是不肯，一直挨到第二年正月，我這一生的悲劇於是開始了！

我的夫人姓韋，他的祖父和父親，和我的祖父，父親是「莫逆之交。」我小時，讀書很聰明，他父親便非常喜歡我。屢次和我父親說要把他的第二個女兒給我做老婆，我父親便把他的「八字」拿去請了一位精通「星命」的先生同我的「八字」合在一塊算了一算，可巧不合。這位韋老先生大氣之下，聲言我父母沒有誠意同他開親，大怪而特怪。過了一個月，他又請了一個人來做媒，要把他大女兒給我做老婆——就是我的現在的夫人——我的父親還要去合「八字」，我的祖父說：「算了罷，這一次應允他

罷；不然，就要失了兩家幾代的和氣！於是就糊裏糊塗地結了這個親！

結親沒有兩年，我的夫人的父母相繼而亡，他於是就失了教訓，家中把他慣得「天上王大，地下王二」似的；到了我家以後，仍然是那樣脾氣。我家是講規矩的，我的脾氣又不好，所以時常吵嘴；不過那時是我獸性最發達的時期，我兩個還可勉強相處，所以一連生了五個小孩。而我的身體也從此大受損傷：吐血，遺精，盜汗，各樣症候，一齊發現，幾乎死了。我的終身的事業，學術，也都於這時完全犧牲掉了！一直到了廿四五歲的時候，還是不能安心求學；不過心中一線靈光，尙未十分汨沒。有時聽人家講學，我便知了就行。於是稍稍知道一點讀書的門徑，才曉得研究哲學，文學又讀了幾部佛經，胸中覺得開朗多了。不過家中境遇不好，我於是又不得不進法政學校，希圖混小差事。進了沒有一個月，武昌起義，我於是又夾在革命黨

裏混了幾個月。軍人生活，政黨生活，官僚生活，皆小小地嘗試了一下。後來我又乘機請了一筆官費到日本去留學。此時的目的，一方面要研究政治，預備回國後在政治舞台上算一脚；一方面相信政治是救國的唯一的方法。那曉得沒有兩年，我的官費被政府取消了，於是就回到上海，辦了一個小學，專門教育亡命海上的黨人子弟。到了民國六年，學校因經費缺乏，關了門，遂到一個中學校裏去教書。這時候，我的思想完全是相信軍國主義；所以我訓練學生，都用兵法部勒。自從歐戰將了的時候，西洋的民主主義的潮流衝到中國來了，我的思想大變。於是我的人生觀起了一個大革命，對於學生訓練，也漸取放任主義，使合於「德謨克拉西」的精神。而我的家庭痛苦，因此也就更深幾層了！

我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相處都很和氣，獨獨我這位夫人，他是不可

以理喻的十天一大鬧，五天一小鬧，鬧得全家不安，還有許多說不出的苦楚！然而他是一個一無所能的婦女，照着人道主義，又不忍同他離婚，只好把我一生的人生的幸福賠着他犧牲了！

以上所說的，是我以前學術思想的變遷和家庭生活的略史。至於我的道德，因為我的「人生觀」的革命，也有大大的變遷。從前我因為要做官，要維持家庭的生活，所以不得不天天去「拜門」，「請託」，「奔走於權貴之門」。現在我因為見得我是社會一個人，不應當專做家庭的牛馬，因為父母，妻子，犧牲了我的人格；我便死心塌地在社會服務，創造我的後半生的新生活。但我每一回想以前種種，不由得愧悔無地。我的人格已經墮落不堪了！那還能說得上「性行篤厚，不失為君子」？那還能說得上「力學致知，服務社會」？我沒有盧梭，托爾斯泰那樣的勇力和天才，大膽地把

一生的罪惡合盤托出，然即此所言，也可得其大概。先生有以教我否？肅此敬頌

起居萬福。

後學李繼高。九，七，八。

(五十) 復李繼高先生的信

繼高吾兄：

你真是個誠實不欺的君子！不然，何以能把從前的行爲、道德、思想的變遷，赤裸裸地說將出來！

你所經過的事實，並不是你個人特有的，是社會一般人，十有八九都會經歷過的。因爲社會性太壞，幾乎無人可以倖免。一個人的性行、學問、事業的因緣，非常複雜：有幾分是受祖先遺傳的影響；有幾分是受父母生理、

心理上的影響；有幾分是受家庭的影響；有幾分是受師友學說的影響——教育的影響；——有幾分是受社會的影響。所以他的學問、性行、事功，一方面是他個人人格的表現，一方面就是社會精神的表現。善如是；惡亦如是。

我們現在要把社會性的病根尋着，給他一個正本清源的救治方法，十年而後，社會精神，當可改觀。以我看來，中國政治，社會的腐敗，受家族制度底影響極大；而家族制度之所以為萬惡之源，就是：

- (A) 以家庭為組織國家社會的個員，縮減國家社會的勢力。
- (B) 增長個人為子孫積財的心思。
- (C) 增長個人自私自利的心思。
- (D) 埋沒青年男女的天才。
- (E) 剝奪青年男女社交的權利。

(F) 侵佔青年男女婚姻的自由。

(G) 侵佔婦女經濟獨立的權利。

(H) 大家庭的痛苦，百倍於小家庭。

(I) 子孫之念切，早婚者多，戕折青年男女的生機。

(J) 增長青年男女的惰性——依賴性。

家族制度既有以上種種弊害，萬不能再事姑息。我們必須鼓勇前進，將他改造。第一步就要實行男女平等教育；然而要想男女受着平等教育，必須先實行「男女同學」。

「男女同學」這個問題，現在提倡的也很多，但多半都是「風頭」主義，未見得真正見到「男女同學」的必要。而且在這個時候，必須自己立身行己，能以一絲不苟，才配說男女同學；進一步，才配說「社交公開」。

「男女同學」實行以後，教育當然可以普及；社交公開，婚姻當然漸漸可以自由。然後實行小家庭的組織，經濟的獨立。則如吾兄所歷的痛苦，或可日見減少。

南京高等師範暑假學校已經實行男女同學，不過聽說有一部分年輕教員態度輕佻，言語荒唐，羣起責難。凡事當開始之時，不能沒有弊害，此其一端！

我們的家庭生活，都是乾燥的，苦痛的；然而「木已成舟」，只得慢慢地設法改造。我個人的志趣，是移家庭之愛去愛社會；把替家庭作牛馬的力量，去替社會做苦力，或者將來可以把家庭的一小部分的快樂，擴而充之，造成社會全體的快樂：這不是你所說的「新生活」麼？勿復，並祝你的福。

弟信復。九，七，廿二。

(五一) 給韓曉峯先生的信

曉峯先生：

南京高等師範此次開辦的暑期學校，沒有三個禮拜，便鬧了多少笑話！我的朋友魯賓蓀君已經說了一個大概，現在越發出醜了！

國語講習科的教員，大半是流氓；他們上堂的時候，醜態百出！尤可惡者：有一個教習講國語，講到「鞋」字，忽然在黑板上畫了一個「靴」子的樣子，說道：「鞋子」沒有「鞦子」，「靴子」有「鞦子」。咱們北京人凡遇到你做那樁事（男女私通，嫖）我也去做那樁事，就叫做「割靴」。

鞦韆」說的時候，特地裏把眼光四射男女學員，似乎很高興的樣子。

那天晚上，國語講習科，注音字母科開同樂會，不曉得怎樣找了幾位唱攤簧的，唱了一些「你媽媽嫁和尚，」「你爸爸害楊梅瘡」的小調。後來講演「割靴鞦韆」的那個混帳東西，也上來扭捏了一會，聽衆大嘩，羣起而攻之，秩序大亂。那個混帳東西，纔連滾帶扒地跑了！

更可笑的，梅光迪以美國文學碩士的招牌來講「近代歐美文學趨勢，」「文學概論」頭一天上堂，我便和他辯論起來。

他說：

(1) 文學不是進化的，是起伏的；西洋學者拿社會學，人類學來證明文學是進化的，都是不通文學。

(2) 文學不是進化的，可以用宗教來證明；因為宗教不是進化

的。

(3) 文學是「古學主義」的作品好；所謂白話文，簡直沒有道理！現在學白話文的，都是流行病，都是騙人，都是取巧。

(4) 文學就是「善惡」兩個字。他的意思，就是把社會的善惡，實地寫將出來，不加批評，讓讀者自己判斷；然而他的本身，也就是要彰善懲惡。

(5) 中國現在所謂西洋文學皆是從日本販來的，不免間接之弊——參觀民心月刊第七期梅光迪底自覺與盲從。

(6) 古學主義的文學是超一切的，是最好的作品。如 Homer, Dante, Shakespeare 的著作，都是 Classics。古今來誰能及得他們！

(7) 文學的傑作，是文學家人格的代表，凡他的學問，性行，皆可

於他的作品中求之。

(8) 文學要古雅，就是文學要文雅，必要用古字，古典。

我當時質問他道：

(1) 文學歷史的變遷，是由簡而之繁，由渾而之畫，由一而之萬，由貴族的，而進爲平民的，由孤獨的，而進爲普遍的，由山林的，而進爲入世的，由一族，一部落，一國家的，而將進爲世界的，非進化而何？不過他的過程，不是直線的，是曲線的罷了！當時他又說：「譬如車子，從前人力車，現在代之以火車，從前滿清政府，現在代之以民國政府，叫做進化。就是全體推翻，從新更代，才得謂之『進化。』文學當變遷的時候，不是全體推翻，從新更代的，所以不得謂之進化。」我說：「車子的改良，是進化 Evolution 國體

的改革是革命 Revolution，不能混爲一談罷！而且車子改良，雖有人力車，火車種種相異之點；然若溯其變遷痕跡，便可證明火車便是由極簡單的人力車進化而來的。

(2) 耶穌教自馬丁路德改良以後，精神面目，大非昔比，從前無意思的神權思想，已改進不少，誰說他不是進化的？

(3) 反對白話文，我們毫無間言，不過要把白話的壞處指將出來；主張古文，文言文，我們也毫無間言，不過也要把古文，文言文的好處指將出來，不能糊裏糊塗地說：「毫無道理，」「不通西洋文學，」「都是流行病。」先生說：「做白話文的人是流行病，」那麼，先生現在主張文言文，古文，不是「遺傳病」麼？

(4) 文學果真可以拿「善，惡」兩字包涵得了麼？也有超善惡

的藝術的文學麼？

(5) 日本事事仿倣西洋，誠不免有「東施效顰」之弊。不過先生說：「我們中國人現在販自日本的西洋文學是錯的，因為日本的西洋文學完全是不對的；平心而論，中國人現在所謂西洋文學，不盡都是販自日本的，就是說日本的西洋文學是錯的，也必須於日本化的西洋文學有甚深，甚久的研究，能以指出他的根本謬誤的地方，然後才有討論的價值。學者的態度，不應這樣武斷！」

(6) Homer, Shakespeare, Dante 是否在西洋文學史上獨步千古？這是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批評文學，應當拿什麼一種眼光？若拿古學主義的眼光來批評，那麼，Homer 的史詩，Shakespeare

care 的戲劇 Dante 的抒情詩，固然可以獨步千古；以現代平民文學，勞工藝術家的眼光來批評他們，他們的作品對於現代普遍人類的享樂的貢獻，恐怕抵不上 Ibsen, B. Shaw, Tolstoy 和 Dostoevsky 諸人的作品罷。

(7) 「文學家的作品，可以代表文學家的人格，」這話到有點理由。不過當時有個學員質問道：「這話也不盡然；譬如王安石爲人很壞，他的著作却很好。」先生便連聲答道：「是的，是的，也不能一定。」這個回答，有兩種謬誤：(1) 認王安石是個壞人。(2) 自破其前例。

(8) 文學是個什麼東西？我們爲什麼要研究文學？把這兩個問題解決之後，才可以解決「文學是否應當古雅」的問題。而且

「古」是一件事，「雅」又是一件事。「古」的是否就是「雅」的，「雅」的是否非「古」的不可？這又是一個問題。「雅」呀，「古」呀，究以什麼作標準？

質問他的時候，他便亂七八糟，東扯一句，西扯一句亂說，一點條理沒有，張口合口，總是人家不通西洋文學史，不配談文學，是冒牌；推測他的意思，便是我通西洋文學史，我配談文學，我的「貨真價實」，我是「老店批發」，這樣年輕狂妄，簡直毫無學者的態度！我們初來的時候，希望很大，以為此次南高集合全國學者，一定可以對於中國文化上有很大的貢獻，照此看來，實在傷心！我聽了他講演兩天，在他以為是神奇，在我看來，沒有什麼驚人的名論，而且他對於中國文學簡直沒有研究，還在那裏瞎吹，真是討厭，所以我怕耽誤我寶貴的時間，於是我就不聽了，抽出兩小時，看看書，

到很有益。此致敬頌
百福。

弟莫啓文。九，七，十八。

(五二) 給伍慰人先生的信

慰人吾兄：

此次皖軍——安福軍——罪惡貫盈，借直軍之力以誅伐之，暴戾恣睢的軍閥，又剷除一部分，未始非國民之福；但曹錕，張作霖，能否誠心擁護共和？能否曉得段祺瑞的前車可鑑，不致蹈其覆轍，不致變本加厲？我國近十年政局者，類能言之。前途禍福，不卜可知！

南京學生聯合會因此次安福軍敗，所謂救國軍者——即直軍——得了勝，他們便十分歡喜，昨今兩日招集南京各校留校學生開聯席會議，議決募集多金，犒勞救國軍，借此表示人民感激歡欣的意思。在我看來，他們未免神經過敏！

國家政治要想達到清明，必須一般人民——農，工，商——皆有政治的普通知識，和對於暴政惡吏，反抗驅除的決心和能力。此次安福軍和直隸軍交戰，雖不致說沒有幾分真正反抗暴力的性質，但大多數的人，恐怕不能比安福派好多少。有人說，俗話說得好：『要得滅，賊殺賊！』也不盡都是冤枉他們。此時便喜形於色，表示滿足，中國人民善忘的病，實在太厲害！

況且學生舉動，最足引起一般國民的注意，我們的責任，只宜用力對國民解釋此次戰爭的前因後果，說明戰爭中兩方中心人物的歷史，品格，

及政治的基本觀念，勉勵國民不可因此自喜，以滅殺他們的依賴性，靠人爲活的惰性。卽或不然，也當暫時抱持冷靜的，旁觀的態度，使當局反省；我們人民對於他們的作爲暫不加以可否，以觀後效，或者他們也有點戒懼。今天人家打勝仗了，我們丟掉書本兒，亂轟轟地跟着瞎混，實在沒有道理要問問自己：「他們果真是爲我們打仗麼？還是他們因權利之爭，自相火併呢？」行動不慎，不但不能收國民和軍閥融洽之益，反惹他們軍人暗地笑我們可憐！我們要下一個決心：

此後國家有事，國民要有自決的能力，自決的權力；若不能自決，寧處於冷靜旁觀的地方，決不乞憐於軍閥。因爲他們，直言之，段祺瑞與曹錕都是一邱之貉，二五猶之一十，我們不能分別他們的好壞，——也不必分別他們的好壞。

老哥以爲何如？

你的福。

弟李善齊。九，七，廿七。

(五三) 復李善齊先生的信

親愛的善齊先生：

「……國民……若不能自決，寧處於冷靜旁觀的地方，決不乞憐於軍閥。因爲他們，直言之，段祺瑞與曹錕都是一邱之貉，二五猶一十也。」

你這種識解，我真佩服極了。我們中國一般人民頭腦不清楚，還可勉強說得過去；若自命爲通達之士，也隨着政治的黑暗勢力亂轉，實在可歎！

我們研究社會學的人，第一，要頭腦冷靜；第二，要從根本上着想。一般人皆墮入黑暗的勢力之中，迷離倘恍，見那個武人兵多，便依那個做長城。一旦所依靠的『棟折榱崩』，他又好像小孩子喪了母親似的，徘徊歧路，見人叫苦，那有工夫去分別善惡賢愚？

你看，現在安福部的黨員，紛紛登報聲明，有的說，『我不是安福黨員』；有的說，『我從前雖是黨員，却是久已脫離了。』足見這一班人平時只知趨炎附勢，『助桀爲虐』，不配說什麼政黨的黨員。若果是真正的政黨，真正的和異黨政見不同，因而起了衝突，只當把本黨的政見，宣布全國，訴之國民，求最後的裁判。竟然『窮兵黷武』，禍國殃民，終久，天怒人怨，羣起而攻，數年來竭全國國民的膏血所經營的勢力，沒有一個星期，便『冰銷瓦解』。到了此時，所謂安福黨員，只應暫時脫離政權，去自己想一想：我們抱

的政見對不對？若果不對，便當自怨自艾，閉門思過；不應當效『騫馬戀棧』，還在那兒『搖尾乞憐』、『苟延殘喘』！就是反躬自問，本黨所持的政見不錯，個人對於國家社會，又可以不愧不怍，也只好潔身遠去，天下後世，自有公是公非，則『安福』一個名詞，將永爲國民所謳歌咏歎，更不必亟亟聲辨！

總而言之：這些貨色，本是無意識的動物，無廉恥的朝秦暮楚的楊花水性，他們平常只知見了有勢力的人便恭維，便目挑心抬，便弄姿做態；有勢力的人，受了他的蠱惑，以爲真是傾心相與，便相信他們是忠於所事。那曉得『一朝勢落成春夢』！『又抱琵琶向別人』！所以我平常對朋友說：『段祺瑞可殺，徐樹錚更可殺，而一般安福派的黨員王揖唐，王郅隆等尤可殺；因爲若是沒有他們顛倒是非，淆混黑白，沒有他們簸弄鼓動，因風縱火，

這些武人，就是作怪，也不致翻江倒海，興風作浪，也不致今日借款，明日密約，把國家弄得「三魂渺渺，七魄悠悠！」

豈但安福黨員如是，就是我們省裏的公益維持會也是這樣。這個會的名稱雖和安福部不同，却是安福部的嫡系，安福部的真正血胤。他的黨員，幾幾乎布滿了安徽全省軍政商學各界。他們平時氣燄了得，帶兵的做官的，固然是他們；就是我們在教育界的人，想當一個校長，也得掛一個公益維持會的招牌！現在他們也在那裏亂碰頭了，上海，湖北，北京，南京各處，都有他們的蹤跡，見人便表白他不是公益維持會的人，或是說，我現在已經和他斷絕關係了！——這真是「賊心胆虛，」太沒骨頭！

呀！院中樹葉亂紛紛地向下只落，秋風起了，願你珍重，並祝你的福。

弟伍憲人。九，八，五日。

(五四) 給薑素先生的信

薑素吾兄：

新生活上載的程演生兄給趙春木、徐皋浦兩個人的一封信，爲省城女子蠶桑學校被安武軍圍姦的事，責備他們，說：「竟助暴官同守緘默，顏忍受，毫無表示。試清夜一拊其心，能無慚顏欲死耶？」演生先生久離安慶，於安慶社會的內幕，簡直莫名其妙。在我看來，演生先生實在是失言了。

安慶省城一般人——紳商學——對於女子蠶桑的慘劇，不問不聞。一方面極力彌縫；一方面聽其自然。實在是他們的本色，絕不是一樁例外的事。

又何必大驚小怪！

古人說得好：「人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安慶城裏一般東西——紳、商、學——他們早已被兵大爺強姦了；其初強姦，其後便是兩相情願，現在已有七八年了。他們自己都已做了人家的「松鼠兒」，還能够說人家的長短嗎？就是強着臉兒說兩句，恐怕人家又要罵他「又吃魚，又嫌腥；又養漢，又撇清」，倒不如不開口的好！

至於演生先生以「皖中世族，代有聞人，以其門第，以其資望……」不
思引去，甘心媚倪任犬豕省議會之議長，充盜賊維持會之黨員，「似乎替
趙春木可惜，這便是演生先生腦筋裏還橫着一些貴族思想——奴隸思
想。從前所謂「世族」不外乎將相翰林，狀元；這些貨色，那樣不是皇帝的
御用品？那個不是以皇帝的臣妾自居？那樣不是楊花水性的毒菌？那個不

是拉馬扯皮條的西門慶的乾媽王婆？到了這個時代，「我們已經站在改造的街頭了！」還拿我們可貴的精神，和這般「堯舜其口，盜跖其心；黃金父母，飯碗神明」的東西，說些贅話，實在不值得！人必不願賣淫，而後可與之言貞操；若和北京八大胡同，上海三馬路，四馬路的什麼班，什麼坊說些男女間的道德，豈不是笑話！

總而言之，安慶女子蠶桑學校學生被姦的事，我只看做安慶社會當然的結果；一般教育界的人，視若無睹，反想一手掩盡天下目，也只看做安慶數年來教育黑暗，政治黑暗的結果。演生先生還責備他們，不能不說他是失言！

弟鈞叟。九，一，一日。

(五五) 給高語罕的信

語罕先生：

方纔接着來信，我對於你旅行上海一舉，非常贊成。我們處在這死氣沈沈的社會裏面，環顧左右，誰表同情？就是煩悶達於極點，自己若不設法排遣，那不要陷於消極或自殺的境地嗎？

先生！你雖遭了這極大的慘痛，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況且你此後擔負家庭方面的責任更大，社會上希望你的人更不知有多少。你必定要達觀，要忍痛，要自己排遣，多方珍重才是！

先生！我現在並不似從前腦海裏常常湧現悲觀的劣等觀念了！我想越是在黑暗社會裏生活，越要鼓着勇氣去奮鬥，去改造，悲有何益而且社

會只要有希望，得光明，個人的境遇，又何足悲？所以我每天讀書過後，就去和我的小弟弟，小妹妹們在一塊玩耍。他們那樣活潑愉快的精神，着實於我有益。有時或到野外去領略自然界的美，精神上覺得很愉快，身體也很健康——這是可以告慰的地方。

前天連給你兩封信，都是寄到蕪湖的；還有早些日子寄到貴池兩信，你都沒有收到罷？

我此刻似有千言萬語要和你說，但是心坎兒裏，存了一個不久便要到蕪湖去的念頭，所以就不多談了。惟有真誠懇摯地祝你平安！

學生張履芬。九，八，廿四夜十一時。

這封信是我的朋友張履芬女士接到我的弟弟病死的信後，特地寫來勸慰我的。我接到他這封信，胸中的憂鬱悲痛，減却了不少；我對於社會服務的專

氣也鼓舞起來不少：這是我應當感謝張君的！

語罕附識。九，八，廿九。

(五六) 給潘性菴先生的信

性菴先生：

現在國內有幾樁「甚囂塵上」的事，很引起多數人的注意，大家朋友見面，也都以此爲談資。幾樁什麼事呢？

(一) 國民大會 自從吳佩孚以國民大會爲他的對於解決中國時局的唯一辦法以後，北方政府接了他的要求，雖是滿肚子不願意，只因爲他此次勞苦功高，言不及私，又因他善戰有謀，舉足重輕，實在不能反對，却

也不敢反對，只得慢慢地派員籌備，做些官樣文章，借此拖延下去，這本是官僚的慣技，不足爲怪。不過上海全體商民，有一百好幾十個團體，已經聯合起來，粗織一個「國民大會策進會」，所有組織，已經就緒，一切職員，也已舉定。聽說他這個會有幾種特別的精神：(1)不許官僚，軍人，政客，或有官僚，軍人，政客臭味的人加入；(2)防止政府嗾使組織冒牌的國民大會；(3)促進真正民衆結合的國民大會之實現；(4)國民大會實現後，他們仍然居於監督的地位，並注意國家根本大法底制定。

(二)在重慶召集舊國會 唐繼堯現在已經把滇黔川形勢上統一了，便急急忙忙地把舊國會的議員召集到重慶，預備在重慶組織軍政府，挂起護法的招牌，似乎很像乃心國事的樣子。不過我問一個四川人，四川的學生，——他說，四川人對於唐繼堯的感情很不好，因爲四川這幾年來

受滇黔軍隊的蹂躪，實在是「水深火熱」；而且他坐的轎都是八人抬的，前面還擺着從前皇帝出來用的儀仗，似乎他的精神，離他嘴裏所護的法還有十萬八千里；然而我又聽見我的一個現充舊國會議員的朋友說：現在武人當中，北方如吳佩孚，張紹曾，南方如唐繼堯，陳炯明總算難得。

(二) 粵桂的戰爭 粵桂戰爭，交鋒不久，桂軍便著著失敗。陸莫遣兵調將，忙了一個多月，竟然數萬師旅，大半皆望風而靡。現在陳炯明已經打到惠州了。惠州距廣州不過一日之程，且爲他的東北方的最重要的門戶。若惠州不守，岑陸莫所謂護法底地盤，便要根本動搖。所以一般人揣測皆說，惠州不久將有大戰，而桂粵勝負，也將於此一戰卜之。又有人說，這還是不知個中底細的話。在我看來，就是惠州，也沒有什麼大戰。一來是陳炯明「勢必處此」，爲存亡生死計，不得不出於一戰，所謂「置之死地」。桂軍

處心積慮，務要翦除這個腹心之疾，以安臥榻，實在「逼人太甚」，「不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戰」，勝負之數，已經分明。二來是粵人的鄉土觀念很深，又加歷年來備受客軍——桂軍爲甚——種種痛苦，已恨桂軍刺骨。現在陳炯明既以粵軍驅除桂軍相號召，揭竿而起響應陳軍的民軍，一定不少。桂軍窮於應付，勝算難操。三來是在湘滇軍，前此曾受莫李的大辱，「欲得一當以報大讎，久矣」，「今者粵桂開戰，豈非他們復讎的一個絕好機會？他們若反戈相向，衝入韶關，使桂軍疲於奔命，而唐繼堯一軍又將東進，百色，桂軍奔潰，恐將立見。」

以上三事，皆與中國大局有莫大關係，先生的意見怎樣？

弟汪執中。九，八，廿七。

(五七) 復汪執中先生的信

執中先生：

我是向來不談政治的；其實並不是不談政治，是不願對一班官僚政客，武人談政治，且不願對朋輩談政治；只願把我的政治意見，常常對着一些無邪氣，純潔天真的青年說說。今天接到你的信，本打算自破其例，對你妄說；不過你是我的一個至好的朋友，何妨借着這個機會，就你所提出的三樁事情，略表一點意見？

(1) 國民大會，我認爲是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唯一的團體。不過這種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國民大會，絕不是吳佩孚所提倡的國民大會，也不是一班政客嘴裏所說的國民大會，更不是政府在那兒從從容容地所籌

備的國民大會。我所說的國民大會，是國民根據於自覺心所組織的國民大會。這個大會一定要經過多少困難，流了多少血，犧牲了多少性命財產，同政府，資本人，鬭爭多少年得來的。將來我們人民的自由保障法要靠他規定；國家的根本意義要靠他規定；我們中國民族對世界應如何負責任，也要靠他規定。他的責任如此重大，他的關係如此重大，現在一般人所說的國民大會如何可以做得呢？這種解決國家根本問題的國民大會，如何可以以最短時期把他產生出來呢？又如何以武人爲發動主體？

那麼，現在上海一般人所組織的國民大會，不是毫無價值麼？也不是這樣說法。我所說的國民大會，雖不就是上海這樣的國民大會；然而只要他們宗旨純正，能以堅持到底，準備着絕大的犧牲去和政府，武人，資本家血戰，經過歲月而後，未始不可漸漸脫化一種瀰漫全國，代表最多數的國

民公意的一個國民大會。現在我們且慢着批評他。

(2) 唐繼堯之爲人，據說驕侈太甚，縱欲無度。現在他帶着兵再到四川，志向不小。又挂着護法招牌，不能不借着這班舊國會無聊的議員，去替他做石人石馬，或是喪喜事用的吹鼓手的。他真有心護法麼？他真有心護民治主義國家的法麼？我想沒有人敢大胆替他擔保。我會勸我的一個朋友——舊國會議員——不要急忙地望四川跑。俗話道：『蜀道難，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他却睬不睬。聽說他們船票都買好了。替唐繼堯去做招牌，我總覺不值得。無論如何，他們的下場，我們總看得見。總而言之，我絕對不承認唐繼堯是能護法的人，把這一班爛污的議員養活着，便算是護法！

(3) 南方的岑春萱，陸榮廷，莫榮新，猶之北方的段祺瑞，徐樹錚。北方的吳佩孚，能以順應人心把段祺瑞，徐樹錚推翻，南方的陳炯明若果能以乘

桂軍水深火熱，志驕意滿的時候，順應人心，把岑春萱，陸榮廷等推翻，好像剝芭蕉的樣，又算剝掉一層皮。

然而就說上頭三件事，與中國根本問題，有什麼很大的關係，我還不敢信。因為我們國民現在最要眼光犀利，腦筋冷靜，不可為一時政象所蔽。只好一心一意向着最光明，最自由，最正大的那條路上走。他們相打，只能認做都是權利之爭罷了。此復，敬頌
幸福。

弟潘性菴。九，八，廿九。

白話書信

第三編 社交書信

三八四

第四編 工商書信

(五八) 給沈伯修君的信

伯修老哥：

我現在精神上受無限的痛苦，你曉得麼？今年正月本在高等小學校裏讀的好好的書，母親因為家裏窮，要等着掙錢吃飯，便托人把我講了這個生意，教我來當小管——蕪湖俗話叫「學乖」——我沒奈何，只得依着母親的言語丟掉書本兒來學生意。我起初以為學生意，一定是學算盤，學銀色，練習賬目，和交易裏面的精微奧妙，當時也很高興。自己想道：士農工商，那一行不是人做的，那一行不可以做出大事業來？我現在雖不過是一個小管，——學乖的，——但是後來學出本事來，能以自己開他幾盤店，也可以為

我所欲爲的。

那知道進門的頭一天，我便曉得勢頭不好。那天晚上掌櫃的把我叫到面前，板着臉兒說道：「我們店裏的店規是很嚴的，」手指着旁邊一塊木板，一根雞毛帚，連聲道：「若是犯了店規，那些東西，却是不留情的！」我便恭恭敬敬地問道：「掌櫃的先生，我初來到這裏，什麼都不曉得，還要求你老人家指教。並請給我一本章程。」掌櫃的把眼一翻，大聲道：「什麼叫章程！什麼叫指教！我那有這些閒工夫，來和你麻煩！」頸一扭，肩一聳，站起來走了。

那些同事的小管，看見我被掌櫃的罵了，都來埋怨道：「你怎這樣的不曉得「見眼生情」！有什麼事來問我們好了。」我於是就向他們要本店的規則看，他們鬨然大笑，都齊聲說：「馱子！馱子！」把我說的沒意思。我

極力支持道：「諸位不要見笑，到底本店規則在那裏？」他們說：「在我們心裏！」我又問道：「你們諸位天天學些什麼？」他們亂應道：「吃飯睡覺！看櫃臺！倒便壺！拿烟袋！伺候茶飯！掃地！抹桌子！」我聽了這番話，簡直摸不着頭腦。

其中有一位很誠實的朋友向我道：「我老實告訴你罷。你只要把上邊所說的看櫃臺，倒便壺，拿煙袋，伺候茶飯，掃地，抹桌子，件件都做到，到了三年，便出師了！」我說：「那麼，算盤，銀色，帳目，以及一切關係買賣的精微，都不講究麼？」他說：「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若是靠着那個來找着教你，是萬萬做不到的。」我說：「那麼，我便天天請教各位先生就是了。」他說：「還要碰他們的高興。若是不高興，你還是要挨罵。」講了這句話之後，他便唧唧地說道：「你趕緊把那個便壺送到掌櫃的房裏去，回頭來再倒一杯茶。」

送給他。天天晚上要照着這樣做，掌櫃的就歡喜你了。」我聽了這話，老大不願意，遲疑了半天，那個朋友道：「趕緊去！我是維護你；不然，是不告訴你的。」我於是勉強強地照着他的話兒做了。我自己想道：「我們當小管的，就是來做這些事的麼？這些事做好了，能算我們的本領麼？而且因爲什麼，我們當小管的便應該替掌櫃的拿便壺，倒茶倒水，伺候他呢？」

呀呀！已經一點鐘了！我實在不能再望下寫了，下次再談罷，此頌進步。

弟魯一鳴。九，二，三。

(五九) 復魯一鳴君的信

一鳴吾兄：

我今天早上正在抱着小老板在店門口玩耍，郵差遞來一封信，我一看是你的，正在要拆開看的時候，有人來喊，說是老板奶奶叫我，我便把信放在荷包裏，趕緊抱着小老板跑到後面。老板奶奶迎頭就把我罵的狗血噴頭，並且埋怨我不該抱着他家的寶貝滿處跑；設有好歹，他便要我的命！我一聲也不敢做聲。

回來便接着替老板倒便壺，洗痰盂，鋪牀，疊被，又替小老板晾尿布。剛才做了，想來看信呢，老板來了，又把我罵了一頓，說：「我不是請你來當小老板的，爲什麼你跑到這兒來躲着？你這個小忘八蛋，還不給我滾到前面去！你倒舒服咧！」其勢洶洶，就要來打我。這時我心裏真不服，預備去同他辯論。轉而一想：「光棍不吃眼前虧，拿着雞蛋去碰石頭嗎？」于是就低着頭兒跑到店堂裏去。管賬的先生看見我來了，也把他那凶神惡煞的面孔

放了下來，冷笑一聲，斜着眼睛說道：「來了那裏去的！你好享福！」說着，便把雞毛帚子拿到手裏，站了起來，沒頭沒臉地把我一頓打；嘴裏還罵道：「毀你這個小雜種！毀你這個小雜種！」旁邊一位先生過來說好說歹地罵道：「還不去做你的事嗎？」我稍遲了一遲，那位先生也發起脾氣了，把櫃臺一拍，說：「給我跪倒！這還了得！反了嗎？」我此時因為「見慣不驚」，心中到不覺得害怕，只在那兒想道：「怎麼叫做「反」呢？為什麼要叫我「跪倒」呢？為什麼罵我「雜種」呢？為什麼「小老板」就應該「舒服」，我們當小管的，便該替老板「倒便壺」，「洗痰盂」，「鋪牀疊被」，「替小老板晾尿布」呢？」——這些問題，都是我們一天到晚所經過，所身受的；我們若不解決，便要一生做這樣的牛馬了！

老哥！你以為這是偶然的事麼？那裏曉得這就是我天天的「小飯菜」！

昏頭昏腦到了晚上，上了門，吃了飯，伺候老板，掌櫃的，睡了覺，我才得閒把你的信拿出來看。一遍還沒有看完，我便覺得身上，心裏，處處酸痛，彷彿你在我面前作「楚囚對泣」似的。于是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好像有多少店夥都來安慰我，代我打抱不平；並說大家集一個會：一面聚些錢財，以備不虞；一面結成團體，一齊來抵制這些野蠻的老板和店裏面的惡先生。忽然公雞一聲叫，睜開眼一望，才曉得看了你的信就那麼睡着了。起來，趁着電燈沒息，寫給你這封信，你看見了，一定要說是「同病相憐！」不過我們是要想一個解放的方法：把我們的痛苦，一齊叫將出來，要求人類的高尚的同情。你以爲何如？勿復，卽頌平安。

弟沈伯修。九，二，十。

(六十) 再給沈伯修君的信

親愛的朋友伯修：

接到你的信，才曉得你的痛苦，是和我一樣！我想：豈但你的痛苦是和我一樣，恐怕一般在人家店裏學徒的，都和我一樣！

總而言之：我們兩個所談的，絕不是只關於我們兩個的問題，是人類中一大部分的人生問題：

試想一想：

- (1) 我們來做學徒，是誰叫我們來的？
- (2) 我們的父母把我們當做什麼樣東西看待呢？
- (3) 我們天天所做的生活，是不是就是我們所要學的呢？

(4) 假定是我們所要學的，等到我們學好了，世界上的大勢若變遷了，我們還有能力可以對付我們的境遇嗎？

我想有些人必定說：

(1) 我們來求學，是我們的父母叫我們來的。

(2) 我們是我們父母的兒子，他們把我們當做他們的極可靠的財產。我們應當替他們出力的。

(3) 我們所做的事，和我們所要學的，俗語說的好：『不要尿金溺銀，只要見眼生情。』

(4) 我們所學的，皆是些算盤，銀色，帳目，書信之類，當然無論甚麼時候都是少不掉的；無論世界變到如何田地，皆可以拿他去對付環境的。

以上所設的四個答問，豈不是一般人的心理麼？

在我看來：我們現在要解放，第一先決問題，便是教育——求知識。所謂「知識」不是像從前那種籠統的知識，是科學的知識。籠統的知識害了我們有兩三千年了。譬如我們請店裏面的先生教算盤，他說：「五一倍作二」你便照着「五一倍作二」打便得了。若是你問他「爲什麼叫做「五一倍作二」」便答不出來。他說：「七三變作四十二」你便把他變做「四三」就得了。假使你要問「爲什麼七三變作四十二」他依然答不出來。我們現在事事不但要曉得怎樣做；並且要曉得爲什麼要這樣做。就是事事要問他一個「何以呢？」又要問他一個「爲什麼呢？」要想如此，非從增進知識下手不可。

我想能得幾位熱心的先生，在一個地方，每天晚上，偷點工夫教教我

們就好了。但是像這些店主人，平常我們要學一點算盤，書信，賬目，都是不讓我們學的，還能希望他贊成我們正當當的求學麼？此上，即頌你的平安。

弟一鳴。九，二，十五。

(六一) 給王復生先生的信

上海，英租界，

大馬路一二〇號，

興華公司。九，八，二六。

天津，日租界，大馬路，

旭臨里三五號，厚和紗廠，

復生先生：

你來信問我此地棉紗情形，本埠一星期以來，紗價驟跌，計五六十兩之譜，人心恐慌，已達極點；客幫交易也非常冷淡。目下各廠存貨很多，據說，近日各廠存紗共有五萬餘包，而印度紗又將到來，一現已放洋，約七月初可到——也有二萬餘包之多；所以紗市一時恐怕難以大見起色。市面如此，不但紗號受累，各廠也不免間接受影響。因此，本星期紗市又跌去七八兩；而客幫交易，仍不踴躍，想必是農忙蠶忙的緣故。現在我把各廠貨品的市價摘錄於下：

華商紗廠

德大 寶塔 十六支大包

一百六十二兩

（星期六）

厚生	雙喜	十支大包	一百四十四兩	(星期六)
鴻裕	寶鼎	十四支小包	一百五十四兩五錢	(星期五)
振華	雙象	十六支大包	一百五十兩	(星期六)
三新	採花	二十支大包	一百七十八兩	(星期五)
同上	團龍	十六支大包	一百五十五兩	(星期六)
薄益	地球	十四支小包	一百六十六兩	(星期一)
同昌	電車	二十支大包	一百七十四兩	(星期五)
申新	人鐘	十六支小包	一百五十五兩	(星期五)
恆昌源	飛馬	十六支小包	一百五十五兩	(星期五)
寶成	如意	十六支大包	一百六十四兩五錢	(星期三)
寶通	天官	十六支大包	一百四十五兩	(星期五)

和豐 荷蜂 十支大包 一百四十一兩 (星期六)

恆豐 飛虎 十二支大包 一百五十兩五錢 (星期四)

鼎新 海潮 二十支大包 一百七十七兩 (星期二)

同上 麒麟 十六支大包 一百六十八兩 (星期四)

英商紗廠

怡和 五福 二十支大包 一百七十兩 (星期六)

同上 總統 十二支大包 一百四十八兩五錢 (星期三)

同上 胭脂虎 十四支小包 一百五十七兩七錢五 (星期三)

楊樹浦 牧羊 二十支大包 一百六十九兩 (星期六)

公益 三星 二十支大包 一百七十四兩 (星期五)

東方 文明 十六支大包 一百二十八兩 (星期六)

公茂 天官 十二支大包 一百四十三兩 (星期四)

同上 麒麟 十支大包 一百廿九兩一錢 (星期四)

同上 四喜 十四支大包 一百五十兩 (星期一)

印度紗

四洋房 十支大包 一百三十二兩 (星期一)

國旗 十支大包 一百三十八兩五錢 (星期一)

紅大班 十二支大包 一百四十四兩五錢 (星期五)

日報館 十二支大包 一百四十六兩 (星期二)

人跳戲 十支大包 一百二十四兩 (星期三)

藍大班 十二支大包 一百五十一兩五錢 (星期四)

人托花 十二支大包 一百三十七兩 (星期四)

彩洋房

十支大包

一百四十二兩

(星期四)

地理圖

十支大包

一百三十兩

(星期五)

雙旗

二十支大包

一百七十八兩

(星期五)

至於日本紗市，也是仍舊跌落；一般商人，束手無策。昨日早上（昨晚大阪來電）又跌了二十五元，以致六月至九月份的期貨，價錢降到三百四十五元十仙，三百五十二元九十仙，三百五十三元十仙，三百五十九元八十仙，三百五十八元十仙，三百五十五元十仙不等。日本當局雖竭力籌畫補救之策，終無成效。故物價雖然有時漲高，不久又跌落了。

照六月一號的大阪每日新聞說：「日本紗業墜落，現在想了幾條救濟方法：聯合公司的新價，按照下列方法去解決：

(A) 從定貨時的舊價內，減去新價，把餘額付給賣主。

(B)以紡織會社爲第一賣主，順次及於第二、第三賣主，各向買主收取餘額。譬如紡績會社的粗紗，新價爲三百五十圓，前與甲紗號成交，爲五百圓。甲賣與乙，爲五百十圓；乙賣與丙，爲五百二十圓；丙賣與丁，爲五百三十圓。丁以後無買賣。故會社向甲收餘額一百五十圓，而以貨物交付聯合公司，收新價三百五十圓；甲向乙收餘額一百五十圓，乙丙也都照此辦法；丁則付餘額一百八十圓於丙，不願取貨，特託聯合公司向紡績會社收貨，究其結果，仍是紗號方面吃虧。

(C)棉紗輸出通融費四千萬圓。日本銀行於五月三十一日，邀臺灣、正金、三井、三菱、朝鮮、住友，各銀行代表，協議救濟棉業的款項，議決七月十五日以後，四個月間，通融四千萬圓。這種款項，專

爲押款之用。」

自五月份定貨解決後，聯合公司所收受之貨，有八萬七千七百九十五包之多；而一時市面仍然不佳。

上海近來紗業情形，大概如此，你們天津的紗市怎樣？你門紗廠出貨多麼？此復，敬頌你的幸福。

興華公司。九，六，十一。

(六二) 復上海興華公司的信

天津，日租界，大馬路，

旭臨里三五號，厚和紗廠。

興華公司

諸位先生：

來信詳細告訴我上海紗市狀況，並縷述日本紗業衰落及他們資本家設法維持的情形，可謂應有盡有，感激感激。

此地紗市大致和上海差不多，加上日紗私運入口的非常之多，市價格外跌落。前天忽由北京傳出謠言，說「中交兩行的天津鈔票要停止兌換」，于是一般人士大起恐慌，紗市遂更形停滯。後來經中行會同交行，委託本埠街市和英、法、日各租界各大銀號十餘家，一律代他們收兌兩行天津的紙幣，隨兌隨發現款。從初七日起到初九日止，三日之內，風潮就平息了。然而紗市仍無起色。此復，敬頌

諸位的幸福。

王復生。九，六，十二。

(六三) 給浙江經綸絲廠的信

上海，美租界，虹口，

文監師路，二十三號，

浙江，省城，

二馬路三十五號，

經綸絲廠，

諸位先生：

前次你們貴廠來信，託我調查歷年以來我國及日本絲經出口情形，

足見諸位商業知識，勝一般商人百倍！大凡西人無論經營那一種商業，沒有不先調查國內外關於所經營的貨物每年進出口的情形，細心研究，然後商業始有把握。不過我們中國人向不注意，不但一般商人爲然，就是政府也很少關於貨物進出口的統計，調查各項表記。所以要想調查絲經近年來出口狀況，不能不借助于外人。現在我把日本和我國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二〇年的絲經出口，分往各處，列出三個表來：

(一) 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二〇年五月止日本自橫濱出口運

往歐美絲經比較表

年份	往歐	往美	總數
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	四一、二六七包	九九、四九二包	一四〇、七五九包
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二年	四一、九〇〇包	一〇三、一五六包	一四五、〇五六包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	四八、一三三	一二三、一〇三	一七一、二一六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	五五、九一四	一三七、五五八	一九三、四七二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	二二、四八〇	一二四、五二二	一四七、〇〇二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	二五、九三四	一五九、五九二	一八五、五二六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	四一、二二二	一八五、三四七	二二六、五六九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	三二、〇七一	二一〇、七九四	二四二、六八五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	二〇、九六九	一九六、二一二	二二七、一八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	八、一〇八	二二五、七六九	一三三、八七七
(二)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五月止自廣東出口運往歐			

美絲經數量表

年份

往歐

往美

總數

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	三五、五三〇包	二一、九三九包	五七、四六九包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	三五、四一三包	一六、八六七包	五二、二八〇包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	三二、一三七包	一三、二一〇包	四五、三四七包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	三七、九八〇包	一八、六六九包	五六、六四九包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	一七、四七一包	二一、六四三包	三九、一一四包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	一三、三三四包	二四、二〇五包	三七、五三九包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	二九、三八八包	二二、五八三包	五一、九七一包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	三〇、三八八包	一七、六〇二包	四七、九九〇包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	一七、四七三包	一六、〇九七包	三三、五七〇包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	二四、七八六包	四一、五〇八包	六六、二九四包

(三)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中日絲經出口總數表

年份	往歐	往美	總數
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	一四五、七三八包	一四三、二〇〇包	二八八、九三八包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	一五九、六六〇包	一四三、五八三包	三〇三、二四三包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	一六二、一五二包	一六五、九九五包	三二八、一四七包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	一六四、四四五包	一八五、八八八包	三五〇、三三三包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	八六、三七〇包	一六九、一〇九包	二五五、四七九包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	八八、二〇二包	二二六、六五九包	三一四、八六一包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	一二〇、一九二包	二四一、五三九包	三六一、七三九包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	一〇九、六八二包	二五六、〇三一包	三六五、七一三包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	八七、三〇三包	二四三、九八〇包	三三一、二八三包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	八二、三二八包	三〇八、八七〇包	三九一、一九八包

由上頭第一表可以推算日本出口絲經的數目年有增加；由第二表可以推知中國出口絲經的數目也年有增加，不過兩國比較，中國每年由廣東出口的絲經，不過六六·二九四包之譜；日本每年由橫濱出口的絲經，竟有二三三·八七七包之多！比中國每年要多一萬幾千包，實在可怕！但是若照本年正月到五月止上海出口的絲經數量比較起來，也還可抱樂觀。今年至五月止五個月自上海出口絲經，共計九萬零五百二十七擔，較之前兩年爲數大增。——計去年共出口八萬零五百三十二擔，前年（一七至一八年）共出口七萬四千八百五十八擔。——本年自遠東諸埠出口，運往海外絲經，共計三十九萬零六百九十八包，去年僅三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三包，增加率不爲不大。

所可惜的航運毀壞，國家海外航業又極幼稚，運輸困難，交易還不十

分發達。不然，此業必定『月異而歲不同！』

你們廠裏每年出絲總額若干絲的色彩鮮潔的程度怎樣？都望你告訴我一聲。勿復敬祝

諸位的健康。

李伯超。九，六，十二。

(六四) 給趙既富君的信

既富吾兄：

接到你從上海發的信，曉得你已經安抵上海。前次我們號裏運往上海的濟美牌新紅茶四十箱，大元牌新紅茶六十箱，七碗香牌珍眉七十箱，兩香牌珍眉五十箱，錦春牌珍眉八十箱——共總三百箱，已經到了上海。

沒有？若果到了，得價便賣，不必定要「利市三倍」。

朱大經，你可招呼他趕緊回來，號中正是需人的時候，並望你囑咐他將在上海首尾交代清楚。

你此次初出外辦事，雖是平常狠老成穩重，要曉得上海是個最繁華的地方，往往極有把握的人，一到上海便改變了。這個地方實在壞！況且你是個年輕的人，受了東家經理的付託，來到上海作交易，對外代表東家或經理，人家自然要極力承奉你，應酬你，請你吃酒，請你打牌，請你玩姑娘，請你吃鴉片煙，只要你情願，他都是笑着臉兒應酬你的；但是你若是這樣糟法，人家暗地裏便要留你神，久而久之，便影響你店中的信用。所以我從前跑外水的時候，到了上海，一個局也不叫，一口煙也不吃，一次牌也沒打過，一回姑娘也沒玩過。有人笑我「老土」，我也聽着他；有人笑我「豬頭三」，

我也聽着他；有人笑我「阿木林」，我也聽着他。那些來和我做交易，請我玩耍的公司，洋行，却心裏都非常贊成我。曉得我老幹，靠得住，是個真正做生意買賣人，於是我的信用大增；他們和我做個一萬八千銀子的交易，都很放得心。所以我常說：「我的資本，不是金子，不是銀子，不是國幣，也不是中交兩銀行的鈔票，是我的「誠實不欺，老幹可靠」的信用。」

既富！我所說的話，是我二十幾年的經驗，俗話說得好：「要走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又說，「老馬識途。」我是過來人，今天不能不把我的經驗告訴你。一方面關係我們號裏生意的前途，一方面關係你自己將來的運命，你該不以此這一番話太勞叨吧？我現在有一樁事要請你替我辦好，就是把上海市面上行銷各處的各種茶葉的：

(1) 牌號，

- (2) 茶名，
(3) 產地，
(4) 價目，

調查清楚，詳細列個表寄給我，以備參攷。至於在上海的費用，我決不剋扣你。應當用的只管用；應當應酬的地方，只管去應酬，回來的時候，開一個帳給我就是了。只要生意做的好，你不妄花錢，不糟糕，到了年底，我定在純利之中，提出百分之十作你們同事的勞金。此外你家中所有紅白大典，只要我能幫助的，我總幫助你。我並想到年底開股東會議時，提出一個建議案：

在每年本號所得純利之中，提出十分之一開辦一個小學校，專

于教育我們同事的子女，使大家專心營業，不致有「內顧之憂」。
你看何如？

齊大方。九，六，十日。

(六五) 復齊大方先生的信

大方經理先生：

本月十號你給我的快信，昨早送到。我把他讀了好幾遍，心裏覺得又是感激，又是慚愧，又是害怕。感激的什麼呢？經理這樣的知道我們同事的甘苦，事事體貼我們，使我們不致有內顧之憂，甚至替我們子女的教育都籌畫到了，怎樣能不感激呢？

慚愧，害怕的什麼呢？我本年輕，不能擔此重任，蒙經理極力推重，固辭呢，恐怕辜負了經理一番鼓舞後進的盛意；不辭呢，又恐怕不能幹事，累及經理「知人之明」。現在既已擔任了，心中實在慚愧，又實在害怕。凡經理

所說的閱歷之言，皆是我的對症藥石，自當把他牢記在心，做我處身應世的「指南針」。

號中運來各號牌茶葉業已上市，價格不大好，或者遲幾天，可望起色。現在遵示拚一日之力，把本埠各色的上市新茶的牌號，名色，產地，和價目調查出來，列一個表在下邊：

牌號	茶名	產地	價目
貢尖	紅茶	祁門	二十八兩
蘭芽	全上	全上	二十七兩
仙珍	全上	全上	三十三兩
益毫	全上	全上	三十二兩
志成	全上	全上	四十兩

蘭馨 全上 全上 三十五兩

大順 全上 全上 三十兩

仙芝 全上 全上 三十二兩

魁蕊 全上 全上 三十三兩

紫芝 全上 全上 四十二兩

壽安 全上 全上 四十兩

瑞芽 全上 全上 二十六兩

甯香 全上 甯州 二十一兩

龍港 全上 全上 二十四兩

龍峯 全上 全上 十九兩

益芳 珍眉 温州 二十八兩五錢

源順 全上 全上 二十六兩五錢

同泰祥 全上 屯溪 四十四兩

賽華香 蝦目 葵源 五十一兩

祥記 全上 屯溪 四十七兩

德興和 全上 全上 四十三兩

天香 全上 全上 四十二兩

益隆 全上 全上 四十二兩

瑞草芳 全上 全上 四十五兩

益芳 鳳眉 溫州 十八兩

同泰 貫忌 葵源 二十六兩

陸香永 秀眉 屯溪 二十八兩

白話書信 第四編 工商書信

生昌	天香	王者香	取旗馬	魚化龍	大升	益昌	高峯	同泰	益隆	天香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綠茶大盤	綠茶大盤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平水	全上	婺源	全上	全上
廿八兩七錢五分	廿七兩七錢五分	全上	廿七兩二錢五分	全上	三十兩	三十兩	二十兩	十九兩	二十一兩	十九兩

雙獅牌

全上

全上

二十八兩

咸宜

珍眉

婺源

六十兩

利和

全上

全上

六十一兩

天香

全上

屯溪

五十兩

陸香永

全上

全上

全上

蓋天青

全上

全上

全上

益隆

全上

瑞安

四十三兩

賽華香

全上

婺源

五十二兩

新六香

全上

屯溪

四十七兩

一捧香

全上

全上

五十兩

燮昌

全上

婺源

四十四兩

白話書信

第四編 工商書信

天然香	全上	屯溪	四十七兩
益香	全上	婺源	五十七兩
孫瑞芳	全上	全上	四十八兩
馨香	全上	屯溪	十八兩
馥蘭香	全上	屯溪	三十兩
第一峯	全上	全上	二十二兩
珍春	全上	徽州	十八兩
六香	全上	婺源	二十一兩
美最香	珍眉	全上	二十一兩
乾祥吉	全上	全上	全上
天香	全上	全上	二十五兩

咸宜	全上	全上	二十八兩
雙昌	全上	全上	二十兩
孫瑞芳	全上	全上	二十七兩
同泰	全上	全上	二十六兩
益昌	全上	全上	二十八兩
第一峯	全上	屯溪	二十八兩
一品香	全上	全上	三下兩
德和	全上	瑞安	十七兩五錢
恆懋	全上	婺源	二十四兩
一品香	全上	屯溪	三十三兩
春芽	全上	徽州	十八兩

白話書信

第四編 工商書信

陸香 全上 藝源 三十一兩

恆益 全上 全上 二十兩

芽珍 全上 全上 二十六兩

上頭表內所調查的，是浙江温州及安徽徽州各屬出產爲多。我們的六茶因爲出口的很少，市面上沒有多少大批交易，所以也無從調查。

目下的市面，雖然清淡，幸而先令票縮短，價格可望立定，以待時機。不過紅茶銷路，異常停滯，寧州的已落到十九兩，祁門的已落到二十六兩，將來不知落到什麼地步！究竟什麼道理？這也是我們應當研究的。不然，我們的交易還能够指望發達嗎？我想他停滯的原因是：

(1) 製工太差，顏色，口味，都抵不過日本的綠茶。

(2) 裝潢太不講究，不能起顧客的美感。

(3) 華商無信用；一種貨色出來，始而精美，後來越過越壞，以致洋商裹足。

(4) 保護風濕之法不講究，貨色運到外洋，不是走了氣，便是受了潮，以致失了茶的本味。

補救之法，即在反其道而行之。趕緊提出款項，在山上開辦茶葉講習所，聘請專門技師教授。一面選派有中學以上智識的聰穎子弟到日本和西洋各國留學，專門研究茶科學識，以備歸來改良之用。這不但是我們茶商生死的關頭，也是中國茶業一個盛衰的關頭。先生在我們商界中素負聲望，又非常的熱心，能出來提倡提倡，當可有成。茶業前途，在此一舉，望先生注意。此復，敬請
教安。

後學趙既富。九，六，十七。

(六六)

給河南森源棉花轉運公司經理朱恆之先生

的信

漢口，日租界，青山路，

兆豐里，二十八號，

源泰轉運公司。

河南，鄭縣，

森源棉花轉運公司，

朱恆之先生。

親愛的朱先生：

近來你們公司的交易好麼？上海，天津，漢口的客商來的多麼？河南今年棉產收穫旺麼？據說，河南實業廳，曾買了一些美國棉子，發給各縣農會，轉給各村農人試種，並且頒發獎勵植棉章程，又於去年冬天，開「棉花成績展覽會」，以增進農人植棉的興趣，果然是真的麼？果能實事求是，不蹈官場虛應故事，貪功冒賞的故轍麼？

我的意思最好由我們一般社會中有熱心毅力的人出來組織一個植棉公司，在陝縣，靈臺，閿鄉，洛陽，偃師，以及新鄉，武安各處，買些地皮，設總公司于鄭縣，多在美國請些有名的植棉技師，並在南京，金陵大學，通州農校植棉科選學生分赴各處設廠種植，把美國以及各國的棉子一齊帶到

各地試驗試驗；如試驗出那一種適于那一個地方，即在那一個地方專植那一種的棉子，三五年後，必定著有成效，然後再行推廣于江蘇、直隸、湖北、安徽各省。十年以後，中國或可不再仰給舶來的棉花，便可不致受凍了！

先生！你可曉得將來世界要起棉花的大恐慌嗎？前天我們公司裏接到美國紐約一封信說：

「世界各國所需要的棉花，大半仰給于美國；而美國近年來棉花的產額，已經登峯造極，未必再能增加了。世界各國，應另向他處購求生棉。按全世界各項實業，以業棉爲最大。世界中直接從事產棉、製棉及賣棉之人，差不多有六百萬人，而投入這一業的資本，已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

「至于全世界的棉花的產額，也年有增加：

「一八〇〇年僅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一九八五年
加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一九〇〇年七五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一九一三年則一躍而至一四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磅了。」

「去年的產額，也和一九一三年的產額差不多。世界各國以美國南部諸州，產棉極富，足以供給世界的需要。不曉得天下無論什麼事，皆有盛極必衰之勢。美國的棉業，現在好像已經到了這個期限了。雖然美國境內還有餘地可以種棉，南部種植家也有推廣棉料的趨勢，但是害蟲為患，棉花的收穫大減，而「勞工問題」也是他的一個大打擊。」

「統計今日世界需用棉花的總額，每年要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包。預料此十年之間，恐將又要溢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包。以後十年，也當再見增加。試問世界各國若不趕緊推廣植棉區域，極力講求植棉的法子，將從什麼地方得這大宗棉料？

由此看來，我們中國推廣植棉事業，更當急起直追，兼程倍進。你以為何如？就此問問你的安罷。

弟崔亦新。九，八，廿八。

(六七) 復漢口源泰轉運公司崔亦新先生的信

河南，鄭縣，

森源棉花轉運公司。

亦新先生：

接到來信，拜讀一過，危詞悚論，令人寒顫！現在世界用棉之途，逐見擴充。從前只用他去做衣服，做紡織物，現在，又發現種種新需要。如汽車和輪船的製造要用他；製造牆紙，製造假草和假絲，都要用他。雖說現在美國及熱帶和偏近熱帶諸地產棉很多，然據可靠的統計，世界人類之穿棉布衣裳的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加上其他種種需要，那麼，用棉之廣，也當數倍於前。據華商紗廠聯合會民國八年的棉產調查報告，我們中國各省棉產統計如左表：

民國七年

民國八年

江蘇

四·一二八·六九六担

二·七六二·一六〇担

直隸

二·〇九九·三八一担

二·六八三·七八六担

白話書信

第四編 工商書信

三二九

湖北	二、三七〇・一七〇担	一・三三一・〇〇〇担
浙江	七二四・〇〇〇担	七二四・〇〇〇担
山東	七二〇・七八九担	七二〇・七八九担
河南	二六八・一六二担	二六八・一六二担
山西	三〇四・三二二担	三〇四・三二二担
安徽	二四三・〇一二担	二四三・〇一二担
江西	一〇五・〇〇〇担	一〇五・〇〇〇担

共一〇・九六三・五三〇担

九・〇七九・一六八担

照着這個表看來，我們中國所產的棉花，只抵世界棉產總額十分之一，而人口却占世界全人口四分之一，則供給與需要相懸太遠；若不趕緊設法，不久便要大起恐慌，在各地設立植棉試驗場，為推廣棉產區域的第

一步。近年以來，公私設立的植棉場很多，純粹國立的棉場有四處：(1)通州、(2)正定、(3)武昌、(4)北京。至於私立的：

在南通則有私立農校的棉場；

在上海則有穆氏棉場；

在南京則有胡氏棉場、金陵大學棉場；

及分設二十二處之「標準棉準棉籽棉場」

其他還有各墾植家之棉場，如南通張君、天津言君、河南鄔君、杭州高君一班人的。鄭縣並非宜棉之地，不過交通便利，北部各處棉花多聚集于此。在此設廠紡織，不怕供不應求。前次上海德大、厚生紗廠經理穆藕初先生在此地開設一個紗廠，名叫「豫豐」，有紗錠五萬枚，布機一千二百架。現因機件沒有到齊，先開紗錠一萬。一年以後，大約所有其餘四萬錠以及布機

等等，都可開始工作了。將來挽回利權，一定不少。

穆先生且宣言：「現擬於城市開鑿井泉，供民吸用，以重衛生；設藏書樓供衆閱覽，以增智識；設青年會附辦學校，以期普及兒童教育，並資送學生二人赴滬職業學校肄業，俟畢業歸來，設立職業學校，以培植貧苦子弟，使各有一技之長……」此雖與我們所設的棉業問題無直接關係，然中國各省假使多出一些像這樣的資本家，實業家，雖說不到真正「德謨克拉西」的社會，更談不到「共產主義」，但是地方受福一定不在小處，我絮絮叨叨地已經說的不少了，下次再談罷，就此祝你的精神健康且愉快。

弟朱恆之。九，九，二日。

(六八) 給上官敬五先生的信

敬五先生：

你前次來信，論及布業，可謂「慨乎言之」！我當時本想立刻回你信，只因我的二弟弟世則，在九江病重，一日連接友人兩個電報，催我火速到九江來，我於是倉倉皇皇地到了九江。但是他已經不能說話了，可憐！他還勉強和我說了幾句，說道：「大哥！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又說：「來寶！你告訴廚房，叫他預備飯。」我實指望把他的病養好，便同他一陣回家看看老親，那曉得他沒有四天竟然舍掉他的最親愛的哥哥，永不見面了！他初見面的幾句話竟做我們弟兄兩個最後的訣別了！思想起來，肝腸寸斷！所幸此間生意有馮敬五先生老成持重，一切經手，均有頭緒可尋，生前尚無虧

累。

所難堪的是我的老親；最難堪的是我的弟婦。一年之中，一個姪兒，兩個兄弟，人生慘痛，也算到了極點了！我的二弟弟艱難創業，平生慷慨好義，專濟人之急。現在他既不在，他的動產除去兩萬金做他的寡妻孤女的養贍教育費，及分謝店中諸同事的五千金外，其餘的八萬金，決計以十分之四開辦通俗圖書館，十分之三辦國民學校，十分之三建築公園，就叫做「世則公園」。至于馬路上的市房，和性園，都捐出來辦一個商業補習學校，給一班失學的青年商人一個求學的機會。凡此所爲，皆是體貼我的弟弟在日的志趣，完了他生前的心事而已；並不想替他留死後之名，更不敢替他要超度升天之福！

我的自己店內，生意也不大好。瀏陽尖子的市面，今年却比往年好的

多了。上海匹頭的交易怎樣？你能費點工夫詳細寫封信給我麼？勿上，敬頌康健。

弟歐陽克文。九，七，十五。

(六九) 復歐陽克文先生的信

克文先生：

昨天接到你的七月十五號的信，吃了一驚！你的二弟弟那樣年輕有爲，身體又那樣好，怎樣就一病不起！唉！他不但在我們商界是少有的，就是在教育界中要找像他那樣通達事理，洞悉人情的人，恐怕也不可多得！

先生竟能把他的「一手創造的產業的大部分充辦公益，以竟世則先生未竟之志，可算得『難兄難弟』」實在是我們商界的好模範，也是一般

青年的好模範！唉！那些大腹賈聽見了，豈不愧死！

不過我還要勸你：世則先生已經「含笑而去」，人生不過百年，早遲終須一死，千萬不要過于悲痛；要努力向前做我們未死者應做的事。灰心，短氣，都是無用的。

此間匹頭市價依然沒有低落。據英商瑞和洋行報告說：「英國現在有一般明白的商人，傳說正在設法使市價平到相當程度，不過還沒有賣出的各廠要價，雖不一致，然而自己總說這是最底的價錢了。有人向那裏去問價的，據說染色布類，今日所開的價目，較之去年六月，已漲高百分之七五；較之去年十月，漲高百分之五十；較之去年春季，市價最高的時期，還漲至百分之十的譜子。所有成交的，都定期明年四月六月交貨。」不過本國市面，較之去年尚無大上落。路透電最近曼恰斯德消息，說「漂白布一

項，上海近有來問價的。」

今早接得天津莊客通信說：「北京戰事，不便詳述，但聞交戰區域，業已擴大，某軍日有大批傷兵運載回京，某大將軍已經乘飛機由空中脫逃了；又有人說沒有逃掉，已經作了俘虜。無論如何，我們商民總是要倒霉的！——閉門歇業，拿錢作軍餉，——任他門那一邊勝，那一邊敗，於我們做生意的有什麼大關係呢？當此「風聲鶴唳」的時候，交易當然是沒有的；不過盼望這些八太爺們早些收兵，可憐可憐我們罷……」

先生！你看我們中國的商人，總是這樣的沒出息。他們以為我們——商人——只管做生意，不管你們什麼皇帝也罷，總統也罷，共和也罷，專制也罷，甚至日本人來也罷，英國人來也罷，只要不礙我經商，我皆是歡迎的。這樣鼠目寸光的商人，怎樣不亡國？他們不曉得問一問自己：我們商人是能離

開這個國家社會的麼？若是離不開的，那末，我們商人對於他也有保護，整頓，改良他的責任麼？我們爲什麼要受這般軍人，政客，的欺侮，聽着他們狗爭糟，還要替他們籌餉去飽他們那些兇神惡煞的肚子，增加他們的殺人器具？爲什麼他們這樣肆行無忌，我們便不該大家集合起來收拾收拾他們？若照這樣一想，我們商人對於國家社會的事，也就不能『袖手旁觀』了。不然，只是打糊塗主意，便想什麼事不管，只顧做生意賺錢快活，這是『駝鳥攢沙，顧頭不顧尾』的辦法，怎樣行得！

「閒話少叙，書歸正傳。」上海匹頭，本星期共賣去四萬一千三百零八包；原色布除分量最重的外，價尙平穩；白布仍缺貨，而價錢上落不定，一般已經買進特別牌號的，大半抬高市價。不過本星期拍賣市價尙定，平均跌落尙不到一兩五錢。呢布很堅強，泰西緞質太軟弱。現在我把這一星期

裏賣出的花色疋數列在後面

原色布

五・五六五疋

白色布

一五・一四六疋

標布

無

漂白標布

三〇〇疋

細斜紋

四六〇疋

粗布

一・二〇〇疋

土耳其紅布

二・四六〇疋

剪絨

一五〇疋

洋紗

六〇疋

黑布

無

白話書信

第四編 工商書信

棉羽綢

一一·七八五疋

花色棉羽綢

一·二四〇疋

棉羅緞

九〇疋

棉羽綾

四五〇疋

棉呢布

無

泰西緞

二·一六〇疋

羽毛

一〇疋

嗶嘰

無

羽綾

四〇疋

小呢

一二疋

九江生意怎樣？市面比此地大麼？順祝你的健康！

上官敬五。九，八，十三。

(七十) 給周雨亭先生的信

雨亭先生：

你去之後，店中生意如常。時局不知究竟怎樣，還有即時解決的希望麼？前天接到潁州、正陽各莊信，說進貨很多，價錢和從前差不多。一俟船隻到齊，即便裝運來蚌。但是困難的就是車子：一半是爲有力者佔去，一半是爲有錢的佔去。不知道臨時發生困難不發生困難。

家鄉一帶年歲還好，不過所難堪的：莊稼漢子汗流如雨地種的糧食，縣衙門的錢糧，一兩銀子，要去銅元三四吊；此外縣差下鄉催錢糧的應酬

哪，送盤費哪；本坊地保打「秋豐」哪，一年兩季的生日哪，一夫所得，已十去五六了！除去一家老小的吃穿，那裏還有什麼餘項呢？至於種人家的田地的人，——所謂「佃戶」——主人家大半都是有錢有勢的。他是不問人的飢和飽的，不問人的死活的，不問年歲豐歉的，只知道到了時候要看租，到了時候要收租。收租的時候，有的要過秤稱，有的要過斗量，分量要足，顏色，骨子又要好；壞一點不行，少一毫也不行。而且他的看糧米的先生還要有點好處送他；不然，這塊田裏的糧食本當看六成，他一定要把他看八成；所以雖是豐收，農民還是沒有福享！

至於我們商人，人家都說我們快活，專門算計賺錢。不知道「貨過三關不賣錢」，現在這些當關吏的，比什麼都利害；換一句話，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十年前的辦稅務的人，較之現在，我們真要歌他們

的功，頌他們的德了！從前只報一個錢的貨物，現在要報四個錢，五個錢；從前關上一班人，不過是背地裏要錢，現在他們簡直彰明昭著地要起「黑禮」來了。所以我們的貨物從各處運到出賣的地方，一個錢的貨，差不多要兩個錢的稅和黑禮，其餘還有水腳，運腳等等一切盤費，貨物怎樣不貴呢？

現在上海的米糧行市怎樣？請你把以下所開的各種雜糧，米，麥，和油餅的市價詳細告訴我一聲：

(1) 雜糧

河南大荳	正陽關黃荳	大連芝蔴	碭山黃荳	蕪湖
湯荳	山東生仁	穎正黃荳	寧波蠶荳	河南生仁
江城門子荳	漢口六月白荳	夾倉生仁		九

(2) 米麥

廠機北幫白更 河下南廠白更 廠機包尖 河下北幫

白更 河下北晚更 河下叭叭白更 河下宿北幫北更

河下白元 江西特機晚米 河下蘇同白更

(3) 油餅

牛莊荳油 真夾生油 船大連荳油 船貨大連光餅

輪船牛荳油 大有廠荳油 旗昌元荳油 六月上標準餅

六月下標準餅

以上各貨，除蕪湖、蚌埠、漢口各莊已經存儲預備裝運的外，其餘的若果市價好，還想打電給各處定個若干。

上海各處，據說瘟疫流行，望你諸事保重。

你的平安，

溫樹棠。九，七，十四。

(七一) 復溫樹棠先生的信

樹棠先生：

來信收到了。你所論的農民和商人的苦況，關吏和縣吏的橫暴貪婪，實在痛快淋漓！我是佩服極了。

本星期各種雜糧，市價仍平穩，惟生仁因油價疲軟，各幫停辦，價格遂步步跌落；黃荳漲落不定，其實漲落也不甚巨。米市自經平價局四出搜羅，減價出售以來，連日已漸漸跌落。雖有一二奸商，希圖抬價，其奈人不光顧？何所以昨日（三十日）上市，無錫，常州頂白機米，每擔開十三元九角，而

各米棧祇售十三元二三。據說，那種米裏攪有松江、角里等處的貨色，和原米不符，所以其價較廉，而最大原因，就是近來湖南運來的米很多，從本星期起，統計每天有四千擔以上，每擔的價不過九元左右；加以浦東一帶，今年收穫大約即在陰歷七月上旬可出新米。

又有一個消息說，本埠因各產米區域，當地官紳禁止運米出口，無錫各處到貨不多，故每石仍需十四元左右。近來各處米商，因他們自己地方存米甚多，除供給他們自己的需要外，還有餘糧，可以運到上海出賣。價錢並不過昂；因為這些商人曉得他們是社會的一個人，他們的責任在輸送各地貨物，「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不是只徒賺錢的。若是只徒賺錢，不顧多數人的福利，那就是多數人的仇敵，社會的蝨賊。所以他們到了這人心惶惶的時候，還能激發天良，盡他們的力運送糧食來救濟上海地方的民

食，在中國商界中總算不可多得。我們那些可憐的貧苦的兄弟姊妹們，莫不歡喜的了不得！

至於荳油市價近來還算平穩，生油市面漸落，餅市際此暢銷的時候，來源缺少，銷數並且比較往年還要旺些，所以市價日漸漲高，現在已經漲到極處了。

現在我把他各種詳細價目，列出表來，如下：

(一) 雜糧市價

河南大荳	三三	兩
大連芝麻	三〇	〇〇
蕪湖荳荳	六〇	八八
穎正黃荳	二三	九〇
	二五	
	三〇	四六

河南生仁

五・三五

漢口六月白荳

三・三四
二七

正陽關黃荳

三・四三

礪山黃荳

三・四八

山東生仁

五・三〇

寧波蠶荳

二・六六
〇六

九江城門子荳

三・三三
〇三

夾倉生仁

五・五二
一五〇

(二) 米麥市價

廠機北幫白更

一四・元

廠機包尖

八・

河下白晚更

一四·八〇

河下宿北幫白更

一二·

江西特機晚米

八·九〇

廠機白紬

九·三一〇
八·三〇〇
至

湖南靖江米

七八·六一〇〇

(三) 油餅市價

牛莊荳油

一〇·五〇
兩

船大連荳油

一〇·三〇

輪船牛荳油

一〇·九五

旗昌元荳油

一〇·七〇

六月下標準餅

一·二八

真夾生油

一〇・二〇

船貨大連光餅

一・六二

大有廠豇油

一〇・五五

六月上標準餅

一・四二五

周雨亭。九，七，三十一。

(七二) 給漢口慶天祿藥號一個同業友人的信

普賢老哥：

我們這些夥友們真正是前世作了孽爲什麼這樣的活受罪呢？我們只因現在上海的生活一天高似一天，生計一天難似一天，各色東西都比

前幾年加幾倍的貴，而薪工依然和前幾年一樣，你想怎樣能過得去呢？

因此，前幾天我們同業的各店中的夥友，大家組織一個「藥業友誼會」，專門籌議維持同業各夥友生計的方法。一方面固結團體，趕辦「同業儲蓄會」，爲最後行動的預備；一方面用同業友誼會的名義，向藥業各店主請願加薪，以顧各夥友的生計。不料他們這些資本家大發雷霆，一毫不理，於是大家又公舉代表兼調查員葛克鑑君去同他商量，態度異常誠懇，詞意也極其平和，往反至再。待葛君同他申辯，竟被王金美一夥人向法公堂誣控，檢廳糊塗，無故地把他捉去押了幾天！你想大家憤不憤？

我們同業就不能不用最後的武器了！於是一面一律罷工，一面分頭向商務總會，和各路商界聯合會說明罷工理由，請他們主張公理，維持人道。又一方面趕緊由同業友誼會延請著名律師和他們店主人打官司，一

方面預備持久的道理，總使一班同夥，不致因生計維艱而被萬惡的資本主義，雇傭制度所征服。成敗利鈍，我們都不管；只問我們所主張的事理是或非，公或私。

各路商界聯合會曾開二三次大會，都說藥業各店主豈有此理。漢璧禮路商界聯合會首先表示同情，並代發一封通告，略說：

敬啓者，藥業友誼會加薪一項，前曾稟請上海縣知事批准在案。茲爲慳吝店東，抗違諭令，不肯加薪，是以激動公憤，推舉代表兼調查員葛克鑑君前往論說，被違背人道之王金美、王曉田等，向法庭公廨捏情誣控，致葛君身陷囹圄，各界已咸抱不平。現葛君已脫出拘囚，而顏品三、王曉田等猶百計傾陷，僞造恐嚇信件，蒙稟警所，希圖葛君再受刑事處分，破壞友誼會名譽，奸險無恥，亦云極矣！查藥

業夥友，多通文義，明製合，其技能智識本較他業爲高，而薪工反比他業微薄，已失公平之道矣。況葛君之爲人，見義勇爲，臨難不避，在虹口老泰山堂經理多年，及爲本會幹事，又能熱心辦事。今爲公益，遭此不白之冤，在葛君雖內省不疚，而同人等實不能不代爲表白。且藥業夥友多係家道貧寒，店主等雖屢有加薪之言，實無津貼之意，處境殊堪憐憫。爲此，本會敬代藥業夥友呼籲於公衆，尙祈各界仁人君子，主持公道，要求租界官廳照上海縣諭令一律照加，俾各夥友勉却枵腹之虞，感激大惠，夫豈有涯……？

由此可知這一班資本家真正可惡了。他們只願用我們的勞力做他們生產的工具，攫取金錢的機械，那問我們的死活？

前次本埠香店工人因爲生計艱難，柴米昂貴，要求各雇主加價，還每

天加他們工資錢一百五十文呢！我們要求不得，反給我們一個『下馬威』。這樣的壓迫，豈不是逼我們上梁山嗎？

我們現在已經覺悟了：這樣在老虎嘴裏討生的辦法，終久是『坐以待斃』！以後當從事直接行動的鼓吹；有事的時候，便當一刀一槍，直接了當地打破這種資本主義下的私人占有權，把某一種工廠就歸某一種工人管理；某業的財產便歸某業的職工全體所有。漢口藥業素來發達，老母又很明達，能以協力進行麼？此上，並頌

你的健康。

弟江天左。九，九，五。

(七三) 復上海藥業友人江天左先生的信

天左先生：

你們在上海的行動，我早在報上看見了。你們雖是失敗，並受了種種苦痛和壓迫，要知道失敗就是成功的母親。多失敗一次，多得一次經驗。不要灰心，不要退縮。

不過我對你們這次運動的失敗，得了三種覺悟：

- (1) 我們做職工的團結力太渙散。
- (2) 我們同業中多數還是一點智識沒有，所以沒有團結力。
- (3) 對於資本主，還取請願的方式，最易長他們輕侮欺凌的氣。

所以我現在已經聯合一些同志，根據上面三種理由，想了四種辦法：

(1) 糾合同志組織同業店員儲蓄會，即是和你們所設的一樣的精神，為將來非常時間的預備。

(2) 懇求本埠各校熱心教育的教職員和學生趕組一個補習學校，把全埠失學的青年，無論在商店裏，在工界或農界裏的，都「來者不拒。」

(3) 此後對於資本主不再作間接的，柔弱的乞憐，要做爽快的，直接的行動。

(4) 常常做大規模的宣傳講演。

至於此地商界青年的智識，恐怕還不如上海，所以做起事來，就要格外吃力。不過我們要覺悟：我們一方面要做社會革命的實行家，一方面要做社會革命的宣傳者。不但要把這種主義宣傳給我們商界青年，還要把他宣傳給工界農界青年；不但宣傳給工界農界青年，簡直要盡力把他宣傳給一般的勞動者如擔挑貿易的，人力車夫等等。宣傳的大義最緊要的

就是：

- (1) 打破資本制度，所有財產概歸生產者所有。
- (2) 打破階級制度，一切平等。
- (3) 打破現有的家族制度，認定個人是社會上的「么曬」Unit，不是家庭的「么曬」；是有獨立人格的，不是家長的附屬物。
- (4) 打破男女的界限，進行絕對的社交公開，戀愛自由。
- (5) 實行汎勞動主義。不勞者不能得食。

現在我已經聯合我們商界同志，先由我們自己試行。看看發生什麼弊病，然後隨時補救。我想大凡一樁事情初發生的時候，大家總是反對的。他們因為恐怕有危險，不敢丟掉舊習慣，舊禮俗，舊制度，所以妄生疑懼。若是別人大胆兒試驗出成績來，久而久之，這些反對的人也都變做贊成的。

了。天左先生！你看怎麼樣？勿復，即頌健康。

弟高普賢。九，九，十二。

(七四) 給孫萬緣先生的信

萬緣先生：

我們商人向來是不干預政治的。此次我們因為屢次政爭的經驗，得了一種覺悟：什麼覺悟呢？就是見得國家社會是我們一般人組織成功的。我們既要在這個國家社會裏生存，便不能不起來和大家都夥兒擔負種種的責任。政治不良，社會腐敗，當然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就是政治改良了，社

會更新了，我們也有我們應盡的責任，不可徒然享福。其實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裏面，有少數人盡力服務，多數人不賣勁，只享安逸，固然是弄不好；就是多數人負責任，有一部分只取其所需而不盡其所能，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則國家仍是不得太平，社會依然不得安寧的。

現在大家明白了，真明白了！前天我們湖北發生了一個大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省長問題。王占元非要孫振家留任不可；我們紳、商、學、各界非要夏壽康不可。平心而論，夏壽康又比孫振家好多少呢？不過夏是湖北人，又是個書生，平常也還愛名譽。他從黎前總統辦事多年，雖沒有大好處，也沒有大壞處，比較同王占元一鼻孔出氣的孫振家，大概要好的多了。夏若能來，總可達到軍民分治的目的。王占元也就是怕的這一着。所以他抵死的不肯鬆口。昨天我們商界開全體大會議決：

(1) 警告王占元不要再做督軍兼省長的迷夢。

(2) 電告夏壽康，請他趕快來接任。

(3) 用實力監督軍民兩長實行軍民分治。

(4) 如王占元着迷不悟，商人全體罷市。

(5) 由商人派員分頭到各鄉鎮，各工廠對工人農人演說，教他們起來，合力和那惡政府，惡軍閥戰爭。用他們的斧頭鋤子，去斫去鋤那些不勞而獲，侵占我們全體幸福的官僚武人。

(6) 我們商人要漸漸的謀與工人，農人接近；盡我們的力量去幫助他們增進智識，加高地位，把我們的幸福平均分給他們，藉此免去『有產階級 Bourgeois 和無產階級 Proletaire 的戰爭』

(7) 籌備定期開國民大會，解決國家生死問題！和議問題，制憲問題，廢督問題，各省自治問題——不過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絕對的拒絕官僚，武人，政客及帶有官僚，武人，政客臭味的一般游民趁機加入。

上海什麼樣情形？請你告訴我。就此請你的安罷。

弟唐北平。九，九，廿一。

(七五) 復唐北平先生的信

北平先生：

我正要寫信給你，你却先寫給我了。我們商人現在已有覺悟，誠如你

所說的稍一不慎，便爲官僚政客武人所利用。他們平常看我商人好像嬰兒一般，以爲可以任意玩弄，都可聽他們指揮，也誠如你所說的。所以我們上海的商人，處處留心，永遠不上他的當。

我們組織的國民大會策進會，聯合了一百幾十個團體。其中以商人團體爲最多，其次工界，其次學界。所謂官僚武人，政客及帶有官僚武人，政客臭味的概行拒絕，實在和貴省商學各界不謀而合；也足見國人對於官僚武人，政客深惡痛絕的情形了。

至於「軍民分治」，「省長民選」，或「廢督」呀，「裁兵」呀，「蘇人治蘇」，「鄂人治鄂」諸問題，彼此既有共同的意見，又有一致的輿論，將來必可見諸事實。不過成了事實以後，是福是禍，還不敢說。因爲名義和內容不必一致；把督軍去掉，只留省長；假使人也可做省長，鬼也可做省長，

王占元也可做省長，陸榮廷也可做省長。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辦法，有什麼益處？或是仍令段祺瑞、倪嗣冲那樣的人治皖，陸榮廷那樣的人治桂，張勳那樣的人治贛，張作霖那樣的人治東三省，豈不是自殺自，又有什麼益處？

無論如何，我的意見，總要多數的人有了覺悟，對於國家社會的事，不肯輕輕放過。我們要趕緊聯絡農民階級和勞動階級，一致的和武人官僚戰爭，把他剷除淨盡，不使再為國家社會之害。你們所議決的辦法，我條條都贊成。其中尤以第(6)條所言為深識遠慮。人類若是真正要減少痛苦，一定要先廢除「私有財產制度」。馬克思和安格爾斯的共產黨宣言書上說：

你們恐怕我們要廢止私有財產，你們現在的社會裏，十個人

營中就有九人喪失了私有財產；少數人有了私有財產，十分之九的人自然一無所有了。這種財產制度，是要大多數人絲毫沒有財產，做他存在的必要條件，你們還要非難我們主張廢止他。

所以我現在赤裸裸地把我從前所有的一點財產，除掉了幾千銀子留着生活，其餘的都拿出來做公益，辦社會事業，絕不留給子孫去害他們，就是沒有共產主義傳布到中國，這些東西也是他們「好吃懶做」的毒徽。而且「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們做人父兄的，只要設法教育他們，使他們得到對己足以自活，對人能勉強實力盡他的本分。至於店裏的財產，只要同事的能以實行共同生活，共產制度，我也便完全交給他們。你看這樣好不好呢？就便請請你的安。

弟孫萬緣。九，十，一。

(七六) 給包愛生先生的信

愛生先生：

我接到先生的信，說我生長富貴，恐怕不能吃苦，不肯容納我到工廠做工。

先生！生長富貴的人，固然是十有八九不能吃苦，但他們不能吃苦，都是沒有覺悟的人。我現在真覺悟了！真澈底覺悟了！

從前的人羨慕富貴，一半就是羨慕「不勞而獲」，所以他們處在境遇豐裕的時候，只知道驕奢淫佚，不知道習勞苦，求學識。一旦時過境遷，家

道衰落，好吃懶做，習若天性，生活日迫，一事無能。俗話道：「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只有流爲「要飯的」而已！

我雖是生長富貴，然而却不是純袴子弟，家道正盛的時候，尙且親同家裏的伴當一塊兒操作！現在父母去世，家計艱難，還有什麼不可以做的呢？況且天下最可恥的是那一種社會的單獨消費者；最可貴的是那一種消費少而生產多者。我有手可以拿東西，有腳可以走路，有腦力可以構思，有體力可以運動，各有本能，爲什麼我不去用他，把他放在閒散的地方呢？

先生！你若不信，我還可以舉幾件事實，做個保證：

(A) 我家裏庭院中的路都是我親自和匠人建築的。

(B) 我家的小桃源裏的洞天也是我做童子的時候，和父親一手造成的。

(C)不但我能吃苦，就是我家無論那個都能吃苦，都同我一樣的能吃苦，情願吃苦，也很想各找一個相當的工作。

(D)我家現在一個僕役不用，凡遇燒鍋，煮飯，擔水，挑菜都是我的哥哥和我擔任。

(E)我們一天三餐，只是一兩樣蔬菜，絕無葷菜。

以上所言，皆是昭昭在人耳目的事實，先生該也曉得罷。若先生還不相信，請暫且許我進來，試驗一個星期。若吃得下來苦，你就留我；若吃不下來，不要先生辭我，我自己便捲捲行李走了。有人說：「膏梁子弟，絕無英雄。」話固是不錯，然而也不能一概而論。釋加摩尼舍去王太子之尊，苦心修行，說法救世。可見生長富貴的，也竟有大智大慧出於其中。我雖沒有世尊的夙德，難道連做工的資格也沒有了麼？我詛咒富貴！我詛咒膏梁！然而我的

勞工的志向是很堅定的，先生該不致像這樣謹慎罷。特此再給你一信，務請回信，就此祝你的福。

程仲禮。九，一，十。

(七七) 復程仲禮君的信

仲禮君：

勞工的思潮，現在國內青年，已經被他衝動的不少了。不過浮慕的多，真正覺悟的少。所以前次你給我信，說要到我的工場裏來做工，我不敢相信。昨天接到你的第二封信，看你對於勞動方面，已經成了習慣，我才有幾分相信。不過我的工廠底組織，和工人的待遇，恐怕你還不能十分瞭然，現

在我特把他的內容略略告訴你一下：

(一) 本廠組織

(1) 本廠是斟酌生產消費合作會社的辦法組織的，就是一方面顧及生產者的利益；一方面顧及消費者的利益。

(2) 將每年純利百分之三十爲資本家的利益；百分之四十爲工人的利益；其餘百分之三十爲消費者的利益——三方面中，惟工人勞力獨多，故所得利益也較資本主與消費者爲多。

(3) 消費者的消費額，達百元以上的时候，有一投票權；達三百元以上的時候，有被選舉權。

(4) 凡在本廠工人，皆有選舉權；工作在二年以上者，得有被選舉權。

(5) 職員任期，均以三年爲限。

(二) 工作方面

(1) 男女工人均每天工作八小時：上午七時至十一時；下午一時至五時。

(2) 未成年的工人，無論男女，均須在十四歲以上。其工作時間，每日六時：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下午二時至五時。

(3) 星期日上午作工，男女工人工作四小時；未成年的工人工作三小時。下午休息。

(三) 工人的待遇

(1) 設養病室以療養疾病的工人。

(2) 組織俱樂部，音樂會，運動會，辯論會，以愉樂他們的精神，增

加他們的體力，磨鍊他們的智識。

(3) 組織夜校，使工人得受相當的教育。

(4) 組織小學校，專門教育工人子弟，一概免費。

(5) 工人有疾病時，由本廠醫生驗明後，得在病期內，仍照其他工人享同等利益。

(6) 女工在生育期間前後各一個月，除照舊給資外，另給養育費十元。

(7) 工人子女在本廠設立之小學畢業後，其成績甚優，經本廠教育委員會考驗後，其可以深造者，得由本廠資送升學。

(8) 由工人組織衛生委員會，凡關於工人飲食起居的衛生事務，得由該會自行處理。其所需的經費，得由該會提交本廠職員

聯合會議決照行。

(9) 在本廠工作十年以上，年齡達六十，不能再任勞力者，得由工廠年贈勞金若干。其年在五十以上，不堪重役者，得由工廠指定比較省力的工作，令其擔任。

(10) 至於飲食，則仿照分食辦法，一碗湯，一盤菜。並且炊爨之事，均由工人分組，按期輪值。

以上不過本廠內容大略的情形。你若能了解這種組織的精神，贊成這種組織的方法，並且能以吃得辛苦，有了決心，就請你來試試看，此復，祝你的幸福。

包愛生。九，一，十五。

(七八) 劉大生給王小五的信

親愛的王五哥：

我們兩兒雖說是個朋友，却是你我都陷入同樣的不幸的境遇裏面。彷彿是一母所生的一對「雙生兒」差不多！世界上多少悲劇，都是我們的影子；文學家多少社會的小說，也都是爲我們寫照。雖然，像這種不幸的境遇，我們認識和不認識的兄弟們，不曉得有多少呢！即以漢口而論，我們作苦力的，上自龍王廟，下至洋火廠一帶，差不多有五千人。分成多少幫內，有一幫專守候各輪船碼頭作生活的；計招商局及周家巷附近有二百多人；太古碼頭有二百幾十人；怡和碼頭有二百二三十人；日清寧紹兩公司，有六七百人；鴻安公司也有一百好幾十人。他們無論天陰天晴，刮風下雨，

都是牢守在他們的老地方；若非犯了偷竊行爲被管貨的人驅逐走了，決不離開他去的。我雖賣苦力，然而覺得比他們還要舒服一點。我每見着他們那一種狀況，便歎歎地想道：這一班的苦兄弟們還是前世作了孽，特地裏闖王爺發他們到陽間來受現世地獄的惡報的呢？還是他們生來是一種賤種，應該受罪，應該沒有知識，應該不受教育的呢？還是他們既生在貧窮人家，便該做苦力以謀生，若要動揮那有錢的人的一根毫毛，便要犯了做賊做强盜的大罪呢？他們那些有錢的人的財產都是天生來給他們的呢？還是他們自己或是他們的祖若宗做官，帶兵，營商，敲剝我們社會一般人的膏血積成的呢？……

王五哥！我說了這一大篇話，你包管要跳起來，叫道：「你爲什麼這樣「咬文嚼字」的說瘋話！滿口的胡說八道！一定又是你這幾日沒做到生

活，說這些無聊話！究竟自你到漢口以後，你的生活怎樣，一點也不講，偏講些不相干的話！

王五哥？你可是這樣想呢？我到漢口以後，指望找着李四哥，請他在織布局裏找一個生活做；那曉得我那一天到他家裏去找他的時候，只遠遠地看見一叢小破屋，一個引路人指着說道：「前邊那一個破草屋便是李四哥的屋。這幾日沒見他，不知爲什麼緣故？」我便慌忙向前觀望。到跟前了，忽聽得那間屋子裏隱隱地有婦女的哭聲，我便大吃一驚，趕緊快走幾步。搶到破屋的門口，只見一個婦女守着一個死尸在那裏呼天搶地，哭個不休，我便向前追問，才知道李四哥幾天以前得了病，昨天晚上死了，哭的便是李四嫂子。可憐！李四哥死後一個錢也沒有，工廠裏又沒有人過問；李四嫂子獨自一個只顧看着死尸，不得分身，特地央求一個同夥到工廠——

織布局——去替他求求老爺們做好事，賞他一個匣子。我看到這裏，把我自己的什麼事都忘記了，便把腰中剩下的兩塊錢掏了出來，遞給李四嫂子做他的零用。過了一時，匣子抬來了，我又幫着他們把李四哥的尸首抬進匣子，入了殮，送到大義地去埋了，然後我便獨自一人跑到織布局去找工做。那曉得這布局裏的門房一看我身上這樣襤褸，便惡狠狠地把我揮出門外，如是者有三次。後來所謂局長大人出來，上下把我一望，點點頭問道：「你識得字麼？」我答道：「我識得幾個字，還可以寫得。」他又問道：「此地有熟人麼？」我說：「沒有。」「那麼，沒有熟人做保，怎敢收攬你呢？」「我到有個熟人，可惜他昨天晚上死了！」「是誰？」「李四。」那位局長又點點頭，嘴裏說道：「哦，李四死了麼？好罷，我今天作主收攬你，你可專在布局裏替我上各種布疋上的號碼，並打出貨的印子，——却是你要好好兒

做，不然，本局長是不答應的。」

王五哥！我蒙這位局長把我收留下了，飯也有得吃，屋也有得住；不過他們那種官腔官調，動不動便把我們夥兒送到縣裏去坐監，我們簡直是不帶枷鎖的囚犯罷了！雖說形式上比那些碼頭上作苦力的兄弟們好些，精神上却是一樣的痛苦！

王五哥！你在蚌埠，生活怎樣呢？就此請你的安，下次再談罷。

弟劉大生。九，十，十四。

（七九） 復劉大生的信

我的劉大哥！

你爲什麼到今天才給我信！我自從你去後，那一天不眼巴巴地望你

的信。今天你的信送來了，我便從頭至尾看了好幾遍。你只說漢口的工人是怎樣受苦，究竟他們的苦楚，你還沒有十分體貼到，說得出我們作苦力的人，那一處不是受苦，那一人不是受苦？就如蚌埠，我們做苦力的——連鐵路修路的工人，火車站上，帶河下各處抬呀，扛呀的兄弟們——也不下幾千。沒有看見一個身上能穿着稍微完全的衣裳，家裏住的稍微像一點樣兒的房子；無非是『家裏茅草棚，身上大窟窿，頭上亂蓬蓬，臉上黑烟凼』。

我們一天累到晚，所得的錢，頭目要剝去十分之二三。遇到有事的時候，他要派我們出多少就是多少。我們要是一點不如他的意，他便大呼小叫，說一些什麼『混蛋混賬送衙門！老爺不答應！』的話來恐嚇我們。我們一些兄弟們也實在太難；平常同他不按着道理說話，一旦他狠起來了，大家又嚇得連屁都不敢放。他們當工頭的，什麼事都不做，一天到晚就跑到

將軍府的聽差的房裏，縣知事，或道尹公署，或司令部等等的號房裏去巴結，拿着我們的血汗掙來的錢，去孝敬他們，遇到我們兄弟們同他衝突的時候，他便借他們「上下其手」的勢兒，把我們「捉將官裏去，」你想可恨不可恨！

前天我們的頭目同人家夾姘頭，大請起客來，聲言某衙門裏的某大爺要來賀喜，某署裏的某大爺打算送禮。於是比雞罵狗，指山賣磨地要教我們送禮，還說是看得起我們。就有這些扛順風旗的東西出來替他做活，拿着一本紅賬簿，硬逼着大家算分子；每分子五百個錢。我們這一夥兒大約有千把，這一次他便要落四五百串；而我們工人一天的生活費用沒有了！他在那兒快活娶老婆；我們兄弟們因此空肚子忍餓！

這也不說，還有一樁極可恨的事情：我們兄弟們常常要借錢，他便教

他的老婆放「印子錢」月利是每塊錢一角，借的時候就在借款裏先扣一個月的利錢；所以借錢的人每塊錢實得只有九角，放賬的人每塊錢只出九角。那麼，照這樣借的人該要少了；那曉得「飛蛾送死」借的人實在的多！爲什麼呢？大概我們兄弟們一到無事的時候，不是吃酒，便是賭錢。他們汗點未乾，所得的薪工已都送到賭博場，賣酒店裏去了。要在有工做的時候還好；一旦天陰下雨，沒有工做，肚子不得飽，老婆孩子張着窮嘴要吃，你看，除了借印子錢，還有什麼法子呢？所以我們作苦力的幾個錢終久都要被他們有錢的人，或工頭，盤剝淨了的！這不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嗎？

所以我們兄弟們時常死傷；天天路上看見的路倒的和破廟裏病斃的，都是我們的同類！追求他們致死的原因有幾種：

(1) 因饑餓致死的；

(2) 因染病沒錢醫藥致死的；

(3) 因衛生不良致死的；

(4) 煙癮發而貧病交侵因之致死的；

(5) 打瑪啡既久因之致死的；

(6) 身得惡疾，（梅毒）因致潰爛致死的；

我們這樣生活，就是地獄！到底有什麼法子可以救濟，可以改良呢？我想世界若有公道，該可以有法子想，你想是不是呢？此復，敬祝你的健康。

弟王小五。九，十，十八。

(八十) 南京女織工章如玉給漢口女工黃一蛾的信

親愛的一蛾姐姐：

我們好久不通信了，恨不得天天站在紫金山用我的千里眼望那黃鶴樓，又恨不得從我的腦筋中打一個無線電報給你！那月兒也不能把我們的心都照着，雁兒也不能把我們的消息傳到，我想我們兩兒的一段感情，都一絲一縷的織成密密的錦繡了；那軋軋的機聲，好似替我們細細的傳出那不斷的相思哀怨。唉！親愛的姐姐！親愛的一蛾姐姐！難道你我們就終久做這種機械的生活；我們的人生究竟，就是替人家做生產的媒介麼？

你要到此地來做工，我是很情願的；因為彼此可以長久做個親愛的伴侶。但是此地織工情形，你怕不甚清楚，我也不曉得漢口的織工情形如

何，沒有比較，不敢斷定優劣；只得就我所身歷及親見的告訴你，請你自己酌量行止罷。

南京的織工共有四種：（一）緞工；（二）布工；（三）毛巾工；（四）線襪工。待我細細說來：

（一）緞工 南京的緞子是很著名的，所以做這個行業的也就很多。城內外一齊算起來總有一萬多家，工人不下六萬人。

（1）做工的分類 依着做工的順序，分爲織工，拽花，牽絲，絡經，絡緯等項。

（2）工資 織緞的工人，爲緞號做工，是論疋的；而織花緞和織素緞的工錢又不一樣。素緞每疋三元，花緞每疋四元。在機房做工，每日至多不過四角大洋。至於摩絲，絡經等工，做得好的，每天

能得二百文；拽花的做得好，每日可得五百文。

(3) 時間 每日從上午七點到下午六點，有十點鐘的工做。若到陰曆九月重陽以後，還要做三個鐘頭的晚工。

(4) 待遇 大概都是不管飯，自吃自的，除了織工和拽花的，拽花的和織工是常工，東家所以供給火食。——白米素菜，一個月兩犒，或四犒。——又有的東家還給房子住。不過遇着生意不好，便要停工。這個時候，東家祇給飯吃，不給工錢，南京人叫曰「歇黃梅」。

(5) 男女工人數目的比較 這種工人，大半是男子，小半是女子。我們這些女工大半爲衣食而來的，所以不論怎樣冷熱和約束都是要受的。其餘不是專爲生計，不過賺些女紅，添些首飾，預作嫁資的；那就不像我們這樣死掙死累了！

(二) 布工 南京城內織布廠共八家。其中官立的四家規模很大。

(1) 工作時間 每天八個鐘頭——上午八點到十一點；下午一點到六點。

(2) 工資 男工每天除去飯食可得大洋二角；女工可餘一百文。至於牽梳和翻花的，——每廠不過二三人——他們的工錢較多，有十一塊錢一個月的。織布是論疋計算；搖紗則分搖經和搖緯兩種，都論支數。搖經每支十文，每日可得一百四五十文；搖緯每支二十文，每日可得一百六十文。織布的工作十九都是男子做的；搖紗那就是女子占多數了。

(3) 待遇 民立的比較官立的好些，雖說同是八個鐘頭的工作，不過民立工廠有貼工人的飯食的。男工除掉飯食每日可餘

三角多錢；女子也在二百至三百文之間。並且有爲身體保護健

康和養育安寧禁止婦女做重工的。

(三)毛巾工 南京織毛巾的據說有三百多家。每家平均約有六個工人，他們的(1)工作時間，每日是九個鐘頭，不住宿；(2)工資論出貨計算：頭工每條二十文；二工每條十五文；三工每條八文。

(四)線襪工 織襪的總共有三十幾家，織工將近三百人，男女工都有。女工之中，尤以姑娘爲多。他們的(1)工做時間，每日是十個鐘頭，沒有夜工；(2)工資是論出貨計算，每雙十文。各人因快慢不同，所得的工資也有多少之分，最多的也不過小洋二角多，還須自己吃自己的，所得也就無幾了！

總而言之：工人在人類中——在現代和古時的人類——是貧苦的，是被

支配的，是被宰制的，是無財產的階級；而女工又貧苦中的貧苦，被支配中的被支配，被宰制中的被宰制者，你想苦不苦呢？

南京織工情形大致若是，不知漢口的情形，比這裏好？比這裏不如呢？我很盼望你來，又很盼望你審慎一下，不要輕於脫離，免得後悔。此上，敬頌幸福。

妹章玉如。九，五，廿一。

(八一) 漢口女工黃一蛾復南京女工章玉如的信

親愛的姐姐玉如！

我到今天才能够回你的信，實在是抱歉的很！然而若是回頭一想：到今天我還能够回你的信，也是一樁幸事！姐姐！你若知道這個緣故，一定是

又驚又喜。

我自從前月寫信給你的那一天，已經是身上不好過了。不過因爲一旦停工，家中便沒得過活；我那可愛的小孩子——他那亡父的唯一的寶貝——便要餓肚子，便要害病，便要……所以我不得不勉強到局子——織蔴局——裏做工。後來越過病越重，雖想勉強支持到局子裏去，也不能走動了。同夥的姊妹們都勸我把病養好了再去做工，我回頭看看我那可愛的小孩子，並且聽他說：『媽媽，今天你給我什麼東西吃？』我不由的悲從中來，彷彿有無數的金甲神催着我，我就一翻身起來理理頭髮，整整衣服，一氣兒跑到局子裏，見了工頭，向他請了三天假；並且請他轉向問事的支幾天的薪金，給我那可愛的嬰孩，他亡父的唯一的寶貝，吃東西，豈知被他大罵一頓，還說了一些不相干的話！親愛的姐姐！你想我這個時候，受了什麼樣的

刺激我的神經登時錯亂，一交暈倒在地！後來同夥的姊妹們看不服，就同局子裏鬧了一場，一面把我用薑湯灌醒，大家湊了兩串錢給我回來養病。他們又時時來看我，同我談心，幫我帶着我那可愛的小孩子，我的病也就漸漸地好了。

在我病得正利害的時候，接着你的信，便想回信給你。却是我的手簡直不服從我心的命令了，一提筆他便亂顫亂抖，所以遲延到今天才能寫信。我未病之先，早已看出來像我們湖北各局廠待遇工人，實在是一言難盡。又一想南京也是一個大都會，人文薈萃的去處，或者工人的生活，和他們受的待遇要好一點；因此上就寫封信給你。等到你的信來，我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南京各局廠待遇工人的情形，似乎比較漢口還要好些。不過我一個婦女帶着一個孤兒，千里迢迢，跑到你這兒來做工，實在有點不尷尬。

「玉如姐姐，你想是不是呢？」

總而言之：無論在什麼地方做工，這種慘酷的待遇——時間在十二小時（每日）以上；以工人爲股東的生產器械，等等——總是免不了的。從前我小的時候，爸爸教我讀詩經，讀到魏風葛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要之襪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一章，心裏便老大的不願意，以爲爲什麼拿我們「摻摻女子」的手來替那班有錢的人做發財快樂的勾當。到了今日，我們居然身當其境，來親嘗這種「摻摻女手，可以縫裳」的滋味了！我到不懂：世界當真沒有變動的時候麼？這些有錢的人當真是生來就該有錢的麼？他們當真生來就該役使我們的麼？我們這些男女工人當真是生來該給他們做工，該沒有錢的

麼我想來想去，想不出道理來。忽然「五月一日」那天我們局子裏有一個男工偷偷地散了一張傳單給我，並且說：「你能看，務必看看；並且要轉送給別人看。」我打開一看，是一張「五一」運動史。我向來不明白什麼叫做「五一」運動，把他細細看了幾遍，才曉得「五月一日」這一天就是吾們世界上工人抬起頭來做人的日子。這篇「五一」運動史，把美國的工人怎樣同資本家拚命，怎樣達到他們的目的，說得很詳細。後來世界各國的工人，到了五月一日這一天，都停起工來紀念他，並且結起隊來做游行示威運動，沿途唱那：

從今以後，一個工人，

也不可做八小時以上的工作！

工作八小時！

休息八小時！

教育八小時！

的歌！玉如姐姐！你想我們中國的工人，何時才可以到這步田地呢？
法子可以做到這步田地呢？勿復，敬祝
你的健康。

妹黃一蛾。九，六，三。

(八二) 李復臨給溫伯棠的信

親愛的伯棠先生：

你給我的信，一方面使我的情感愉快；然而他一方面又使我鬱鬱不

樂。愉快的是什麼？是你的那一種親切的感情，熱烈的義氣。鬱鬱不樂的是什麼？是你的對於苦力的知識問題的觀察錯誤。

你說：「我並不是沒有平等博愛的情感，不過那些苦力實在太野蠻了！知識一點沒有，還愚不安愚，常常做些欺騙敲詐的事；你若不拿勢力去壓他，他便以你爲可欺，就如各處的人力車夫，不是十有八九都是這種情形麼？」

我對於你這種意見，實在不敢贊成。我要請問你：你我們還是生來有知識的呢？還是由教育而得來的知識呢？反過來說：他們做苦力的還是生來的沒有知識呢？還是因爲沒有受着教育，才沒有相當的知識呢？

你必定要說：「自然是因爲一方是受過教育，那方沒受教育……」那麼，我又要請問：教育之興是有知識的人的責任呢？還是沒有知識的人

的責任呢？換一句話說：還是我們的責任呢？還是他們的責任呢？老哥！你該明白了罷？你我們不自責備：我們爲什麼不設法使教育平等，使他們都有受相當教育的機會？反來責備他們：爲什麼這樣沒知識？爲什麼這樣沒有教育？——不是大錯而特錯麼？

我想：他們沒有知識，沒有教育的緣故是：

(1) 有產階級利用他們的勞力去滿足他們自己的驕情奢侈的慾望太過度了；

(2) 貴族階級——卽士大夫階級——以爲勞力者是天生來的賤民，應該替他們——貴族——服役的；

(3) 有產階級和貴族階級利用他們——勞力者——無智識，無教育，才於他們的地位，財產的保持有益；不然，有害。

因爲上頭幾種緣故，所以一般平民和勞働者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勞働者尤甚。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那裏有知識來呢？

我想要使現在的勞働者有知識，受教育，必須把現在社會的經濟組織從新改造。要把現在社會的經濟組織從新改造，必須要先使勞働者對於本身的價值和「階級鬭爭」的意義有澈底的覺悟。他們一旦覺悟，自然會起來改造不平均的一切社會的組織。但是用什麼方法使得他們覺悟呢？我以爲只有三種辦法：(1) 散布關於勞工的白話警告；(2) 發行白話勞工定期出版物，（以介紹唯物史觀，階級鬭爭的社會主義和俄國多數派的蘇維埃勞工共和國的狀況爲限）；(3) 多與工界男女作非正式的談話，或露天演說。你以爲這種辦法怎樣？我的親愛的伯棠先生！

弟李復臨。九，一〇，一五。

(八三) 唐山礦工桂道平給上海印刷工人孫均一的信

親愛的均一兄弟！

你遠道寫封信給我，殷殷地記望着我，並安慰我多少極誠懇，極有道理的言語；好像我天天在這黑暗地獄裏過日子，猛然間得着光明似的！

兄弟！你那知道我們做礦工的苦況？我們的性命，簡直牛馬不如！我說這話，你一定不相信；不要我自己說，只把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無我君所說的開灤礦務局的話寫給你看，便可以曉得大概了！他說：

「按該局上等的工匠，賺錢既多，做的事也舒服，自然是很好；所苦者惟下井的工人。余每到唐山，就看見那挖煤苦漢，穿着木

頭底的屨，跟那膩垢破爛的衣，開口露出雪白的牙，抬頭現出鍋底似的臉，結隊成幫的，走在大街上。這般苦漢，到了煤洞子裏，雖是隆冬，也熱過盛夏；甚而至於空氣不足，窒悶欲死。且常有土地塌陷或煤石下墜，壓成肉餅的。井下的煤，用人工挖，用馬車運，要是塌陷的時候，外國工師一定問：傷了馬沒有？至於人的死活，他們不狠注意。因爲死一馬價值百八十元；死一工人，僅出撫恤四十元。工人的生命，比牛馬還賤幾倍！」

兄弟：你看我們當礦工的，不是牛馬不如嗎？他又說：

「按情理說，挖煤的苦工，既冒偌大危險，照表面上所定的工價，也不爲多，誰知實際上還比定價少賺。何以呢？礦務局的煤全是由工頭包挖，包審的人，照章以大作包出來，他再以小作僱工，

所以包窰人發財很多。他所僱的小工，每日下井八小時，不過銅板二十枚（也有賺二十多枚的，但是最少）他尙設法誘賭，放債取利，致使要走不能，愈做愈窮，經年累月，當此牛馬，所以使他們賭博，也有個原因：礦務局是每半月一發工作，平常一定是無積蓄的，賭資是由包窰人借給；每借銅板十六枚，半月以內，須還二十枚；若每人舉債過多，超過半月工作時，即不能再行借給，只好連作雙班（即十六時）以補借貸……」

兄弟！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若是真爲的錢多，死了或者也值得；每人一天只爲了二角錢的工資，竟往往送了性命！就是不送性命，也要被那借貸的誘惑，終身葬送在賭博場中，和死了的又有什麼分別！

至於我們所住的房子，更是可憐了！無我君說：

「工人所住的房子，名叫「鍋伙」，「鍋伙」者，即包窰人爲苦工們預備的屋子，不收房費，包辦苦工們的火食的地方。這個「鍋伙」就跟留着局的形勢一樣，內容窄狹污穢，臭氣蒸人，也有睡在地上的，也有睡在土炕上的，講究的豬窩，也比他好……」

兄弟！你想這還是人住的地方麼？我本來也是住在這個地方，因爲我認得幾個字，會寫寫東西，局子裏便把我提上來做別的工作，不住在這種房子裏了。但是我的心天天還是在那裏面，捨不得離開我那些可愛可憐的兄弟們！

看到這裏，大概人人總要想設法要求他們工廠的經理和股東常常的施點恩惠給我們，把待遇我們的態度漸漸改善。我却不以爲然。我的意思絕不希望他們經理、局長和股東大發慈悲，施給我們恩惠；但要問一問：

「爲什麼我們就該這樣吃苦，他們就該那樣享福？爲什麼他們就那樣有錢，我們却這樣貧窮？他們的錢還是正當，還是不正當？」必須把以上等等問題，研究明白。如果他們應該享福，我們應該吃苦；如果他們應該有錢，我們應該貧窮；如果他們的錢是正當的，我們便甘心吃苦，死心塌地去受罪，絕不說一句丟臉的話。不然，我們便要由要求改善待遇的階級，進而爲要求實行管理財產的運動，你看對不對呢？

我的親愛的均一兄弟！

你的勞作健康！

兄道平。九，六，十。

(八四)

孫均一復桂道平的信

親愛的孫大哥

我接着你的信，讀了好幾遍，把他放下，便來磨我的「金不換」的墨，
想起了我的「大蒜頭」的筆，伸開一張表錢紙，預備寫信回你却是沈思
一會，不曉得從什麼地方寫起。一時天下雨了，房頂上漏下水來，把我的床
上的破被褥，桌子上的破書氈和表錢紙都滴濕了。費了多少手脚，才把漏
的地方堵將起來，又預備來寫信了。那曉得我的國兒在外邊買米，路上被
對門朱大人家的馬車碰了，幾乎沒有被馬踏死！他一路的「哎喲！皇天爹
呀！媽呀！」哭了來家！我於是又起來把他碰破的傷痕，用破布兒包好，說道：
「孩子！不要哭！哭，又誰能給你個半升米或一角兩角！」現在把他敷治好
了，我的思潮洶湧起來，對於你的來信，發生無窮的感觸；對於你的信後一
段議論，尤絕對的贊成。

今天是禮拜，沒有工做，換句話說，就是沒有飯吃；因為上海各工廠普通的慣例，工人停工，工廠便停給工資。我們日掙日銷，一旦停工，那有蓄積米渡這閑日子呢？不是沒有飯吃麼？幸而好，我和我的老婆同我的國兒，三個一齊做工，平常極力省儉，才能够將就把這種閑日子敷衍過去。你想我們終日的勞勞碌碌，究竟爲的什麼？究竟爲的那一個？這不是我們「人生」的一個大疑問麼？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的痛苦，第一是頭目制度；第二是包工制度。有了頭目，我們這些工人和資本家永遠不能接近，聽他們當頭目的「上下其手」，任意剝削。我們辛苦所得的工資，至少要孝敬他們三分之一。工人一有不合他的意的地方，他便「狐假虎威」來報復；不是歇我們的工，便是扣我們的工資；再不然，借故在我們身上出氣撒威風。所以第一要要求資

本家取消頭目制度，使他們和我們工人直接交涉。

次者就是「包工制度」了。這種制度是資本家爲減少他們監工的力量和時起見，所以把工包給我們做，是逼着我們工人爲了生活所迫，不能拚命做工的好法子；却是來得酷呀！所以我們第二步就要要求取消這種制度，工人工資，須按月計算，或按日計算；但星期日（停工日）仍須照數發給。

還有一樁事：就是每日工作時間，我們現在雖名說只九小時，然資本家往往借着生意忙，便在晚間加工三小時，豈不是我們每天要做十二小時了嗎？這也是要要求改良的。如果你贊成我的主張，請你實行從事運動，聯合起來，必達目的。至於你說「實行管理」的話，好則好矣，但一時做不到。就此祝你的福罷。

弟均一。九，六，一八。

(八五) 桂道平再給孫均一的信

均一老弟：

你信上所說的我們勞工的種種痛苦，實在是我們一般工人的普遍寫真；你所說的辦法，也是道理；不過我總覺得你不澈底，太沒勇氣。天下事那有一下做到的？自然是積時間，空間的種種精神和物質的犧牲所種的因，才能食着他的果子。俗語說得好：『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就是說前人造幸福的因，後人食幸福的果。你看，我們現在的衣哪，食哪，住哪，雖說是極其粗陋惡劣，然而那一樁不是前人和各地的人費了無數的辛苦創造出來留給我們的？他們既創造了幸福給我們；我們就不應該創造幸福以

遺後人麼？

而且天下事，只要你有心，——就是有志氣，——沒有做不到的。俗語不是說：『螞蟻搬動太行山』麼？你看那美國勞工于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芝加哥 Chicago 開的國際的並國民的八大聯合大會裏所議決的『五月一日』的示威運動，當初又誰能斷定他能以做得到？不過大家既認定了這件事當做，就立定了志向，拚命的向前做去，一連犧牲了多少性命，鏖戰了很久的時間，到了一八八六年，他們居然得着可驚的勝利！假使我們也有他們那樣犧牲的精神，一致的團結，效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有辦不到的道理？

不過我們現在的目的雖是在和資本家鬭爭，——階級的鬭爭，工人的解放——然而我們運動的步驟不可不有先後：

第一步對於資本家的要求，是待遇的改善；如工頭制度，包工制度的取消和工作時間的減少，工資加多等等；

第二步對於資本家的要求，是工人直接管理生產機關的特權，就是從根本上打破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

不過要曉得：前頭兩步辦法，不是有先後的，是並行不悖的。我們一方面對於資本家要求改善待遇；一方面就要從事根本改造的運動。第一步很容易達到；第二步却不容易。然而沒有第二步的鞭促，第一步也不容易；就是做到了，也不能澈底；就是還是要做資本家的奴隸，逃不了一『無產階級』的痛苦，做不到平等的人類！

近來有人散布社會主義的老祖，德國學者馬克思和恩格爾兩位先生做的共產黨宣言書，把這種道理說得非常明白透關。你可寄十分郵票

給「上海，法租界，大自鳴鐘，新青年社，」請他寄一本給你看看，便就明白了。勿復，敬以我的誠懇祝
你的幸福增進！

兄道平。九，六，二四。

(八六)

安徽壽縣農夫李世樂給懷遠農夫王大心的

信

壽縣，東鄉，張家大圍子，

李隆興雜貨店，

懷遠縣西鄉，白蘆橋，

王練總家轉交，

王大心君。

大心老哥：

你們鄉裏的稻子和雜糧都收完了罷？我們的糧食都割了，正在這裏向稻場上運。不過有幾種困難：

(1) 現在牲口自被外國人（日本人）販買以後，價錢非常的貴；我是牢想買兩條牛，簡直天天上集都沒有合巧的！

(2) 縣裏的差人和糧櫃上天天來催錢糧，家裏鬧得雞犬不寧。你是曉得的：我們自從倪嗣冲做了安徽督軍以後，放了一位姓邱的邱大老爺來做知事，我們全縣的老百姓簡直天天在上法場！那個曉得「命在何時」！動一動，他便加上你一個徽號，叫做

什麼「革命黨」，什麼「亂黨」，便不容分說，把你拉去，重則鎗斃，輕則也要破家！我們西園子裏張老倌家有千把石種的田地，他的兩個少爺都是非常的安分。前天不曉得犯了什麼法，縣裏派了十幾個如狼似虎的差人，帶領幾十個武裝兵士，把他的兩個兒子一齊抓去。張老倌嚇得「魂不附體」，連忙帶着一些銀子跟到城裏，託人「委婉」聽說，縣大老爺說他是「亂黨」，說他是同上海什麼人通信，風言風語地說要鎗斃，鎗斃。今天又聽說張老倌把他的銀子用了萬把，可以保着他兒子的性命了，不過還要「罰款」！咧！你想：幸而這位張老倌有錢；要是我們遇見了這種禍事，豈不是「有死而已」嗎！所以我們雖是在這兒做莊稼，心裏也不安屯。稍微外邊有點生路的，都各自逃命去了！不

信，你看我們左右鄰居，十有八九都關門閉戶！古詩說得好：「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那裏還有餘項去完錢糧？然而飯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屋子可以不住，錢糧却不敢不完！

(3)完錢糧若果一塊就是一塊也罷了；縣裏偏要銀子。這也罷了，銀子每兩，不知他怎樣轉過來，倒過去算的，要四五串錢！此外保老爺的兩季「秋豐」——地保借着做生日惡索鄉人錢財的名詞——差人們的應酬，三下五除二地把我們「汗點」兒所得的東西已經剝削去差不多了！你想我家七八口子，怎樣够吃呢？

(4)我們這些做田的人，就是當地紳董的奴隸！這話怎講呢？地方上出了幾個念書的，我們原來仗着他們多識幾個字，該要懂得道理，可以替我們說公了事，那曉得他們簡直是不打臉的強

盜！我們家裏一個姪兒名叫李則民，他在前清進了一名學，在鄉下問公事，整天價上城裏去走官場，回來便對我們說：「縣裏某房大爺，某稿案，都和他交好；有一天大老爺還開中門迎接他。」他在鄉下，呵！還了得！口聲聲要送人到縣裏去。那家要有了官司，非託他到縣裏去擺布不可。不過他的架子大得很，先要送他幾十塊錢作安家費，又要替他預備幾兩廣土膏子，然後才能動身。到了縣裏之後，他便大吃大喝，二月二十天也不定，一年半載也不定。沒事他要弄成有事；小事他要弄成大事；那便「吃不消兜着走」了！不到你「家敗人亡」不止！所以我現在看到這裏，不管和人家有什麼口角，得忍便忍，決不同人家打官司。雖是我家則民拍着胸口，伸着大姆指說着：「走！同他打官司，衙門裏有

我咧！我也只是說：『謝謝你！不敢當！』

老哥！你以我這話爲然麼？我們這些苦楚，有誰知道！叫皇天嗎？你現在怎樣？我很記望你！就此祝你的好福氣！

弟李世樂。六，八，廿四日。

(八七) 王大心復李世樂的信

親愛的老哥世樂：

我們自從分別以後，不覺又是一年了！你現在搬在張家大圍子住，想必比從前要好得多。我在家裏一天忙到晚，不是下田，便是擔着糧食或菜兒去趕集，所以沒有工夫寫信給你。而且我們這些佃戶，主人家有一點事體，便要來叫我們去効勞；小主人「抓週」呀，老主人做壽呀，大小姐出閣

呀，我們都要上城伺候。我們這個身子，簡直和奴隸差不多！蒙你記罣着我，實在是感激之至。我也很記罣着你的。

你信上所說的困難苦楚，固然是不錯；但是你還不曉得我的苦楚比你更多幾層。你自耕自種，雖說是有那椿困苦，還沒有我的利害咧！我們當佃戶的，種的是人家的田。人家要喜歡，就給我們種；不喜歡，便把我們趕走。我們便要忍飢受餓，「無枝可依！」究竟我不曉得，爲什麼他們做主人的便該有田產；我們做田的便該替他們出力種田，收了糧食去孝敬他們，弄的不好，還要「捉將官裏去！」而且送糧食的時候，錙銖必較；看糧食的先，生還要黑禮，不然，應當看一石的，他要看兩石。老哥！你看我們做佃戶的，不比你还難過麼？此復，敬祝你的平安。

弟王大心。九，八，廿八。

(八八)

高語罕給民國日報記者的信

記者先生：

前天在商教聯席會議席上，因為「工人加入」問題，不免有些討論，我當時不過就理論方面辨駁，並沒有拿外國留學的工程師做工人領袖的有智識的證據。我的大意說道：

「工人在我們四民之中，向來不爲士大夫所齒。但是要曉得我們吃的，穿的，住的，那一樣不是他們給我們的。而且以人數論，差不多除掉農人，就是他們佔最多數。今天我們商量國家重大問題，竟然拒絕我們的「衣食父母」和最大多數國家社會的分子，不准加入，天下有這種道理沒有？」

有位先生說：「工人良莠不齊，難免被人利用。」我當時答道：

「工人良莠不齊，固然不錯，但是我們自問，我們智識階級的人，能保着不發生「良莠不齊」的問題麼？工人不免爲人利用，這話也不錯，然而我們商教聯席會議能保不被人利用麼？依我看來，工人良知未昧，縱或被人利用，還是純潔可愛，也要比那些咬文嚼字，衣冠禽獸好一點，我們斷不能因咽廢食。」

趙叔雍先生駁道：

「工人智識低，要想加入，非教育三年不可。」——大意如是。我答道：

「智識本無止境；工人智識固低，而我們的智識也不能算得高。我們之視工人，猶歐美人之視我們中國人。假使我們以爲工

人智識低，拒絕他們加入會議，歐美人也同樣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說我們中國人的智識，不能與列強齒，拒絕我們中國加入太平洋會議，完全處于被處分的地位，我們又將何辭以對呢？而且工人既是四民之一，我們因為他們程度低，格外要把他們當做小兄弟看待。一方面提攜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體，增進他們對於政治社會運動的興趣；一方面由我們智識階級的人，負提高他們的智識和生活程度的責任，自然他們不但不至於擾亂我們的團體，反而可以給我們加上了多少馬力的推進機！諸位！要把眼光放遠一點，看看將來有解決國家問題，社會問題，世界問題的資格的，到是那些人？恐怕那時我們要想加入工人隊裏混混，他們要報我們以「閉門羹」了……」

說到這裏，大家有點不耐煩，齊說「付表決，」當然多數否決；然而還有十三位代表對於工人表同情，那些可憐的，可愛的，可敬的，可感的，知與未知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們聽着，也可以說是「慰情勝無」罷了！我因為各報記載，間有失實，用草數言以告。勿頌。

教綏。

高語罕。一〇，一〇，二〇。

(八九)

莫雲飛給高語罕的信

語罕先生；

我是廣東一個工人，一個製革的工人。我沒有見過你，但是看見報紙上紀載你的言論，和你所做的白話書信及廣州紀遊，曉得你是很留心工

人問題的一個教育家，並且是我們工人的一個好朋友。現在要把我們廣州一年來工人的運動情形，大略報告你一下，你一定，我想，是很願意的。

我們廣州的工人，從前雖也有些團體，但不過做那些迎神賽會的勾當。因為那時廣州的當道都是些蠻橫的武人和頭腦冬烘的官僚，一聽見「工人」兩個字，便像見了毒蛇猛獸一樣，絕不讓我們彰明較著來組織團體。到了民國九年下半年，大總統孫逸仙，總司令陳炯明回來以後，政治上雖不能說真正充滿了民主的精神，但他們兩個以及其他軍政界的人，大概都曉得工人的勢力不可侮，積極的輔導固然是沒有，消極的解放却完全做到。我們靠手，靠體力，靠勞作吃飯的朋友們就趁着這個機會，盡擁地出來組織團體了。沒有一年，工會成立了一百幾十個，於是一方與教育界聯絡，要求他們給我們智識上的援助；一方對資本家要求待遇改善，

生活改善——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改良食宿，和限收學徒等等——現在我把民國十年五月到十一年二月，差不多一年之間罷工的事件列出表來，給先生一看，便曉得我們廣東工人在這短時期中活動的大略情形了。

業務	罷工日期	解決日期	結果	罷工人數
搭棚	民國十年 五月二十號	六月十三號	加二	二、五〇〇
炮竹	五月廿四號	民國十一年 二月十號	加一五	八五〇
油漆牌	五月廿二號	九月六號	加二五	五二〇
機器	五月廿六號	六月八號	加三	三、五〇〇
茯苓	六月廿九號	十月十號	失敗	三五〇
茶葉	七月十二號	十二月十七號	加二五	二、五〇〇
油業	八月七號	十一月廿六	加三五	三、四五〇

機	織	八月十號	未決	三四〇
茶店	八月十三號	八月廿五號	加五	八、六四〇
建築	八月十六號	八月廿五號	加四	九、四〇〇
牛肉	八月十九號	九月五號	加三五	七二〇
陶瓷	十月一號	十二月八號	失敗	三四〇
縫業	十月六號	十月八號	加四	二、三〇〇
葦履	九月二十號	未決		三、四〇〇
革履	十月廿八號	十一月八號	加四	三、二〇〇
洋服	十一月十一號	即日	加三	六二二
車衣	十一月廿四號	即日	加五	一、六三〇
紙業	十二月十四號	未決		一、四〇〇

打 包	十二月十二號	未 決		一五〇
鋸 木	十二月九號	十二月十八號	加 五	一、四二〇
理 髮	十二月十六號	即 日	四六均分	二、四三〇
排 印	十二月廿三號	十二月廿五號	加 四	三、四〇〇
洗 衣	民國十一年 一月二號	即 日	加 三	六二〇
酒 業	一月七號	二月十一號	加二五	一、二〇〇
宰 牛	一月十二號	即 日	加 二	二一〇
白 鐵	一月十三號	一月十八號	加 三	一、五二〇
木 箱	一月廿九號	即 日	加 四	一、三二〇

以上罷工的事共二十七件；成功的二十一件；失敗的兩件；還未解決的是四件。由此，可以曉得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階級的覺悟，』並且到了

「階級鬪爭」的火線上了。

至於香港這一次海員罷工的事，鬧得更大了。自從罷工以後，香港英國殖民政府用「獅子搏兔」的力量來對付我們那些可憐的弟兄們！幸而我們工界同胞，都抱了同情，各業相繼罷工，一個花花世界的香港，現在一變而為淒涼滿目的地方了。任他用什麼武力來壓迫，大家都是不退讓，不屈服的，我們廣州的工人團體，也盡力援助，不達目的不止。此舉不但關係工人的利害，並且關係中國國民的國際的人格問題。先生常往來長江一帶，上海的工人怎樣？南京的工人怎樣？蕪湖，安慶的工人又怎樣？我很希望先生賜教，祝

你的健康。

莫雲飛。一一，三，五，于廣州。

第五編 論學書信

(九十) 朱一公給李天柱的信

天柱先生：

你到錢塘觀潮，潮是怎樣的聲勢？怎樣的景象？想必是夾得非常的勇猛不可當！但是這種潮只是受了時氣的影響，天體運行的作用，才發生這種反應，也不過只供一些貴族，資本家，高人，雅士底觀賞而已。究竟與人生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現在想專門研究歷史，但是中國舊有的史書，沒有完全用科學方法做出來的。要想于時間，空間，想出一種經濟的方法，又能于歷史的研究能有良好的結果，簡直沒有辦法！一部念五史從何處讀起！至於現在新編的歷史，大半是教科書。並且這些教科書，也沒有一本

完善的，——思想，眼光，方法，體裁。——你以為何如？

你于歷史很有研究，究竟你看我們研究歷史的入手方法，應當怎樣？什麼課本好？什麼參攷書好？你該不致厭煩，要告訴我一下罷？

我在這兒很搜羅些古物，鐘鼎，覺得于歷史的研究，荒古史的研究，大有輔助！且頗有趣味！這種事業，也和沃力士 Wallace 研究生物學差不多。忽忽地寫了這封信，就此請你的安罷。

弟朱一公。八月十九日。

(九一) 李天柱復朱一公的信

一公先生：

你問我錢塘觀潮的狀況，我實在不願意說：因為天下事總是一種假

相，幻境，沒得這一種假相，沒得這一層幻境的時候，以爲到了這種境地，得了這種假相，便是無上幸福，蘇子瞻所謂：『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既到還來無別事，廬山煙雨浙江潮』真正不錯。不過這是理解很高，有大智慧的人，心理上有了這種境地，方不致熱中祿位，爭權攘利；而奮鬥犧牲的精神，越發勇猛精進。常人不善觀察，便變成完全消極的思想，那却要不得。此來本係一種衝動，既而想想，自己也覺沒有什麼意味！高山巨川，名城古剎，皆可做如是觀！

要研究歷史，先要研究歷史是種什麼東西，和我們人類有什麼關係。要研究歷史是什麼東西，和我們人類有什麼關係，先要了解我們人類在空間，時間，和精神，物質各方面有什麼意義。

我們人類是一種最富於傳種類，延血統的本能的動物，在時間上要

他們的生命——已和子孫的——永遠繼續；在空間上要他們的生命——已和子孫的——四處發展。若是有壓迫或侵害他們的生命永遠繼續，和四處發展的，他們必極力抵抗！

人類對於衣，食，住的需要，固是刻不容緩的。他們渴了自然要飲水；餓了自然要吃飯；冷了自然要穿衣服；風雨來了，自然要思遮蔽；這是「他們對於物質生活自然的本能和衝動。」然而他們不像別的動物，有了食物可以充飢，有了山洞巢穴可以蔽風雨，便苟且自足。他們是要於衣，食，住外，還要求高尚精神的愉快的。就是衣，食，住的問題，他們也要由披樹葉子，茹毛飲血，伏處山洞，居巢穴的生活，進而為穿衣裳，吃火食，居宮室的境遇的。所以他們於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兩方面，皆要滿足他們正當的慾望；若有壓迫或侵害他們正當慾望的，他們一定極力抵抗！

因爲要他們的生命繼續發展，要滿足他們的精神，物質兩種生活的慾望，就不能不集合羣力；於是人類社會「互助的道德」就因之而生了。因爲受了外界的壓迫或侵害，他們就不能不抵抗，就不能不爲「生存」而「競爭」；而人類的歷史，也就因之而起。照這樣看，人類是：

(1) 要繼續發展生命的，

(2) 要滿足精神物質兩種生活的，

(3) 互助，競爭的，

一種動物。那麼，人類的歷史，自然是互助或競爭去繼續，發展他們的生活，滿足他們的物質，精神生活的歷史了。

也可以曉得我們人類從披樹葉子到了穿花緞，狐皮袍子，從穴居野處到了居宮室，住洋樓，從茹毛飲血，到了吃魚翅酒席，吃大餐，中間經過了

幾千年的互助和競爭，是一步一步慢慢地達到的，不是一步跨進來的；是一時一刻，一點一滴的慢慢地成功的，不是頃刻之間造出來的。由此看來，人類是進步的，非保守的；是活動的，不是靜止的。人類的歷史，自然也是進步的，活動的；不是保守的，靜止的歷史了！

有了這個『進步』、『活動』的觀念，然後才可以說研究歷史。究竟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在什麼地方呢？就是：(1)要知道人類社會的文物制度，過去的進化的事實；(2)要知道人類生活增進的痕跡；(3)要知人類文明發達的路程，來做我們現在或將來益求進化，益求增進，益求發達的參考！至於我們研究歷史應當具什麼眼光呢？

(A) 平等的眼光。北京大學教授朱希祖說：『我們現在講學問，把古今書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學社會學的方法

法來治學問。譬如治生物學，對於最下等生物之細菌，與最高等生物一樣的重要看待；又如治社會學，對於極下等社會之原人，與高等社會之文明人，亦一樣的重要看待。只要闡明他進化的跡，發現他變遷的理，順自然之法則，略加說明……自當由今日以前的古書中抽尋出來，用科學的方法，立于客觀地位整理……『那麼，我們研究歷史，也應當平等看待，應當立於客觀地位；不問他誰是正統，誰是偏安，誰是王師，誰是寇盜。遇到商周興亡，我們要追究紂何以亡，武何以興；遇到楚漢紛爭，也只問他劉怎樣勝的，項怎樣敗的，不必替古人強分那種無意識的是非，順逆和邪正；遇到和別種族有交涉的事，我們也只研究他們和我們的關係——種族，民性，地理，政治，社會——何在，交涉發生什麼相互的影響。

(B) 進化的眼光。我們既認定人類是進化的，所以我們研究歷史，也

要事事尋他一個前因後果，和事事物物連續變遷的痕跡。

(C) 普遍的眼光。我們雖是中國人，要知只是世界人類的一部。研究中國歷史，也只能把他當做世界史的一部分；不可把他當做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光榮的東西。我常常想道：研究本國史的好處，是易激厲人民的愛國心；而他的壞處，也就在只激厲人民的愛國心；換句話說，就是增長他們仇視其他各民族的嫉妬心。所以我們雖是研究中國史，眼光要注在世界；雖是中國民族，要和世界民族抱人道上的同情。什麼「遠略」，什麼「懷柔」，什麼「鞭笞四夷」，什麼「威震殊俗」，什麼「四夷交侵」，什麼「漢南千里無王庭」，等等的偏見和感情作用，都是要不得的。

我現在在中學教授歷史底方法大致如下：

(A) 不專注字句的分解，而注意于時間上，空間上聯絡的指示。

(B)不取講演式，而注重學生自己研究。

(C)對於歷史上重要問題，由教者或學者提出，共同討論。

(D)注意民族的生活，心理，政教，學術，社會各種的進化。

(E)注意東西文化相互的影響。

以上種種，不過是我個人的見解，粗淺得很，還望指教指教。就此祝你的健康罷。

弟李天柱。九月二十七日。

(九二) 高語罕給安徽旬刊編輯的信

編輯先生：

今年春天北大學生某君走這裏過，我曾托他帶一封信給你，天天望

你的回信不着，我已經失望了；昨天晚上忽然接到你的信，曉得你很記罪着我，並沒有提到收着我的信，想必是他已經被人送到字紙堆中去了！

安徽旬刊第一期我已經看見了，精神很好。你教我撰一『批評安徽教育現狀』之文，本很情願；因為我們既在教育界中鬼混，平常對於教育，當然要留心考察；不過我在此擔任義務的事情很多，對於安徽全省的教育，固然沒有機會去調查，就是蕪湖一地的教育，也不十分清楚，何敢妄加批評？我今天特把我平日所聞所見，和我身閱歷的事情，略略告訴你，或者也可登在安徽旬刊的角上，借此給安徽同鄉，和留心安徽教育的同志看看，于片鱗碎爪之中，尋出安徽教育界的一點精神。

(一)

說安徽的教育，當然要從安慶省城說起；不過我八年不到安慶去了，

眞象如何，不敢懸揣；我只聽見說：

(A) 他們——辦教育的人——終日所忙碌的是請客，叫局，打撲克，恭維什麼長，那裏有工夫去研究教育？

(B) 學生都很闊綽：一個中學學生，每年都要花幾百塊錢；甚至千數百元。這不是學生的過處，是受老師們的薰陶漸染。

(C) 他們——教職員及教育界中最有聲望的人——反對杜威先生，說他是過激黨。去年蕪湖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鬧風潮的時候，教育廳派了一個姓汪的，——教廳第一科科长——來調和，學生對他說了幾句「解放」、「改造」的話，他便說，「你們都是受了杜威過激學說的影響。」又聽說前天安徽某教育局對教育界某領袖說：「現在杜威來了，我們要歡迎他一下才好。」

他說：「歡迎他作甚？他是過激黨！」

(D) 安慶城裏的學生所讀的出版物，除掉體育週報幾十份之外，如新青年，新潮，建設和中國古代哲學史等類的書，實在「寥若晨星」！

(E) 我有一個六安的學生名叫胡渙，知識很好。他今年正月到安慶去打聽模範工廠的內容，意思想進去做工；他的舊同學都勸他進法政學校，尋一個進身之階。于此也可見得他們平常所受的教育了！

(二)

徽州的教育，據黃炎培說是很好的，因為胡子承先生人雖很舊，但是他的熱心毅力，懃懃懇懇的精神，實在非我輩所及，所以他辦的第二師範

學校，在安徽的舊式教育中間，要算是成績最好。

他對於教育（師範教育及本區小學教育計畫，著實進行）肯一步一趨的望前進，有系統，有計畫，始終不懈，這是他的優點；不過聽說他的教育訓練方法，太規矩，太形式，太不自然，太干涉，充其量不過養成一種循規蹈矩的人，絕不能發展青年的天才，這是他的缺點。不過我前次寫信給他，把我近來的主張告訴了他，他回我的信上說道：

……得知先生對於教育的主張，全重在精神方面。如管理方法，要實行指導放任主義，要提倡學生組織各種自治機關，養成他們的責任心；要除去命令的，形式的和拿「開除」，「記過」，「威嚇式的」畢業，「獎賞」，「利誘式的種種訓誨，全拿自己的真心和學生的真心相感應，使他們根本覺悟。教授方法，則認定學

校教育是教授青年求學做人的方法，不是滿足他們學問技能的；要引起學生研究的興趣，養成他們批評的精神。教員和學生應多謀接近的機會，應和管理同負精神形式上的責任。這種見地，佩服極了。

我引了胡先生這一段信，不是代我自己誇口，不過見得胡先生對於我這樣一知半解的見識，都肯極力獎勵，虛己以聽，徽州教育的將來，不是很有希望的嗎？（另外我的學生胡渙從徽州寫信給我，關於徽州教育情形，很可做參攷，我把他的原函給你看看，或則也可以發表。）

蕪湖教育情形大致見少年世界第一卷第四期，第六期，第九期，鈞叟君所做的蕪湖文化運動記。

至於皖北的教育，簡直是一言難盡！潁州的教育，完全是奴隸式的，丘

八式的壽懸，鳳台縣完全居於被征服者的地位毫無教育可言……敬頌
健康！

弟語罕。

(九三) 伯棠復亦秋的信

亦秋先生：

胡適，梅光迪，他們兩個到南京講演，到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我想他們兩個既然主張絕對的不同，何妨即請他們仿照朱陸鵝湖之會，公開辯論，索性把新舊文學問題，澈底地商量一下，見個高低，才不辜負你冒暑遠征！

至於你所說的，恐怕言之太甚。梅君在外留學多年，西洋文學，當然研究有素。就是中國文學，一定也有水平線上的智識。何至如你所說的「顛三倒四」，「麻木不仁」！不過你要曉得：他們早歲西行，根基淺薄，多年去國，莫明內情，一旦畢業歸來，挾其從前「洋翰林」的遺傳，自然皆有「以爲非我莫能屬也」的派頭！而且這位梅先生的主張，大半得自師承。他的一個文學教授，是美國一個極端古學主義的學者。所以他販來的貨色，想必是照本抄的「真不二價」的東西；並且是「老陸稿荐」，「真正陸稿荐」的味兒！——罷，罷，罷，我倆再說說別的罷！

我現在想研究「人生哲學」，因爲我們一天到晚，蛆也似的在這骯髒社會裏生活，是倫理觀念不清楚，道德標準不確定，孑然一身，好比無舵之舟，飄流大海，那裏還能定準方向，「乘風破浪」！那裏還能達到光明的

岸！

現在社會的倫理觀念，有新舊兩派。

舊派的倫理觀念是因襲的，籠統的，拘束的，絕對服從的，形式的和無意識的。無倫什麼人皆口口聲聲把「道德」兩個字念得爛熟。他們所謂道德的標準，不過是：

從前的聖賢是這樣說，我們也應該這樣說。

從前的聖賢是這樣做，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人人都是這樣做，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某名士，某偉人這樣做，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所以人家大小姐裹腳？我家的女兒也要裹腳；人家每逢初一十五要到城隍廟，觀音廟裏去燒香，我家也要去；人家遵守「買賣式」的婚姻制

度，把女兒糊裏糊塗給人家，甚至『搖籃擇配』，『指腹爲婚』，我也要照着這樣做去；自古以來，婦人都是服從丈夫的，我們現在做婦女的，也要仍舊服從丈夫；從前丈夫死了，婦人要盡節，守節，樹『節孝坊』，『節烈坊』，現在做婦女的，也要爲死丈夫盡節或守節，斷送他一生的幸福！

設若要問他：爲什麼要裹腳？爲什麼要燒香？爲什麼要把女兒糊裏糊塗給人家？爲什麼這樣？爲什麼那樣？他的回答，也不過是：從前是這樣；從前的聖人是這樣說；從前的人，和現在的人都是這樣說，這樣做。這種倫理觀念，完全以『聖人之言』，『社會風俗習慣』，『古如是，今亦如是』爲標準。

新派的倫理觀念則絕對相反，不是因襲的，是創造的；不是籠統的，是分析的；——科學的；——不是拘束的，是自由的；不是絕對服從的，是相對的批

評的，懷疑的；不是形式的和無意識的，是精神的和有意識的。

他的標準：不是「聖人之言」，不是「社會風俗習慣」，不是「古如是，今亦如是」，是「生長的」，「增長人類生活幸福的」，對於「社會風俗習慣」的革命的，是以「現時代人類絕對自由爲中心的」！

我研究倫理，便用這種眼光和方法。我想把中國從古以來的倫理學說，整理一個頭緒出來。但是「茲事體大」，做得到做不到，我還不敢說！你願意幫助我麼？就此，祝你的平安罷！

弟邵伯棠。九，八，二日。

(九四)

胡蘇民君給高語罕的信

語罕先生：

前次由劉希平先生處轉上一函，想已收到。

先生現在五中裏幫忙，好極了！深望將五中原有的基礎，盡量擴張，爲安徽學校的模範，做實際上的文化中心。

先生給宗鄴的信，我看見了，不免有點意見。信上說：「進校三日……不勝今昔之感……」我想這還是先生在表面上觀察的結果。若就事實上細細的比較，或者不然。當年半前，先生在五中時，熱心毅力，盡力提倡一切；但有些地方，一時爲「速進心」所逼，不免竟用「狄克泰陀」的手段，而把自動的教育丟了。——這話說的太唐突，量先生能原諒。——在學生方面，有許多的，固然能隨着先生的指導，具有向善的心理；然而也有許多的不免是服從的性質。所以得的成績，總免不掉「虛僞」的色彩。就我而論：那

時候，能識得什麼叫「覺悟」，什麼叫「自動」，但表面上又不能說，心裏却實有些不快活。彷彿是處在先生勢力範圍之下，又不敢反動，大有「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形。我現在想想，實在懺悔不了！所以看見先生的信，把我以前的心理又引起，故寫信給先生看看，可做先生現在教育上的一個參考。

五中自先生去後，學生方面，完全放任，把所有虛偽概行丟了。先生現在又到五中，可趁這個機會，細細觀察。我相信五中同學，現在都是赤裸裸的。經了長期的放任以後，都露出本有的態度。善就是善，不善就是不善。一觀察就可明瞭了。先生說不勝今昔之感，就五中現有的形勢上觀察，是沒有從前的整齊了……

先生現在想必是很忙的。偽文化運動家，是沒有希望的；他的文化運

動，是他的方法，不是他的目的！還有不知文化運動是什麼的，那就更不必責備了！此請
教安。

學生胡澍。九，十一，廿。

(九五) 高語罕復胡蘇民君的信

蘇民老弟：

你給我的信，早收到了！你所說的話，皆是「赤裸裸」的。我雖頑鈍，也只有反覆思維，惶悚警惕而已！我們出在學術極貧乏，教育極幼稚的中國，已經是「冥行索塗」，莫明其妙！況且又生在這倒楣的安徽，像我這三十來歲一個人，其腦筋已為幾千年的舊思想，舊習慣所鼓鑄；只算是「木已

成舟，「不可救藥！」那裏還配上談「文化運動！」那裏還能分別什麼「偽」！什麼實際！不過撫心自問，三四年來，順着潮流，說些什麼文化運動，也不過想借此鼓勵鼓勵一般青年，自信絕沒有拿他來做「方法」，此外那裏還有什麼「目的」？老弟！你可以相信麼？

你所責備我的話，實在不錯。我拿我的真心承認着。雖然，「予誠何心哉！」要那樣的幹法，也有幾個原因：

(一) 我的腦子已經爲舊社會的倫理觀念，道德觀念所支配，不知不覺地便做成保姆式的學監！

(二) 我的「速進心」是很熱，常常爲他所「逼」，所以不知不覺便又做成了「狄克推托」的學監！

(三) 學校的環境太壞，學生往往易于傳染，補救甚難，一時爲

維持秩序起見，又不免「操之過急」

(四)學生們初自各地來，所受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又往往和我們的希望相反，我因為學校不能替他們創造優美的環境；又沒有力量慢慢地引起他們為善的興趣，養成他們自動的習慣，更不免犯「干涉」、「武斷」的毛病，致使諸君「敢怒而不敢言」，「罪過罪過」！但是我一二年來，閱世稍深，經歷較多，縱你不說，我已經有點把覺悟；我的思想，已經經過多少次變化了。

我現在對於中學教育管理方面意見如下：

(1)一年級十分之八九取干涉主義，然而不過以他為方法，使新生得養成良好習慣，並且要教他們曉得所以然，絕不願他們

盲目地服從。

(2) 二年級干涉成分約占二之一，漸與以自動的機會。

(3) 三年級干涉之意更少，差不多完全讓他們自動。

(4) 四年級則完全放任，自身只居於備「顧問」、「指導」的

他位。

上邊不過是我心中一個管理訓練的程序；假使一年級生能自動，我也斷然與以絕對自動的權利，並極力輔導他們。完全放任的教育，是烏托邦教育家的理想，我雖下愚，何嘗沒有此種念頭？但理想與事實實在往往相矛盾。譬如，李寧從前是主張工人直接管理工廠的；等到他實驗之後，覺得俄國的工人程度還不够，便變成工會管理工廠的一種制度。假使現在學校要完全放任，真有學生可以一睡睡到太陽偏西，真有吃喝嫖賭，撲克

牌成打的存着，學生鎮日價不回校也沒人問，這可算得完全放任了！但是這種放任——野蠻的放任，消極的放任——想必你也不贊成罷。至於五中的諸生現在是好是壞，從前的「完全放任」是對是不對，我還沒有膽量敢批評。不過我總不願五中同學把「放任」兩字認錯了，我更不願我們教職員把「放任」兩字認錯了。在我個人意見：「放任」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負責任的，不是不負責任的；是指導輔助學生的，不是「隨風轉舵，順水推舟」的；是「創造」的，不是「佔據」的；是猛進的，不是因循自誤的；是視學生如自己的子弟，為社會的主要成分的，不是視學生之過失如隔岸觀火，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無動于中的老弟。你以為何如。

我此次到五中來，對於學生方面，絕不願多加干涉，只一意輔助他們的自治會能力發達增長，勉為校中組織的重要成分。現在正在改組時期；

改組草案，已經成功，不久便可實行。經濟公開是絕對的，校務公開是微有限制的，這也是過渡時期一個不得已的辦法。目下此種主張，已經全省教育界認爲「犁然有當」的辦法，竟成爲一時風尚，這真是我們安徽人稍稍可以自慰的咧！

其餘詳情，俠僧還有一信，當能爲君反覆言之。還望你常常把你在五中所受的種種痛苦告訴我，使我不致多造孽，我真感激不盡了！冰心今日可到，餘等再談罷。祝你的幸福。

兄語罕。九，一二，四。

(九六)

李宗勳給高語罕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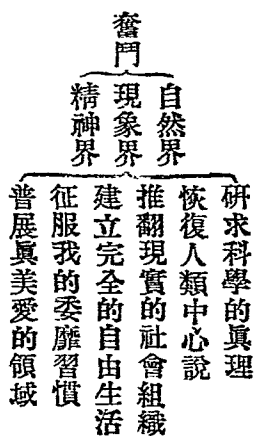
語罕先生！我欽敬的語罕先生！

早些時，我就想寫信給你，又慮你回正陽去了；今天接着你的信，你沒曾回麼？還是又轉來的呢？

來信大概說是：『要奮鬥，要堅持奮鬥，要能向失望中接續着奮鬥！』這話老實的不錯。人生的意義，不僅是延存生命便算事；至少要能窺探現象界一樁『沒曾被發現』的神祕，人的生存才有價值可言。不然的話，祇忙着求衣，食，住的安全，固然沒味道；即使能向惡社會宣戰，保住了大多數人的衣，食，住的安全，好像人類檢直爲着應付現象界而生的，爲惡社會而生的，試問人生的真正幸福在那裏？人生真意義又是什麼？

我主張人的一生活，必須要發現現象界一樁神祕；——真理——這裏自然離不去『奮鬥』，不做出些驚濤駭浪，呆頭呆腦的事，不帶着些『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的理想，只像那庸庸厚福樣子，決不能從神祕中探出「真理」。來克氏說「To Struggle is to live」我佩服極了！可是我講的奮鬥，不是像先生，「……替人做墊腳石，做橋上的木石的人」那樣奮鬥；我的奮鬥觀，完全是「自我」的精神表現，沿着「個人主義」——不是消極者的個人主義，——向前猛進。奮鬥的確定對象是——



簡括言之，不能為社會，為後來人才奮鬥，也不至首先就存着「知其

不可而爲之」的成見；若其如此，怕是滅殺個性的自由，變成雇傭式的奮鬥了。

我去奮鬥，有了我始可奮鬥；奮鬥的成功和失敗，就是「我」的成功和失敗。我的意思這樣，先生以爲如何？

（上面所說的，因我近來讀了克氏「無政府黨的道德」一書，很受感動，變異了我從前許多的思想。）

你對你的女學生說：「我不贊成自殺；但我却贊成我們時時刻刻要有自殺的精神，去做奮鬥的事業。」我得了這話，立刻組成了我的強有力觀念。馬克思餓病在床上，還在執筆完成他的資本論第二卷；劉師復得了肺病，還不忍押他的印字機來醫治；華西禮臨死前十分鐘，執着他的情人安娥女士的手，然而他終久犧牲了他們的無上愛情，去刺殺那萬惡的巡

撫這些人被什麼驅促的？就是「自殺的精神。」能有敢自殺的魄力，才能做不容易做的事業。語罕先生！我很感謝你這幾句教言。

現在把我近來的生活情狀，說給先生知道。

我進的英文學院，也是個「拆爛污」的學堂。就求其學得機械的英文，那知也不能夠如願。一星期選了十二時的課，沒有法子，祇得拚死工。自己學習罷了。每天起居，衛生，倒算得有秩序了，平均一日學習五個時間英文，五個時間中文，看報，吃飯，運動談天，做做文章……一天光陰就消去了。有一層好處，在上海沒有什麼交際上花費時間，僅和錢杏邨、曹清華間或一塊兒談談逛逛。唯一的常常擾亂我的心思的，就是經濟問題。離家有兩個多月了，家裏不曾來信，也沒錢寄來，不知出什麼花頭。但我決定：今天有飯吃，有住處，今天還用力讀一天書，不去自討着急。到明天才做明天打算；

不然，沒有別的法子。咳！家庭問題……經濟問題……私產制度的罪惡呵！還有先生說：「不愛無誠……」把「愛」看做宇宙全體，無微不至，宇宙的現象，簡直是「愛」的電子的波動，這樣說法，我更是同意，今天沒有工夫，下次再和先生談罷。

學生宗鄴。九月二十九夜十一點鐘。

(九七) 高語罕復李宗鄴君的信

親愛的同志冰心君：

來書所論各節，都有獨到的見解。數月不見，便如許猛進，真可稱賀！不過你的信中還有幾處要待商榷的，和你對於我的前信有誤解地方：

我所說的「奮鬥」完全由我的「愛之宗教」，「愛之哲學」產生

出來的。我何以要愛呢？因爲我的精神的因子有世界全體人類的因子在；我的身體的成分，有世界全體人類的成分在。德國學者菲斯的說得好：

「我曷爲生？我爲我而生；我曷爲存？我爲我而存；我曷爲勤動？我爲我而勤動。故人類一切責任，更無所謂對世責任；所有者惟對我責任而已。所謂我者，有理性之我，有感覺之我。理性之我，爲人類所獨有；感覺之我，則與其他生物同之。故得名爲真我者，惟此理性之我而已。」

那麼，理性之我，既爲人類所同有，我的理性，當然與世界人類的理性息息相同。我若想完成個人的理性之我，必須要完成世界人類的理性之我。菲氏又說：

「吾七尺之軀之中，有我之一部與物之一部結合而成。嚴密

剖辨，則此物之一部，我而非我也。吾七尺之軀以外，其與吾同類之人人，亦各有我之一部與物之一部結合而成。嚴密剖辨，則他人體中，所含我之一部，非我而我也。夫吾視吾身外之人與視吾身外之庶物，其觀念宜無差別也。……吾言理性之圓滿實現，爲人類最富之理想。」

既說「他人體中所含我之一部，」那麼，我的體中，也含人的一部，全世界人類的一部。若欲完成小己的理性，必要以完成全體人類的理性爲最終極大的目的，以完成小己的理性，爲完成全體人類理性的起點，所謂「二者未始不相須也！」我常常告訴同志們說：「做人做到華盛頓，林肯，馬克思，李寧，也不過完成他們的自我而已！」就是我所說的「替人做墊腳石，做橋上的木石」也是見得「自我實現」的時候，往往不能不捐棄

小我，顧全大我；絕不是客氣，絕不是「個人主義」，更不是消極的「個人主義」，就是佛所說的「衆生不成佛，誓不成佛」的意思。

至於「不愛無誠」這句話，是我數年來辛苦獨造的社會事業如是的荒棄，貪財好利的如是的擁擠，陰賊險狠的如是的肩摩而擊；視國家危亡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的如是之漠然無動于中，皆是因爲沒有同情心，沒有一種熱烈的感情；照杜威一派的倫理學家說，就是社會的情緒。耶穌沒有這種極大的愛力，他能死在十字架上麼？迦沒有這種極大的愛力——大慈大悲——他能做歷王子，遊行說法四十餘年麼？孔丘沒有極大的愛力，他能周遊十五國，棲棲皇皇，「不知老之將至」麼？墨翟沒有這種極大的愛力，他能摩頂放踵以利天下麼？以及其他犧牲性命，名譽，精神，財產以救世的，沒有愛力驅策又怎樣成功呢？

儒家說：『不誠無物，』固然是不錯；然而若沒有『愛』，又怎樣能『誠』呢？

『人類中心』說，本爲近代人類學者，生物學者所主張。不過也看怎樣的說法。若照佛教哲學說來，人類與其他萬物，沒有差別；無衆生相，無人我相，三界衆生，一切平等。『中心』之說，未可據爲定論。近人赫克爾亦反對此說——見其所著一元哲學。若借此鼓勵人類的進步，增我們發揚蹈厲的氣概，也未始不可。人類自最下等生物轉變而來，有幾十萬年的歷史；而史書所載，他的進化時期，不過幾千年。阿貓，阿狗，鶻兒，鳥兒，若因緣轉變，有個長期的訓練經驗，幾千年，幾萬年，或幾十萬年以後，未始不可以發達到現在人類文明的地步。人類若侈然自大，擅作『中心』，豈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我們用慧眼觀察，人類無處不表示他們遠祖傳下來的『獸

性，「本能。」你以為然麼？
勿復敬頌學社。

兄語罕。九，一〇，五。

(九八) 廖天一給賀獨鶴的信

獨鶴先生：

接到你的信，快活極了！這一班混帳議員，胸中只有勢力，眼中只有金錢，那裏還顧及那些無衣無食靠着賣苦力過活的兄弟，姊妹們？這次他們竟通過准許外人在江蘇任何地方設立絲廠案，不打他們打誰？可惜打得太輕了！

不過你信中又說到「社會主義」你的意思，以為社會主義是解決

現在，或將來社會問題的一種最適當的方法；並且以爲中國若實行社會主義，便可立致太平，我實在不敢相信。況且我看你對於社會主義，恐怕還沒十分了解，貿然籠統地說個「社會主義」，却是一樁危險的事！

要曉得社會主義，有多少樣的說法。有的說：「社會主義，就是使社會改良的方法。」那麼，凡運動改良社會的方法，皆可叫做社會主義；那運動的人皆可叫做「社會黨」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有的說：「社會主義，是政治的一種方法；」或是「工作的組織，」皆寬泛不切中事實。這種說法也不對。又有的說：「社會主義，主張以生財之物與所生之財，皆屬之于社會；」換句話講，就是「主張以資本與生產都隸之于社會。」「照法國的社會主義家說：「社會主義是個階級的問題，」(Socialism is a Question of class) 一見高一涵著的政治思想小史——據我看來，社會主義就是

「階級問題」和「分配問題。」階級制度的禍害，資本主義的兇惡，現在世界的人類一部分已經明白了；一小部分的人類，已經在那兒實行試驗他們解決這兩種問題的方法了。不過各國的民性，生活，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的歷史和成分，各有其特殊之地位，所以他們所受社會主義的影響雖同，而所得的結果，成功他們解決社會問題——階級問題，分配問題——的方法，各各不同；社會主義的派別也就因之大異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到德國學者馬克思才發明。他是主張：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class war)的歷史；人類歷史的變動，思想的變遷，都是受經濟變動，物質變動的影響。因此便組成他的「唯物史觀」的哲學(The theory of materialism)；談到社會主義，莫不以馬克思爲老祖宗。不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到了法國，加上一些法國的政治，社會，倫理，哲學，經濟組織的特性，變成了「工團主

義』Synicalism；到了英國，受了英國政治，社會，倫理，哲學，經濟組織的化合，變成了「同業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到了俄國，受了俄國政治，社會，倫理，哲學，經濟組織的鎔鑄，又變成了「布爾札維主義」Bolshevism；到了美國，受了美國的政治，社會，倫理，哲學，經濟組織的陶融，又變成了I.

W. W.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至於社會主義的派別，總而言之，不外「集產主義」，「共產主義」兩種；分而言之，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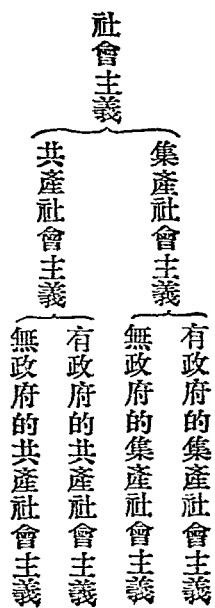
無宗教社會主義， 有宗教社會主義，

無政府社會主義， 專制社會主義，

自由社會主義， 強權社會主義，

反對國家社會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

等等派別。他的系統如左：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定義，和他跑到各國以後的化身及他的派別的大略。至於我們中國現在的情形——政治，社會，經濟，哲學等，——是否有採行社會主義的必要，另是一個問題；若有採行的必要，那一種社會主義——集產？共產？有政府？無政府？——可以適用，又是一個問題。要得大家細心研究研究，才可以有利無弊。你是一個留心社會事業的人，千萬不要「漠然視之」敬頌

你的幸福。

弟天一。九，十二，十一。

(九九)

蔡戡天給周爲人的信

爲人先生：

來信收到了。你研究社會主義，千萬先要把裏面的派別弄清楚了；又要處處以我們所處的社會做印證，看看那一派的社會主義適合我們現在的社會，就是那一派的社會主義，可以醫我們現在社會的病；那一派不適合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就是和我們社會的病症不對。

我們現在且談談他的派別；不過這個派別，只是指着社會主義的始

祖及傳到各國轉化的變象派別。換句話講，就是指着德國的馬克思主義，法國的工團主義，英國的同業社會主義，美國的I. W. W. 主義，俄國的「布爾札維」主義。像這種說法，是很普通的，因為你來信，籠統地把社會主義都認做俄國的「布爾札維」主義，又把「布爾札維」主義認做「過激主義」，不能不在先生跟前噤舌。

要想曉得各國社會主義的派別，不能不先研究馬克斯的社會主義。馬克斯的社會主義，可分做三項說明——(A) 唯物史觀，(B) 贏餘價值，(C) 階級鬥爭。「他以為人類的文明史，不是由人類精神造成的，乃是由物質的境遇造成的。」所以他的思想生活都是隨着物質境遇變遷的，換句話說，人類的進化，社會的變遷，都是受經濟變動的影響。這是他的「唯物史觀」的大概。從前計算物價，總以資本家所費的資本為標準。現在計算物價，要

以生產者——工人——所出費的勞力爲標準。譬如工人每日費六小時造成一樣東西，便可够他生活，現在資本家雇他做工，若只做六小時，他便沒有好處，勢必要增加勞動時間，增加工人每日生產率。工人只得着他勞力所生產的一小部分利益，其餘的贏餘，都爲資本家侵蝕以去，這就叫做「贏餘價值」。怎麼叫「階級鬭爭」呢？資本主義便是「階級鬥爭」的產母。有了資本家底一階級，便生出「勞動者」一階級；換句話說，有了掠奪者的階級，便有被掠奪者的階級。——他們兩個絕對不能相容的。資本家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勞動者的死活，勞動者的生活，完全受資本家的支配，人類是愛自由，求幸福的動物，這種待遇，當然生出一種惡感。——都是因爲利害的衝突，便入了戰爭的狀態，就叫做「階級鬥爭」。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大概如是；那麼，法國的工團主義怎樣呢？工團

主義以爲馬克思的主義仍然是智識階級的運動，不是非智識階級——勞動階級——的運動；仍然要靠政治的力量，不是直接行動。這一派是不靠政治的力量，是直接行動；不是知識階級的運動，是非知識階級的運動。他們反對武力主義，反對國家主義。他們的目的便是：根本打消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取消階級的掠奪，階級的支配，由各種職工直接聯合以謀自己的幸福；這種社會主義產生于法國。美國的 I. W. W. 也和他差不多。

怎麼叫做「同業社會主義」呢？他一方面反對工團主義，一方面反對國家社會主義；一方面要求生產者自由，一方面要求消費者自由。他的兩大目的，便是(1)廢止工銀制度；(2)要求直接管理工廠，不受國家的干涉。——這種社會主義產生于英國。

以上三種社會主義——工團主義，I. W. W. 和同業社會主義——都是馬

克思主義的化身。至於「布爾札維」主義，可以說是俄國的馬克斯主義。「布爾札維」是俄國「布爾札維克派」Bolshevik 所主張的一種社會主義。布爾札維克是馬克斯主義的信徒，他們唯一的主張，是「第四階級獨攬政權」。他們只認勞動階級爲「人民」，不認有產階級爲人民。但不認他們爲人民，反認他們爲仇敵。他們反對議會政治，反對與第三階級調和。原來俄國社會主義有兩派：一派叫做布爾札維克；一派叫做「門札維克」Menshevik。『門札維克』的意思是「少數黨」，「布爾札維克」是多數黨。不幸傳到日本，布爾札維克便被帝國式的社會主義家硬把他起個混名叫做「過激派」！更有我們「聽着風便是雨」，「神經過敏」的中國人，聽見這三個字，便「變色而作」，好像小孩子怕鬼似的，咳！可憐！

我現在不過說個大概，你若能直接看外國研究社會主義的書籍更好，不然，我暫且介紹幾部關於此類中文的譯著，請你買來看看，也可得其大略。

社會主義史——新青年社出版

各國社會思潮——商務書館出版

共產黨宣言書——新青年社出版

共產黨月刊——新青年社代派

近世經濟思想史論——泰東書局出版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中華書局出版

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新青年社出版

旅俄六週見聞記——北京晨報社出版

戲天。九，十二，十六。

(一〇〇) 李仲若復汪亦然的信

亦然先生：

來信說你現正從事哲學，歡喜之至。不過細察信中語意，恐怕你研究哲學的動機和對於哲學的觀念，還有未能正確明瞭的地方。

你說：「我的性情淡泊，無心問世，將政治哲學以自愉樂。」又說：「舉世溷濁，滿街盜跖，惟有讀書學道，葆此天真，跣坐焚香，尙友佛老。上探「無名」之旨，深窺「無生」之諦……」就此便知你對於哲學的觀念不大清楚，你的研究哲學的動機也就可想而知。大凡一種哲學發生，都不是

「無的放矢，」「無病而呻」的；換句話說，無論那一種哲學都是因時事的需要，救社會病症而發生的，不是哲學家「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拿他來做「玩意兒」或「消遣品」的。譬如老子創「無名」哲學，中國從前的學者，都把他當做一種消極，厭世的學說；莊子創超越的哲學，中國從前也把他看做一種消極，厭世的學說。至於佛教，更是「大而無當，」「虛而不實，」「空一切有，一切非有，一切非非有；空一切想，一切非想，一切非非想。其實他們的學說，絕不是蹈空的，如老子說：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始。
又說：

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可見老子哲學的宇宙論的見解，不是脫開現實世界的。他又說：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會滋章，盜賊多有。

這是他政治哲學的基本觀念。他以為人類生產，只有此數，分配不均，致生饑饉，所以他說：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莊子也是如此，因為他看見社會上的人太把肉體的、物質的生命看得太重了，拘拘於是非利害，所以他說：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

吾死者也。夫生死且不以嬰心，更何有於善惡耶？

這便是他的人生觀。他又看見當時一般人把道德看得太死了，太拘

了，因而說道：

水行無若用舟，陸行無若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推之於陸，則沒世而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耶？周魯非舟車耶？今斬行周於魯，猶推舟於陸，勞而無功，必及於殃。夫禮義法度，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鬻攪裂，盡去之而後慊。古今之異，猶猿狙之於周公也。

這便是他的「人生哲學」。他又看見當時一般士大夫假借道德，法律的力，去欺壓掠虜，因而說道：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膝，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大盜至，則負匱，揭篋，探囊而趨，惟恐緘膝扃鑰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這就是他的政治哲學。你看他倆的哲學，那個不是針對當時病痛的？那個不是「有爲而言」的？就是佛教哲學，也不是釋迦摩尼無故創造的，也是受他的環境的社會和人生的現象的影響的，若是不信，我且把釋迦創立佛教的動機說一說：

太子出遊，看諸耕人，赤體辛勤，塵土全身；喘呷汗流，牛糜犁端，時時捶掣。犁耨研領，鞅繩勒咽，血出下流，傷破皮肉。犁場土撥之下，皆有蟲出。人犁過後，諸鳥雀競飛吞啄取食……

太子駕車出遊，於城東門見一老人，齒缺鬢疎，形容黑皺，偃僂傍行，唯骨與皮，四肢擅掉，上氣苦嗽，喉內吼鳴，猶如挽鋸……

既而又出遊南門，見一病人羸瘦痿黃，少色喘氣，腹腫連骸，宛轉呻喚，不能起舉……

既又出城西門，見一死屍衆人舉行，無量姻親圍繞哭泣，或有散髮，或有捶胸，悲咽叫號……

他看見一切衆生「生，老，病，死」諸苦，不能解脫，因創「無生」佛教以普渡衆生一切諸苦。足見佛教也不過是一種解決「人生問題」的方法；換句話說，也是解決人生的一種哲學，絕不只是個人「愉樂」的東西。若果只是個人愉樂的東西，那還有什麼價值？你以為何如此復就便祝你的福。

弟李仲若。九，十二，十八。

(一〇一)

蔣鐵生復諸葛純夫的信

親愛的純夫先生：

俠僧來此，接到手書，那種誠摯的，義俠的，熱烈的情感，溢于言表！雖在下愚，也當感激思奮，況我平素自待還不薄，天性還厚的人嗎？

你說：『無政府主義陳義甚高，究屬理想之論，見諸施行，恐未必有當于社會太平之庶。不但此也，若果貿然嘗試，本欲求解放，恐愈束縛；本欲求自由，恐愈不自由。強凌弱，衆暴寡，綱維盡去，益將不可收拾。』

純夫先生！你全把『無政府主義』認錯了！無政府主義英文爲 *Anarchism*，是從希臘文 *Ana* 和 *Arche* 變來的，他的意思就是反抗官府權力，*Contrary to Authority*。日本人譯做『無政府主義』，我們中國的學者，也有譯他做『無強權主義』的；也有譯做『無治主義』的。中國人向來不肯用腦筋，人家怎樣說，他們也便怎樣說。一聽『安那琪』或『無政府』三個字，好像聽見手鎗炸彈一樣，莫不掩耳疾走；又好像看見毒蛇猛獸。

樣，避之惟恐不及！其實無政府主義並不像這樣可怕，像這樣凶惡。無政府主義雖有時爲排除他的障礙起見，不能不取直接行動，激烈手段，但這是他的變態，並不是他的常道。

無政府黨雖然反對強力，反對拿強力逼人服從的政府，但仍然有個自由結合相約而守的規律，名之曰契約。這種契約是在這個社會的羣衆出自心願所訂定的；不是少數人的私意定的，更不是用威逼利誘的手段，「制禮作樂」的觀念強人服從的。不是打消謀公共幸福的權力，不是反對管理公共事務的規則；他們所要打消的，是那謀一部分人福祉的權力，是那拿權力逼人服從，不要服從的人同意的法律。——見高一涵的無治主義學理上之根據。——照這樣看起來，又有什麼越束縛越不自由呢？又有什麼不可收拾呢？

要曉得「無政府黨絕不是只用手鎗炸彈去殺人的，也絕不是毒蛇猛獸，出來就要吃人的；他們的主義是極其慈悲的，他們的方法也是極其平和的。不過你真激之過甚，暴力手段也不能免。」至於天天養着他們以殺人，吃人爲事的，究竟是什麼人呢？[？]就是披着「老虎皮」扛着「毛瑟槍」的丘八爺！要拿一般人心中的「無政府黨」的概念來解釋，他們真可被此嘉名！

現在我們既認清無政府主義是怎麼一回事，那麼，若果實行，或不至如你所說的「強凌弱，衆暴寡，綱維盡去，益將不可收拾」那樣利害！有人說：「無政府主義雖不十分危險暴烈，然而中國人民程度太低，一時難以實行；若果實行，必是害多利少。」也不盡然。因爲一種理想的主義都是少數學者因看得社會有了大病，想出醫治他的方法。有的主緩攻，有的主急

下，有的主清補，方法雖不同，却都是想救命的。扁鵲、倉公所開的脈案、藥帖，一定爲庸醫俗士所驚駭，實則爲洞見病源，「一針見血」的良方！況且人類生來賦有惰性，進化線因此就曲而不直了！每逢一種新理想主義發生，大家總是反對的，一班少數志士仁人殺身流血以殉之。久而久之，反對者方稍稍覺悟，于是由覺悟而贊成，由贊成而實行。你看！歷史上的事實，那一樁不是這樣？所以人類的進化是曲線的，是一樁極不幸的事！我恐怕「無政府主義」也難逃出這個公例。然則我們現在雖不能實行，也絕不能斷定他的永遠不能實行的了！你看怎樣？

祝你的健康！

弟鐵生。九，十二，二十一。

(一〇二) 黃右民給李無君的信

無君我兄：

來信問我讀書做人的方法，實在是「問道於盲」！然而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你既提出，足見你虛心研究，我又何能不大膽地說一說。

我們中國人的腦筋裏總橫着一個「讀書」的觀念。他們以為學生到學校裏去，只要把先生所講的書兒念熟了，能以背誦了，便算完事！所謂學者，也不過腦子裏多印了幾本舊書，多刻了幾篇古文，可以供抄襲，可以供「胎息」。做文章的時候，總要有古文氣，用幾個典纔高雅！所以書越讀越不通世故，越沒有用！現在你既覺悟到此，曉得要研究讀書做人的方法，這真是快活事呀！

不過先要明白「讀書」兩個字是不通的。書是傳布思想學術，宇宙內自然界，現象界的事實的記錄。是要用會悟力的，不是只用記憶力的；是要用思索研究的功夫的，不是只要背誦的。又要明白研究學問和做人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因為要做人，才來研究學問；換句話說：「因為要盡我們做人的道理，才研究學問。」那麼，學問怎樣研究人怎樣做呢？

依我看來，大約不外下面三種，待我一一說來：

(一) 科學的態度 我們爲什麼研究學術？是尋求真理的。真理就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敲門磚。但是真理不是籠統的腦筋的人所能尋着的，必須：(1) 要對於事事物物抱着懷疑的態度，就是對於一切事物，要能發生疑問。世界可信的真理，沒有不是從疑問裏搜尋出來的，所以荀子說：「信，信也，疑，疑亦信。」(2) 既有疑問，便要想解決方法；要解決，必先用一

番「分析」的功夫。因為世間諸物，大致簡單的少，複雜的多。簡單的，便可用歸納的法子研究出來了；複雜的呢，必要經過分析的一層手續。譬如俗語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嚴復說：「……不知彼所謂因者，謂瓜豆種子乎？謂種者之人乎？抑謂種者之事乎？三者任取其一，與後來瓜豆，實無一相似者。」不知：

瓜豆種子爲一因，

種瓜豆之人爲一因，

種瓜豆之地爲一因，

瓜豆所受天時及其他所緣的影響又爲種種因。

積以上諸種因緣始結「瓜豆」之果。此理太炎先生辨之甚精；這種功夫，便是分析的方法。(3)我們遇到一件疑問，必定要想個解決的法子，於是運

用我們的經驗學識想出種種解決的方法。這種方法，叫做「假設」。(4)假設不能算是真理，必須於種種假設中找出一個我們認爲比較的合理的去試驗解決這種問題，至再至三，於此於彼，皆得同樣的——我們預定的——結果。這種假設，便可算是真理了。這叫做「歸納的方法」。

(二) 人生的天職 我們生而爲人，只爲着「飲食男女」麼？果然，則世界存在，生命繼續，便是毫無價值！我們要想研究這個問題，必須先要承認人類生存是有意義的，世界延長是有目的的。什麼意義呢？什麼目的呢？就是人類是進化的，求幸福的；世界的目的不但要增進人類的幸福，並要減少一切衆生的苦痛。我們人類既爲天之驕子，便當抱着「衆生不成佛，誓不成佛」的志願，大家互相努力去替世界衆生創造一種美滿的果來！這就是我們的天職。

(三) 熱烈的感情 我們對於人類及一切衆生抱着一個互相援助，替世界全體創造美滿的果的志願，必要有一種熱烈的感情，就是同情心。耶穌死在十字架上；釋迦敵羅王位，苦行說法四十餘年；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皆是對於人類，對於一切衆生有熱烈的同情心。人類若是沒有這種東西做原動力，好像機器沒有蒸汽的一樣，還能以操縱運用麼？這是我對於你的「讀書做人」的簡單的回答。

不過這三種不是各自分離的，是相爲因果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請你注意，並請你賜教。勿復並祝。
幸福。

弟右民。九，八，十二。

(一〇三)

小生給甘木的信

甘木先生：

我因爲暑假的時期，沒有地方去補習，正苦沒有熱心教育的人來指教，所以想借着這『白話文沒有含蓄』一個題目和鐵漢先生研究研究，這正是俗話說的『拋磚引玉』的法門。倣倣鐵漢先生『不吝教誨』就同我大起辯論，因此又引起先生的興趣來了，也做了一篇文章來討論這個問題。鐵漢先生牢罵我『生性好罵人，不是研究學問』。同人辯論事理，商榷文字，『不是研究學問』，『是罵人』，那麼什麼才是研究學問呢？

閑話少說，我們還要借着這個機會來研究研究這一個問題；不過他的範圍現在要擴大了。從前因爲鐵漢先生說『白話文沒有含蓄』，我便

作「白話文沒有含蓄」的論文和他研究，經幾次討論之後，除了先生主張白話有含蓄外，鐵漢先生自己，似乎有默認的樣子！現在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告一段落。我們可以談談「白話文，文言文」的根本問題罷。這個問題，我且把他分做幾步研究。

(一) 什麼是白話？什麼是文言？什麼是白話文？什麼是文言文？

照先生的話「不知道的人，把「文言」和「白話」看着是兩件事，照我看來，二五仍是一十，」文言和白話是一個樣的了。先生下的定義是：文言是「用文字眼做的文字」；白話是「不用文字眼做的文字。」而先生所標的題目是：(一) 什麼叫做「文言」？(二) 什麼叫做「白話」？這麼看來，「文言」即是「文言文」；「白話」即是「白話文」了！不曉

得「文言」自「文言」，「白話」自「白話」；「文言文」自「文言文」，「白話文」自「白話文」。他們似乎不能像這樣籠統地混爲一談罷！「文字眼」到是什麼東西？「不用文字眼做的文字」，到是用什麼東西做的？要在此處研究一番，便見分曉。

(A) 白話就是人類傳達思想，發表情感的一種工具。因爲取其明白漂亮，所以就名之曰「白話」；胡適之先生說：「白是說白的白；白是黑白的白；白是清白的白。」白話就是當時人說的普通的，易於明白的言語；白話文就是當時的人用他們的普通的，易於明白的言語做的文字。

(B) 我很相信：「中國古人造字的時候，語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爲文字本來是語言的記號。嘴裏說這個聲音，手下寫的就是這個聲音的記號。斷沒有手下寫的記號和嘴裏說的聲音不相合的。」那麼，「爲甚麼

二千年來，語言和文字又相去到這樣的遠呢？（一）是被獨夫民賊弄壞的，像嬴政看了那梟的「梟」字和皇帝的「皇」字——「皇」字的古寫——上半都從「自」字，便硬把「梟」字改用「罪」字。「朕」字本來和「我」字一樣，……到了嬴政，又把這「朕」字獨佔了去，不許他人自稱。」於是文字學上便生出尊卑貴賤的階級來，由這種階級，便產生後來那些「驕」「詔」的文章，這是言文分離的第一個緣故。（二）古人叫做「都」「兪」「吁」「咈」現在叫做「啊呀」「嘎」「哦」「唉」；古人叫「涇水」，孟軻的時候叫「洪水」；又如：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古人叫「字」，今人叫「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本段兩節參觀錢玄同的嘗試集序和胡適之的嘗試集自序。）

東漢以前的人，如李耳，孔丘，墨翟，莊周，孟軻，屈原，荀况，韓非以及司馬遷，王充一輩人，都是各人做自己的文章，絕不摹擬別人，或古人，並用當時的語言，各國的方言做文章；因他們大概都曉得「經傳之文，聖賢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常言時事，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的道理。可見「古今」的語言不同。古人的語言，因為時代變遷，是沒有生命的了，是死的了；無奈如揚雄一班人，「專門摹擬古人」，「專門用古人的死語言做文，使人家看不懂，以炫世而欺人，於是乎言文始分離。那麼，「文言」就是沒有生命的語言，就是已死的語言；「文言文」就是用這種死的語言做的死文。

字；「白話」就是有生命的語言，就是當代的人用的活語言；「白話文」就是用這種活語言做的活文字。這是用「實質」來證明「白話文」和「文言文」的不同。

先生不明白這個道理，又不明「類」的作用，糊裏糊塗說什麼「此段須用論理學說明（此處先生的本意在解釋「有沒有」的問題，其實還是不了解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區分和「類」的功用）如甲乙兩大類，甲所有的是1 2 3 4，乙所有的是一二三四。彼此同類，則一有都有；彼此不同類，則一沒有都沒有，「文言」和「白話」同是一種發表意思記號，是同類不是不同類」的話，又畫了一個圖在後面：

杜威先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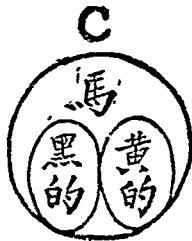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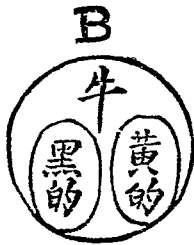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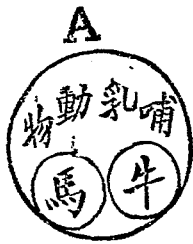
先生只知道有「類」Species不知道「類」之上還有「種」Genus。

……我們更要知道類之爲物，不是孤立的，是上下有系統的。「類」的上面還有「種」。譬如我們認定牛馬，從牛馬上面推，則哺乳動物爲種，而牛馬爲類；再從上推，則動物爲種，而哺乳動物爲類。從牛馬下面推，則牛馬爲種，而黃牛黑牛，黃馬黑馬又



爲類了！……

他的意思是說：就哺乳動物(Genus)而論，牛是哺乳動物的一類，馬也是哺乳動物的一類；再就動物而論，『哺乳動物』固是動物的一類，『非哺乳動物』也是哺乳動物的一類；假使我們現在以牛爲種，則黃牛是牛的一類，黑牛也是牛的一類；以馬爲種，則黃馬是馬的一類，黑馬也是馬的一類。我們現在再用幾個圖來證明：



說：

我們要曉得「類」的真義，又必須明白「界說」的功用。杜威先生

「界說」是表明「類」爲唯一法門。做界說唯一的要務，就是在先定「大類」，再加「差德」；我們要能認識這樣東西的大類，還要認識他的差德，纔是眞能自知道這個東西。

杜威先生所謂「大類」就是「共相」，卽是「種」。譬如我們說動物而聯想到「哺乳動物」、「非哺乳動物」、「動物」是「共相」；是他們所同有的德；「哺乳」、「非哺乳」是他們的「差德」。所以他們一面要有他們的「共相」，一面又要保他們的差德。

又如我們說：「凡人皆有死」，而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必死」用一個圖表現出來就是：



這個圖的意思：『有死的』是種，『人』是『有死的』一類，而『蘇氏』又是這『人』的一類中的一個。

又如因明學上說：

聲是無常……………宗

所做性故……………因

譬如瓶等……………喻

瓶有所作性，瓶是無常；聲有所作性，聲亦無常………合

是故得知聲是無常………結

用一個圖表現出來就是：



上圖「無常的」是「種」；「作成的」是類；「瓶」和「聲」都是「作成的」一樣。若「無常的」爲「種」，則「作成的」爲「類」；若以「作成的」爲「種」，則「聲」哪，「瓶」哪，爲「類」。

那麼，我們以「發意思的記號」爲「種」，則「文字」爲「類」。

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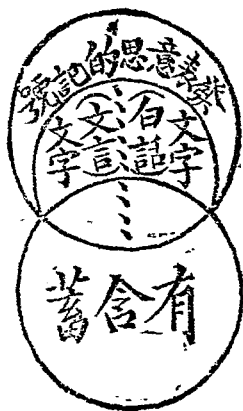


下圖：
 如若以「文字」為「種」，則「文言的」、「白話的」為「類」，如



文是共相；「白話的」「文言的」是「差德」。我們可以拿「發
意思的記號」包「文字」（白話的，文言的）不能拿「文言文」來包
「白話文」（如甲圖）因為他們各有差德——文言，白話——參看相宗八
要和胡適的墨家哲學。

先生這個圖的主旨在證明白話文和文言文都有含蓄。其理由就是
「彼此同類，則一有都有。」先生所謂「類」就是杜威先生所謂「大類」，
所謂「種」就是同是「發表意思的記號」的一類。那麼，其圖當如下：



因為有含蓄的，不只是白話文和文言文，先生不明「內包」和「外延」的性質，所以有這樣的錯誤。

我的意思是要大家明白我們對於一類事物的概念，一方面有他們的「共相」，一方面他們各有「差德」。以上是拿「論理學」來證明白話文和文言文不同，並糾正——這兩個字放肆了；不過苦於沒有別的字來替代，姑且借用）——先生圖式的謬誤。

（二）文字和文學的區別

我們中國向來沒有把文字文學分開的，所以一些教書的先生，無論教什麼樣的學生，皆要使學生成個文學家，於是把古來文學的作品拿來教學生。其實中國的文學作品，大半是無聊的墓誌銘，神道碑，頌聖詩，白居易所謂「不重實錄重虛詞」的一些貨色。——左傳，史記，詩經，離騷，等當

然是文學上品。然而究竟什麼是文字？什麼是文學呢？

「前次陳獨秀撰論，每以『文學之文』和『應用之文』相對待。其說似是，然就論理學之理論言之，文學的既與應用的相對，則文學之文不能應用，應用之文不能視爲文學。不佞以『不貴苟同』之義，不敢遽以此說爲然也。」（見劉半儂的我之文學改良觀）這話不錯。爲什麼呢？因爲我們不能拿『應用』、『不能應用』來分別『文字』和『文學』。

英語「文字」爲 *Language*，他的界說是「傳播思想」；是只取其傳思之外，更無用何等工夫也。「文學」在英文爲 *Literature*，他的界說是「文學是說有好的體裁，如詩，史，信札……等類。」這話自與普通僅爲語言之代表之文字有別。（見同上文）不過這一種界說還不能將文學的定義下得十分精當，我再引幾家對於文學下的定義給大家看看：

美國普靈斯頓大學英文學教授 Hind 說：

文學是寫下來的思想的表現，有想像，有感情，有風俗，能使普遍人類的心理，覺得明瞭，感着有趣，却非專門學藝的形式。

北京大學教授朱希祖說：

- 一 文學須有獨立之資格；
- 二 文學須有極深之基礎；
- 三 文學須有巨大之作用；
- 四 文學須有美滿之精神；

羅家倫君搜集歐美學者對於「文學」下的定義，用歸納的方法說明文學界說如左：

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從最好的思想裏寫下來的，有想

像，有感情，有體裁，有合於藝術的組織；集此衆長，能使人類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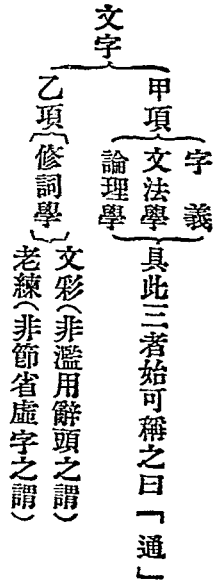
心理，都覺得他是極明瞭，極有趣的東西。

Prof. Hunt 教授，朱先生和羅君三位所下的文學的定義，都很恰當；而尤以羅君的爲最賅括，最精確。列位看到這裏可以明白「文字」和「文學」是兩樣東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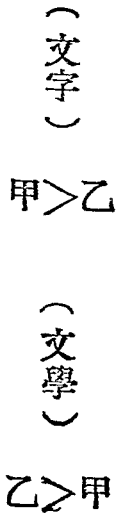
（三）我們怎麼去研究「文字」和「文學」

文字和文學的性質既然不同，我們研究他們的方法和材料當然也是不同的了。

左：想研究文學，先要研究文字；因爲文字是文學的初步。研究的功夫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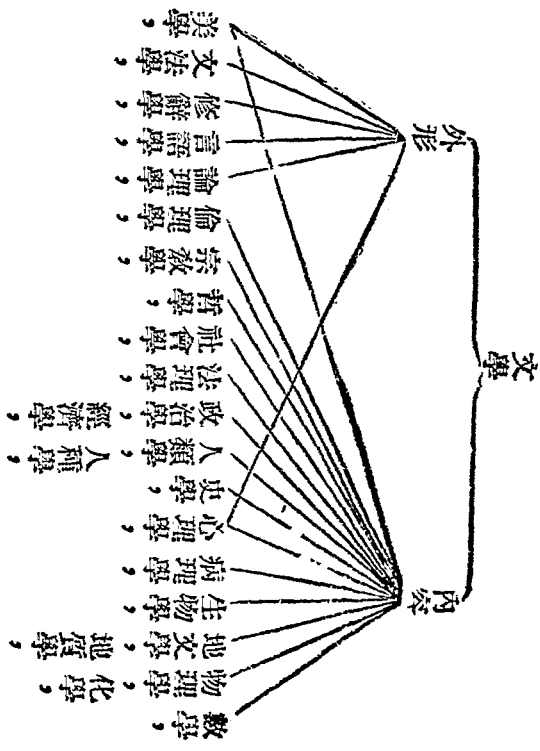
不過研究文字每多偏重於甲項，而研究文學的時候，則要偏重於乙項，圖如下：



(以上參觀劉半農的「應用文之教授」)

由此而研究各種科學，體驗人生意義，探討社會真象，領略自然界的蘊奧；然後用極經濟的手段，極美妙的藝術，極熟烈的感情，極誠懇的態度，

極自然的音調把他寫出來，才算得「文學！」
 至於研究他的具體的工夫和材料，如左：



由此可知研究「文學」的工夫很煩難，材料很廣博，絕不是一般人所能研究的；更不是十幾歲——幼年期，少年期——的孩子們鎮日價去讀韓柳歐蘇的文集所能奏效的。

我們中國人腦筋太籠統，不能把「文學」和「文字」分析清楚，致生出種種弊害。我們現在既明白「文字」是怎麼一會事，「文學」是怎麼一會事，那麼細究他們的工夫和材料自然不同，便可各尋各的路頭了。

(四) 研究白話文必須先研究文言文？

先生說：「文言（文）……譯出白話來，就是照實說話。」又說：「白話（文）……譯出白話來，仍舊是照實說話。」

不過照語言進化的歷史看起來，——參觀本文一章——文言雖是照實說話，是古人照實說話的話頭；白話雖也是照實說話，却是用當代的語言

去照實說話所以「文言文」是用古人的語言——已死的語言——去做的文；「白話文」是用當代的語言——活的語言——去做的文。

先生說：「現在「白話」文做得頂好的，不是胡適之麼？你曉得他「白話」好，你不曉得他的「文言」也好；假若是他「文言」不好，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怎樣做得出？」

我對於先生這段議論，有兩個疑問，就是：(1) 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用文言文做的麼？(2) 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做得好是因為他的「文言文」好麼？中國人的腦筋多不清楚，以為把文言文做好了，白話文一定做得好；文字或文學好了，什麼書都可以做了。要曉得胡適之所以能把中國古代的哲學理出一個系統，做出一部空前的哲學史來，是因為他：(1) 用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的古籍，絕不像從前的學者那樣囫圇吞棗地

記書，背書；(2)用歷史的，進化的，生物學的，平等的，眼光去研究他；(3)對於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學說，取懷疑的態度，事事問他個究竟；(4)他對於西洋哲學有甚深的研究，他這部書的結構，完全是參照西洋哲學史的系统，把先生的「假若是他「文言（文做的）」不好，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怎樣做得出來」一句話抽繹出來，可得以下三個推論：

- (1) 胡適之的文言文好，所以他能做出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
 - (2) 凡是文言文做得好的，皆可以做得出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那麼，假定「文言文做得頂好的，不是林畏廬麼？」這句話不錯，當然他可以做得一部和胡適之的價值相等的哲學史大綱。
- 這種謬誤的觀念，是因爲：

(1) 沒有歷史的進化的觀念；不明白一時代有一時代通用的

語言；一時代應有一時代用當代語言做的文字。

(2) 以爲文字一好，便是萬能；甚至以爲文言文——用已死的語言做的文字——一好，更是萬能；不然，你便沒有做革新文學家，白話文學家，或是用白話文字做出各種有關係，有益於人生的作品的資格，所謂「一事通來百事通，一無能來百無能！」

(3) 上邊的錯誤是由於不曉得文字做得好，是要(1)有普通科學的智識；(2)研究文法學，論理學，言語學，修詞學。要想做個文學家，或是研究文學，一定要(A)研究古今中外文學轉變進化的歷史；(B)於各種科學內容的如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等，外形的如美學，論理學等等，要有甚深的研究；(C)綜核當代文學家的作品，作我的參考，但絕不模彷彿他；(D)洞察當代社會的背景，研

究人生的問題，體驗自然界的美，抉出人心的真，贊美宇宙的善，極力發揮他藝術的天才，庶幾乎可以有做文學家的希望。絕不是把堯典，舜典，周誥，殷盤，以及左史背熟了，或是能做出一種假周誥，假殷盤，假堯典，假舜典，以及假左傳，假史記的人所能忘想得到的。

(4) 這種謬誤，便是第三種謬誤的正面。先生以我們不主張教學生做文言文，便是我們拋却古文不研究；以爲人不作古文，什麼樣的學問都不能求，都不能有成就，又怎樣能做得好『文字』來呢？——這一節是我猜度先生文字裏面的含蓄的意思，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現在辯論的結果，可以說：

(1)「文言」和「白話」是有分別的了。

(2)「文言文」和「白話文」也是有分別的。

(3)研究「白話文」不必先研究「文言文」。

(4)不做古文，不是不研究古代的學術。

(5)不做古文，或文言文，不見得不能做得好白話文。——所謂「是正比例不是反比例」的定理，不能成立。

(6)那麼，古文做得好，或文言文做得好的人，不見得便做得好白話文，更不見得做得有益於人生的一種高深的科學（物理的，社會的）書籍。

由此可知我中國自劉勰至章太炎所作的文學定義及研究他的方法，均不外乎法式。法式不過文學的基本學中的一部分，不能盡文學的能

事；僅僅在法式上用功，萬做不出文學來。然而劉氏能專門研究文學一科，精心創作；章氏精通佛典，潛深漢學，根據因明學和科學的方法，發爲著述，所以能够卓然成家，——參觀朱希祖的文學論，劉勰的文心雕龍，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章太炎的國故論衡——爲當代宗匠。至於林紓，先生說他的文在現在做得極好了，這話未免不大審慎。太炎先生說：

並世王闔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爲能盡俗；——蕭穆猶未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齟齬，行若曲肩，自以爲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司馬遷，班固之言……

先生若不相信太炎先生的批評，我再介紹一個學者的批評給你看。
看故曼殊大師說：

林氏所譯之茶花女遺事，約在甲午，乙未間；當時林氏悼亡在滬上，寓陳季同家。陳見其鬱鬱寡歡，因語之曰：「吾請與子譯一書，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我國，不勝於愁眉對坐耶？」譯寫情小說於悼亡時，正如畫家作畫於窗明椅淨間矣，宜乎其有此神來之筆也。

迨此書一出，風行大江南北，林氏恍然大悟，知譯書之可以致富，故此後之林譯，雖汗牛充棟，亦皆如夏德 Dr. De 先生所評之西洋畫矣！吾非好爲尖刻之語以傷人，諸君但檢近年林氏所譯小說，與茶花女遺事一較之，當知吾言之不謬。——見曼殊大師

給每週評論編輯部諸君評林紆文字的信。

還有二古先生批評他的「荊生」一篇的文字，把他那篇文字不通的地方，一一指了出來，曾登在每週評論上；可惜我的每週評論一時不在手邊，不能引兩段出來作參證。我所以在此處要批評他老先生文字的緣故，因為還有多少人在那兒奉他做偶像！若說他的文言文在現在算做得極好，將置章太炎，馬其昶，康南海，梁啓超於何地？嚴復聽見了，也不能心服！大家不信，請把他們的作品和「畏廬文集」放在一塊比較比較，便見分曉！

閒話少說；我們研究白話文到底是怎樣呢？

(1) 上邊所說的「文字」的研究方法及「文學」的內容和外形及本章辯論的反證，皆是告我們怎樣研究白話文的方法。

(2) 白話文的模範文與其取材於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不如取材於當代的白話文的作品。因為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在他們產生的時代，固是通行的白話文，然在現在，已經有多少地方不能應用了。

(3) 練習說話 我們既承認「白話文」是用當代通行的白話做的，那麼要想白話文做得好，必須先練習說話的天才。說話能達到優美感人的地步，然後把這種優美感人的話頭，筆之於書，不就是優美感人的文學嗎？說話能以簡單明瞭，有條有理，然後把他寫在紙上，不就是簡單明瞭，有條有理的文字嗎？

(五) 小學校應當用「文言文」教授，還是應當用「白話文」教授？

(A) 兒童的天性好新奇，好動作，好興趣，文言文太枯燥，死氣沉沉的「之乎者也」不若白話文之有生趣。

(B) 兒童本有說話的本能，利用他的本能，發揮他的本能，較之教文言文必事半功倍。

(C) 杜威說，兒童到了八九歲的時候才可以讀書。他又說：「約翰孫女士 Miss Johnson 的教育主旨就是盧騷 Rousseau 的心理學；即是兒童最好預備做他於兒童時代內的經驗，覺得有意思的生活……」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喜歡做高興做的生活（對於功課，當然如是）。那麼，照前頭的話講，八九歲的時候才可以讀書，當然不是乾枯寡味的文言文，他們願做的文，當然也不是乾枯寡味的文言文了。照後頭的話講，兒童既要做他於兒

童時代內的經驗，覺得有意思的生活，那麼，他不作文言文，不是他覺得「做文言文」是無意思的生活的表示嗎？他做白話文，不是他覺得這是有意思的生活的表示嗎？

(D) 我們成年的人都做白話文，難道小孩子沒有這種權利嗎？
(E) 教文言文的學校的學生，到了畢業，還有多少，連一封通順的家信都寫不好；學白話文的學生不到兩年，大半皆可做通順文字，並可把他胸中想說的話，盡情的達出來，這是我的經驗，並不欺人。

(六) 「文言一致」的意義？

「文言一致」有三個意義：

(A) 文字是用語言做的，可以說，「文言一致」。

(B) 語言是用文字眼兒說出來的，所以說「文言一致」這一個解釋太滑稽。

(C) 文字裏面授用語言，語言裏面也授用文字眼兒，所以說「文言一致」。

我想先生所說的「言文一致」該是(A)條的意思，所以說「……外國的文字因爲同言語一致，就可武斷的說一句話，「外國文全是（白話）」亦無不可。」

不過這句話很有語病，因爲 Dante 以前的意大利文字，是用拉丁已死的文字做的；Chaucer 和 Wycliffe 以前的英國文學，絕不是現在由「中部土話」創造成全世界通行的英語做的；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直到現在才用他的國語著作高深學理的書籍。

此外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皆有「一致」的情形。至於中國古代本是言文一致的。——見本文第一章。——我恐怕大家誤會了先生的意思，以為外國自古便是言文一致的，我們中國自古便是言文不一致的，豈不是把一部言語進化史，一筆勾銷了嗎！

呀！天不旱了！

雞也叫了！

擱下筆罷！

謝謝我的甘木先生罷！

真理是無上之神的驕子！

研究真理的，受無上之神的寵賜！

先生！願你接受我的誠意！

願你受无上之神的寵賜！

小生。九，六，二〇。

(一〇四) 胡非聖給戴敬天的信

敬天先生：

我看了你信上開頭「世界的光明日子到了！我們離天國近了！中國要從苦難裏得救了！」幾句話，非常高興；再望後看，便覺得詫異；越到後面，越不對；到了末了，簡直「不寒而慄！」替我們中國和全世界人類發生極大的恐懼！

敬天先生！你不是贊成此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認為挽救世界唯

一的良方嗎？據你所說的，不敢說沒有幾分真理；然就說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成功，便可解決世界前途一切問題，所謂「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不但不能解決世界問題，恐怕還要「治絲益棼，」像那俗語說的「咳嗽帶出癆病來，」會要釀成世界的宗教大戰爭的慘劇！先生，你是基督教信徒，論理我不該這樣唐突；不過這個問題，關係太大了，——世界全體人類的生死存亡的關頭——不容我閉口無言。現在特把個人的愚見寫出來請教。

我們要研究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是否有成立的必要，成立以後，是否可以使世界到了光明的日子，是否可以使我們人類近了天國，是否可以使中國從苦難中得救，或反「揚湯止沸，」「厝薪救火，」與我們中國基督教的學生及非基督教的學生應取何種態度，勢不能不先研究下邊

的兩個問題：(1)基督教義與基督教式應否分立？(2)基督教義在現代人生的地位與價值，究竟如何？

(一)基督教義與基督教式應否分立？

無論那種教義，都各有他的特殊儀式；但他們的動機和宗旨，却有一種共同的精神。特殊的儀式，是從他們的特殊時代，特殊社會或環境產生出來的；就是適應各個生存的時代與所住在的社會的民情，風俗，習慣和需要才想出來的補救或開物成務的方策。所以基督教重上帝，作禱告，受洗，禮拜；佛教重受戒，參禪，禮佛，和墨家的「有鬼」論，儒家的「禮讓」說，皆是他們施教的儀式。至於他們的精神——救世——都是一樣的。敬天先生，你說：「基督的母親馬利亞是從聖靈懷了孕，生出來的，應為世界人的主，我們應當尊奉他。」這話，我却要冒犯一句，實在太迂了。你以為耶穌有這

樣的神異，便當來做萬世一尊，普天同拜的天之驕子麼？史紀五帝本紀說：

黃帝者，少典之子……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蟻，旁羅日月星辰，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

又說：

高辛於顓頊爲族子，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利萬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又說：

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

夏禹本紀正義說

帝王紀云，「父鯀妻修，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意苒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

殷本紀說

殷契母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本紀說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

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食鳥以其翼覆薦之。

你看，黃帝，高辛氏，堯，禹，稷生時，那個沒有神異？此外類似的還多着咧！若說耶穌生而有神異，應當受人尊敬，認定他是上帝的子，那末，黃帝他們也都應該是上帝的兒子了。究竟應該尊重那一位呢？

至於佛教所說的神異尤多，無奈不能把他們諸位和新舊約所稱的上帝，藏經上所稱的西天佛祖，中國經史所稱的帝天和天子一齊請來，講個明白，到看那位真正是上帝，那位真正是上帝的兒子！

敬天先生！這不過因爲古代社會的民智愚陋，不可以理喻，有大智大慧的人出來，往往拿神話來警戒儆醒他們，使他們心目中有個死後要入地獄的恐懼，不敢在人間世爲惡；又有個永生天國的希望，鼓勵着勇於爲

善。又因爲古代社會毫無男女之防，圖騰之民，往往知有母不知有父，後世史家，於當世帝王聖賢豪傑，多拿神異去附會。若以現代科學家的眼光看來，實在一個大錢不值！就如你所舉的耶穌救人，摸摸就好了，說句話便百病消除了，「瞎子看見，癩子行走，長大麻瘋的潔淨，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和五七個麪包可以供給幾千個人的飽食，到了末了，還有大多的剩下等等的話頭，也不過同西遊記上說的孫悟空拔一把猴毛變了無數小猴，一筋斗十萬八千里的頑意兒差不多。我們現代的青年，以我想來，總不應該再被這樣荒誕不稽的話所惑，而且非要受洗的，才算基督徒；非要做禮拜，才算基督徒；非要穿上教士的衣服，才算基督徒，也未免太狹了！基督教義原來有許多令人佩服的地方：第一，像那種犧牲的精神；第二，他教訓人的話，有些很可以做人類生活的指導。他說：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是誠命中的第一，且最大的；其次也相做：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誠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愛主你的上帝的，是無形的；愛人是有形的。我把他下個轉語：

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先要愛人如己；愛人如己，就是愛主你的上帝。

這也和我們中國經書上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話差不多，他又說：

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你就給

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馬太福音第五章。

這就同佛家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教義同。一大慈大悲；張江陵說：「願以其身為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歡喜施與，况詆毀而已乎？」也是這個意思；至於托爾斯泰一流人所主張的無抵抗主義，簡直就是推演耶穌這一條的教義。至於這種主義，是否合乎真理，為另一問題，待後再論。他又說：

你若願意做完人，可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

天上。——馬可福音第十九章。

又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

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全書第十九章。

這豈不是古代反對資本家最激烈的一個老共產黨嗎？又說：

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

成爲一體。

現代生物學，人類學以及種種科學發明美備，當然不容這種上帝造人的話，再來迷人；但是他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便是西洋小家庭組織很有力，很古的學說。因上面的種種，所以我主張把基督教義和基督教式分開。美人李佳白從前在尙賢堂演說，也曾說道：「我講的是道，不是教。」就是教人信仰基督的精神，不要只信仰基督教的儀式。至於耶穌說：

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爲；因爲他們能說不能

行。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擱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他們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縫子做長了；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高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的安，稱呼他拉比。

本足發人深省；但他又接着說道：

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

這却是「自家關起門來改年號」的話了！世間沒有全智全能的人，這種說法，也就同佛家「千手千眼的觀世音」的話，一樣靠不住！我心目中所敬仰的耶穌，是有偉大的人格，有犧牲的精神，大慈大悲的人中的一個；我

敬仰他，和敬仰釋迦摩尼，謨罕默德，老聃，孔丘，蘇革拉底，柏拉圖，莊周，墨翟一樣；若拿他來做一個未來先知降龍伏虎的教主，做我們世界全體人類的主，未免太糟踢他了！我不是教徒，但我常說笑話：假使耶穌復活，他一定要歡迎我做他一個最真實的不受洗的信徒，一定要爲我祝福。因爲我不願把難擔的擔子擱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又沒曾把所做的事都要叫人看見……沒曾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高位，沒曾喜人在街市上問我安，稱呼我拉比，像耶穌所說那些文士和法利賽人的話。而且從歷史上看起來，基督教徒之戕殺哲人，反對改革，殘無人道的事實，指不勝屈；即如在歐戰期間，交戰國的教徒，那一個不是在教堂裏各替各的國家做戰勝敵國的祈禱；出了教堂，那個不是直接或間接去犯那聖經上重大的誠命！可見穿了教士衣服，拿着新舊約，到禮拜堂祈禱

的，不盡都是真正的基督信徒；不穿教士衣服，不拿着聖經，和到禮拜堂祈禱的，也不見得沒有耶穌那樣犧牲救世的精神。鄭燮說得妙：

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

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

我不曉得世界基督徒見了這段話，作何感想；然而我却想拿他來奉贈他們！

(二) 基督教在現代人生的地位與位置。

由上面所說的看來，基督教義應與基督教式劃然分界，不可混為一談；而奉教的人，未必真能有基督的精神，不奉教的人，也未必即與耶穌的道理衝突。現在我們再就現代人生來批評他在現代人生的地位與價值：

(1) 專制人的信仰。他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

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着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和我前邊所引的「你們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的話，都是專制人家的信仰的說法——這是第一件與現代人生衝突的。

(2) 違反科學的原理。科學的原理在懷疑，在實證，在求原因與結果，而基督教絕對不准人懷疑，不准人實證，只教人家空空洞洞，糊裏糊塗去信仰，去認那虛無縹緲的上帝做父，去做基督的犧牲——這是第二件與現代人生衝突的。

(3) 違背靈肉一致的思潮。現代的思想，藝術，哲學，以及其他種種科學，都有調和靈肉兩重生活的趨向。基督教專重靈魂，拋却肉的生活，與專重肉的生活而拋却靈的生活的同一失當——這是第三件與現代人生

衝突的。

(4)他要救世，只爲他要上天堂；他勸人變賣他的家產分給窮人，也只因爲他要有財產在天上。我前頭雖說他是個古代的共產黨，但他不過是以救世，以共產做達到他進入天國永生極樂園的手段，決不是見得我與萬物一體和人類生活中必不可踰越的道理，自與現代共產主義不同——這是第四件與現代人生衝突的。

(5)基督教義的最大缺點就是違背進化的原理。他說：「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生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這是第五件與現代人生衝突的。

那末，他的教義既與現代思想，現代生活，絕不相容，如何還能拿他來束縛一切，阻礙文化的革新。即使他的教義，與現代人生不相衝突，也只應

在道理上去宣傳，不該用那種交戰狀態的團體似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使世界重入黑暗時代！我希望中國的青年，更希望中國基督教青年不要上人家的當。大家要用自己的科學頭腦，現代的眼光，自由的精神，把基督教研究批評一下，暫取旁觀態度，不要輕於加入；我敢相信，若是下一番工夫研究研究，這種播種世界宗教戰爭慘劇的罪惡種子，決計不願意再造的！至於清華學校是國立的，如何可以擅自借給人開這樣的大會？我們也要注意。

敬天先生！我因你一封信，不覺寫了一大篇，現在把戴季陶先生的那首阿們的詩抄出來做個結論罷：

牧師說：

『肉體的快樂，

不關人類的靈性，

只管作工；

只管忍耐；

困苦和艱難，

都是上帝的命令。

不該反抗，

只要服從；

待你臨終時，

自有天使來接引！

「阿們！」

出了教堂門，

進到工場裏。

一天作了十二點鐘的工，

滴了十二點鐘的汗，

賺了兩角小洋，

買得兩升糙米。

這是上帝賜我的！

我應該感謝上帝！

「上帝呵！上帝！

你這仁慈的恩，

我如何報答你！

只盼你允許我呵！

進天國去伺候你。

阿們！

一月，兩月，三月；

一年，兩年，三年。

吃不飽；

睡不足。

手足成了風濕麻木；

肺管兒充滿了微生物。

從前那精壯肥滿的肌肉呵！

只剩下幾根瘦骨。

「上帝呵！上帝！」

我那裏敢違反命令，

可憐我渾身是病！

阿們！」

一天不作工，

沒有了米；

兩天不作工，

沒有了衣。

那嚴厲的房東呵！

他還要硬趕我出門去。

這樣繁華的上海呵！

只見許多華麗莊嚴的教會堂，

竟找不出一個破爛的樓房

「上帝呵！上帝！」

你快些兒來接引我呵！

進天國去伺候你

阿們！

（基督降生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活祭前三日作）

祝你的福。

弟胡非聖。一一，三，廿四。

(一〇五) 李猶龍給高無名的信

無名先生：

來信主張國文教授的大革命，和批評現在流行的文學史須推翻，須從新編著，都是「不刊之論」。不過我的愚見，以為中等學校不應該教文學史。原來教育部教育法令的規定，中等學校于第四年級講授中國文學史，其用意未始不美，然而以我這幾年教授的經驗，實有幾種困難：

- (一) 人材的困難，
- (二) 教材的困難，
- (三) 參考書缺乏的困難。

現在中國人材缺乏，學術界又極其幼稚。中等學校教師，其能於文法學有研究，普通科學學過，粗識其他一二國文字，而思想又不陳腐者，已經不可多得；若求其於中國文學有徹頭徹尾的見地，源源本本為有系統，有組織的文學史的教授，環顧社會，實難其選。——這是人材的困難。

至於教材，更是缺乏。中國學術的研究，缺乏科學的方法，沒有系統，沒有比較研究和精密審查的工夫，即如中國文學史一門，以我所見，現在各校採用做教本或參考書的只有：

中國大文學史

謝朓量著

中國婦女文學史

謝朓量著

中國文學史

曾毅編譯

中學校用中國文學史

商務書館出版

中古文學史

劉師培著

幾部。謝无量著的大文學史，分量太多，太散漫，不適於中學教本；曾毅編譯的，取材日本，不免有隔靴搔癢的弊病；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毫無系統，不過把前人論文體和文章流別的文字，搜集在一起，學生看了不起興，先生看了不過多記得幾句話頭；最壞的是商務書館出版的，完全是綱鑑通論一流的東西，而思想陳腐，不合現代的教育趨勢，自不待論；至於婦女文學史，更屬「節外生枝」，「畫蛇添足」，有背於文學史的宗旨，他們最大的通病：

- 一、只敘述文體的變遷，
- 二、只做著作家的傳記，
- 三、不注意文學的背景，

四、取材太濫，缺乏時代思想的眼光，和考據的工夫。

他們的藍本，總跳不出文心雕龍一類的書籍的圈子，於文體變遷言之綦詳，而「何以有這樣的變遷？」一個問題，却沒人注意。——這是第一個通病。

一個著作家的著作，就是他所住在的社會，所自出的家庭的歷史，生活，和他自己的性格的表現。老聃的「虛無主義」的文學，便是他所住在的社會的政治及資本家的反動的結果。孔丘的「筆削謹嚴」，「見之行事」和「必也正名」的文學，却又是目擊當時亂臣賊子的情形和考聘的「虛無主義」思想的反動。譬如譚嗣同「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又生當清政不綱外患憑陵之世，復又從石埭楊仁山先生研佛理，所以才產生他那「衝決君主之網羅，衝決倫常之網羅……衝決全球羣

教之網羅……」思想的文學，他們不知在這一點注意，只引了前人一些「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之文，以曲爲直」的話；又把史記、漢書及其他史書裏的列傳、藝文志抄了一些，充滿篇幅——這是第二個通病。

一國文學的背景，就是一國的政治，社會，地理，歷史，經濟，宗教，倫理，國民性和人民生活狀況。有了這一種背景，才會產生這一種文學。有了中世紀千年的黑暗，而後有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有了俄國「察」的專制淫威，而人民又秉着北方剛勁嚴肅之氣，而後才產生慷慨悲歌，沈痛雄厚的俄國近代文學。至於以上所舉的幾部文學史，無非說些什麼「物成則麗，交錯變形，分動而明，剛柔判象，在物僉然，文亦猶之。」「奇偶相生，頓挫抑揚。」「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的話。你看這樣的文學史，於我們的青年文學的研究和教授上有什麼益處！——

這是第三個通病。

古代的書籍，年代久遠，存者無幾。現在所見的，大半是後人偽造或假託的。若不下一番考據的工夫，把各種文學產生的時代和當時的政治、社會、地理、歷史、經濟、倫理，以及國民性、生活狀況等等研究真切，看他能否有產生這種文學的可能，必不能辨明文學思潮的變遷，進化或產生的痕跡，如何能算一種信史？譬如墨子一書，裏面有許多是後人偽造的，有許多是後人推演他的學說的，若是囹圄吞棗地都說是墨翟的文藝思想，那就錯了。又如管子一書，內中多言管子身後的人名和事蹟，商君書也是如此，我們若要拿這兩部書來批評春秋戰國時的管仲，商鞅的文學思想，那也就錯了。晏子春秋也是這樣，謝氏著中國大文學史既認為「或為後人所附益」而又拉雜其間，依違兩可，以偽亂真，不是反足以淆惑青年的思想嗎？

——這是第四個通病。

以這樣的教材去教學生，豈不是「以譌傳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這皆是教材的困難。

那麼，我們要在中等學校裏教授這門功課，自必自己努力去編著一部比較適當的文學史，那就更困難了。

第一，中學教員能以依據教本，去教文學史的尙且寥寥，況教他們赤裸裸地去編著，去創造，老實不客氣，恐怕現在這種人材，還正在學校裏讀書，或是還未出世！——這是第一樁困難。

第二，就算有了這種脚色，而中等學校教員好一點的，因為事實上的要求，每人每週至少總有二十小時左右的功課，如何還有這樣充分的力量，和時間，給他，去參考，去著作呢？——這是第二樁困難。

第三，假使有其人，有其力，有其時，可以編著這種教本，然而試問那個中等學校有偌大的圖書館可以供給參考甲、乙、丙三部之書，或可搜集，至於丁部之書以及野史遺言爲官書正史所不採，或爲政府所禁絕，而孤本獨存者，又向何處搜集？——這是第三樁困難。

以上說的編著文學史的困難，因爲中國典籍散佚甚多，又未經過有系統的整理，要想徵集文學史的材料固難；徵集來了，又必須先拿現代文學史家的眼光，用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並須參考世界各國文學史，且要有個長時間的研究，然後動手編著，才不致再蹈謝曾、劉及商務書館的覆轍，當然不是中等學校和他的國文教員所能辦得到的。

我們以上所論的都是『能不能』的問題；現在再看看『中等學校是否有教授文學史的必要』普通中學有兩個目的：

一，升學；
二，服務。

就第二個目的看來，只要研究研究白話文及淺近文言文就夠了；而無論文言、白話，又須以敘述文字、書信文字爲主，因爲這樣文字，是現在或將來社會所最需要的。俗語說得好：「貨賣當行，」你看他們要文學什麼？就第一個目的看來，要分做兩層研究：（一）是升文科的學生；（二）是升實科的學生。預備學實科的學生，固然用不着文學史，就是學文科的學生，中學校只是他將來學問的基本科學的預備地；到了大學，儘有研究文學史的機會；而且現在大學還有預科，時間很充足，又何必在中學徒費氣力？

依我想來：中等學校，固然不必教授文學史，然不可不用文學史的眼光、方法和系統，來教授國文。教授國文的時候，每一個時代要找出幾個代

表的著作家來代表那時代的政治，社會，地理，歷史，經濟，宗教，論理的思想，國民性以及人民各種生活狀況的背景。並把他的代表著作拿來做材料，預先替他們做個傳略，說明他的文藝思想的淵源所自，和他在當時或後來所發生的影響，分年教授，其程序略如左：

(一) 第一學年 近代新舊文學家的著作，如章太炎，梁啟超，康有為，蔡元培，章行嚴，胡適，周作人，黃遠庸等的作品；本年下學期兼授國語文法。

(二) 第二學年 近古文學——近代新舊文學家著作及清明元三代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本年上半年兼授國語文法。

(三) 第三學年 中古文學——由宋至漢各代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兼授文言文法。

(四)第四學年 上學期,上古文學;下學期歷代討論文學的
文字的研究——批評的,歷史的;——兼授作文法。

如是,雖沒有文學文,而學生的腦筋裏已經有了文學史的影子和興趣了,豈不勝于宣講文學史,使學生摸不着頭腦,逼得他們在教室內打磕睡百倍嗎?你以為然麼?

「鐺……鐺……鐺……」八點鐘了,我的工作時間到了,就此
擱筆罷,敬祝

你的健康。

弟猶龍。一〇,九,二〇。

(一〇六) 高無名復李猶龍的信

猶龍先生：

我接了你的信，已經兩個多月，片言隻字，也沒給你，你一定要怪我，罵我，記罪着我。我也不是慵懶的人，而且得了我的好朋友你，談學問的信，又那有不立刻回復的道理？不過我是八月二十八號到廣州去的，順便到香港，廈門，澳門，九龍各處耍了幾天，回來已經是十月十號了。這時你的信到了，已有三個多禮拜，本打算即刻復你，只因爲你所研究的國文教授問題，我還有點意見，初到家裏，行色匆匆，又因爲多年不涉風濤之險，此次舟行遇風，好幾天沒進飲食，勞憊飢疲，到了極點，打算休息兩天，精神稍好點，把我的一得之愚寫給你；那曉得第二天便大病起來，冷熱交作，一直病了一個多月，現在才算勉強可以起來，兩手發顫；然而這封信可不能再遲了！不過現在的情形也和你寫信的時候不同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廣州議

決的學制案，固然我們不能說他沒有應待商榷的地方，然而大體却是不錯的。新學制系統案主張中學六年，分高初兩級：初級三年，高級三年。我的愚見如下：

初級中學

第一學年——教授胡適，陳獨秀，錢玄同，戴季陶，胡漢民，高一涵，周作人，諸人的作品，以及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君朔先生譯的法國大仲馬著的俠隱記，續俠隱記，萬國美術研究社編譯的夜未央等等。

第二學年——教授儒林外史，紅樓，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和今古奇觀的選文。

第三學年——教授近代文言文，如章太炎，康有爲，梁啓超，吳

稚暉，蔡子民，章行嚴，嚴復，林紓，譚嗣同，汪精衛，黃遠庸，諸人的作品。——最好於本學年下學期教授清代的文學家的淺近文言，如曾國藩，鄭板橋的家書，以及戴，黃，方，姚，顧，顏諸人的作品。

高級中學

第四學年 視你所擬的中學第二學年的程度。

第五學年 視你所擬的中學第三學年的程度；兼授修辭學。

第六學年 視你所擬的中學第四學年的程度；兼授邏輯學。

宜多講授古今名家研究文學，批評文學的作品。——歷史的，批評的，方法論的。

我們所擬的中學國文教授的程序，是假定入中學的學生都是受過完全的小學國文教育，白話文字已有相當的程度的；不然，還要斟酌情形，

略事變通

不過，我覺得假使我們樣樣都能如我們所預定的計畫做到了，便能够使學生圓滿得着他們所預期的應用文字的技術麼？還不敢說。因為學校的國文教授時間很少，僅恃教室裏所得的，一定有限。所以在教授正課之外，應當指導學生『自修』。自修有兩種：

一種絕對的自修，

一種相對的自修，

怎樣叫做『絕對的自修』呢？就是完全不要先生，全憑着我的本能，我的天才去對付，去研究，譬如研究國文，在暑假的時候，預先由國文教習指定幾部文學書，或文法學，文字學，或模範文學，自己去研究，以說文，字典，爾雅，辭源等等做顧問，辛苦獨造，可以得着不少的創見，不過這是爲利根人說。

法，若是根氣鈍的，便費氣力，然而「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也未始不可得着相當的益處。我從前並沒讀過多少英文，也沒從過什麼好英文教習，然而我翻爛了兩部英文字典的結果，如今竟能勉強看點英文較高的書籍。怎樣叫做「相對的自修」呢？就是彷彿學校現在預習的辦法，譬如明天我們要教授太史公的游俠列傳，或是胡適的美國的婦人，學生在頭天晚上，便把他們找將出來，看他兩遍，有不明瞭的地方，可以借着參考書的力量，細心研究一下，有不愜意的地方，可以憑着自己的智識，眼光預先在心頭批評一下。第二天再到教室聽講，自然所得的益處，較其他隨班聽講的人要多得多了。教習講解有不對的地方，也就不致爲他所誤了。我從前初到日本讀書，聽講非常困難，就用這個方法，得的益處很多。若是那天不先自修，不先預備，第二天的功課，便完全聽不懂。

現在我再把「絕對的自修」講一講。絕對的自修，先要教學生認清文學和文字的區別，又要教他們了解白話和文言在現在社會中的價值。從前有一班人最可惡的，就是希望學生人人都要做文學家，人人都要「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開口文君，閉口子建」都是這種謬誤思想的遺毒，以致到了進學，中舉，補廩，入貢，連一封普通信都寫不好的十有七八，就是鎮日價講文學而丟掉應用文字不講的弊病。——這固然還有別的原因，研究的方法不好，所以文學，文字在中文沒有明確的界說；而在英文却異常分明。文學 *Literature* 是表現人生的情感，想像，描寫自然界的蘊奧，而有體裁，有藝術，能使一般人類都能明瞭，都受感動的東西；文字 *Language* 只取敘事，表情，達意而已，無事乎藝術，也無事乎想像。文學不是一般人所能研究，所要研究的；而文字却是人人所應備的工具，其需要

等諸布帛粟米。至於白話文固爲現在和將來社會所必需，就是淺近文言，也還有相當存在的價值。那末，『獨立的自修』怎樣呢？我們應該教學生注意的有五件事：

(一)由教習代選幾部好的——思想，文法，藝術，不與現代或將來人生衝突的——文學書，如小說，戲曲，或其他書類，或是自己選擇，預定在一個期間，把他讀完。

(二)看的時候，要注意作者的時代，思想，師承，特性和他文中所特注的事實，以及他所信仰的主義。

(三)要注意他的寫法。譬如曹雪芹做紅樓，寫林黛玉，他的一書，一畫，一榻，一几，一山，一石，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皆足以表現林黛玉的精神。施耐菴做水滸，寫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各有各的個性和精神，舉凡一拳，一脚，

一跳，一躍，虎的騰挪呼嘯，和他們掙扎撕拚的情形，都有特殊的表現，不容人家張冠李戴。

(四)要注意文字的組織，要注意經濟的方法。美國的作文法家曾說：“Write as you would speak”就是教我們做文章要經濟。要文字經濟，必
要研究名家的作品，把他們文字組織的特長觀出，比較研究，然後自然會
創造出新的組織來。

(五)要注意他的文法。因為文法因時代，文體，地理而不同。如左傳上的「室於怒，市於色」和「劍及」，「履及」，「車及」這些倒裝句法，皆不適於現代文字了；又如文言中「不吾欺也」在語體中便作「不欺我的」；又如我們皖北人說「我回家」，安慶蕪湖的婦女却常說「我家去」。此外還要注意句讀，讀法，段落。遇到心裏歡喜研究的文字，就用新式

標點符號把他圈點出來，分出段落，然後對證原書，或請人糾正句讀，段落，若能清楚，那篇文章大意，已經「思過半」了。

不過這麼一來，學生固然得着許多的益處，先生可就要麻煩些了。那些以「Make money」爲唯一目的的教書匠，一定要怨氣衝天，然而或者也有許多對於教育真有興趣，真有信仰的朋友們，贊成我這個主張的，不是……

啣！啣！我的手不能動了！麻木了！身子也起不來了！哎！這是病後固有的現象，過一會子就好了。不寫了罷！老朋友祝你的福。

弟無名。一〇，十一月廿日。

胡適文存

全書由胡先生親自編定，分爲四卷。

有的文章是發表過而修正的，有的是不曾發表過的。

「沒有一篇不用氣力的文章，沒有一句自己不深信的話」。

△卷一，論文學的文章

△卷二與卷三，帶點講學性質的文章。

△卷四，雜文。

洋裝兩册兩元八角

平裝四册兩元二角

亞東圖書館發行

孫俱工先生編

中國語法講義

定價五角三分

中學校或師範學校適用
國語法教本

這部文法已經

經過兩次實地試

驗：第一次是滬

州第二師範，第

二次是長沙第一

師範。

序

邵力子先生

序

陳望道先生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水滸

水滸傳考證

胡適之先生

「……這部新本水滸的好處就在把文法的結構與章法的分段來代替那八股家的批評……」（三萬餘字）

水滸新叙

東蜀秀先生

「……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寫個性十分深刻……」

（七百餘頁）洋裝兩冊，兩元二角
平裝四冊，一元八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儒林外史



——國語的文學——

吳敬梓傳……胡適之先生
儒林外史新叙……陳獨秀先生
儒林外史新叙……錢玄同先生

全書近五百中頁

▲洋裝一冊

一元八角

▲平裝二冊

一元三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紅樓夢

(全書一千二百頁)

{定價}

洋裝三冊 四元二角
平裝六冊 三元三角

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紅樓夢考證……胡適
答胡適書……顧頡剛
考證後記……胡適
紅樓夢新叙：陳獨秀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古本西游記

(全書一千餘頁)

{定價}

洋裝兩冊 三元二角
平裝四冊 兩元五角

新叙 胡適之先生
新叙 陳獨秀先生

現在市上通行的本子，不是完全的，是刪節的。這個古本是依據乾隆本翻印的。全書比今本約多十分之二三。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序

胡適之先生

三國演義序

錢玄同先生

「五百年來，無數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裏得着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

(胡序)

洋裝兩冊

兩元八角

平裝四冊

兩元二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詩新研究生

草
兒

康白情著 每冊定價八角

有自序，有俞平伯先生序。分三部：(1)從「草兒」在前一詩起，至九月二十七日赴美止所作新詩；(2)附錄舊詩詞數十首；(3)附錄「新詩短論」一文。

冬
夜

俞平伯著 每冊定價六角

有自序，有朱自清先生序。俞先生三年來的詩，除掉幾首被刪以外，大致都彙在這個集子裏。全集分四輯。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六版

白話書信

(每冊定價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高 語 罕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者 各省各大書店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